

(美) 露丝·尾关

著

袁田

译

# 不存在的孩子

A TALE FOR THE TIME BEING

RUTH OZEKI

JOHN DOS PASSOS PRIZE / INDEPENDENT BOOKSELLERS AWARD

美国多斯·帕索斯文学奖、英国独立书店图书奖  
露丝·尾关 Ruth Ozeki 倾力巨献

口碑比肩《追风筝的人》  
堪称美国版《海边的卡夫卡》

那些经历过的  
痛苦和失落的青春，  
你从来都不是孤单一人。

NEW YORK TIMES / LOS ANGELES TIMES BOOK PRIZE / THE WASHINGTON POST

《纽约时报》年度好书 / 《洛杉矶时报》最佳小说奖 / 《华盛顿邮报》年度注目小说  
入围布克奖短名单、都柏林国际文学奖 决选名单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MAN BOCKER PRIZE / INTERNATIONAL IMPAC DUBLIN AWARD

# 不存在的女 孩

A TALE  
FOR THE  
TIME  
BEING

R U T H O Z E K I

(美)  
露丝·尾关  
|  
著  
袁田  
|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数据

不存在的女孩 / (美) 露丝·尾关著; 袁田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2

ISBN 978-7-5596-3520-4

I. ①不… II. ①露…②袁…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262920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9-4536

A TALE FOR THE TIME BEING © Ruth Ozeki, 2013

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

arranged wit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存在的女孩

作 者: (美) 露丝·尾关

译 者: 袁 田

责任编辑: 管 文

特约监制: 潘 良 于 北

产品经理: 韩 帅

装帧设计：尚燕平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0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3.75印张

2020年2月第1版 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3520-4

定价：48.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336

很久没有读到这么打动人心、引人深思的小说了。尾关用精准、睿智的笔法，抓住了我们共通人性的宏微巨细，在奈绪和我们自己的故事间游刃穿梭。结尾扣人心弦，无惧无畏，振奋而真实。

——美国小说家 玛德琳·米勒

《阿基里斯之歌》作者

《不存在的女孩》感人而独具慧心，很具可读性，并且有趣，文化对比方面完成得尤其好。

——英国作家 菲利普·普尔曼

《黑暗三部曲》作者

《不存在的女孩》是一本从头至尾都不可思议的书，它会从第一页抓住你。露丝·尾关以绝对的原创性、真实感人的人物以及无所不包的宏大主题证实了一件事：真正伟大的故事，正如这个故事，不仅能加深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也能唤起我们共通的人性。

——美国学者、小说家 黛博拉·哈克尼斯

《纽约时报》畅销书《女巫现身》作者

写给雅子 / 至此刻，永远

# 目 录

[转学生安谷奈绪英年早逝之悲剧](#)

[海军二等海尉安谷春树](#)

[你在爱情的花园里挑了一颗柠檬](#)

[不可能的梦](#)

[结语](#)

[附录](#)

[参考书目](#)

[致谢](#)

# 转学生安谷奈绪英年早逝之悲剧

古时一位佛陀说过：

立于最高山巅有时，

潜于最深洋底有时，

恶魔三头八臂有时，

佛祖丈六金身有时，

僧侣之杖有时，大师之拂<sup>(1)</sup>有时，

立柱有时，提灯有时，

张三有时，李四有时，

整片大地和无限天空皆有时。

——道元禅师，《有时》<sup>(2)</sup>



# 奈绪

## 1

嗨！

我叫奈绪，我是个“时在”。你知道什么是“时在”吗？嗯，如果你给我一点儿时间，我会告诉你。

“时在”就是生活在时间里的人，也就是说，你和我，还有我们每个人，无论现在存在、曾经存在，还是以后将会存在，都是“时在”。至于我呢，我现在正坐在秋叶原电子街的一间法式女仆咖啡厅里，听着一首忧伤的香颂。它播放的时间是你已经度过的某个时刻，也就是我的现在。我正写下这些话，同时在对你好奇，存在于我的未来某处的你。如果你正在读这些话，那么可能你也在对我好奇。

你对我好奇。

我对你好奇。

你是谁？在做什么？

你是抓着扶手吊环站在纽约的地铁车厢里，还是泡在阳光谷、你家温暖的浴缸里？

你是在普吉岛的沙滩上晒日光浴，还是在布莱顿抛光你的脚指甲？

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又或是中间的性别？

你的女朋友在为你下厨做好吃的吗？或者你正在吃外卖盒里冷掉的中国面条？

你正蜷缩起来冷漠地转过身，背朝你打呼噜的妻子，还是正热切地等待你漂亮的情人洗完澡，然后和她激情地做爱？

你有猫吗？它正坐在你的腿上吗？它的额头闻起来有雪松和鲜甜空气的味道吗？

其实，这些都不太重要，因为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不同，你只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无所事事地翻着这个本子的纸页，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读下去。而这个本子正是我在这世上最后的时日里写下的日记。

如果你决定不再读下去，嗨，没关系的。因为反正你也不是我在等的人。但如果你真的决定继续读下去，猜猜怎么着？可以说，你就是我的“时在”，我们在一起能创造魔力！

## 2

呃，太蠢了。我得好好写。我打赌你正在好奇，什么样的傻女孩才会写出那样的话？

好吧，我就会。

奈绪会。

奈绪就是我，我的全名是安谷奈绪子，但你也可以叫我奈绪，因为其他人都这么叫。而且如果我们要一直这样相会的话，我最好对你多说一点儿自己的事……

其实没什么变化。我仍坐在秋叶原电子街的这间法式女仆咖啡厅里，埃迪特·琵雅芙开始唱另一首忧伤的香颂了，芭贝特刚给我拿来一杯咖啡，我啜了一小口。芭贝特是我的女仆，也是我的新朋友。我喝的是蓝山咖啡，而且不加糖不加奶，这在少女身上很少见，但这绝对是上好的咖啡应该被享用的方式——如果你对苦涩的咖啡豆稍加尊重的话。

我把袜子拉下来了，挠了挠我的膝盖窝。

我整平了我的裙褶，这样裙褶就可以在我的大腿上部整齐地铺开。

我把齐肩发拢在右耳后面，我耳朵上打了五个洞。但现在我让头发披下来，恰当地遮住我的脸，因为坐在隔壁桌的御宅<sup>(3)</sup>上班族正在盯着我，这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但又觉得好笑。我穿着初中校服，我可以从他盯着我身体的方式看出，他多半是校园女生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在法式女仆咖啡厅里晃来晃去？我想说，真是个呆瓜！

但你永远不知道，一切都在变化，一切皆有可能，所以我也可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会笨拙地靠过来，对我说些格外动听的话，我会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而忽略他油腻的头发和糟糕的肤质，实际上我还会放低身段和他聊上几句，最后他会邀我去逛街。然后如果他能让我相信他疯狂地爱上我了，我就会跟他去百货公司，让他给我买一件可爱的开衫，或者一部携带<sup>(4)</sup>，或者一个包，尽管他显然没几个钱。这之后，可能我们会去夜总会喝几杯鸡尾酒，然后闪进一家有巨大按摩浴缸的情爱旅馆里。洗完澡后，就在我刚开始对他有些适应时，他的真实本性突然暴露了，他会把我捆绑起来，把装有新买开衫的塑料购物袋套在我的头上，强暴我。几个小时后，警察会发现我没有气息的裸体扭成奇怪的形状倒在地上，倒在圆形的斑马条纹大床旁。

也可能他会请求我用我的小内裤窒息他，他嗅着内裤的芬芳飘飘欲仙。

也可能这些只会在你我的脑海里发生，因为我跟你说过，我们会一起创造魔力，至少当下可以。

你还在吗？我刚才重读了御宅上班族的部分，我想道个歉。写得很龌龊。那样开头不太好。

我不想给你留下错误的印象。我不是个蠢女孩。我知道埃迪特·琵雅芙的真名不是琵雅芙。我也不是个龌龊的女孩，更不是个变态。我其实并不热衷于变态，所以如果是的话，那么请马上把这个本子放下，别再往下读了，行吗？你只会失望，觉得浪费时间，因为这不会是一本什么怪女孩的私密日记，充斥着粉红色的春梦和龌龊的癖好。不是你想的那样，因为我在死前写下这些的目的，是想跟什么人讲讲我一百零四岁的曾祖母迷人的一生。她是个禅宗比丘尼。

你很可能觉得尼姑一点儿都不迷人，但我的曾祖母真的魅力四射，而且她一点儿都不古怪。我敢肯定有很多怪尼姑存在……好吧，可能没有那么多怪尼姑，但是怪神父就……可以肯定的是，怪神父到处都是……不过我的日记不会提及他们和他们那些扭曲的行径。

这本日记会讲述我的曾祖母——安谷己子一生的真实故事。她曾是个尼姑，一名小说家，是大正时代<sup>(5)</sup>的“新女性<sup>(6)</sup>”。她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有过许多异性和同性情人的女性主义者，但她毫不怪异龌龊。即使我最后提到她的一些情事，我所写的一切也都是历史事实，是为了给女性力量正名，而非一堆愚蠢的艺伎扯淡。所以，如果怪异龌龊的东西是你的心头所好的话，还请合上这个本子吧，把它交给你的妻子或同事，能省下你很多的时间和避免很多的麻烦。

## 4

我觉得人生有清晰明确的目标很重要，你不觉得吗？尤其在你没剩多少人生的时候。因为如果你没有清晰的目标，你的时间可能就会不够用，当那天来到时，你会发现自己站在高楼的栏杆边，或是坐在你的床上，手里攥着一瓶药丸，心想：妈的！我搞砸了，我要是给自己设定过

更清晰的目标就好了！

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个，是因为我其实不会久留，你最好预先就知道这件事，这样你就不会做假设。假设很讨厌。假设就像预期。假设和预期会扼杀一切关系，所以我们俩还是别往那里去，行吗？

事实是，很快我就要从时间里毕业了，或者我不应该说毕业，因为这听起来就像我真的完成了目标，有资格继续前进一样。实情是，我才刚满十六岁，一事无成。零。无。听上去可悲吗？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做到精确。如果不说毕业的话，我应该说，我要从时间里退出了。退出。时间到。离开我的存在。我在数着刹那。

一……

二……

三……

四……

嘿，我想到了！我们一起来数刹那<sup>(7)</sup>吧！

# 露丝

## 1

一点闪光吸引了露丝的视线，那是从一大团晒干的巨藻底下折射出来的零星阳光，大海在满潮时把这些巨藻堆到了沙滩上。她误以为是死水母在反光，差点儿就错过了。这些天来，沙滩上的水母泛滥成灾，这种红色的巨型蜇人水母看上去就像海岸线的片片伤痕。

但有东西让她停住了脚步。她弯下腰，用运动鞋的鞋头拨了拨海藻堆，又拿一根棍子戳了几下。带状的藻体散开，她用力地挪开它们，发现埋在下面闪光的不是垂死的水母，而是塑料的东西，一个塑料袋。不奇怪。大海里满是塑料。她又挖开一点儿，直到可以捏住塑料袋的一角，把它提起来。一个伤痕累累的塑料冷藏袋，比她想象中要重，表面上像发皮疹一样爬了一层藤壶。它一定在大海里很久了，她心想。她能看到袋子里有一点儿红色的东西，肯定是什么人从船上扔下来的垃圾，要么是野餐或者锐舞派对后留下來的。大海总是把东西举高，再大力地抛回来：钓线、浮标、啤酒罐、塑料玩具、卫生棉条、耐克运动鞋。几年前抛回来过断脚。温哥华岛的人在整条海岸沿线都发现了被冲上沙滩的断脚。这片沙滩上就有人发现过一只。没人能解释清楚其他肢体在哪里。露丝不愿去想象这个袋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腐烂。她奋力把它抛到沙滩的远端。这样她可以先散完步，回去的路上再顺便把它捡起来，带回家，然后扔掉。

## 2

“这是什么东西？”她的丈夫在玄关就喊起来了。

露丝在做饭，正专心致志地切着胡萝卜。

“这个。”见她没有回应，奥利弗又问了一遍。

她抬起头来。他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提溜着那个伤痕累累的大冷藏袋。她把它留在门廊上，本打算把它丢进垃圾堆里的，但一分神给忘了。

“哦，别管它。”她说，“就是垃圾。我从沙滩上捡来的。拜托，别把它拿进屋里来。”她为什么要解释呢？

“但是里面有东西啊。”他说，“你难道不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吗？”

“不想。”她说，“晚饭快好了。”

他还是把它拿进来了，一边抖着沙子，一边把它放在厨房的桌子上。他可忍不住。他的天性就是爱刨根究底，把东西拆个七零八落，虽然有时也把它们装回去。他们的冰箱里塞满了塑料盒，里面都是他们家的猫带回来的鸟儿、鼯鼠和其他小动物的尸体，等着被解剖和制成标本。

“不止一个袋子。”他小心地拉开第一个袋子，放在一边，汇报说，“是袋中袋。”

对什么活动都好奇的猫跳上桌来想帮忙。他们不允许它上桌。这只猫有名字，叫“薛定谔”，但他们从来没这么喊过它。奥利弗叫它“佩斯特”(Pest)，有时也喊成“佩斯托”(Pesto)。它总是做坏事，把松鼠开膛破肚后丢在厨房的正中间，把那些发亮的小内脏，比如肾啊、肠子啊，丢在他们卧室的正门口，让露丝夜里起床上厕所时光脚踩个正着。奥利弗和猫，他们俩是一伙的。奥利弗上楼，猫也上楼。奥利弗下楼吃饭，猫也下楼吃饭。奥利弗出门尿尿，猫也出门尿尿。现在露丝正

看着他俩检查塑料袋里的内容。她脸一抽，预期着某人腐坏的野餐或更糟糕的什么东西发出恶臭，那会毁了他们香喷喷的晚饭——扁豆汤。他们晚餐吃扁豆汤和沙拉，她刚加进了迷迭香。

“你能不能去门廊里拆垃圾？”

“是你捡来的。”他说，“而且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不是垃圾。包装得太整齐。”他继续法医般的剥离术。

露丝猛吸一口气，但只能闻到沙子、盐和大海的味道。

他突然放声大笑：“佩斯托，快看！”他说，“归你了！是个凯蒂猫的饭盒！”

“拜托！”露丝说。她开始觉得绝望。

“里面还有东西……”

“我说真的！不许你在这里打开它。拿出去——”

但太迟了。

### 3

他已经把袋子铺平了，按照尺寸，从大到小一个个地叠放好，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分成了整齐的三类：一小沓手写的信件；一本胖墩墩的精装书，红色封面已经褪色；一只坚固的古董手表，磨砂黑的表面，发亮的字盘。旁边放着凯蒂猫饭盒，是它保护这些东西免受海水的侵蚀。猫在闻饭盒。露丝提起它，把它放在地板上，然后把注意力转向桌上的物件。

信件看起来像是用日文写的。红书的封面上印着法语。手表的背面蚀刻着一些符号，很难辨识，于是奥利弗拿出iPhone，用显微镜应用程序来查看这些刻印。“我觉得这些也是日文。”他说。



露丝随手翻看信件，尝试辨认那些褪色的蓝色墨水文字。“笔迹的年代久远，用的是草书体，很优美，但我一个字也看不懂。”她把信件放下，从他手上把手表拿过来。“对，”她说，“是日本数字。但不是日期。よん， なな， さん， はち， なな。四， 七， 三， 八， 七。可能是序列号吧？”

她把手表拿近耳边，听听有没有嘀嗒声，但手表已经坏了。她放下手表，拿起亮红色的饭盒。就是这一抹红色透过伤痕累累的塑料袋显现出来，让她误把冷藏袋当成了蜇人的水母。它被冲上岸之前，在海里漂了多久？饭盒盖的边缘有一圈橡胶垫。她拿起书，出人意料，竟然很干燥；布质的封面柔软老旧，四个边角因为拿放不注意，已经磨秃了。她把书的边沿拿到鼻子下面，吸进一些旧纸的霉味和灰尘。她看着书名。

“《追忆似水年华》，”她念出声，“马塞尔·普鲁斯特。”

## 4

他们喜欢书，所有的书，特别是古书，他们家堆满了古书。到处都是书，堆在柜子上，摞在地板上、椅子上、楼梯台阶上，但露丝和奥利弗都不介意。露丝是小说家。奥利弗坚称，小说家就应该有很多的猫和很多的书。的确，买书成了她搬来荒凉湾这个偏远小岛后的慰藉，岛上的公共图书馆是社区会堂楼上一个潮湿的小房间，读者还全都是小孩。除了大量折角的青少年文学读物和几本流行的成人小说，图书馆的馆藏似乎主要是关于园艺、装罐加工、食品安全、替代能源、替代疗法和替代学校的。露丝想念大城市图书馆的丰富多样，还有它们宁静的空间感。她和奥利弗刚搬来小岛时，两人达成一致，她可以订购任何想要的书。她的确这么做了。她把这叫作“研究”，尽管最后是他读完了大部分的书，而她只读了几本。她只是喜欢被书包围的感觉。不过近来她开始注意到，潮湿的海风让书页鼓胀变形了，蠹虫也在书脊里安了家。她

翻开封面时，一股霉味袭来。这让她难过。

“追忆似水年华，”她说，她在翻译红色布面书脊上凸起的镀金标题，它已经晦暗了，“我没读过这本书。”“我也没读过，”奥利弗说，“不过我可不打算拿法文版的来试手。”

“嗯。”她表示同意，但还是翻开了封面，想知道自己能不能读懂开头的几行。她期待着看到有岁月痕迹的对开本，用古老字体印刷，所以当看到她孩子气的紫色笔迹爬满纸页时，她措手不及。感觉就像是一种亵渎，她被吓得不轻，差点儿把本子掉在地上。

## 5

印刷体可以预见，不带感情，与读者的眼睛进行机械式的交流，传达信息。相反，手写体与眼睛对抗，缓慢地展示它的意义，像肌肤相亲。

露丝盯着页面。紫色的词语大多是英文，不时穿插着一些日文，但她并不是真正在用眼睛读取字面的意思，准确地说，她是在朦胧而动情地“感知”书写者的存在。握着这支紫色中性水笔的手指一定属于一个女孩，一个少女。她的笔迹，这些印在页面上的呆呆的紫色印记留存着她的心绪和渴望，而且露丝一瞥见书页就确凿地知道，这个女孩有滋润的粉色指尖，她咬指甲一直咬到嫩肉里。

露丝更仔细地打量字母。字写得很圆，有点儿马虎（现在她想象这个女孩一定也是这样），但它们挺得还算直，一气呵成地列队穿过整面纸页，不紧不慢，但也不拖沓。有时在一行的末尾，它们挤得稍紧些，就像人们在挤电梯或是挤地铁车厢，门就快关上时彼此推搡一样。露丝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这显然是一本日记之类的书。她又察看了一遍封面。她应该读它吗？她故意重新翻到第一页，感觉到暧昧的渴望，就像一个窃听者，抑或偷窥狂。小说家都花大量时间去打探别人的事情。露

丝对这种感觉并不陌生。

“嗨！”她读起来，“我叫奈绪，我是个‘时在’。你知道什么是‘时在’吗？”

## 6

“是浮货啊。”奥利弗说。他在检查长在塑料袋外表面的藤壶，“难以置信。”

露丝从纸页里抬眼一瞥。“当然是浮货，”她说，“要不就是投弃品。”本子在她的手中散发温暖，她想继续读下去，却听到自己在问：“其实有什么区别？”

“浮货是偶然的，是从海面上发现的漂浮物。投弃品是被投弃下来的。区别在于目的。所以你说得对，这可能是投弃品。”他把袋子放回桌面，“我想，已经开始了。”

“什么东西开始了？”

“漂流物啊，”他说，“正在逃离太平洋副热带环流的轨道……”

他的眼睛在闪光，她能看出他很兴奋。她把本子搁在腿上：“环流是什么？”

“一共有十一个行星式大环流，”他说，“两个直接从日本旋向我们，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岸旁分开。小一点儿的阿留申环流北上前往阿留申群岛。大一点儿的往南走。有时被叫作海龟环流，因为海龟从日本向下加利福尼亚半岛迁徙时会借助它。”

他举起手来比画出一个大圆。猫本来都在桌上睡着了，现在一定是察觉到了奥利弗的兴奋，因为它睁开一只眼，绿色的眸子在偷偷地看。

“想象这个是太平洋，”奥利弗说，“海龟环流顺时针旋转，阿留

申环流逆时针旋转。”他用手模拟洋流的大弧和旋涡。

“这和日本暖流不是一样的吗？”

他跟她讲过日本暖流。日本暖流也被叫作黑潮，它把温暖的热带海水从亚洲带去太平洋西北海岸。

但他现在摇摇头。“不太一样，”他说，“环流更大。像是一串洋流。想象一个蛇环，每条蛇都咬着前面一条蛇的尾巴。黑潮只是四五个组成海龟环流的洋流中的一个。”

她点点头，闭上眼睛想象蛇的画面。

“每个环流都以自己的速率环绕轨道，”他继续说，“轨道的长度叫作音调。很美吧？就像天体的音乐。最长的轨道周期是十三年，这就奠定了主音。海龟环流是半音，六年半。阿留申环流，四分音，三年。乘着环流来的浮货叫作漂流物。停留在轨道上的漂流物被认为是环流记忆的一部分。从环流中脱离的速率决定了漂浮物的半衰期……”

他捡起凯蒂猫饭盒，在手里翻了个个儿：“你记得日本那些人的家被海啸席卷，所有东西都被扫进海里吗？他们正在追踪这些东西，预计会被冲上我们的海岸线。我觉得这发生得比所有人的预期都要快。”

# 奈绪

## 1

要写的太多。我从哪儿开始呢？

我把这个问题编成短信发给我的老己子，她回复了这句话：現在地で始まるべき<sup>(8)</sup>。

好吧，我亲爱的老己子。我就从“菲菲的可爱围裙”这里开始吧。“菲菲”是几年前秋叶原电子街上冒出来的一堆女仆咖啡厅中的一间，但让“菲菲”稍显不同的是它的法式沙龙主题。内饰大多采用粉色调和红色调，以金色、乌木黑和象牙白强调点缀。圆桌很舒适，有大理石般的桌面，桌腿看起来像雕刻的桃花心木，相配的座椅有松软的粉色织锦椅面。深红色的天鹅绒玫瑰蔓延在墙纸上，窗上垂坠着绸缎。镀金天花板上吊着水晶枝吊灯，裸体的丘比特小娃娃像云朵一样飘在墙角处。玄关和衣帽间旁有细流的喷泉，一座裸女雕像被跃动的红光照亮。

因为我没去过法国，所以不知道这样的装修正不正宗，但我猜法国很可能没几间像这样的法式女仆咖啡厅。无所谓啦。“菲菲的可爱围裙”的氛围时髦又私密，就像被塞进了一个幽闭而又令人恐惧的巨大情人节礼盒里，女佣们挺着垫高的胸部，穿着打褶的制服，看起来也像是可爱的小情人。

不幸的是，这里现在很空，只有角落的台子坐了几个御宅族<sup>(9)</sup>，还有两个瞪大眼睛的美国游客。女仆们死气沉沉地站成一排，拉扯着自己衬裙上的蕾丝，看来对我们厌烦又失望，好像她们在盼望更新更好的顾客光临，一扫阴霾。刚才一个御宅族点蛋包饭<sup>(10)</sup>时有过一小阵骚动，蛋

包饭的形状是个淋了番茄酱的红色凯蒂猫大脸。一个胸牌上写着名字叫咪咪的女仆在他面前跪下来喂他，每一勺饭都要吹上一吹再送进他嘴里。美国人真的看嗨了，场面很搞笑。我真希望你能见到那一幕。但他吃完后，咪咪把他的脏盘子收走了，现在又回归无聊。美国人只能不停地喝咖啡。丈夫在设法说服他的妻子让他也叫一份凯蒂猫蛋包饭，但她太刻板了。我能听到她在小声嘀咕蛋包饭太贵。她说得有道理。这里的要价就是打劫，但我的咖啡不要钱，因为芭贝特是我的朋友。要是一会儿那个妻子松口改变主意的话，我会跟你讲的。

过去可不是这样。那时的女仆咖啡厅是人气No. 1<sup>(11)</sup>！芭贝特告诉过我，顾客们过去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才能等到一张台，而且女仆们都是全东京最漂亮的，你能听到她们的声音穿过电子街的噪音大声喊着：“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だんな様！<sup>(12)</sup>”这让男人觉得自己富有并且有地位。但现在潮流过了，女仆不再风行，顾客只有外国游客，还有乡下来的御宅族，要么就是仍对女仆抱有过气迷恋的可悲变态。而且女仆们也没有那么漂亮可爱了，漂亮可爱的女仆大多都去医院咖啡厅扮护士或是去床吧<sup>(13)</sup>扮毛绒公仔，这些新的角色能赚更多。毋庸置疑，法国女仆大势已去，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所以没有人愿意白费功夫去努力。你可以说这种气氛让人压抑，但我个人觉得，正因为没有人过于努力，所以才变得轻松。每个人都过于努力的话，那才压抑，而且最压抑的就是她们都拼了命地努力，还真以为自己就快成功了。我敢肯定，以前这里就是那样的，铃儿愉快地响叮当，笑声不绝，顾客的队伍绕过街区，可爱的小女仆们甜言蜜语地巴结咖啡厅的老板。老板们戴着他们的设计师款墨镜，穿着李维斯复刻版系列，像暗黑王子或是游戏帝国里的大佬一样懒散地晃来晃去。那帮家伙摔得很惨。

所以我完全不介意现在这样。我甚至相当喜欢这样，因为我知道自己能一直在“菲菲的可爱围裙”有个落脚之地，而且音乐还行，况且女仆们现在都认识我了，通常不来烦我。可能它应该改名叫“菲菲的寂寞围裙”。嘿，多好！我喜欢！

## 2

我的老己子很喜欢我跟她讲现代生活的种种琐碎。她现在不常出门，因为她住在深山的一座寺院里，四下无人，而且她已经退隐于世，还有一个事实是，她一百零四岁了。虽然我一直说她一百零四岁，但其实我只是猜测而已。我们真的无法确定她多少岁，她自己也声称不记得了。你要是问她，她就说：“我已经活了很久很久，不是吗？”

这不是答案，所以你又问她一次，她说：“哦，是这样啊。我很久没数了……”

然后你问她生日是什么时候，她说：“嗯，我都不太记得出生这件事……”

如果你继续纠缠，问她活了多久的话，她就说：“从记事起我就在这里了。”

呃，噫，曾祖母！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在能记事的老人里，没有比她年纪更大的了，而且区公所的户籍登记册在“二战”期间被燃烧弹烧毁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只能相信她说的话。从几年前开始，她似乎就停滞在一百零四岁上了，到现在都没变过。

如我所说，我的老己子喜欢琐碎的细节，她喜欢我跟她讲述所有细微的声音、气味、颜色、光影、广告、人、流行、报纸大标题，它们构成东京的喧闹海洋，这也是我训练自己留心记住细节的原因。我什么都跟她讲，关于文化趋势，还有我读到的新名堂，什么高中女生在情爱旅馆里被强暴，然后被塑料袋蒙住窒息而死。你可以跟曾祖母畅谈这种东西，她不介意。我倒不是说这会让她开心。她可不是变态。但她明白，烂糟事无法避免，她只是坐着，边听边点头，数着她的数珠<sup>(14)</sup>，为那些可怜的高中女生、变态狂和世上所有受苦受难的生灵祈福。她是个尼

姑，所以那是她的工作。我发誓，有时我觉得她还继续活着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带给她很多需要祈祷的东西。

我有一次问她，为什么她喜欢听这样的故事，她对我解释说，她在受戒时，削发发愿为菩萨<sup>(15)</sup>。她的愿望之一就是普度众生，大致意思是，她同意等世上所有其他生命开悟后自己才开悟。这有点儿像让其他人都排在你前面上电梯。任何时候你算算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再加上那些每秒出生的，减去那些已经死去的——还不只是人类，还有所有的动物和其他形式的生命体，比如阿米巴变形虫、病毒，可能还包括曾经存在或未来将要存在的植物，还有所有已经灭绝的物种——好吧，你明白了，开悟要很长时间。而且，要是电梯满员，门“砰”的一声关上而你还站在外面，怎么办？

我向曾祖母问起这个问题时，她揉着自己发亮的光头说：“哦，是这样啊。电梯很大的……”

“但是，曾祖母，这日子看不到头啊！”

“那，我们就必须更努力啦。”

“我们？！”

“当然啦，亲爱的奈绪。你必须帮我。”

“没门儿！”我告诉曾祖母，“想也不要想！我才不是什么菩萨……”

但她只是轻搥了自己的嘴唇，然后咯嗒咯嗒地数着她的数珠，从她透过黑框厚片眼镜看我的眼神，我想当时她可能也正在为我祈福。我不介意。这让我觉得安心，就像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曾祖母都会确保我能搭上电梯。

你知道吗？就在这一秒，就在我写下这句话的同时，我意识到了一些事。我从没问过她，电梯要去哪里。我现在就发短信问她。我会告诉



你她怎么说。

### 3

好了，现在我真的要跟你讲讲安谷己子——这个大正时代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及小说家摇身一变成为佛教尼姑的迷人的一生，但我先得解释一下你手上拿着的这个本子。你很可能已经注意到，它看起来不像普通女学生的日记本，粉色亮皮封面上有胖乎乎的棉花糖小动物，还有心形锁和金色小钥匙之类的。你第一次捡起它时很可能不会想：噢，这是一本有趣的日本女学生写的纯情日记啊。呀，我觉得我得读一读！因为当你捡起它时，你会以为这是法国著名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写的那部名著《追忆似水年华》，而不是什么名叫安谷奈绪的无名小卒写的琐碎日记。所以啊，真的如人所云：不要以封面定夺一本书！

我希望你别太失望。实情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书被“黑”了，但不是我干的。我买来时就这样，之前就被别人“黑”了。我是在原宿<sup>(16)</sup>一家手工精品小店里买的，他们出售手工小物孤品，比如钩织围巾、手机套、珠珠手环和其他很酷的东西。手工在日本超级流行，每个人都在打毛线、串珠子、钩编织、做纸艺<sup>(17)</sup>，但我手笨，要想跟上潮流的话就得自己去买手工小物件。制作这些日记本的女孩是个超级有名的手工艺者，她从全世界成集装箱地买来旧书，然后整齐地切割下印刷书页，再把空白纸放进去。她制作得那么天衣无缝，你甚至察觉不到这是“被黑”版，还以为字母只是从纸页上滑落了，像一堆死蚂蚁掉在地板上。

最近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一些齷齪的事，买下日记本的当天我刚逃学，觉得特别忧郁，所以我决定去原宿血拼来开心一下。在架子上看到这些旧书时，我还以为它们是商店的摆设，所以没太注意，但当女店员向我指出改装的地方时，我当然马上就买了一本。而且它们真的不便

宜，但我很爱封面的古旧感，我知道用它来写字感觉会很好，就像一本真正的出版物一样。最棒的是，我知道它有绝佳的保密特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困扰，就是人们打你、偷走你的东西还反咬你一口，如果你有同样的困扰，那么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个本子在这方面绝对是天才了。它可以防止我的哪个笨蛋同学一时兴起拿起我的日记本朗读，然后把它贴到网上还是干吗。但谁会拿起一本名叫《追忆似水年华》的旧书呢，对吧？我的笨蛋同学只会以为它是补习塾<sup>(18)</sup>的作业。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标题是什么意思。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标题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的法文会话能力为零。当时买的还有一堆其他各种标题的书。有的是英文，比如《远大前程》和《格列佛游记》，都还行，但我觉得最好挑一本我读不懂标题的，因为理解标题可能会影响我的个人创意表达。也有其他语言的书，比如德文、俄文，甚至中文，但我最后还是选了《追忆似水年华》，因为我推测它很可能是法文，法文很酷，有一种世故的精致，而且这本书刚好能放得进我的手提包。

## 4

当然啦，一买下这本书，我就想用它写字了，于是我去了附近一间喫茶馆<sup>(19)</sup>，要了一杯蓝山，然后拿出我最爱的紫色中性水笔，翻到本子奶白色的第一页。我抿了一小口咖啡，然后等待文思泉涌。我等啊等，抿下了更多的咖啡，再继续等。啥也没有。你应该也发现了，其实我还蛮啰唆的，通常让我没话找话都不成问题，但这次，尽管我脑子里装着许多东西，语句就是出不来。真奇怪，但我估计自己只是被这本崭新的旧书震慑到了，假以时日可以克服。于是我喝完了剩下的咖啡，读了几本漫画，等学校放学时间一到，我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又试了一次，还是一样。从那以后，每次一拿出这个本

子，我就会盯着标题开始神游。我的意思是，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听说过普鲁斯特，那他一定是蛮重要的一个人，虽然我一开始不知道他是谁，以为是个明星大厨或是法国时尚设计师什么的。要是他的阴魂还附在封面里，对手工女孩黑掉他的文字、把纸页裁掉大发雷霆的话，那可怎么办？要是鬼魂阻止我用他的著作来写学生妹的老套蠢话怎么办？比如我对男生的迷恋啦（倒不是说我真的迷恋谁），我想要的新时尚啦（我的欲望永无止境），我的粗壮大腿啦（其实我的大腿还好，我痛恨的是膝盖）。要是老马塞尔的鬼魂真的以为我会蠢到在他的重要作品里瞎扯淡，那他大发雷霆也情有可原，不能怪他。

就算他的鬼魂不介意，而且我并非时日无多，我也不想用他的书来写那些琐碎的东西。但现在我确实在世间时日无多了，我想写些重要的东西。呃，可能也不算重要，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重要，但要写值得的东西。我想死后留下真实。

但关于真实，我能写些什么呢？我当然可以写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糟糕的事，还有我对我的爸爸、妈妈和我那些所谓朋友的感觉，但我也不太想写。每当我想起自己愚蠢空洞的生活，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我在虚度时间。而且不止我一个人，我认识的每个人都一样，除了老己子。只是在虚度时间，消磨时间，一无是处。

但虚度时间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虚度时间，时间就永远消逝了吗？

如果时间永远消逝了，又是什么意思呢？你不会死得更快吧，对不对？我是说，如果你想更快地死掉，你就得自己掌控。

## 5

总而言之，每当我想在老马塞尔的书里写东西时，这些关于鬼魂和时间的思考就会让我分心，一直在我脑子里挥散不去，最后我终于决定

弄明白标题的意思。我问了芭贝特，但她帮不了我，因为她不是真的法国女仆，她只是一个从千叶县辍学的高中生，她仅知的法文还是从和她约会过一段时间的法国胖子老教授那里随口学来的几句色情短句。所以那天晚上回家后，我谷歌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知道了法文标题的意思是“寻找逝去的时间”。

怪事，对吧？你想啊，我坐在那里，坐在秋叶原的法式女仆咖啡厅里，思考着逝去的时间，而一百多年前的老马塞尔·普鲁斯特坐在法国，为完全相同的主题写了一整本书。可能是他的鬼魂萦绕在封面上，还钻进了我的头脑里？或者这只是疯狂的巧合？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超酷的！我觉得巧合很酷，即使它们没有意义，但谁知道呢？可能真的有意义呢！我倒不是说所有东西都事出有因。只是觉得我和老马塞尔好像在同一个频率上。

第二天我回到“菲菲”，要了一小壶正山小种。有时我把喝茶作为蓝山的调剂。我坐在那里，啜着热气腾腾的茶，小口地吃着法式糕点，等着芭贝特为我安排约会。我开始好奇。

你怎么找寻逝去的时间呢？这个问题很有趣，所以我发短信给老己子，每当我有哲学难题时总是这么做。然后我就得等上很久，真的很久，最后我的手机发出“咻”的一声，告诉我她回复了。她是这么写的：

あるときや

ことのはもちり

おちばかな

大意是：

有时，

言语飘零……

是落叶吗？

我读诗不在行，但我读老己子的诗会在脑海里看到一幅画面，那是她在寺院庭院里栽种的一棵古老的巨大的银杏树。叶子的形状像绿色的小蒲扇，秋天时会变成鲜黄色，落在庭院里，满地覆盖，把一切渲染成纯金。我突然灵光一现，古老的大树是时在，己子也是时在，我能想象到自己在树下找寻逝去的时间，在落叶中细细筛查，而它们都是她散落的金色言语。

“时在”这一概念来自一本叫作《正法眼藏》的书，是七百多年前一位名叫永平道元的禅师写的，看来他比老己子甚至马塞尔·普鲁斯特还要老。永平道元是己子最喜欢的作者之一，他很幸运，因为他的书举足轻重，而且仍能见到。不幸的是，己子所有的文字都绝版了，所以我其实根本没读过她的语句，但她给我讲过许多故事。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言语和故事也是时在。就是在那时，我的脑海里蹦出了这个想法：用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巨著的名字作为标题来写下我的老己子的一生。

这不仅仅因为己子是我认识的最重要的人，不过这是原因之一。也不仅仅因为她非常老，早在马塞尔·普鲁斯特写书的时候，她就已经存在了。可能吧，但这也不是主要原因。我要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写她的原因是，她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真正理解时间的。

老己子对待她的时间非常谨慎。她做每件事都真的很慢很慢，即使她只是坐在游廊上，远眺蜻蜓绕着花园池塘懒洋洋地打转。她说，她很慢很慢地做每件事，是为了把时间匀开，这样她就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活得更久了，然后她开怀大笑，于是你知道她在说笑。我的意思是，她清楚地理解时间又不像黄油或果酱，是你想匀开就能匀开的，而死亡也不会灭掉你之前磨磨蹭蹭地等你，让你做完手头上碰巧在做的事情。那是说笑的，她大笑是因为她很清楚。

但说实在的，我不觉得好笑。虽然我不知道老己子的确切年龄，但我敢肯定她很快就要死了，即使她没扫完寺院厨房的地板，没锄完萝卜地里的杂草，或是没把神龛上的鲜花插好。她一旦死去，就一了百了了，时间意义上的。这完全不对她造成困扰，但我很困扰。这是老己子在世上的最后时日，而我却对此无能为力，我不能停驻时间，甚至不能让它走得慢些，一天的每一秒都在流逝。她很可能不会赞同我，但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我不会介怀一个没有我的世界，因为我平凡无奇，但我憎恨一个没有老己子的世界。她独一无二，非常特别，就像最后一只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陆龟，或是跛行在焦枯土地上的其他古生物，她是同类中仅剩的一个。但千万别让我继续讲物种灭绝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太令人绝望了，再讲一秒我就会自杀。

## 6

好了，奈绪。为什么你要这么做？比方说，有什么用？

这是个问题。要在这个本子里写己子一生的故事，我能想到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爱她，想记住她，但我并不打算逗留很久，而我要是死了也就没法记起她的故事了，对吧？

而且除了我，还有谁会在乎？我是说，如果我觉得这世界想要了解己子，我大可把她的故事贴到博客上，但实际上我不久前不再那么做了。我发现自己在假装网络空间里的每个人都在关心我怎么想，而事实是根本没人理你，这让我觉得可悲。当几千万人都窝在他们孤单的小房间里在他们孤单的小页面上狂写字猛发帖而没有人有时间去读它们时<sup>(20)</sup>，这种可悲感陡然加倍，这让我心碎。

事实是，目前我没有用太多社交网络，而和我混在一起的人都不是那种会关心一个一百零四岁的老比丘尼的人，即使她是个会用邮件会发

短信的菩萨——那还是因为我让她买了一台电脑，这样我在东京时，她可以和我保持联系，而且她住在四下无人的深山里一座快要塌掉的古寺里。她不热衷于新科技，但作为一个有白内障和两个拇指都有关节炎的时在，她已经做得很棒了。老己子和马塞尔·普鲁斯特来自一个联网前的世界，那个时代早已消失殆尽。

所以我在这里，在“菲菲的可爱围裙”，盯着所有空白纸页自问为何在乎，然后一个奇妙的想法横空出世。准备好了吗？请见：

**我要在马塞尔的书里写下我所知的己子一生的一切，完成之时，我会把它留在某处，你就会找到！**

很酷吧？感觉就像我向前穿越时间来触碰你，而现在既然你已经找到它，你也在向后触碰我！

你要是问我，我会说这非常酷，而且很美。就像被扔进时空海洋的瓶中信。它完全私密，完全真实，正从老己子和马塞尔的联网前世界中浮现出来。与博客截然相反。它是反博客，因为它只为唯一特别的人而写，而那个人是你。如果你已经读到这里，你很可能理解我的意思了。你理解了吗？你觉得特别了吗？

我在这里停一会儿，看看你回不回答……

## 7

开玩笑啦。我知道你没法回答，现在我觉得自己真傻，因为要是你并不觉得特别呢？我是在做假设，对不对？要是你觉得我就是个怪人，然后把我扔进垃圾堆里呢？就像我跟老己子讲的那些少女一样，她们被变态狂杀掉然后被碎尸扔进垃圾车里，只因为她们选错了约会对象？那就真的可悲又可怕了。

哦，还有一个可怕的想法，要是你根本没在读呢？要是有人把这个

本子丢进了垃圾堆里，在到达你手上之前已经被回收利用，你根本不能发现它呢？那老己子的故事真的就永远逝去了，而我只是坐在这里对着垃圾堆讲话，白费时间。

喂，回答我！我是不是被埋在垃圾堆里啊？是吗？

开玩笑啦。第二次。

好吧，我是这么决定的。我不考虑风险了，因为风险让这件事更有趣。我觉得老己子也不会考虑，因为身为佛教徒，她真正理解无常，万物皆变而没什么能恒久存在。老己子完全不在乎她的人生故事是成文了还是遗失了，我可能也不经意地继承了一点儿她的自由主义态度。时候到了，我可以放手去做一切。

也可能不行。我不知道。可能等我写完最后一页时，会因尴尬或难堪而无法随它自生自灭，相反我会打退堂鼓，把它销毁。

嘿，如果你没读到这些话，你就会知道我是个软蛋！哈哈。

关于老马塞尔的鬼魂发脾气那件事，我已经决定不去操心。我谷歌马塞尔·普鲁斯特时，碰巧查到他的书在亚马逊上的销量排名，我真不敢相信他的书还在卖，而且根据《追忆似水年华》的版本不同，销量排名在13,695到79,324之间，算不上畅销，但对死人来说很不错了。所以你懂的。不用为老马塞尔感到多惋惜。

我不知道整个计划要用时多久。可能要几个月。有很多空白页，而且己子有很多故事，我又写得挺慢的，但我会很努力，而且很可能等我写满最后一页纸时，老己子已经死了，我也大限已到。

而且我知道，我没法写下己子一生所有的细节，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得更多，就得去读她的书，前提是你能找到。如我所说，她的东西都绝版了，可能某个手工女孩已经黑了她的书页，把她金色的言语都丢进了普鲁斯特隔壁的回收桶里。那真的很可悲，因为老己子的书在亚马逊上可没有销售排名。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查过了，亚马逊上根本没有



她的名字。嗯。我得重新考虑一下“黑书”这个理念。可能根本不酷。

# 露丝

## 1

猫爬到露丝的桌上，预谋一个猛扑跳上她的大腿。她在读日记时，它从一旁靠近她，把前爪搭在她的膝上，鼻头挪到书脊的下方顶开它，这样就不会妨碍她了。这之后，它安安稳稳地躺在她的腿上，爪子开始撩拨，把头拱到她的手心里。它太烦人了。总是需要人关注。

她合上日记，把它放到书桌上，抚摸着猫的额头。但即使把本子放到一旁，她还是察觉到一种怪异的紧迫感挥之不去……急着去干吗？帮助那个女孩吗？去救她？荒谬。

她开始读日记的第一冲动是飞快读完它，但这个女孩的笔迹常常难以辨认，她的句子里又到处夹杂着俚语和让人迷惑的口语。露丝搬离日本已经很久，她的日语口语虽然还过得去，词汇却已经过时。露丝在大学里学习日本古典文学——《源氏物语》、能剧、《枕草子》等几百甚至千年前的文学，对日本流行文化知之甚少。这女孩有时会稍加解释，但通常是直接跳过，所以露丝不得不上网去查找核实出处。很快，她又翻出了她的旧日本汉字词典，开始翻译和标注，匆匆记下关于秋叶原、女仆咖啡厅、御宅族和携带的笔记。然后是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及女权主义者的小说家禅宗比丘尼。

她俯身向前，在亚马逊上搜索“安谷己子”，但正如奈绪警告过的，一无所获。她又用谷歌搜索“安谷奈绪”，还是一无所获。猫被她的不安和忽视惹恼了，从她腿上跳开。它不喜欢她用电脑，手指用来打字和挪动鼠标，而不是给它搔头。在它看来，这浪费了一双完美的手，所以它去找奥利弗了。

搜索“道元”则容易些，他的著作《正法眼藏》，又叫作《真正佛法之眼的宝藏》，确实在亚马逊上有排名，尽管远不如普鲁斯特的著作。当然啦，他生活在十三世纪早期，所以他比普鲁斯特要年长差不多七百岁。她搜索“时在”时，发现这个短语被用作《正法眼藏》第十一章的英文标题，她可以在网上定位到几处翻译，还有评注。古代的禅师对时间有着非常微妙复杂的见解，让她觉得很有诗意，却也晦涩难懂。“时间本身即是存在，”他写道，“且所有存在也是时间……本质上，整个宇宙的一切都如同时间中的刹那般彼此密切相连，连绵独立。”

露丝摘下眼镜，揉揉眼睛。她啜了一小口茶，头脑里装满了问题，几乎没注意到茶早就凉了。这个安谷奈绪是谁？她现在又在哪里？尽管女孩没有直白地说自己要自杀，但她已经暗示了。她正坐在哪里的床垫边缘，用手指拨弄着一瓶药丸和一玻璃杯的水呢，还是变态的魔爪已经先一步伸向了她？或者她已经决定不自杀，却成了地震和海啸的受害者？不过那不太说得通。海啸发生在东北，即日本的东北部。奈绪在东京的女仆咖啡厅里写字。话说回来，她在那间女仆咖啡厅里做什么？“菲菲”？听上去像一家妓院。

她靠在自己的椅子上望向窗外，透过高树的间隙能看到一小段水天交接线。“松树是时间，”道元写过，“竹子是时间，山脉是时间，海洋是时间……”乌云压在天际，和海洋静止的暗辉相接时形成了一条难以辨识的线。铁灰色。太平洋的另一边横亘着千疮百孔的日本海岸线。整个整个的县被冲垮，拖进海里。“如果时间断灭，山脉和海洋也就断灭。”女孩在那片海的某处吗？肢体已经分解，被海浪冲得四散？

露丝看着结实的红书，封面上是褪色的凸印金字标题。它躺在乱作一堆的笔记和手稿上，里面密密麻麻地夹着便利贴，上面写满潦草的旁注，这是她忙了近十年的回忆录。追忆似水年华，真的是。因为无法再完成一部小说，她决定转而书写自己照顾母亲的岁月，母亲患了阿尔茨

海默病。现在看着这堆纸页，想起自己流逝的时间，她感到一阵恐慌急速涌来。这堆草稿带来的一堆混乱，亟待去做和需要解决的工作，她怎么还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别人的故事上。

她拿起日记，开始用拇指外侧快速地翻动纸页。她没在读，更确切的是，她不打算读。她只想确定字迹有没有一直坚持到最后，还是半途就逐渐消失了。她自己半途而废过多少日记和记账？多少夭折的小说在她硬盘的文件夹里奄奄一息？但她惊奇地发现，尽管墨水的颜色不时地从紫色变成粉色变成黑色变成蓝色又变回紫色，字迹本身却从未迟疑，如果还要说出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字越写越小、越写越密，一口气写到紧紧装订的最后一页。女孩在写完前先用完了纸。

然后呢？

露丝“啪”地合上本子，为求保险起见又闭上眼睛，以防自己作弊，去读最后一句话，但问题挥之不去，就像烙进她黑暗脑海里的视网膜影像般在闪烁：最后怎么样了？

## 2

穆丽尔的鼻梁上一直架着老花镜，她透过镜片检查了冷藏袋外表面的藤壶生长情况。“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叫考莉来看看。她也许可以判断出这些小生物的年龄，根据这个，你可以计算出袋子在海里漂了多久。”

“奥利弗觉得这是第一批海啸漂浮物。”露丝说。

穆丽尔皱了皱眉头：“我猜有可能。不过好像太快了。他们看到有轻巧的东西冲到阿拉斯加和托菲诺，但我们这个地方很靠内啊。你说你是在哪儿发现它的？”

“在海滩的南端，‘日本农场’的下方。”

岛上已经没人用这个名字称呼那里了，但穆丽尔是老一辈的人，她知道这一典故。那片老宅是岛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曾经属于一户日本人家，他们在战时被拘禁，被迫将那里出售。从那时起，房产几度易手，现在归一位德国老人所有。露丝听说这个名字后，就固执地一直这么叫。身为日本后裔，她说，她有权这么叫，而且不让所谓的新时代“正确性”抹杀岛上的历史也很重要。

“你叫就可以，”奥利弗说，他的家族是德国移民，“我叫就不行。一点儿都不公平。”

“没错，”露丝说，“是不公平。我妈妈家族的人也被拘禁了。或许我可以代表我的同胞索要土地所有权。那片房产是被偷走的。我可以径直走到他们家的车道坐下，拒绝离开。收回土地，赶走德国人。”

“你到底看我的同胞哪里不顺眼？”奥利弗问。

他们的婚姻就是这样，一个轴心国联盟——她的同胞被拘禁，他的同胞炸了斯图加特——一个偶然且无足轻重的战争结果，那时他俩都还没出生。

“我们是二十世纪中期的副产品。”奥利弗说。

“谁不是呢？”

“我怀疑它不是海啸带来的，”穆丽尔说着把冷藏袋放回桌上，然后把注意力转向凯蒂猫饭盒，“更像是从游轮上扔下来的，船沿内湾航道上行，可能是日本游客扔的。”

一直在穆丽尔腿间绕来绕去的佩斯托现在跳上了她的大腿，在她灰色的粗辫子上拍了一巴掌。辫子搭在她的肩上像条蛇。辫子的末梢用彩色橡皮筋绑紧以防散开，这对佩斯托是个极大的诱惑。它也喜欢她的耳坠。

“我偏向海啸的说法。”露丝说，对猫皱着眉头。

穆丽尔把辫子甩到身后，不让猫抓到，然后搓着它两耳之间的白纹来分散它的注意力。她从眼镜上缘凝视露丝：“不明智。你不该让你的叙事偏好干扰你的鉴定工作。”

穆丽尔是个退休的人类学家，主修堆肥。她对垃圾很有研究。她也是个热心的海滨拾荒者，断脚就是她发现的。她对自己的发现相当自豪：骨头鱼钩和鱼饵、燧石矛头和箭头，还有林林总总用来捣弄和切割的石器。大多是原住民的手工制品。但她也有一套日本老式鱼漂，是从太平洋另一边漂过来的渔网上脱落的，冲上了小岛的海岸。鱼漂有充气水球那么大，是用染色厚玻璃吹出来的暗色圆球。它们很美，就像逃逸的小世界。

“我是个小说家，”露丝说，“我控制不住。叙事偏好是我仅有的东西。”

“话虽如此，”穆丽尔说，“但事实就是事实，确定起源很重要。”她把猫抄起来，放到地板上，然后将手指落在饭盒侧面的搭扣上。她的手指上戴着沉甸甸的银戒和绿松石戒指，在凯蒂猫旁很不和谐。“可以吗？”她问。

“请便。”

穆丽尔在电话里要求过检验发现物，所以露丝尽最大努力把饭盒重新包好了。现在她察觉到空气中有一种不安，但她还不确定不安来自哪里：穆丽尔请求中的拘谨，她打开盖子时的严肃态度，以及从饭盒里托起手表前近乎仪式性的停顿，她把它翻转过来贴近耳朵。

“坏的。”露丝说。

穆丽尔拿起日记本。她查看了书脊，然后是封面。“从这里你能找到想要的线索。”她一边说，一边翻到中间的某一段，“你开始读了吗？”

露丝看到穆丽尔翻看日记本，觉得自己的局促感剧增：“呃，读

了。只读了开头几页。不太有趣。”她从饭盒里拿出信件递过去，“这些信好像更有希望。它们的年代更久远，而且可能更有历史价值，你不觉得吗？”穆丽尔放下日记，从露丝手上接过信件。“很可惜，我没法读它们。”露丝补充说。

“笔迹看上去很漂亮，”穆丽尔说，翻着纸页，“你拿给绫子看了吗？”绫子是岛上一个牡蛎养殖者的日本娇妻。

“给她看过了。”露丝说。她把日记滑到桌子下方，滑到视线之外。“但她说笔迹太难懂，连她也没法读，而且她的英文也不太好。不过她倒是破译了日期。她说它们写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她建议我去找更年长的人，经历过战争的人。”

“祝你好运。”穆丽尔说，“不过，语言的变化真有那么大吗？”

“不是语言。是人。绫子说年轻人已经不认识复杂的文字，也不会写字了。他们由电脑陪伴长大。”桌子下，她用手指摩挲着日记磨圆的边角。有一角已经破了，布面包裹的卡纸像松动的牙齿一样在晃动。奈绪是否也曾在指间反复推扯过这一角呢？

穆丽尔摇摇头。“说得对，”她说，“到处都一样。现在小孩写的字都不能看。学校里甚至都不教写字了。”她把信件放在桌面上的手表和冷藏袋旁，俯视这一整套物件。就算她注意到日记不见了，也没提起。“好吧，谢谢你让我一睹为快。”她说。

她费力地站起身，拍掉腿上的猫毛，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向玄关。她做完髋关节置换手术后长胖了些，现在起坐仍有困难。她穿着科维昌印第安式样的旧毛衣和长裙，裙子是用粗糙的农民织料做的，她穿上胶鞋后，裙子盖到了鞋筒。她穿着靴子跺脚，然后看着走到门口来送她的露丝。

“我还是要说，这本来应该被我找到的，”她说，把雨盖披在毛衣外面，“但可能让你找到更好，因为至少你能读一点儿日文。祝你好

运吧。别太烦心……”

露丝拥抱她。

“……话说，新书怎么样了？”穆丽尔问。

### 3

夜晚躺在床上，露丝通常会给奥利弗读书。以前，若是她一天的写作顺利，她会给他朗读自己刚写的东西，发现如果她想着笔下的场景入睡，醒来时就会有下一步的灵感。但她已经很久没有那样过了，也没有新东西分享。

那一晚，她读了奈绪的前几篇日记。当她读到关于变态狂、内裤和斑马条纹大床的内容时，她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不是尴尬。她自己对这种东西从不害羞。她更像是替女孩感到不适。她有了保护欲，但她没必要担心的。

“尼姑听起来蛮有意思。”奥利弗一边说一边拨弄着坏手表。

“是啊。”她说，松了口气，“大正民主时期对日本女性来说也很有意思。”

“你觉得她还活着吗？”

“尼姑吗？我比较怀疑。她已经一百零四岁了——”

“我是说那女孩。”

“我不知道。”露丝说，“我知道这很疯狂，但我有点儿担心她。我猜得继续读下去才知道。”

### 4



你觉得特别了吗？

女孩的问题徘徊不去。

“这想法很有趣，”奥利弗说，他还在摆弄手表，“你觉察到了吗？”

“我察觉到什么了？”

“她说她是为了‘你’而写。那你觉得特别了吗？”

“荒谬。”露丝说。

要是你觉得我就是个怪人，然后把我扔进垃圾堆里呢？

“说到垃圾，”奥利弗说，“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垃圾带的问题……”

“什么问题？”

“东西半球垃圾带啊！就是漂在海上的大堆垃圾和残骸，你肯定听说过的……”

“嗯，”她说，“不对。我是说，只听说过一点儿。”这不重要，因为他显然想给她讲一讲。她放下日记，让它躺在白床单上。她摘下眼镜放在书上。眼镜是复古款，有厚边黑框，被红色的布面映衬着很好看。

“海洋上至少有八个垃圾带，”他说，“根据我在读的这本书，东半球大垃圾带和西半球大垃圾带都漂在海龟洋流上，在夏威夷南端汇合。东半球大垃圾带有得州那么大。西半球的更大，有美国本土的一半。”

“里面有什么？”

“主要是塑料。比如你的冷藏袋、饮料瓶子、发泡胶、外卖饭盒、一次性刀片、工业废料，所有我们扔掉的会漂的东西。”

“太恐怖了。你干吗跟我讲这个？”

他甩甩手表，把它贴到耳边。“不干吗。不过它们就在那里，所有沉不下去又没有逃出洋流的东西都被吸到垃圾带里。要是你的冷藏袋没有逃脱，也是同样的命运。被吸进去，然后平静下来，慢慢地到处旋动。塑料磨成微粒，被鱼和浮游生物吃掉；日记和书信被分解掉，没有读者。但它却被冲上了日本农场下面的海滩，让你找到……”

“你在说什么？”露丝问。

“没什么。只是很奇妙，就这样。”

“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那种奇妙？”

“可能吧。”他一脸吃惊地抬起头来，“嘿，你看！”他把手表递过来，“走了！”

分针在绕着表盘上的冷光大数字走动。她从他手上接过来，把它滑到自己的手腕上，是一只男表，但她戴着合适。“你怎么它了？”

“我不知道。”他说，耸耸肩，“我猜我只是给它上了发条。”

## 5

她在黑暗中听着手表温柔的嘀嗒声和奥利弗机械的呼吸声。她把手伸到床头柜上，摸到了日记本。指尖滑过柔软的布面，摸出了褪色字母的轮廓。它们仍保留着“追忆似水年华”的形状，但已经进化了——不对，那个词隐含着逐渐演变的意思，而这很突然，是突变，或是断裂。原来的纸页被东京某个手工艺者从封面里剥离，她把“普鲁斯特”重组成全新的东西。

在她的脑海里，她见到紫色墨水蜿蜒的细线撰写出牢固的彩色方块段落。她不由得注意到，也开始钦佩那女孩肆无忌惮流动的语言。女孩

很少推敲，很少迟疑，只有几行字、几个词组被划掉了，这让露丝满心敬畏。她已经有很多年无法这样确信地面对纸页了。

### **我穿越时间触碰你。**

日记在她手中再次有了温度，她知道这和书的幽灵特质没有关系，只因为她自己的体温起了变化。她开始适应温度的突然转变了。紧握中变得黏热的汽车方向盘。醒来时发现床边地上闷热的枕头和被子，这是她在睡梦中丢出去的，像是为了惩罚它俩把她热着了。

相反，手表贴着她的手腕，触感冰凉。

### **我向前穿越时间触碰你.....你也向后触碰到了我。**

她再次把鼻子凑近日记本嗅闻，一层一层地辨识气味：旧书的霉味让她鼻孔发痒，胶水和纸张的强酸，然后是别的一些什么，她意识到，那一定是奈绪，像咖啡豆一样苦，像香波的果香一般甜。她再次吸气，这次是深吸气，然后把书——不，是女学生的纯情日记——放回床头柜，她仍在琢磨要怎么阅读这奇异的文字才好。奈绪声称仅仅为她而写，而露丝明知这很荒诞，还是决定配合这一幻想。作为女孩的读者，她至少可以做到这一点。

旧手表坚定的嘀嗒声似乎越来越响。话说，你要怎么寻找逝去的时间呢？她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突然想到，线索可能就在步调中。奈绪在真实的时间中写日记，一点一滴地度日。如果露丝也能调慢步伐，阅读速度不要超过女孩的书写节奏的话，或许就能更贴近地再现奈绪的经历。当然了，日记没有标明日期，所以无法真正知道书写进度的快慢，但仍有迹可循：墨水色调的变化，还有笔迹的密度和角度转换，这些可能指示着时间或情绪的中断。如果深入研究，她或许能为日记估计区间，甚至标出数字，然后相应地调整自己的阅读。如果她觉出女孩笔下很顺，就可以加速阅读，而如果觉出写作步调有所放缓，她就会同样放慢阅读速度，或者干脆停止。这样女孩的生活和故事的展开就不会让她

产生极度的压缩感或加速感，她也不会冒险浪费太多时间。她可以在阅读日记和撰写回忆录的必要工作中取得平衡。

似乎是很合理的计划。心满意足。露丝在床头柜上摸索到本子，把它塞到自己的枕下。女孩说得对，她迷迷糊糊睡去时心想。它真实，并且完全私密。

## 6

那夜她梦到一个尼姑。

梦境发生在山腰，好像在日本，尖锐的虫鸣声划破了宁静，高大柏树间吹来清爽的夜风。

林间，寺院瓦顶优雅的弧度在月色中晦暗泛光，尽管很黑，露丝仍能看到建筑在坍塌，就要化作废墟。寺院中仅有的照明来自与花园紧邻的单间，老尼姑跪坐在矮桌前的地板上，探向发光的电脑屏幕，屏幕似乎飘浮在黑暗中，银色的方块亮光投在她古老的脸庞上。她身体的其他部分退进房间的暗处，但露丝能看到她向屏幕倾身时，背弓得像个问号，而她褪色的黑袍已经又旧又破。一块补丁织料挂在她的脖子上，像防止婴儿漏食戴的围嘴。外面的寺院花园里，月光透过通向游廊的拉门照进来。尼姑圆滑的光头在月光下泛着微光，她转过脸时，露丝能看到显示器映照在她镜片上的反光，是黑色宽边的方框眼镜，与露丝自己的没有不同。尼姑的脸庞在像素化的光线里显出诡异的年轻。她在打字，小心翼翼地用患关节炎的食指敲击键盘。

“有时上……”她敲着。她的手腕像断枝一样弯折，手指也像弯棍般扭曲。她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在键盘上敲打。

“有时下……”

这是在回答奈绪的电梯问题。她点了“回复”后坐回脚踝上，闭上

眼睛好像在打瞌睡。过了几分钟，屏幕一侧有个小图标在闪光，数字化的铃声发出提示。她坐起来，扶正眼镜，然后探身阅读。然后她开始打字回复。

**上下，一回事。也有所不同。**

她输入文本，然后坐回等待。铃声响后，她读了接收的短信然后点点头。她思考片刻，手在光滑的头颅上游走，然后她又开始打字。

**上仰视上，上即是下。**

**下俯视下，下即是上。**

**非一，非二。非同。非异。**

**你懂了吗？**

打这几个字花了她好一会儿，最后她按了“回车”键发送信息。她看起来累了。她摘下眼镜，放在矮桌的边沿，然后用弯曲的手指揉搓眼睛。她重新戴上眼镜，徐徐地挺直身体，不紧不慢地站起来。等脚在身下完全立定后，她拖着步子穿过房间，走向纸质拉门，来到木质游廊上。她的袜子在木头的暗色光泽映衬下白得耀眼，木廊被无数双脚、无数双袜子踏磨过，现在在月光下闪着亮泽。她站在廊边，看向外面的花园，古石投下长影，竹声呢喃。湿苔藓的气味和白天早先的焚香交融。她深呼吸了一次，再一次，然后侧举端平手臂，把黑色长袍的宽袖筒舒开，像只振翅欲飞的乌鸦。她就这样站了一会儿，完全静止，然后把手臂伸到身前，开始前后挥舞。她的袖子拍动着，鼓满空气。就在她看似就要起飞时，她好像改变了心意，把手臂收回身后，手指紧扣压进背后的腰际，试图挺起脊柱。她的下巴扬起，开始检视月亮。

**上，下。**

削了发的头部皮肤光滑，留住了月光。隔开一段距离，从露丝所站的地方看来，就像两个月亮在对话。

# 奈绪

## 1

时机决定一切。我不记得从哪里读到，四到六月间出生的人比其他月份出生的人更有可能自杀。我爸爸是五月出生的，所以这可能解释得通。不是说他已经成功弄死自己了，他还没。但他仍在尝试。迟早的事。

我知道我说过，我要写老己子的事，但爸爸和我在吵架，所以我有点儿心事重重。我们不是真的在吵，只是彼此不说话，实际上是我不跟他说话。他可能都没注意到，因为最近他对旁人的感受置若罔闻，而我也不想去烦他，跑过去说：“嘿，爸爸，要是你没注意到的话，我得通知你一声，我们俩在冷战，明白吗？”他脑子里有一堆事，我不想让他更郁闷。

我们没有真正在吵架的原因是我没有真正去上学。问题在于我搞砸了我的高中入学考试，所以我上不了什么好学校，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去那些傻孩子念的职业学校，而这根本就不是个选择。我不太在乎受教育这件事。我更愿意去当尼姑，和老己子住在她山中的寺院里，但我妈和我爸说我必须先读完高中。

所以现在我是个浪人了。“浪人”是一个古老的词，用于没有师父的格斗武士身上。早在封建时代，格斗武士必须有领主或师父。身为武士的全部要义就是侍奉师父，如果你的师父被人杀了，或是切腹了，或不知怎么失掉宅邸了，那就完了。噼啪！你存在的理由没有了，你就沦为浪人四处游荡，卷入剑斗，身陷麻烦。这些浪人都是可怕的家伙，那就好比你把绝顶锋利的剑交给上野公园住在油布下面的流浪汉。

我显然不是个格斗武士，如今的浪人不过是搞砸了入学考试而不得不去补习学校上课然后回家自学直到激发起足够的热情和自信重考一次的蠢货。浪人通常都是高中毕业生，在备考大学期间和父母住在一起。像我这样的初中浪人还是很少见的，但我上学晚，其实我已经十六岁了，如果我不想上学就可以不去。不管怎样，法律上是这么说的。

浪人的写法是“浪”字加个“人”字，很贴近我的感受，就像一个波浪小人，在洪涛汹涌的人生之海随波逐流。

## 2

搞砸入学考试真的不是我的错。以我的教育背景，不管我补多少课都进不了日本的好学校。我爸希望我申请一所国际高中。他想让我去加拿大。他有加拿大情结。他说那里是有医疗保障却没有枪的美国，在那里你可以尽情地发挥潜能，不用担心社会怎么想，也不用担心生病和中枪。我让他不要担心，因为我早就不管社会怎么想了，我也没有足够的潜能需要花时间来操心。不过，关于生病和中枪的部分他说得对。我还算健康，也不怕死，但我还是不希望被某个吃“郁乐复”抗抑郁药、爱穿战壕风衣的怪异的高中生用微软游戏机换来的半自动枪扫射。

我爸以前深爱美国。我没开玩笑。他那么爱美国，就好像它是他的爱人一样。我敢打赌妈妈一定很忌妒。我们以前在美国生活，在加州一个叫阳光谷的小镇。我爸以前是电脑编程高手，在我三岁的时候，他被猎头看上，拿到了硅谷一个很棒的工作，然后我们全家搬到了那里。我妈不太激动，但以前爸爸说什么她都附和，至于我，我没有任何关于日本的儿时记忆。对我来说，我的整个人生始于阳光谷，终于阳光谷，我是美国人。妈妈说我刚开始一点儿英语都不会说，但他们白天把我塞给一个人很好的女士，她叫德尔加多太太，于是我如鱼得水般地学会了英语。小孩就是那样的。我妈则很不易。她一直没能掌握英语，也没交到

朋友，但她无所谓，因为爸爸能挣大把的钱，让她可以买很漂亮的裙子。

所以一切都很好，我们一帆风顺，直到一个事实显现——我们住在一个叫作“网络泡沫”的梦境里，当泡沫破裂时，爸爸的公司倒闭，他被裁员，我们没了签证于是不得不打道回府。这糟透了，因为爸爸不只是没了工作，由于他还把丰厚薪金的大部分投进了股票期权里，我们突然之间连存款都没了，而东京物价可不便宜。我们彻底破产。爸爸像被爱人抛弃了一样郁郁寡欢，妈妈则冷酷严厉而理直气壮，但至少他们俩自认为是日本人，能说流利的日语。我才真的完蛋了，因为我自视是美国人，尽管我们在家经常说日语，但我的对话能力只局限于基本的日常内容，比如“我的零花钱呢”“把果酱递过来”，还有“哦，拜托拜托，不要让我离开阳光谷”。

在日本有一种特别的私立跟进学校，专为我这种归国子女<sup>(21)</sup>设立。爸爸们被派遣到美国工作时，孩子要在美国的傻瓜学校里浪费多年时间，课业都落后了，于是当爸爸们被调回国后，孩子不得不赶上日本的同等年级水平。只是我爸爸不是公司派遣的，也不是调动回国的，他是被解雇的。我也没有落后于年级水平——我只上过美国学校，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落后过。我父母供不起我上昂贵的私立跟进学校，于是他们最后把我塞进了一所公立初中，我不得不重读半年的八年级，因为我是九月入学的，这是日本的学年中期。

你读初中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如果你还记得学年过半插进你们八年级班的可怜的外国废物小孩，你可能会对我有些同情。在日本的教室里该如何应对，我毫无头绪，而我的日语又烂。那时我已经差不多十五岁了，比其他的小孩年龄都大，我自己本身也长得高，因为吃了太多美国食物。还有，因为我们破产了，所以我既没有零花钱，也没有好看的东西，所以一句话，我被折磨了。在日本他们称之为霸凌，但那个词还不足以形容那些小孩对我做过的事。如果己子没有教我怎样养成超



能力的话，我可能早就死了。因为存在霸凌，所以去读傻孩子的学校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根据我的经验，傻小孩会比聪明小孩更卑鄙，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学校就是不安全。

但加拿大很安全。我爸说那就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区别。美国快速、性感、危险而刺激，你很容易就会有麻烦，而加拿大很安全。我爸真心希望我安全，这让他听起来像个典型的爸爸。如果他有工作，而且没有整天想着把自己弄死的话，他会是个典型的爸爸。有时我怀疑他希望我安全是因为如果他终于自杀成功的话，可以少点内疚。

### 3

他第一次尝试大约在一年前。我们已经从阳光谷回国快六个月了，住在东京西部的一个两居室小公寓里，这是我们唯一能负担得起的住房，因为租金贵得离谱，我们可以负担那个地方的唯一原因还是房东似乎是爸爸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让我们可以缓一缓再缴预付房租。

公寓真的很恶心，我们所有的邻居都是酒吧小姐，她们从不垃圾分类，吃“7-11”的外卖便当<sup>(22)</sup>，常常大清早五六点钟带着她们的约会对象醉醺醺地回家。我们过去经常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听着他们做爱。刚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巷子里的公猫，有时确实是巷子里的公猫，但多数时候是小姐们的，但你从来无法确定，因为二者听起来太像了。好可怕。

我不知道要怎么写，但就像哦哦哦……哦哦哦……噢噢噢噢噢……或者啊哦……啊哦……啊哦哦哦哦哦……或者不要……不要……不要要要……就像一个少女在被一个有点儿死板又有点儿无聊却仍不打算停下来的虐待狂折磨。

我妈经常假装没听到，但你能从她嘴唇四周的皮肤变得非常苍白紧绷看得出来。她小口地嚼着吐司，越来越小口，直到最后她干脆把吃剩

一半的干面包放下，死死地盯着它，然后她听得一清二楚。她当然听得到！除非她聋了，才听不到那些蠢女孩像被开水烫到的猫一样在呻吟和号叫，她们的光屁股在我们家的墙面上拍打，撞在我们家的天花板上。有时一小团灰和死虫子会从荧光灯具上落下来，掉进我的牛奶里。我爸几乎完全置之不理，除非有特别响的“扑通”一声，他才会放下报纸看看我，有点儿翻白眼的样子。他让我再也憋不住了，牛奶从鼻子里喷出来。这时他就马上把报纸举起来，以防妈妈注意到他，开始对他发火。

那时爸爸每天出门找工作，所以早上他会和我一起离开公寓。我们常早早出门，这样就可以绕道兜远路。这是我们不用商量或计划的默契。一吃完早餐，我们就把碗碟丢进洗碗池里，然后刷好牙，抓起东西往外走。我想我们只是想远离我妈，她那时在我们的生活中放射出某种毒气。我和爸爸没聊过这个。虽然我们没提，但也不想靠近毒气。

总有这样的一刻，我们离开公寓大楼的安全地带，踏上街道，然后彼此对视一眼，再看向别处。我敢肯定我们有相同的感觉——把妈妈独自留在家中的愧疚，以及踏进一个我们毫无准备的世界的无助——感觉真的很不真实。我们两人看起来都很荒唐，而且彼此心知肚明。爸爸在阳光谷时很酷。他那时穿牛仔裤和阿迪达斯运动鞋，背有型的斜挎包骑自行车去上班，而现在他穿着丑陋的蓝色涤纶西装，脚蹬懒人鞋，拿着劣质的公文包，这让他看起来保守又老气。我则必须穿着这套小得过分的弱智校服，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没法想出怎么才能把它穿得可爱。我所在的八年级班上其他女孩都很娇小，可以把校服穿得超级可爱又性感，但我看起来就是一个臭烘烘的傻大个，我也觉得自己就是。所以我们离开公寓后，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种命定的不真实感，我们就像是在一出注定要砸锅的戏剧里穿着可怕戏服的烂演员，但还是得上台。

远路会经过一些老住宅区、购物街，最后是一座挤在一堆丑陋的混凝土写字楼之间的小寺庙。寺庙是一处特别的所在，有苔藓和焚香的气味，还有声音——你真的能听到虫鸣、鸟叫，甚至还有青蛙——你几乎

能感觉到植物和其他生命在生长。我们身处东京的中心，但你靠近寺庙时，感觉就像走进了一个充满古老湿气的锦囊，它和封存其中的所有声音和气味，就像冰块里的气泡般，不知怎的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我读到过，在北极还是南极还是哪个很冷的地方，科学家们可以一直往下钻孔，取出远古大气的冰质岩芯样本，有一千亿年那么久远。尽管这确实很酷，但想到那些冰块芯子在我们饱受污染的二十一世纪的空气中融化，它们远古的气泡发出小小的一声叹息后彻底消散，我就很难过。我知道这很傻，但这就是寺庙给我的感觉。它就像另一个时代的岩芯样本，我真的很喜欢，我也跟我爸讲过，那还是早在我知道己子之前，还没有在她山腰的寺院里过暑假，还没有发生任何事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有她存在。

“你不记得你还是婴儿时就拜访过她吗？”

“不记得。”

“我们去美国前到她的寺院探望过她。”

“我不记得我们去美国前的任何事。”

我们踏上通向木门的小路。一只猫躺在石灯笼旁晒太阳。我们爬了几级磨旧的台阶，到了释迦牟尼佛祖所在的阴暗神殿。我们并肩站立，抬头仰视他。他看起来很平和，双眼半寐，就像在小睡。

“你的曾祖母是个尼姑。你知道吗？”

“爸，我跟你说过了，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曾祖母。”

我学着爸爸的动作，拍了两次手后鞠躬许愿。我一直有一个愿望：让他找到工作，让我们回到阳光谷，如果两样都不能成功，那么至少让学校里的小孩别再折磨我。我那时对做尼姑的曾祖母不感兴趣。我只是在努力地煎熬度日。

离开寺庙，爸爸会陪我走去学校，我们会聊天。我不记得聊过些什

么，都是无关紧要的事。重要的是，我们都彬彬有礼，不提任何让彼此不快的事，那是我们疼爱对方的唯一方式。

在靠近初中的大门时，他会稍稍放慢脚步，我也会放慢脚步，然后他会环视四周确保没人看到后，轻轻地抱一下我，再在我的头顶亲一下。这是世上再寻常不过的事了，但感觉上好像我们在做违法的事，好像我们是情人还是什么的，因为在日本，父亲通常不会拥抱或亲吻他的小孩。不要问我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这么做。但我们拥抱、亲吻，因为我们是美国人，至少在心底是，然后我们会飞快地分开，生怕有人在看。

他会说：“你看起来很棒，奈绪。”目光越过我的头顶。

而我会盯着鞋子说：“是啊，你看起来也很好，爸爸。”

我们根本就是在撒谎，但无所谓了，然后剩下的一段路我们不发一言，因为撒了这么大个谎之后再开口，真相会喷涌而出，所以我们只能紧闭嘴唇。即使我们彼此不能坦诚相待，我还是喜欢爸爸每天早晨陪我走路上学，因为这意味着那些小孩只能在他挥手告别、转过街角后才能找我的碴儿。

但他们在等。站在门口时，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眼睛紧盯着我们，我手臂上的汗毛和脖颈后面都有如针刺，我的心开始狂跳，腋下汗流成河。我想紧紧黏住我爸，央求他不要走，但我知道我不能。

爸爸会欢快地说：“再见。努力学习，好吗？”

我只能点头，因为我如果一开口，就会哭出来。

## 4

他前脚刚一转身，他们后脚就逼近了。你有没有看过大自然纪录片里，一群鬣狗收紧包围圈杀死角马或小瞪羚的画面？它们从四处逼近，

把兽群里最可怜的动物隔离开，包围它，一点儿一点儿地收紧，一直保持紧张状态，如果爸爸刚巧转身朝我挥手的话，场面看起来会像是善意的游戏，好像我有很多有趣的朋友围在身旁一样。他们用糟糕的英语唱着问候语——骨朵猫宁古，亲爱的转学生安谷！哈喽！哈喽！爸爸会放心地看到我很受欢迎，大家都在努力对我友好。通常是一只鬣狗，不是最大的那只，而是一只敏捷而卑劣的小鬣狗最先一跃而上，撕开皮肉，血沫横飞，这是让其他鬣狗展开进攻的信号，所以还没等我们走进学校大门，我已经周身割伤和瘀青了，我的校服上满是新的撕痕，是那些女生用指甲剪的尖头划的，她们把指甲剪放在笔盒里修剪发梢的分叉。鬣狗不杀死它们的猎物。它们弄残它，然后吃活的。

基本上这要持续一整天。他们会走到我的桌旁，假装作呕，或是吸闻空气，然后说：“恶心死了！她闻起来像外国人一样臭！”<sup>(23)</sup>或者，“她臭得像穷人！”<sup>(24)</sup>有时他们拿我来练英语俚语，重复着他们从美国饶舌歌词里学来的东西：哟，大肥屁股啊，你不是“斯拉头”吗？你甚至接受“巴头”，过来舔我的“纳头”，哦耶，等等。你懂的。我的策略基本就是无视他们，要不就装死，要不假装自己不存在。我以为如果我装得足够努力，就真的会成真，我会死掉或者消失不见。至少可以真到让我的同学们相信，不再折磨我，但他们没有相信。他们一直追到我家的公寓门口才肯罢休，我跑上楼梯反锁身后的大门，气喘吁吁，手臂内侧多处地方在流血，两腿间也是看不见的割伤。

那段时间妈妈通常不在家。她沉溺于她的水母时期，常在城市水族馆的无脊椎动物水箱旁耗上一整天。她会坐在那里，紧抓着她的古驰手袋，透过玻璃观看库拉该<sup>(25)</sup>。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她带我去过一次。这是唯一能让她放松的东西。她在哪里读到过观看库拉该有益健康，因为能够降低压力水平，唯一的问题就是其他主妇也读过同一篇文章，所以水箱前总是人满为患，水族馆不得不摆出折叠椅，你必须一大早去才能占到好位置，这一切让人压力更大。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敢肯定她那时正处于精神崩溃期，但我记得她精致的侧脸在蓝色水箱映衬下看起

来有一种苍白的美丽，她充血的双眼跟着粉黄色的水母漂游，它们像搏动的粉彩月亮，身后拖着长长的触手。

## 5

这就是我们离开阳光谷之后的生活，似乎可以永远继续下去，但实际上只持续了几个月。然后一个晚上，爸爸回家宣布他被一个新的创业型公司雇用了，他们在开发一系列共感生成软件，他要去当首席程序员。尽管他的工资只是硅谷的零头，至少也是一份工作。简直是奇迹！我记得妈妈高兴死了，她开始哭泣，而爸爸变得害羞而生硬，他带我们出去吃照烧鳗鱼盖饭，这是全世界我最喜欢的料理。

这之后，爸爸早上还是和我一起离家，然后很晚才回来，尽管我在学校还是被欺负，而且我们似乎依旧没有钱，但这都没关系，因为我们都对家庭的未来重新乐观起来。妈妈不再去水族馆，她开始整理我们的两居室。她清洗了榻榻米，把我们的书柜摆放整齐，她甚至去和酒吧小姐姐们对峙了，在她们去俱乐部上班的路上躲在走廊里埋伏她们，就垃圾回收问题和她们发出的嘈杂声一顿大吼。

“我有个未成年的女儿！”我听到她说，这让我觉得很尴尬——哈喽，我已经十五岁了，也知道性是怎么回事——但也觉得自豪，因为她觉得值得为我这个女儿战斗。

那一年是我记忆中在日本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和新年，妈妈和爸爸都在努力相信，一切都会变好，我们现在灾难般的生活只是一次大冒险。我也赞同他们，因为我不过是个小孩，我懂什么？我们互赠圣诞礼物，妈妈做了御节料理<sup>(26)</sup>，我们围坐在电视机前吃着甜虾、小鱼干、腌鱼子、腌莲藕和甜豆，爸爸喝着清酒，放广告时他跟我们讲自己正在开发的生成软件系列，以及电脑如何产生共感体验，它们甚至能比人类更好地预知我们的需求和感受，人类很快在这方面就不需要彼此了。考虑

到学校里发生的事，我觉得这玩意儿听起来很有前景。

我想象不出爸爸是怎么想的。我不信他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去。可能他没这么以为。可能他根本没多想，或者他已经疯狂到真的相信了自己编的故事。也可能他只是厌倦了做废物的感受，所以捏造出这个工作让自己喘息，也让我们开心一下，哪怕一小会儿也好。他做到了。只有一小会儿。很快，他和妈妈开始在夜里争吵，开始只是小吵，后来越来越激烈。

都是关于钱。妈妈想让他把周薪交给她来管。那是日式做法。丈夫把钱全部上交给妻子，她发给他一些零花钱让他买啤酒、打弹子机或是做些别的事，而剩下的钱由她来保管。妈妈想采取日式做法的理由很充分。他们去美国的时候，爸爸坚持用美式做法，也就是由一家之主负责所有大的财政决策，但事实证明，就股票期权这件事而言，男人的美式做法是一场灾难。妈妈不会再让那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她坚持让他上交工资，而他则坚称，自己已经把钱全部存进了某个这样那样的高收益账户。偶尔他会给她一沓一万日元的纸钞，但就那么多。这样的情形他们本来可以维持更久的，但爸爸疏忽大意了，就在我十五岁生日的前几天，妈妈从他口袋里找到了场外赌马的存根，和他对质，他非但不承认自己在撒谎，还离家出走跑到公园里坐着，从贩卖机里买来清酒把自己灌得烂醉，之后他去了火车站，买了一张站台票，然后在十二点三十七分新宿中央快线进站时跳了下去。

算他幸运，火车靠近站台时已经开始减速，列车员看到他在站台边晃悠悠的，及时猛拉住紧急刹车，差一点儿就撞上他了。轧过了他的傻×公文包。站警把爸爸拖出了轨道，然后以引发骚乱和干扰客运系统正常运营的名义逮捕了他，但因为无法确定他是跳下去的，还是喝醉后失足掉下去的，他们没有判他入狱，只好释放了他，交给妈妈监护。

妈妈去警察局接他，乘出租车把他带回了家，然后让他泡了个澡。他出来时一身是水，但清醒了些，他说他已经准备好坦白一切。妈妈让

我回卧室，但爸爸说我已经不小了，有权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怎样的人。他坐在餐桌旁，面对我们，苍白的手指紧扣在一起，他承认自己编造了整件事。他出门不是去做首席程序员的工作，而是每天坐在上野公园的长凳上，研究赛马新闻和喂乌鸦。他卖掉了他的电脑辅助设备，换了些现金用来赌马。偶尔他赢了，就会留点现金作为赌资，剩下的则拿回家给妈妈，但最近他输的比赢的多，直到现金全部赌光。没有什么高收益的这个那个账户，没有什么共感生成软件，根本没有什么创业型公司，只有交运公司开出的五百万日元罚单，让他赔偿造成的“人道主义意外”——这是他尝试用他们公司的火车自杀的一种婉转说法。他深深鞠躬，额头都要碰到餐桌了，他说很抱歉，他没钱给我买生日礼物。我断定他在哭。

中央快线事件是第一次，他当时喝醉了，所以你基本可以相信那是一次意外。最后那也是妈妈的选择，爸爸同意她的说法，即使他的眼睛告诉我，那不是真的。

## 6

我的老己子说，一切发生都归因于你的“业”，这是一种你的所做、所说甚至只是所想产生的微妙能量，这意味着你自己得注意，不要有太多变态的想法，否则它们会反扑回来咬你一口。还不只是这一世，是上至过往下至未来的你的所有世。所以我爸爸这一世沦落到去公园长凳上喂乌鸦可能就是他的“业”，你真的不能怪他造成了人道主义事故，以借此加速过渡到下一世。总之，己子说只要你不断尝试做个好人，一直为改变做出努力，那么总有一天你做的所有好事会抵消你做过的所有坏事，那时你就可以开悟了，可以跳上电梯永不回来——除非，如我所说，你像己子一样，发愿要等所有人都先上电梯后你才上来。那正是我伟大的曾祖母的伟大之处。你真的可以信赖她。她可能已经一百零四岁了，会说些胡话，但我的老己子绝对可靠。



# 露丝

## 1

“很有意思，乌鸦那里。”奥利弗试探性地说。

露丝合上日记，俯视她的丈夫。他倚在床上，头枕着枕头，盯着自己的脚趾。她打量着他干干净净、棱角分明的侧影，感到惊异。她读了这么多内容——关于奈绪的生活，这女孩的父亲，她在学校里的境遇——他的关注点居然落在了乌鸦身上！她有太多其他紧迫的东西需要讨论，她话都要说出口了，他言语中的些微迟疑让她踌躇了一下。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反应通常有些另类，她也知道这困扰着他。他不是在试图激怒她，事实恰恰相反。她深吸一口气。

“乌鸦，”她重复一遍，“好吧，它们怎么了？”

“呃，”他似乎松了口气，“我只是觉得她提到乌鸦这件事很好玩，因为我正在读关于日本乌鸦的东西。当地的原生品种是日本大嘴乌鸦，是巨嘴鸦的亚种。巨嘴鸦也叫林鸦，这种乌鸦和美洲乌鸦非常不同——”

“这里是加拿大，”她打断他，尽管她的思绪已经飘走了，“我们应该有加拿大乌鸦。”她在想象奈绪的父亲坐在长凳上。每天早上他醒来，穿上廉价的蓝色套装，吃完早饭，步行送女儿上学。可能他在去公园的路上从回收垃圾桶里翻出一份晨报，准备在长凳上读。

“好吧。对，”奥利弗说，“我正准备说这个，这里的原生乌鸦是北美乌鸦，也叫西北鸦。几乎和美洲乌鸦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小一点儿。”

“外形。”她说。他有没有自己特别中意的长凳？他会坐下来读报，研究赛马新闻。下午，他可能会用三明治碎屑或饭团米粒喂乌鸦，然后平躺在凳子上，用报纸盖住脸打盹儿。他真的以为自己可以过关吗？

奥利弗默然。

“我完全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乌鸦，”她很快接话，假装自己还在听，“我以为这里只有渡鸦。”

“我们这里有乌鸦。”他说，“这里既有乌鸦也有渡鸦。同一个属的，不同的鸟，那正是怪异之处。”

他从床上坐起来，等到她全神贯注才继续讲下去：“几天前，就是你把冷藏袋拿回来的那天吧，我在花园里听到渡鸦在叫。它们站在冷杉上，发出很大的动静，扇着翅膀飞来飞去，都很兴奋。我抬头望去，看到它们正在骚扰一只小些的鸟。小鸟一直试图接近它们，但它们一直作弄它，最后它飞到了我工作这片地的栅栏上。它看起来像乌鸦，但比北美乌鸦要大，前额有块圆突，还有厚实弯曲的大嘴。”

“那它不是乌鸦咯？”

“不，它是乌鸦。我想它是一只林鸦。它在那里坐了好一会儿，在端详我，所以我也好好地打量了它一番。我敢发誓它就是日本大嘴乌鸦。但它在这里干什么？”

他现在向前探身了，湖蓝色的眼睛专注地盯着床面，就好像他锁定了床单，想从里面找出这个地理迁居疑团的答案一样。“我唯一能想出的就是，它是乘着浮货漂过来的。它是漂流物的一部分。”

“那可能吗？”

他的手滑过毛毯，把高低起伏都抚平：“一切皆有可能。人类乘坐空心原木来到这里。乌鸦为什么不行？它们可以借助漂浮物，而且它们

还有会飞的优势。不是办不到，只是反常，就这样。”

## 2

他就是个异类，一个变种，一个均值偏差。“另起炉灶煎鱼”，岛上的人有时这么形容他。但露丝一直为他另辟蹊径的思维着迷，即使通常在试图跟上他的思路时会失去耐心，最后她还是会为自己的尝试而庆幸。他的观点，比如那些关于乌鸦的观点，通常都是最有趣的。

他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加拿大落基山脉里的一个艺术家聚居地相识，他当时在指导一个名叫“终结民族国家”的主题常驻演出。她被邀请到聚居地，完成当时手头电影的后期制作。他是日本中世纪影片的狂热爱好者，所以他俩很快成了朋友。他常带着六听装的啤酒去剪辑室探班，他俩会喝着啤酒，他说着关于蒙太奇、集成、边框和时间进度条的东西，她则细心地把电影一帧一帧拼接起来。他是个环境艺术家，做属于边缘艺术的公共装置艺术（城市景观的植物介入，他这样命名），她被他恣意、丰富而混乱的思维吸引。在剪辑室闪烁的黑暗中，她听他侃侃而谈，很快搬进了他的宿舍。

常驻演出结束后，他们分道扬镳：她回纽约，他则搬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处岛屿农场，在那里教授朴门永续<sup>(27)</sup>培养。哪怕早上一年相遇，两人的情事都会当下画上句号，但那时是互联网早期，两人都有拨号上网的邮箱账户，这让他们仍能保持如火如荼的友谊。他和其他三户岛民合用一条电话线，他会一直等到午夜没人用电话时，发出主题是“来自苔藓边缘地带的信函”的每日快信。夏天，大飞蛾满是粉末的翅膀扑打他的纱窗，他写邮件向她述说岛屿，告诉她莓类灌木挂满了果实，哪里可以找到最肥美多汁的生蚝，还有生物荧光点亮层层叠叠的海浪，整片大海满是闪烁的浮游体，与天上的星星交相辉映。他把浩瀚狂野的泛太平洋生态系统译成诗与像素，一路将它们发送到她在曼哈顿的

小显示器上。她在另一头等待，倾身凑近屏幕，热切地读着每个字，心悬到嗓子眼里，因为那时她已深陷爱河。

那个冬天，他们在纽约尝试同居，当春天来临时，她已经让步于他思想和潮汐的拖曳，允许水流将她带往大陆的另一端，冲上他的常绿岛的遥远海岸，被峡湾和荒凉湾的雪冠山峰环抱——因为他思想的拖曳，还有加拿大的医保体系，因为他已经身患一种神秘的流感样病症，而且他们破产了，急需能负担得起的健康保险。

如果她百分百坦诚的话，她会承认自己在两人的漂泊中扮演的角色。她希望给他最好的，希望他快乐平安，但她也在为自己和母亲找寻一处避难所。那时，她的母亲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她在露丝的父亲死前几个月确诊，在露丝父亲临终之时，露丝答应他会在他走后照顾母亲，但之后她的第一本小说出版了，她着手宣传售书，绕着全世界跑了两圈。她显然不可能同时照顾康涅狄格州精神错乱的母亲和加拿大得慢性病的丈夫，唯一的选择就是把剩下的家人合并到一起，让母亲搬到岛上。

计划看似不错，所以搬迁之日来临时，露丝心满意足地把她的家——下曼哈顿区的一室小公寓换成了鲸鱼镇的二十亩雨林和两栋房子。“我只是以岛换岛，”她告诉纽约的朋友，“能有多大差别？”

### 3

后来她明白，差别可以很大。鲸鱼镇本身算不上一个镇，而是一个“居民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把它定义为“一处有名字的地方或区域，人口分散，通常在五十人或以下”。即便如此，它仍是岛上第二大人口中心。

它曾是一处鲸鱼加工场，并由此得名，尽管附近海域已经很少看到鲸鱼了，早在一八六九年它们就被捕杀殆尽。一个叫詹姆士·道森的苏

格兰人和他的美国同伴亚伯·道格拉斯建立了鲸鱼加工场，开始使用一种叫作鱼镖的极度高效的新型武器捕杀鲸鱼。鱼镖是一种肩扛式重型来复枪，能够发射特殊的捕鲸叉，叉上配有炸弹和延时引线，鱼叉穿透鲸鱼皮肤后数秒内，炸弹就会在它的体内爆炸。当年的九月中旬，道森和道格拉斯已经向南面的美国运送超过四百五十桶油，即两万加仑。

当时油的主要来源是鲸脂，获取的唯一方法是从活鲸体内提取。二十世纪后半叶，从史前生物残骸中提炼石油的科技成果实现商业化的时候，鲸类已经与之生死攸关。可以说，是化石燃料的及时出现拯救了鲸鱼，但没能拯救鲸鱼镇的鲸鱼。一八七〇年六月，就在加工场建立一年之后，这片区域最后的鲸鱼不是被宰杀就是逃亡了，道森和道格拉斯也关闭了场区离开了这里。

鲸鱼是时在。在二〇〇七年五月，一头五十吨的北极露脊鲸在阿拉斯加海岸被因纽特捕鲸人杀死，人们发现一枚近九厘米长的鱼镖上的箭头状射弹嵌在它颈部的鲸脂里。通过推定碎片的年代，研究者可以估计出鲸鱼的年龄在一百一十五岁到一百三十岁之间。可以存活这么久的动物想必有很长的记忆。对鲸鱼来说，鲸鱼镇的海域一度凶险，但成功逃亡的那些鲸鱼学会了远离那里。你能够想象出它们用美妙的水下声音彼此呜咽低语：

逃开！逃开！

偶尔会有一头鲸鱼进入小岛服务渡轮的视野。船长会关闭引擎用广播系统宣布，码头方在两点钟方向目击了一头逆戟鲸或座头鲸的柱形躯体，所有乘客都会拥到船的一侧仔细观察海浪，想要一瞥鱼鳍或尾片，或是露出水面的光滑黑背。游客们举起照相机和手机，希望捕捉到一次鲸跃或喷水，连本地人都很兴奋。但多数时候，鲸鱼们还是避开鲸鱼镇，只留下名字在身后。

名字，可以是幽灵，也可以是征兆，取决于你站在时间的哪一边，露丝心想。“鲸鱼镇”这个名字已经沦为过去的幽灵，太平洋拂晓之际的一缕微光，但“荒芜湾”这个名字仍在这一阈限徘徊，对她来说既似神谕又似鬼魅。

她自己的名字，“露丝”，通常行使着预兆的功能，在她的一生中投下错综的前影。“露丝”这个词源自中古英语“rue”，意思是懊悔或遗憾。露丝的日本母亲在选择这个名字时倒没想到英语语源，也没打算以此诅咒她的女儿——“露丝”不过是家族一位老朋友的名字。但即便如此，露丝还是为自己的名字倍感压抑，不单是因为它的英文叫法。在日文里，“露丝”不是被发音成“露簇”，意思是“根”，就是被叫成“露苏”，意思是“不在家”或“缺席”。

他们在鲸鱼镇买下的房子建在一片草场般的空地上，是在茂密的温带雨林中砍伐清理出来的。车道尽头一栋小一点儿的平房是母亲住的。他们的房子四周被结实的花旗松、红刺柏和大叶槭环绕，人类的一切都相形见绌。头一次见到这些参天巨树时，露丝哭了。它们在她身旁拔地而起，这些古老的树在，高耸在头顶上方三五十米。身高一米六的她这辈子从未感到如此孱弱。

“我们什么都不是，”她抹着眼睛说，“我们几乎没在这里存在过。”

“是啊，”奥利弗说，“这不是很棒吗？它们可以活上一千年。”

她靠在他身上，拼命向后仰头才能看到直刺天空的树顶。

“它们高得不可思议。”她说。

“并非不可思议，”奥利弗说，一边支撑着她怕她摔倒，“只是视角不同。如果你是那棵树，我甚至连你的脚踝骨都碰不到。”

奥利弗喜出望外。他是个爱树之人，看不上整洁的菜园和扎根浮浅的一年生植物，比如生菜。他们刚搬来时，他还病得不轻，常有阵发性

眩晕，也容易疲劳，但他开始了日常步行养生法，很快就开始跑山路了。在露丝看来，好像是森林治愈了他，好像他在吸取森林不屈不挠的生命力。他踩过茂盛的下层植被时，能读懂树栖植物的阴谋符号，不同物种间争夺巴掌大阳光的戏剧和权力斗争，或是巨杉与真菌孢子为了互惠互利选择通力合作。他能看见时间舒展，看见藏在树轮和大自然碎片里的历史。他会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地回家，告诉她自己的见闻。

他们的房子是用林中的香柏搭建的。这是一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嬉皮士异想天开打造的两层建筑，有短原木屋顶、深屋檐和被高树包围的蜿蜒门廊，小草场一览无余。地产商挂牌时说房子有海景，但唯一能瞥见水的地方就是露丝办公室的一扇窗前，她从那里可以透过树顶的U形凹口看到一小块海天，看起来就像倒转的隧道。地产商指明他们可以把遮挡视线的树砍掉，但他们没有那么做，反而种了更多的树。

把景致居家化的尝试失败之后，露丝在房子周围种上了欧洲爬藤玫瑰，奥利弗则种了竹子。两个物种很快长成了一片纠结的茂林。如果你本来不知道他们家的入口在哪里，那现在根本就找不到。房子濒于消失，那时草场也已经开始后撤，森林像慢速移动的松浪般被悄悄蚕食，威胁将他们也彻底吞没。

奥利弗并不担心。他目光远大。他预见到全球变暖对原生树木的效应，正在一片四百平方米的清空地上打造变温树林。空地归一个植物学家朋友所有。奥利弗栽种了古代本土植物，有水杉、巨杉、海滨红杉、胡桃、榆树和银杏——在大概五千五百万年前的始新世极暖时期，它们都是这个地区的本土树种。

“想象一下，”他说，“北至阿拉斯加都会有棕榈树和短吻鳄茁壮成长。”

这就是他最近的艺术创作，被称为“新始新世”的植物介入项目。他把它比作时间与空间的协作，这一项目的成果是他和所有同时代的人都无法活着见证的，但他对于无法得知心安理得。耐心是他的部分天

性，他接受自己身为短命哺乳动物的命运，在巨树的根系间跑进跑出。

但露丝既不耐烦也不认命，她渴望知道。在短短几年之后（确切地说，是十五年——根据他的算法只是白驹过隙，她则觉得永无尽头），她被所有猖獗的植物包围，日益对自身不确定。她想念纽约的建筑环境。只有身处城市景观里，在直线和建筑中，她才能在人类的时间和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作为小说家，她需要这个。她想念人群。想念人的复杂情结、戏剧和角力。她需要自己的物种，不一定为了交谈，只是置身其中，可以作为群体中的旁观者或是无名的见证人。

但在这里，在这个人口稀疏的岛上，人类文明几乎不存在，即使有，也只浮于最为浅薄的表面。她被多刺玫瑰和大片竹林吞没，开始望向窗外，觉得自己正步入一个恶毒的童话中。她被施了魔咒。针刺进手指，她掉进一个深沉得几近昏迷的睡眠中。岁月流逝，她没有变得更年轻。她履行对父亲的承诺，照顾母亲。现在母亲已经死了，露丝觉得自己也与生活擦肩而过了。可能是时候离开这个她曾经希望永远是家的地方。可能是时候破除魔咒了。

## 5

“出家”是佛教的一种婉转说法，意思是离开世俗生活、走上僧侣之路，这和露丝打算回归城市的考虑几乎截然相反。道元禅师在“出家的功德”中用过这一说法，这是《正法眼藏》第八十六章的标题。在这一章中，他赞许了年轻僧侣献身觉醒之路的做法，并解说了时间的颗粒状本质：组成一天的六十四亿九万九千九百八十个刹那<sup>(28)</sup>。他想说的是，每个单一的刹那都是我们重树决心的机会。他说，即使只是一个响指的时间，都给了我们六十五次觉醒的机会，让我们选择做出有益于“业”的行为，逆转命运。

“出家的功德”本是道元在永平寺对僧人的一次讲道。永平寺是道



元建立的寺院，在福井县的深山里，远离城市的堕落与腐化。在《正法眼藏》中，讲道的正文后有演讲日期：建长七年结夏安居间一日。

这固然很好。你可以想象，单纯的暑热笼罩整座山，蝉的尖鸣划破沉滞的空气，僧人时复一时地参禅，在潮湿的坐垫上纹丝不动，蚊子在他们锃亮的光头上打转，汗流如注，泪水般从他们年轻的脸庞上滑落。对他们来说，时间真是永无止境。

固然很好，除了一件事：建长七年对应公历1255年，那年的结夏安居时期，本应在讲道“出家的功德”的道元禅师已经死了。他死于1253年——两年半前，也是无数个刹那之前。

对这一与史实不符的说法有许多解释，最为可能的是，道元在去世前的几年里已经写下演讲的草稿，本打算做些修订，留下了大概意思的注释和评论，这些后来被收录进了定稿，由他的佛法继承人孤云怀奘向僧人讲道。

但还有另一种可能，也就是，在建长七年结夏安居的那一天，道元禅师并没有完全死去。当然，他也不能完全活着。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在量子论的思维实验中，它可以同时活着和死掉。[\(29\)](#)

生死这种大事是“出家的功德”的真正主题。当道元劝诫年轻的林中僧侣，刹那紧随刹那地继续下去振作决心，保持献身开悟的本心时，他只有一个简单的本意：生命飞逝！不要浪费宝贵生命的任何刹那！

**现在就觉醒！**

**就现在！**

**就现在！**

露丝坐在她二楼办公室的椅子上打盹。高塔般耸立的纸页是她过去十年生活的写照，现在方方正正地躺在她面前的桌子上。她一封封信、一张张纸地搭建起这栋大厦，现在每当她思考回忆录的事，她的大脑就萎缩了，莫名地犯困。已经几个月，甚至可能一整年了，她没有写过一个字。新的语句拒绝出现，而她几乎已经记不清以前写的内容。她不敢去看。她知道自己有必要重新通读草稿，巩固结构，然后开始编辑填补空白，但她模糊的大脑就是无法工作。纸里的世界像梦一样朦胧。

奥利弗在外面砍柴，她能听到斧子劈开木头有节奏的梆梆声。这种锻炼对他有好处。他已经忙了几个小时。

她振奋决心，坚定地坐在椅子上。结实的红色日记躺在回忆录的上面，她拿起它放到一旁。本子在她手中像个盒子。她把它翻过来。她小的时候，早上经常随手拿起一本书打开来，惊讶地发现每个字母都各得其所，整齐地排成直线。她不知为何，在合上封面时会期盼它们都挤在一起，掉落到底部。奈绪也描述过类似的意思，看着普鲁斯特的空白页，好奇字母是不是像死蚂蚁一样落下来。露丝读到这里时，感到一丝相识的震惊。

她把日记放到书桌的远端，然后怒视自己的手稿。可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她的纸页上。可能她打算开始阅读时，发现自己的语句竟都消失了。可能这反而是好事，是一种解脱。残损的回忆录邪恶地回瞪着她。她的母亲还活着时，这个计划似乎是个不错的想法。整个漫长的晚期，露丝记录下母亲的思维如何被逐渐侵蚀，她也在观察自己，就自己的感受和反应写下很多笔记。成果就是她面前桌上这一堆难看的東西。她粗略地扫过第一页，马上把它推开。写作的语气让她恼火——倒人胃口，像挽歌一样。这让她畏缩。她曾是个小说家。她感兴趣的是他人的生活。她发了什么疯，觉得自己能写回忆录？

不可否认，奈绪的日记让她分心，即使她决定了阅读步调，一天的大量时间还是泡在网上核查地震和海啸遇难者的名单。她查到一个寻人

网站，在上面搜索“安谷”这个姓。是有几个“安谷”，但没有叫“己子”或“奈绪”的。她不知道奈绪父母的姓名，于是浏览了人们张贴的失踪者档案，寻找可能匹配的对象。信息很少，基本事实包括年龄、性别和住处，遇难者的工作地点，他们最后一次被人目击的地点，以及他们的衣着。通常都有照片，是在快乐的时候拍的。戴着学生帽咧嘴大笑的男孩。年轻妇人在神社前对着相机挥手。游乐场里的父亲拉着他的孩子。贫乏的资料层面之下，是丰满的悲剧。所有这些生命中没有她要找的人。最后，她放弃了。她需要安谷一家的更多信息，找到信息的唯一方法就是继续往下读日记。

露丝闭上眼睛。她可以在脑海中描绘出奈绪，她独自一人坐在渐暗的厨房里，等着她的母亲把父亲从警察局带回家。她对那些漫长的刹那做何感想？从日记中很难感受到时间流逝的质地。没有哪个写作者，即使是最精于此道的，可以用文字再现已逝生命的流动感，况且奈绪没有那么工于技巧。污浊的厨房昏暗、寂静。酒吧小姐呻吟着，撞在脆弱的墙体上。钥匙插进锁眼的金属咔嗒声一定吓到了她，但她呆坐没动。脚步拖着走过门厅。她的父母说话了吗？很可能没有。她听着母亲在洗手间里给浴缸放水，她的父亲在卧室脱衣服。她没有动，没有抬头。眼睛死盯着手指，它们像死物一般搭在膝上。她听到父亲在洗澡，母亲冷眼旁观，然后她听到他结结巴巴地坦白。母亲偷瞄他绯红的脸颊时，是把它视作耻辱还是只归结于浴室的热气？她有没有注意到他额头上的汗水？从他开始说话直到母亲起身离开房间，过去了多少个刹那？日光灯的嗡嗡声在沉默中是不是听起来格外地响？

之后，在她和父母共用的卧室里，她有没有把被子拉过头顶？是打开灯去读书，还是在为了第二天注定不及格的考试死记硬背？可能她趁父母睡下后上网搜索“自杀，男人”，或者他们只是在她身后地板各自的床垫上背对着背装睡。如果她真的搜索了，她会像露丝一样，了解到自杀超过癌症成为日本中年男人的头号死因，所以她的父亲正中目标。那算是安慰吗？她穿着睡衣，坐在黑暗中的发光屏幕前，依稀意识到呼

吸声的不同步，父亲的呼吸声稍重些，规则如一，尽管他公然要求停止呼吸；母亲的则更轻柔，但不时被一声恐慌的尖锐鼻音或一次窒息的停顿打断。

她那时有什么感觉？

露丝睁开眼。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她竖起耳朵。她能听到外面的鸟声，一群黑鳧从水边来，冠红啄木鸟的敲打，清澈的重击，还有渡鸦的嘶喊，但刚才吸引她的不是声音——相反，是声音的缺失：奥利弗有节奏的梆梆斧声没了。她感到一阵加速的恐慌。什么时候停下的？她站起来，走向可以俯瞰柴堆的窗户。他伤到自己了吗？眩晕了，然后砍掉了自己的腿？乡村生活十分凶险。岛上每年都有人死去，或淹死，或受重伤而死。他们的邻居摘苹果时死了。他头着地从梯子上栽下来，他的妻子在树下找到了他的尸体，身边都是散落的水果。危险四伏：梯子、果树、打滑的苔藓屋顶、雨水槽、斧子、开裂的大槌、链锯、猎枪、削皮刀、狼、美洲狮、疾风、掉落的树枝、红潮、狂浪、接错电线、毒贩、醉酒的司机、老年司机、自杀，甚至谋杀。

她盯着窗外。在下方的车道上，她看到了自己的丈夫。他看起来没事。两条腿都在。他站在柴堆旁，一手插口袋，一手握着斧柄。他正抬头凝望一棵树，听着渡鸦嘶喊。

## 7

“那只林鸦又回来了，”那晚他泡在浴缸里说，“它把渡鸦们都逼疯了。”

露丝咕哝了一声。她正在用电动牙刷刷牙，满嘴牙膏。奥利弗四仰八叉地躺在浴缸里，草草翻看最新一期的《新科学》杂志，佩斯托蹲在浴缸沿上，挤在他的头边。

“我在读关于林鸦的东西，”他说，“它们在日本显然是个大麻烦。它们很聪明，记得垃圾车的时间表，等主妇把垃圾拿出来，它们就能撕开袋子偷里面的东西。它们吃小猫，在电线杆上用铁丝晾衣架筑巢，这会让电线短路，造成断电。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说，一年当中有上百起停电的罪魁祸首是乌鸦，包括那些可以让子弹列车停工的大断电。他们有特别的乌鸦巡逻队负责追捕它们，捣毁它们的鸟巢，但乌鸦比他们聪明，会做假巢。儿童们上学都得撑伞来抵挡乌鸦的攻击，还要防它们的鸟粪，女士们已经不戴发亮的发卡了。”

露丝吐了一口水。“听起来你很高兴嘛。”她对着洗手池说。

“我是高兴啊。我喜欢乌鸦。我喜欢所有的鸟。你还记得几年前史丹利公园的猫头鹰事件吗？慢跑者们拥进急诊室，头上都是抓痕，抱怨说被猫头鹰偷袭了。医生们后来弄明白了。当时是雏鸟成熟季，那些猫头鹰都是幼雏，正在学习猫头鹰界的技能。然后突然有只鸟发现慢跑的人都是扎马尾辫的秃顶中年男子。从上往下看，这些发亮的脑袋和甩来甩去的老鼠尾巴一样的东西，看上去一定很像亮闪闪的诱饵。小猫头鹰们无法抗拒。”

露丝站起来，用毛巾擦嘴。“你就是个秃顶的中年男子，”她说，“你得小心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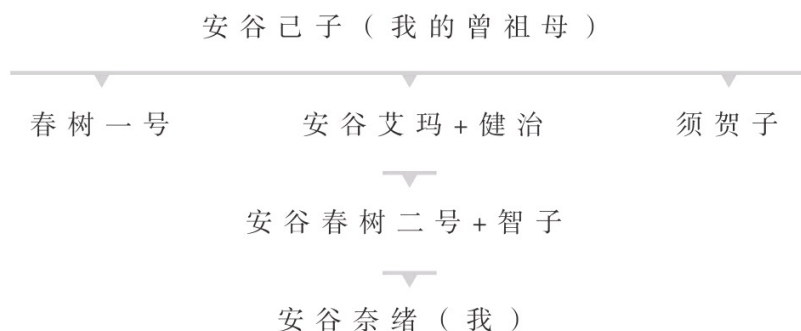
她出门时用手指在他的头顶轻弹了一下。猫一巴掌打在她的手上。

“没错。”奥利弗说，继续看他的《新科学》，“但你要注意，我可没有马尾辫。”

# 奈绪

## 1

安谷己子是我爸爸那边的曾祖母，她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名叫春树，两个女儿分别名叫须贺子和艾玛。以下是族谱：



艾玛是我的祖母，艾玛结婚时，己子让她的丈夫健治入赘，取代了春树的位置。春树在“二战”中死了。倒不是说有人可以替代春树，但家族需要一个儿子延续安谷家的香火。

春树是我爸爸的舅舅，艾玛用他的名字给爸爸取名。春树一号是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你要细想一下会觉得有点儿怪，因为他在成为人体炸弹前是东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而我爸爸，春树二号，真的很喜欢哲学，而且一直尝试弄死自己，所以我猜你会说，自杀和哲学通过血脉相承，至少在所有的春树当中如此。

我对己子说这些时，她告诉我，春树一号不是真的想自杀。他只是个热爱书本和法国诗歌的年轻人，他也不想去打仗，但他们逼他去。那时他们逼所有的人去打仗，不管你愿不愿意。己子说，因为热爱法国诗歌，春树在军队里受尽欺侮，所以那是另一个在家族里血脉相承的东

西：对法国文化的兴趣以及被人找碴儿。

话说回来，正是因为春树一号战死了，所以先是他的妹妹艾玛，然后轮到我爸爸必须把安谷这个姓延续下去，这也是为什么我叫安谷奈绪。我只是想说，看到族谱我有点儿吓坏了，因为你能看到，就剩我了。而且因为我不打算结婚或生小孩，所以就这么结束了。卡壳，了结，萨哟娜拉<sup>(30)</sup>，安谷。

说到名字，我的祖母艾玛是根据艾玛·戈尔德曼取名的，她是己子崇拜的英雄之一。艾玛·戈尔德曼是很久以前，己子成长时期的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女士，己子觉得她真的很了不起。艾玛·戈尔德曼写了一本自传叫作《我的生活》，己子一直想让我读，但我抽不出时间来，因为我在忙着过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在想办法不过我自己的生活。

己子以菅野须贺子的名字为小女儿取名，她是另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姑娘，也是己子的英雄之一，是日本第一个因为叛国罪被绞死的女性。如今人们会把菅野须贺子叫作恐怖分子，因为她密谋用炸弹暗杀天皇，但你听己子谈论她，会发现己子并不信那一套。己子真的很崇拜她。她们不是情人或其他的什么，因为须贺子被绞死时，己子还是个小女孩，甚至很可能从没见过她，但我想她对须贺子的爱，就像少女们迷恋年长的流行女歌星或女子职业摔跤手一样。须贺子写过一本日记，叫《绞架路上的反思》，我也应该读一读。标题很了不起，但为什么这些无政府主义女人都要长篇大论呢？

我爸爸还小的时候，艾玛祖母常带他去老己子在北部的寺院，她成为尼姑后搬去了那里，所以他们还挺亲近的。爸爸说我还是个婴儿时，他们也带我坐火车去拜访过几次，但后来我们搬去阳光谷了，我就再也没见过己子，直到他们在铁轨上发现爸爸，让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中央快线事件对于我们是一次重要转折点，尽管我们都假装它没发生过。这次事件之后，爸爸开始从世界里退离，变成了一个“蛰居族<sup>(31)</sup>”，而妈妈终于明白，我们这个所谓的家庭里必须有人去找工作，而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是他。她不再去水族馆看水母，而是给自己弄了一套像样的套装和一个上班族的发型，给她的旧时大学同学打了一通电话，终于谋得一份在学术期刊和教科书出版公司做行政助理的工作。如果你对日本公司的运作稍有了解，一定会相当震惊，因为虽然“行政助理”就是个入门级的职位，薪水少得可怜，她能拿下来还是很惊人，毕竟她已经三十九岁了，几乎没有人会雇用一个三十九岁的“欧爱罗<sup>(32)</sup>”。

所以现在爸爸躲在公寓里，妈妈来养家，只剩我的问题了。新学年已经在三月份开始，我不知怎么居然混进了九年级，但霸凌只会变本加厉。在那之前，我一直把手臂和腿上所有的小疤痕和被掐的瘀青藏得很好，直到有一晚，我们的浴缸报废了。虽说它一直在漏水，长满了黑霉，至少还能用，但现在加热元件坏了，而房东不愿意来修，他是爸爸的朋友，我们也只好开始去“洗汤<sup>(33)</sup>”。

我知道如果被妈妈近距离看到我的裸体，我一定完蛋，所以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心想，没门！想也别想！我是不会在那些老太婆面前脱衣服的！我确实是认真的。最后妈妈忍无可忍，把我一个人留在更衣室里。我到底还是脱了衣服，拿着一条很蠢的遮挡小毛巾跟在她身后，很想去死。我只记得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脚，一不小心瞥见别人的乳头时觉得脸变得通红。但如果我说我从加州阳光谷一个中产阶级科技雅痞的小孩沦落到日本东京一个失业废物的小孩，这短短一生中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人可以适应一切。

第一次之后，我通常趁妈妈上班时去。早早去洗汤的好处是，浴池没那么挤，而且你可以找到龙头旁边的位置，便于观察周遭事物。我们街区在那个时段，只有很老的老婆婆和准备去上班的酒吧小姐去洗汤，



两种人都很有看头。

真的很惊人。在加州阳光谷，你没有很多机会看到裸女，除非是货车停靠站卖的杂志封面上的色情明星，但她们并不符合现实。他们绝不会给你看老女人的裸体图片，因为那很可能是违法的还是怎样，所以从某种科学角度来看，我觉得这很有趣。我是说，小姐们身材苗条，皮光肉滑，即使她们的三围尺寸各异，却都同样年轻貌美。而老婆婆们则……我的天啊！她们真的是尺寸形态各异，有些乳房肥硕，另一些则只有层层叠叠的皱皮，还有像抽屉把手一样的乳头，腹部就像你把煮沸的牛奶吹到杯子一边后最上面的那层东西一样。我会玩一个游戏，在脑海中把小姐们和老婆婆们配对，想象哪具年轻的身体会变成哪个年老的身体，这对可爱的乳房会怎么萎缩成那对可悲的皮囊，腹部会怎样膨胀或松弛下来。很怪，就像看到佛教中的时间过隙，你明白吗？

我对小姐们和她们的日常美容最为着迷。我常跟踪她们进桑拿房，研究她们用刷子和棍子从身上磨去死皮的方法，还有用粉彩手柄的迷你剃刀刮脸。她们在刮什么？她们又没有胡子什么的。她们走进来的时候，你能看出来她们刚睡醒，因为她们不停地打哈欠，即使已经下午了还在说“早上好”，但大多数时候她们都不太讲话，眼睛都肿肿的，因为宿醉而满眼血丝。但在浴室里待一个小时后，她们全都活过来了，重新粉嫩欲滴。等她们擦干身子，穿着蕾丝内衣坐进更衣室里化妆时，她们已经开始大笑，谈论前一晚的约会对象。她们认识我之后，甚至会取笑我刚刚开始发育的乳房，你可能觉得我会难为情，但我没有。她们能注意到我，我还暗自受宠若惊呢。我羡慕她们。我觉得她们既漂亮又大胆，行为放纵，为所欲为，这很可能是妈妈断定这种环境不利于我身心健康的原因。她开始让我等到晚饭过后才去浴池，这绝对是最糟时间，因为这时全是带着可憎小孩的无聊妈妈们，还有顶着金属色头发的中年聒噪阿姨们。她们会瞪着你看，多管闲事地评头论足。毋庸置疑，其中一个注意到了我的瘀青，虽然我畏缩不前，努力遮挡自己，她还是很大嗓门地说：“喂！小姑娘，你是怎么回事？你出疹子了吗？”

一开始妈妈没注意，但那个老八婆竟然叫住她，说：“奥库桑，奥库桑<sup>(34)</sup>！你女儿的皮肤是什么毛病？她满身都是‘布粗布粗<sup>(35)</sup>’。她别是有病吧！”

我弯下腰提桶的时候，妈妈走过来站在我身边。她拎起我的手腕，又抬起我的手臂，然后翻过来察看内侧，那里的瘀青最为密集。她的手指戳进我的腕骨里，比学校的小孩掐我疼多了。

“她可能不该下水吧，”老八婆说，“要是皮疹的话，可是会传染的哦……”

我妈妈放下我的手臂。“没事，<sup>(36)</sup>”她说，“只不过是健身课上弄的瘀青。他们玩得太凶了。不是吗，奈绪子？”

我只是点点头，集中精力清洗身体，克制自己不要呕吐，也不要跳起来尖叫着冲出去。妈妈回到自己的盆旁边，直到我们洗完澡都没再说一个字，但后来我们回到公寓后，她让我进卧室，再把衣服全部脱掉。爸爸还在浴池里。“钱汤”是外部世界里他唯一肯去的地方，他喜欢慢慢地享受，有时洗完还要喝一罐冰啤酒，所以整个公寓里只有妈妈和我，她可以尽情责骂我。我站在那里，她拉近一盏卤素台灯，开始彻底检查我，第一百万次我觉得自己要死了。她发现了剪刀尖划的所有小伤痕和伤疤，甚至还在我的脑后发现一块秃斑，那是坐在我后面的男生一根一根拔掉我的头发弄的。我试图撒谎，说这是过敏，然后我说这是压力过大造成的脱发，然后我说其实真的是健身课上弄的，然后我提出这可能是血友病或白血病或血管性血友病，但妈妈哪个都不信，于是最后我只得坦白交代，告诉她事情的真相。我努力不把事情闹大，因为我不想让她去学校投诉，闹得满城风雨。

“没事的，妈。真的。不是针对我。你知道小孩子都这样。我是转学生，他们对每个人都一样。”

她摇摇头。“可能是因为你不够努力结识新朋友。”她提出。

“我有很多朋友，妈，真的。真没事。”

她想相信我。我知道我们刚搬回东京时，她很担心我无法适应新学校，但后来她被水母分散了注意力，然后就是中央快线事件。有一段时间里，我似乎是整个家里适应得最好的人。然后妈妈进入主流社会开始真正工作，她没有太多时间担心我在学校的状况，更别说监督我的课后活动了。她不想让我和浴池的小姐们来往，但也不想让我单独在家和爸爸待在一起，因为他抑郁，且有自杀倾向。我觉得她是害怕他做出疯狂的事情，就像美国那些用猎枪打死卧室里睡觉的家人然后又去地下室里轰掉自己脑袋的父亲一样，只不过日本的枪支管制法律很严，他们通常在私家车里用软管和防水胶带还有木炭球来做这件事。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已经养成了习惯，阅读报纸上关于自杀啊、暴死啊，还有遇难的文章。我想尽可能地了解这些，为我爸爸的死做好思想准备，但我对这些故事上瘾了，特别是后来，我开始给己子朗读故事，让她能够用她的念珠祈福。

总之，重点是与同学对我的所作所为相比，我更愿意赌一把，放学后回家和爸爸待在一起，特别是因为我们没有私家车，更别提有地下室的小楼了。但妈妈不太肯定。

“多参加些课后活动，怎么样？”她提议，“这是新学年。你不是应该加入社团了吗？你有没有咨询你的班主任？或许我应该和他谈谈……”

你知道卡通片里怎么演的吧？一个角色很惊讶时，他的眼珠子会像弹簧一样突然弹出眼眶。我发誓我当时就是那样，然后我的下巴像牵引铲土车的铲子一样砸到了地上。我站在卧室的正中，穿着我的白色棉质小内裤和无袖内衣，在卤素灯光下面，我的胃沉得像装了条冰冷的大死鱼，就在我的心脏下方。我只是盯着她，心想，我的老天爷啊，她要让我死。她刚检查过我的全身，看到了我的同学对我做了什么，现在她竟然提议让我放学后和他们多待一会儿？

我已经觉得我父亲疯疯癫癫的了，因为那时我仍相信，只有精神病人才想弄死自己，但在我的思想深处，我猜自己盼望妈妈回归正常。虽然她已经不再去看水母，还找到了工作，但那一刻我顿悟了，她和我父亲一样疯狂，一样靠不住，而且她提的问题已经不言而喻，意味着我已经不能指望生活中的任何人保护我了。我觉得自己从未如此赤裸和孤独。膝盖打软，我重重地下坠，蹲在那里，胃里像捧着条大鱼。它扑腾了最后一次，几乎直冲我的嗓子眼，然后它砰然摔回去，躺在那里大口喘气。我忍住了。它死在我的怀里。我从榻榻米上捡起衣服，穿好，别开脸不再面对我妈妈，这样我就不用在她盯着我的身体的时候看到她的脸。

“我会没事的，妈妈。我对课后活动不太感兴趣。”

但她没听我讲话。“不，”她说，“你知道，我觉得我得和你的班主任聊一下……”

鱼在我的肋骨弯成的牢笼里战栗。“妈，我觉得这不是个好办法。”

“但是奈绪酱<sup>(37)</sup>，不能再这样下去。”

“会停止的。真的，妈。你别管就行了。”

但妈妈摇头：“不，我女儿发生这种事，我不能袖手旁观。”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新的东西，一种锐利、听起来像一种很美式的坚定。这和她希拉里·克林顿式的新的自信态度和发型很搭，把我吓得够呛。

“妈，求你了……”

“心配しなくていいんだよ。<sup>(38)</sup>”她说，轻轻地握住我的肩膀。

不要担心？还能再白痴点吗？！

一开始风平浪静，我有几天以为她可能已经忘了这件事，或者改变了主意。自从爸爸变成蛰居族后，就不再陪我走路上学，所以我一个人走。我养成了最后一分钟踩点到校的习惯，就等最后一声铃声响起。我还养成了半路去小寺庙打发时间的习惯，闻闻香火，听听鸟叫和虫鸣。我没有向佛祖祈愿，因为那时我认为他和上帝一样，而我又不信上帝，考虑到我生活中的男性权威人物形象，这并不意外。但老释迦牟尼不像那样。他从来都不装腔作势，只是个智慧的老师，我不再对向他祈愿耿耿于怀，因为感觉就像对老己子祈愿一样。

寺庙后面的花园里有一个青苔小坡，顶上种了一棵发育不良的枫树，附近有张石凳，我常坐在那里，看着淡绿色的枫芽舒展开来，长成手指状的叶片。秋天，这些叶子换上铜色，簌簌落下，有个和尚常拿把竹扫帚在青苔绿毯上扫落叶，春天，他有时出来拔几棵野草。那处小绿坡就像他悉心照顾的私人小岛，我最希望的，就是缩小自己，小到可以住在枫树下面。那么的宁静。我常坐在那里发这样的白日梦，直到最后一刻不得不离开寺庙的高墙。在那里面我是安全的，向不安全的学校跑去，在最后一声铃声淡去时迅速溜进大门。

这是我的习惯，但在妈妈检查我的伤疤瘀青一周后，我走进花园，发现有个路障挡住了小径。人们正在寺庙的院子里施工，于是那天我早早到校了。

那时，我意识到哪里不对劲。我靠近时没人抬头看，甚至似乎没人注意到我。我在校门外游荡了一会儿，然后偷偷地潜进去，但没人等着我，也没人看过来或围上来。我仔细听，但没听到有闪光眼眸的孩子在甜滋滋地唱着我的名字歌。他们集体无视我，继续聊天，就像我根本不在那里。

我先是觉得紧张，有种类似于解脱甚至刺激的兴奋感，但转念一想，不对，等一下，他们可能在谋划真正邪恶的东西。奈绪，别傻了！提高警惕。保持警觉！于是我两眼圆睁地等着。早晨的课单调沉闷，没

完没了——日本历史、数学、道德教育——但就是没人来惹我。没人掐我，朝我吐口水，用他们的笔尖来戳我。没人捏着鼻子，没人威胁说要强暴我，没人在经过我的课桌时假装要呕吐。坐在我后面的男生一次也没拽我的头发。下午之前，我开始相信噩梦终于结束了。午餐时间我完全自己一个人对着午餐盒，没人把它掀翻到地上，踩我的饭团。休息的时候，我独自靠在运动场栅栏边站着，看着其他小孩谈笑风生。铃响了，所有班级的人都冲出学校，我像个透明人般穿过拥挤的走廊，像鬼，或死魂灵。

## 4

我不知道是不是妈妈去过学校的原因，他们不再从身体上折磨我。我有点儿怀疑。很可能是他们厌倦了，不管怎样正打算住手，而妈妈的投诉只不过让他们转移到新阶段。我不知道她跟谁聊过，但很可能不是我的九年级新班主任宇川老师，他只是个代课老师，正式的老师在休产假。我认为妈妈一定往上捅了，可能投诉到副校长甚至校长本人那里，我这么推断的理由是，宇川老师跟我的同学们同流合污，他无视我，假装看不见我，也听不见我讲话。开始我没放在心上。他向来都忽视我，从来不叫我，不过因为我从来不在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你可以说这种感觉双方都有。但之后他开始玩新花样，在早上点名，他会念我的名字：“安谷！”我回答说：“有！”但他非但不记下我到了，反而会再念一遍：“转学生安谷！”就像他根本没听到我的声音一样。我再次回答道：“有！”扯开嗓门大喊出来，但他会皱眉摇头，记我旷课。这样持续了好几天后，我注意到几个男孩在偷笑，我开始懂了，我的声音当时已经失效了。不管我使多大的劲，都没办法发出任何声音。就像我嗓子里的肌肉变成了杀人犯的手，在声音正要提起来时将它扼死。有时我的名字被叫到，我只是坐在那里盯着残破的桌面，嘴唇紧紧抿着，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一伙的，在无声地大笑。最后某个小孩会替我回答，他

友善地大喊：“安谷君没来。” [\(39\)](#)

诡异的平静。我不太在乎无声的笑，因为至少不会在我身上留下伤痕。我几乎替宇川老师高兴，他终于成功了，和班上的红人关系混得不错。代课老师比转学生的地位还低，所以我同情他。他的头，无论形状还是颜色都跟“艾诺奇[\(40\)](#)”长得一样，而且满嘴烂牙，头发稀疏，常穿一件涤纶高领毛衣，肩膀上撒满孢子一样的头屑。他还有体味，严重的狐臭。

我跟你讲这些不是因为刻薄，而是为了让你真切地明白，对宇川老师这样的边缘人来说，可以和他班上的学生头头们打成一片是多大的飞跃，但多亏有我，他真正做到了。我能看到他念我的名字然后假装等待时脸上的兴奋。我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他先是看到我，然后目光穿透了我。那么令人信服的眼神，几乎连我自己都要相信自己不在那里了。他记下我缺席时，得意扬扬地挥舞手中的铅笔，就像完成了什么了不起的事。

我希望你明白，我不觉得他是个坏人。我只是觉得他很没安全感，像所有没有安全感的人一样，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一切。比如我爸爸，他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他的自杀不会伤害到我和妈妈，因为其实没了他，我们能活得更好，而且在不远的未来的某个时刻，我们会认识到这件事，并感谢他弄死了他自己。宇川老师也是一样，他很可能设想我会为自己的不在而庆幸，他确实猜对了。某种程度上，他帮助我实现了我的目标，结果就是，我甚至有些感激他。

我像一抹云朵般飘过我的学生时代，只是一小片悬浮的湿气，似在非在。放学后我步行回公寓，通常孤身一人，这比被人追打然后跌倒被逼退到自动贩卖机旁，或者被迫进停满单车的单车棚里要好太多。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因为有时同学会跟踪我，但他们通常隔开一条街，或者跟在我身后半个街区，尽管他们对我的贫民街区大肆评论，至少没有试图跟我讲话或者碰我。

我回到家后，爸爸常会给我做一份点心，我坐在他旁边写作业，或者随便上上网消磨时间，要不就给我在阳光谷最好的朋友凯拉发短信。她还是蛮喜欢我的，愿意和我在网上联系。但跟你说实话，即使那样我也有压力，因为她一直想知道我的学校什么样，我可不会跟她提起霸凌，那样的话她就会知道我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废物，所以我只能试着跟她解释日本所有怪趣的事物。日本文化在美国青少年中很流行，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闲聊漫画和日本流行乐还有时装潮流之类的。

“你似乎离得很远，”凯拉写道，“有点儿不真实。”

没错。我是不真实的，我的生活也不真实，真实的阳光谷在异常遥远的时空里，就像从外太空回望美丽的地球，我和爸爸是住在宇宙飞船里的宇航员，我们绕着冰冷的黑暗轨道运行。

## 5

我说过爸爸从世界里退离了，变成了一个蛰居族，但我不想让你误会。我爸爸爱我，也盼望我平安。他不会一时失控，把我们俩的头都塞进烤箱还是怎样。大多数蛰居男人没日没夜地躲在房里看色情漫画，浏览变态色情网站，谢天谢地，我爸爸没那么可怜。他的可怜与众不同。他几乎已经不上网了，倒是把时间都花在读西方哲学书和昆虫折纸上。你可能还有些童年记忆吧，折纸是一种日本艺术。

哲学这件事的起因，是我妈妈的公司以前出版过一个系列，叫作《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你很可能已经猜到，《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卖得不怎么样，所以她带回家一套滞销的书给爸爸，觉得这或许能帮他找到人生意义，而且她拿回家里不要钱。他从苏格拉底开始，大概一周读完一个哲学家。我觉得这套书没有帮他找到人生意义，但至少给了他一个实在的目标，这比什么都强。我觉得目标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能找到一些具体的事情让自己忙起来，同时你可以继续过你毫无意



义的人生。

还有，不管你对折纸手工知道多少，都可以抛诸脑后，因为爸爸折的不是那些典型的纸鹤啊、小船啊、派对帽子还有糖果盘之类，他折的东西是立体纸艺(origami on steroids)，既诡异又美丽。其实，他喜欢用《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的纸张来折，他读完后就会用一把美工刀和钢刃尺把它们从书里裁掉。你很可能有所了解，西方哲学有很多伟大的思想，而且书是用超薄纸印刷的，所以可以把尽可能多的思想塞进这个系列。爸爸说薄纸更容易折，尤其是要做复杂东西的时候，比如泰国独角仙——日本犀甲虫的一种，或者薄翅螳螂——某种磕头螳螂。他只用自己不喜欢的思想来折纸，所以最后我们有了很多尼采和霍布斯做的昆虫。

爸爸常在暖桌<sup>(41)</sup>的地板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读完书折纸，折完纸读书，我就坐在他旁边写作业，唯一的条件是他答应我不抽太多烟。他以前有一种塑料的薄荷味假烟，来满足他对尼古丁的渴望，有时我会找他要上一根，然后我俩斜对角坐着，俯身各看各的书，手肘支在桌子上，一同吸着自己的假烟。这感觉蛮亲密的，因为过一小会儿，他会兴奋起来，他一兴奋就会开始点头。他会点啊点啊，当他真的陶醉其中时，会用两手紧紧抓住眼镜的镜框，就像它们是双筒望远镜一样，而他想穿透纸背看到字句里面，读出更深层的含义。我坐在他对面很难集中精神，看他在那儿点啊晃啊，特别是他要开始说话时，他会喃喃自语：“那个，那个，那个呃呃呃……”或者突然爆出一句：“那个！就是那样！<sup>(42)</sup>”有时他会打断我说：“奈绪酱，你听听！”然后他会大声朗读海德格尔的一两页纸。

就好像我能听得懂一样，是不是？但我不在乎。这比我不得不为学校做的作业有意思多了。我们在学数学里的正比，每次我看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一列火车以每分钟三千米的速度在X分钟内行驶了Y千米，那么……我就会头脑发蒙，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撞击刹那的人体是什么样

的，头会滚到轨道的哪里，血又会飞溅多远。爸爸的哲学比我的数学要温和许多，也没那么怪诞，而且谁知道呢，就算我一点儿都不懂，说不定有什么能留存下来。我个人更喜欢爸爸不再在什么蠢工作上浪费时间，或者为了找什么蠢工作粉饰他的简历，或者坐在上野公园的长凳上假装在找什么蠢工作，其实在喂乌鸦。我喜欢他现在这样，对工作这个念头近乎绝望，所以有空闲时间来陪我，虽然我怀疑他可能更愿意死掉。

## 6

说到空闲时间，你听说过“飞特族<sup>(43)</sup>”吗？日本有种人叫“飞特族”，他们是做兼职工作的人，有大把空闲时间，因为没有像样的职业，也没有在公司里上班的全职工作。我刚才想到这个是因为我回到“菲菲的可爱围裙”了，我一抬头，刚好注意到我被宅男包围了，他们很可能都是“飞特族”，所以在兼职工作的空当，在回父母家进自己卧室之前，有空闲时间来这里坐坐。“法国女仆”们绝对都是“飞特族”，只是目前在这里工作，直到她们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傍到大款。男服务员和厨房里的帮手也都是“飞特族”，要不就是其他国家来的移民或劳工。你不能把其他国家的移民或劳工叫成“飞特族”，因为首先，他们绝无希望在日本公司里找到真正的工作。

你可能在想，话说回来，谁愿意去日本公司里做真正的工作啊？你应该听说过日本公司文化的恐怖故事吧，工作时间过长，上班族永远没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也没时间拥抱自己的孩子，他们因为工作过于努力而死去，不过这是另一个概念了。与之相比，“飞特族”可能听起来蛮不错的，但并非如此。日本不能容忍任何自由的东西，因为自由意味着各自独立，无牵无挂。

有时人们用英语写这个词时，把它拼成“飞特族”(freeter)，看

起来很像“浪费”(fritter)，有“浪费掉你的生命”这样的说法，如果你问我的话，这正是我和爸爸在做的事。我还年轻，所以还不算太惨，但我很担心我爸爸。

好吧，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 露丝

## 1

飞特族，露丝想，说的就是我们。浪费生命。

她合上日记，让它躺在自己的肚子上。奥利弗睡在她的身边。他在听她朗读时慢慢睡去，她没叫醒他，只是继续默念下去。她知道“蛰居族”的故事让他不安。她也觉得不安。

他们搬来岛上的举动是一次撤退。第一个新年前夜，他们在沙发上度过，她的母亲坐在两人中间，裹在毛毯里。他们一边喝着廉价的气泡酒，一边看着全世界进入二〇〇〇年。英国广播公司在报道千禧年的庆典，沿着时区缓慢向西，环绕整个地球。每当新一轮烟火照亮荧屏，她的母亲就会往前探身。

“喔唷，真漂亮啊！我们在庆祝什么？”

“妈妈，是新年。”

“真的吗？现在是哪一年了？”

“是二〇〇〇年了。千禧年。”

“不！”她的母亲会惊呼一声，一拍膝盖颓然倒进沙发，“我的天啊。难以想象。”然后她会闭上眼睛再次打起瞌睡，直到被下一轮烟火吵醒，坐起来往前探身。

“哦哟，真漂亮啊！我们在庆祝什么？”

等到千禧年终于轮到他们时区时，星球的其他地方都已经睡了，露丝的头疼得厉害。我们在庆祝世界末日，妈妈。庆祝电力网和世界银行

体系的崩塌。终结世界的狂喜……

我的天哪！难以想象。

她担忧的不只是愚蠢的千年虫预言。逼她加速撤离的焦虑更加散漫，更难以言喻。第一年结束前，她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总统大选进入尾声，肯定地觉察到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她像一叶小舟在雾里随波逐流，在迷雾散开的间隙瞥了一眼遥远的世界，那里一切风云莫测。

已经很晚了。她把日记放到一边，关上灯。她能听到奥利弗的呼吸声，就在身边。细雨滴答地轻拍着屋顶。她合上眼睛，能看到大红色的凯蒂猫饭盒在哑灰色的海浪上浮浮沉沉。

## 2

早晨，她手握一大杯咖啡壮胆，重振决心拿起自己的回忆录。修复关系是当务之急。一本未完成的书若无人照管，会变得狂野，她需要调集全部的精力、意志以及无情的决心来重新驯服它。她把猫踢下椅子，清理了桌面，把这一沓稿纸放在面前。

猫被惹恼了，跳回到她的书桌上，但她把它拢回手里，放到地板上，然后把它推往走廊的方向。

“去找奥利弗，佩斯特，他才是你爱的人。”

猫转身，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尾巴跷到天上，好像离开正是它的本意一样。

有时她不能集中精力，给自己定个可实现的短期目标再做定时冲刺会有所帮助。自从奥利弗让古董手表走起来之后，她每天都戴着它，现在她解开表带，让它从手腕上滑落。还没到九点。工作三十分钟，然后休息十分钟。她看得到分针在平滑地绕行轨道，但还是把手表举到耳边确认一下。她觉得嘀嗒声让她安心。这是一块英朗的手表，后期装饰艺

术的风格，黑色表盘，粗体数字，发光刻度盘。因为时间久远，钢背已经满是凹点，但她能辨识出汉字的数字——是序列号还是别的什么？数字上方另有两个字。她认得第一个，是汉字“空”，“天空”的“空”。第二个汉字“兵”，也很眼熟，但她想不到用字的语境。她翻开自己的汉字词典，开始数笔画。七画。她浏览了七画汉字的长长列表，终于找到了它。“Hei.”她读出来，意思是“士兵”。

天空的士兵？

她启动电脑，然后用谷歌搜索了“空兵日本手表”。上百个网址跳出来，都是观看一部名叫《星空战士》的日本动漫的。一点儿用没有。

她再试“古董手表”，然后试“古著(44)手表”，然后试“古著军表”。正中！找到一个古著军表收藏家的小天地。

现在，再猜一次，她加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空兵”，但鬼使神差地，她把后者改成了“神风特攻队”然后敲击回车键。搜索引擎高速旋转，一瞬间她就进入了一个军用计时器爱好者的论坛。她开始阅读手上这块手表的起源，查看相似手表的图片，了解到它们都是精工手表公司在“二战”期间制造的，很为神风特攻队所喜爱。尽管当时批量制造，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块留存至今，原因不言自明。这种手表很罕有，被收藏者们热切追捧。背面刻的数字的确是序列号，不是表的序列号，而是属于戴这块表的士兵。

春树一号？

### 3

她在网上搜索“安谷春树”，把他的名字与她能从奈绪的日记里想起的每一个关键词交叉检索：天空、士兵、神风特攻队、哲学、法国诗歌、东京大学，没一个对得上。她继续找第二个春树，输入新的关

关键词：计算机程序员、折纸手工、阳光谷。尽管她找到了好几个“安谷”、两三个“春树”，还有一大把有其中一个名字的科技行业的人，但她就是找不到两个名字同时都有的人，更找不到看似和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或者他的外甥，也就是和奈绪的父亲有关的人。

烦心。她返回海啸寻人网，搜索“春树”和“智子”，但两人都不在“安谷”姓氏列表下的失踪和死亡名单里。让人松了一口气。她继续查找日本北部的禅宗寺院，但她无法深入，因为她既不知道寺院在北部的具体方位，也不知道它属于禅宗的哪个宗派。她试着把“安谷己子”的名字加到寺院搜索里，还有其他词条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小说家，以及尼姑，尝试了各种组合方式。但一无所获。她查找北部在海啸中被损毁的寺院，这倒有好几个。其他寺院因在早期充当救灾工作的先头部队，所以才逃过一劫。

空兵手表的指针在表盘上画圈，但她无视它们，继续阅读，挖掘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后每个月的发帖。不切实际的宗教领袖把地震归结于众神发怒，说它们在惩罚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从唯物主义、崇尚科技到依赖核能、滥杀鲸鱼。福岛愤怒的家长在质问，政府为什么在保护儿童免受辐射方面无所作为。政府的回应只是玩数字游戏，并不断提升照射剂量容许水平。与此同时，核电站的工人们在福岛与熔毁奋战时不断倒毙。一个自称“长者敢死队”的小组，全部由七八十岁的退休工程师组成，自愿前去替下年轻工人。在因放射性尘埃和海啸无家可归的人群中，自杀率呈上升趋势。她敲出确切死亡和自杀，然后想起了火车，她输入中央快线，最后是haruki<sup>(45)</sup>。这是因为她忙中出错，左手的食指按下r键太久，右手指本应伸到u键却敲到了y上，但还没等她更正错误，小指已经敲了回车键。

搜索引擎的小轮高速旋转，她一声叹息，然后盯着结果，倒吸一口气。

## 4

网站是斯坦福大学一名哲学系教授——龙斯塔·雷斯蒂科博士建的。雷斯蒂科博士在做第一人称叙述的自杀和轻生的调研。他贴出了一封信的节选，信是一个被调查者写给他的，那人用了“哈里”这个名字。节选内容如下：

自杀是个很深刻的主题，但既然你很感兴趣，我可以试着向你解释我的想法。

纵观历史，我们日本人向来推崇自杀。在我们看来，自杀是一件美丽的事情，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永恒的意义、姿态与荣光。这是一种让我们获得最真实存在感的方法。几千年来都是我们的传统。

你看，因为存在感不易体验得到，即使生命看似有分量、有形态，也只是幻觉。我们的存在感没有实界，或者说没有范围。所以我们日本人说，人生有时感觉那么不真实，如梦如幻。

死亡是确定的。生命无常，像天空里的一阵风，或海里的波浪，甚至只是脑中的一念。所以实施自杀，就是探寻生命的边界。它让生命在时间里戛然而止，让我们得以把握它的姿态，感受它的真实，至少在那一刹那如此。自杀是试图在变化不息的生命洪流中抓住一些真正的实体。

如今在现代科技文化中，有时我们会听人们抱怨说，再没有什么具有真实感了。现代世界的一切都是塑料的、数位的、虚拟的。但我要说，生命一直是那样啊！那就是生命本身啊！连柏拉图都探讨过，生命里的东西都只是形态各异的影子。这也是我所说的，生命的变化及不真实感。

你可能要问我，自杀怎样让生命感觉真实呢？



嗯，通过切入幻象。通过切入像素画面，让它见血；通过进入思想之谷，与火共舞。让影子流血。你可以通过取走生命，来彻底感受生命。

自杀就像完整的一体。

自杀就像生命的意义。

自杀就像一锤定音。

自杀就像永远停住时间。

不过这些也注定只是妄想！自杀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它也是妄想的一部分。

日本如今因为经济衰退和裁员，自杀变得十分盛行，特别在中年上班族当中，比如像我这样的人。他们被公司裁员，无法支撑家庭，有时还背着巨债。他们不能告诉妻子，所以每天像“戈米”一样坐在公园长凳上。你知道“戈米”吗？意思就是垃圾，那种被丢弃无法回收的垃圾。男人像“戈米”一样胆战心惊，感到羞愧。这是可悲的境遇。

至于方法，多种多样。上吊是其一，最受欢迎的上吊自杀地点在富士山附近的青木原。这个地方被称作“自杀林”，因为有太多上班族吊死在林海的枝头。

其他方法包括：

1. 在火车进站时跳下站台（中央快线是一个受欢迎的选择）
2. 跳楼
3. 烧炭法
4. 清洁剂自杀法

市面上有很多流行的自杀电影，还有教人如何使用这些方法的书。我个人尝试过火车站台法，但我失败了。

最近流行起了自杀俱乐部，你可能也听说过。人们在网上寻找对象，讨论怎样实施自杀。他们可以讨论各种方法，也可以完全私人定制，比如哪种音乐适合作为他们死时的配乐。之后，如果他们找到合拍的朋友，就可以拟订计划。他们在哪里碰面，比如在火车站，或是在百货公司门口，或是在公园长凳上。他们可能会拿着什么，好让对方认出自己，或者穿特别的衣服。然后他们互发短信，直到目光相交。这就是他们相认的方法。

很多俱乐部成员偏爱三号——烧炭法。要实施这一方法，他们必须合租一部汽车然后开去郊区。之后他们用CD播放器放一些好听的音乐，一边听音乐，一边吸一氧化碳自杀。

他们大多听些悲伤的情歌。

在日本租车很贵，因为裁员和破产等原因，很多自杀的人不是很富裕，所以越多人加入就越合算。这也是为什么警察有时会发现一部车里塞了五六具尸体。

每当我读到这种方法，就会想起你带我去家得宝购物的那天。你还记得那次吗？你向我介绍韦伯牌烤肉架和牧豆味的煤球。很可惜，我在东京找不到牧豆味的煤球，而韦伯牌烤肉架在这里也不太受欢迎。

有时我想，美国人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想要自杀。美国人有强烈的自我价值感。他们相信个体自我，他们还有上帝告诉他们，自杀是错误的。真单纯啊！能够相信那么单纯的东西真好。最近我在读一些哲学书，都是西方伟大的思想家写的，关于生命的意义。都很有趣，我希望能找到一些不错的答案。

我不太在乎我自己，但我害怕我的态度不利于女儿的身心健康。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应该自杀，那样她就不会因为我找不到高薪工作而感到羞耻，但在尝试过一号方法后，我能看出她脸上有那么多悲伤，于是我改变了心意。

现在我觉得自己必须努力活下去，但我没有活下去的信心。请教我一种简单的美国方法吧，让我热爱生命，这样我就可以永远不再去想自杀。我希望为了我的女儿找到生命的意义。

此致

“哈里”

## 5

尊敬的雷斯蒂科教授：

我写信给您是有点儿急事。我是一个小说家，最近在为手头上一个项目做关于日本自杀的调研，碰巧看到了您的网页以及您对第一人称叙述自杀与轻生的研究。我饶有兴趣地读到一位名叫“哈里”的被调查者写的信，很受触动。这个“哈里”会不会刚好就是日本电脑工程师安谷春树？他曾经住在加州的阳光谷，网络泡沫时期在硅谷工作。

我深知这个请求有些唐突，而且无疑涉及保密问题，但我正在尝试与安谷先生或他的女儿奈绪取得联系。有些物品，包括一些信件和一本日记，通过某种玄妙的途径到了我的手上。日记应该是他女儿的，我很关心她的状况，想尽快将它物归原主。

如果有任何信息需要我提供，我很乐意配合。我过去曾在斯坦福的比较文学系担任客座作家，我可以肯定，P-L教授或学院的其他成员会乐于为我担保。希望您得便时，从速与我联系。

非常诚挚的，

等等。

她发出邮件，靠回椅子上，然后扫一眼“空兵手表”，它正待在丝毫未动的手稿最上面，她在几个小时前放弃了它们。她的心一沉。已经

下午一点多了，整个早晨倏忽不见。似乎还嫌不够糟，她听到了轮胎驶上车道的声音。

## 6

时间与注意力的相互作用很有趣。

在一个极端，当露丝被强迫型狂躁症控制，注意力集中在网络搜索上时，时间就像海浪一般涌起，把她一天的时光大块大块地吞掉。

在另一个极端，当她的注意力涣散时，她感受到的时间是颗粒状的，每个片刻都如微粒一般凭空徘徊，在一潭死水里扩散，悬浮。

也曾有过中间地带，在那里，她的注意力集中却又广阔，时间像一汪清澈的池塘，被洒满阳光的蕨类包围。从很深的池下有一眼地下泉涌上来，注满水塘，语词像一涓细流冒着泡泡上升，可在池塘的表面，和风依旧，波光粼粼。

这种极乐状态，露丝回想起来似乎仍觉得幸福。曾经她可以顺利地写作；现在无论她多么努力，那片伊甸园就是避而不现。泉水干涸，塘泥淤积。她责怪网络。她责怪自己的荷尔蒙。她责怪自己的DNA。她集中精力阅读网页，搜集各种关于注意力缺失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躁郁症、多重人格分裂症、寄生虫甚至昏睡症的信息，但她最大的恐惧还是阿尔茨海默病。她眼看着自己的母亲大脑萎缩，斑块对大脑功能的腐蚀作用她并不陌生。和母亲一样，露丝也常忘事。她也执拗、失语，在时间里穿梭来去。

车是穆丽尔开来的，现在她和奥利弗坐在厨房里，边喝茶边谈论垃圾。露丝下楼以示礼貌，坐在两人中间，略感无聊。她听着他俩交谈时，手指在拨弄着凯蒂猫饭盒里的那沓信件。桌上的饭盒旁躺着一管磨损的日本狮王牌牙膏，它就是穆丽尔突然造访的借口。她在日本农场下

方的海滩发现它被冲上了岸，马上带过来了。

露丝讨厌这种不期而至。她刚搬来岛上时，人们就这么开车过来拜访，事先连个电话甚至邮件都没有，让她十分讶异。奥利弗对这种习俗的反应比她更加紧张，有一次他听到轮胎开上碎石路时，甚至躲进了地下室一个旧冰箱的纸箱里。但这种策略不管用，客人们会不见外地擅自进屋，坐到餐桌旁等着，等露丝办完事回来后，进门发现他们。她给他们端茶倒水，然后大声问：“奥利弗在哪里？”

“噢，他不在家。”他们告诉她。

他们闲聊着，小口喝茶，露丝则在尝试摸清他们此行来访的目的。一小会儿后，她听到地下室一阵鬼鬼祟祟的响动，然后奥利弗出现在门口。

“你去哪儿了？”她问。一方面怀疑他怎么会外出这么久，一方面又很气他把她一个人晾着处理局面。

“哦，出去了。去了森林。”他说着，从头发上拨掉蜘蛛网。

等到客人终于离开后，她逼供他，最后他招了。

“你是说，你就一直坐在那下面？”她问。

他点点头，看起来有点儿怯懦。

“躲在箱子里？从头到尾？”

“也没多久。”

“好几个小时啊！你在那里干吗？”

“什么也没干。”

“在听我们讲话吗？”

“听到一点儿。听不太清。”

“那你在干吗？”

他摇摇头，成功地摆出困惑又有点儿自以为是的表情。“没干吗。”他说，“我就坐在那里。蛮好的。还凉快。我打了个盹儿。”

她真的很想大发雷霆，但她做不到。他的天性就是这样，于是她一笑了之。他也放心了，跟着大笑。

这是他的天性，就像不期而至是这个岛屿的一部分天性一样。不管这种习俗有多怪、多吓人，客人突然现身时，你还是得请他们进屋喝茶。

发现一管狮王牌牙膏倒很有趣，而且分享它也很“穆丽尔”，但谈话转到了塑料在洋流里的半衰期，这让露丝觉得沉闷，于是她转而关注信件。她把信纸都摊在桌上，把每张纸展开，凝视那些高深莫测的汉字。至少她应该能破译一个地址。就算只是县名也会有所帮助。奥利弗和穆丽尔还在聊天，尽管他们俩的那种谈话方式算不上聊天，露丝注意到。他们俩的交流听起来更像是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两位教授轮流上台做信息展示，两人都知道这些信息，并且几乎已经达成共识。

更多好书分享关注公众号：sanqiujun

“塑料就是那样，”奥利弗正在说话，“塑料无法被生物降解。它被卷进洋流里搅动，然后磨成微粒。海洋学家把这称作‘孔费蒂碎屑’。它会以颗粒形态永远游荡下去。”

“大海里满是塑料‘孔费蒂’，”穆丽尔肯定地说，“四处漂荡，被鱼吃掉或者被吐回海滩上。它们存在于我们的食物链里。我并不羡慕人类学家，未来的他们要从堆肥里挖出所有亮闪闪的硬块，凭它们来理解我们的物质文明。”

最后一封信比其他的都厚，被裹在一个几层油质蜡纸叠成的小包里。露丝小心翼翼地剥开它，把黏黏的纸放到一旁。夹在最里面的是一

本薄薄的作文本，被折成豆腐干状，就是以前学生在大学里写论文答卷的那种本子。她打开来翻看内页，本以为会看到更多日文的草书字迹，却惊奇地发现了罗马字母和法语。

轮到奥利弗了。“未来的人类学家们——”他话头刚启，就被露丝打断了。

“不好意思，”她说，“我不想转移话题，但你们俩有谁懂法语吗？”

## 7

她给他们看作文本，他们依次尝试读，但都读不下去。

“够了，别再搞什么双语教学。”穆丽尔说。她扫了一眼露丝的手表，把她的老花镜放下，然后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打电话给贝努瓦试试。”

露丝不认识贝努瓦。

“贝努瓦·勒贝克，”穆丽尔说，“就是垃圾佬啊，魁北克人，去互诚协会，开铲车……”

“互诚协会？”

“匿名戒酒互诚协会。”穆丽尔说，“但这岛上没有匿名这件事，所以他们就叫它互诚协会。他的妻子在学校工作，我知道他读书很多。他的父母都是文学教授。”

她伸手去拿压坏了的狮王牌牙膏，它就躺在爬满藤壶的冷藏袋旁。

“你打电话给考莉咨询那件事没有？”穆丽尔问。她指着袋子，因为藤壶慢慢死掉，袋子开始释放毒气了。

“还没。”露丝感伤地说。她不是故意的，但她近来觉得拿起电话

听筒越来越难了。她不再喜欢和真实时间里的人聊天。

“好吧，我只是碰巧听说她刚航行完回来，会在岛上待一段时间。你应该趁这些小家伙死掉更多之前打给她。”

露丝感到一阵刺痛的懊悔：“我们应该想办法让它们活下去吗？我从没想过……”

穆丽尔站在那里耸肩：“也可能无关紧要，但还是打给她吧。或许她能告诉你些什么。”她改变了主意，把牙膏放在桌上，现在她威严地朝那个方向挥了挥手，“那我把那个留给你了，”她说，“从保管角度来说，我觉得它们是一套的，应该待在一起。”

他们送她走到车旁。穆丽尔今天穿着一件破烂的男式开襟羊毛衫，还是长裙、胶鞋。露丝看着她困难地挪下门廊楼梯时，想起了奈绪对澡堂老婆婆们的描述，她们的形态大小各异。露丝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年龄，在膝盖里，在屁股里。在纽约，她去哪里都走路，从来不愁运动量不够。现在在岛上，她几乎到哪里都开车。她想到曼哈顿东村的老街区，咖啡店、餐厅、书店、公园。她的纽约生活让人感觉那么鲜活、真实。就像奈绪的阳光谷。

在异常遥远的时空里，就像从外太空回望美丽的地球，我和爸爸是住在宇宙飞船里的宇航员，我们绕着冰冷的黑暗轨道运行。

才刚到下午四点，外面已经暗下来。雨收住了，但空气依旧潮湿阴冷。他们走过湿透的草地。奥利弗为穆丽尔拉开车门，但头上一阵突然的响动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抬头一瞥，然后指去：

“看！”

在大叶槭的粗枝上，一只乌鸦形单影只地立在黄昏的阴影里。它油黑发亮，前额有一块独特的圆突，还有厚实的弯钩长嘴。

“真奇怪，”穆丽尔说，“它看上去像只林鸦。”



“我想是它的亚种，日本乌鸦……”

“也叫作大嘴鸦，”穆丽尔说，“太奇怪了。你认为……”

“对。它有一天突然冒出来。我猜它是乘着浮货过来的。”

“一个不速之客。”穆丽尔说。她了解他们对不速之客的厌恶。她觉得很有趣。

乌鸦振翅，在粗枝上跳了几步。

“你怎么知道它是男的？”露丝问。

奥利弗耸了耸肩，好像她的问题并不重要，但穆丽尔点点头。

“问得好，”她说，“它也可能是个女的。一只乌鸦祖母，在原住民的斯利亚门语里叫作‘苔茨’。她是有魔力的祖先之一，可以变形，变成任何动物或人类。她救了孙女的命，当时那女孩怀孕了，她的父亲要求整个部落抛弃她。父亲叫乌鸦祖父熄灭所有的火，但苔茨为她的孙女在贝壳里藏了一块灼热的炭，救了这女孩的命。女孩后来生下七只小狗，它们换下毛皮变成了人类，成为斯利亚门人，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她用手臂架住汽车的外框，缓慢地弯腰坐进驾驶座。露丝伸手撑了她的手肘一把。

乌鸦在它的树枝上看着整个过程。穆丽尔安全地坐进车后，它伸直鸟喙，发出一声尖利的鸦叫。

“也跟你再说再见。”穆丽尔一边说，一边发动引擎，朝它的方向挥挥手。

乌鸦一直翘首眺望，看着汽车缓缓地驶下弯曲的长车道，变得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高树间的一个弯道上。奥利弗去花园里拔几棵菜做晚饭，但露丝在柴堆旁多站了一会儿，看着那只乌鸦。

“嘿，乌鸦。”她说。

乌鸦跷着头。“咳，”它回答，“咳，咳。”

“你在这里干吗？”她问，“你想要什么？”

乌鸦这次却没回答。它只是用墨黑的眼珠盯着她。等待。露丝肯定这只乌鸦在等待。

# 奈绪

## 1

要写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很难。当己子告诉我她这一生激动人心的故事时，比如她的偶像，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反帝国主义恐怖分子菅野须贺子因叛国罪被绞死，还有我的舅公春树一号在对美国军舰执行自杀式轰炸攻击时死去，那些故事在她口中那么真实，但之后等我坐下提笔的时候，它们却溜走了，重新变得不真实。往事真是奇异。我是说，它真的存在吗？感觉上它好像存在，但它在哪儿呢？如果它存在过但现在不在了，那它又去哪儿了？

老己子在讲述过去时，她的目光掉转向内，好像在凝视着深埋在她体内、深入骨髓的什么。她的眼睛因为白内障而混浊不清，有点儿发蓝。她把眼睛转向内部时，就好像进入了冻在冰层深处的另一个世界。老己子把她的白内障称作“空华”，意思是“虚空的花”。<sup>(46)</sup>我觉得很美。

老己子的过去很遥远，但即使过去并不久远，比如我自己在阳光谷的快乐生活，仍然很难下笔书写。那种快乐生活似乎比我现在的生活更加真实，但同时它就像属于截然不同的安谷奈绪的一份记忆。可能过去的那个奈绪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只存在于现在这个奈绪的想象中，只是她坐在秋叶原电器街法式女仆咖啡厅里的胡思乱想。反之也有可能。

如果你以前试过写日记，你就会知道，写往事的最大困难其实始于现在：不管你写得有多快，你一定会卡在“那时”，永远赶不上“现在”发生的事，这意味着“现在”注定要消失。很绝望啊，真的。倒不是说现在有多有趣。现在不过如是，我常常坐在某间忧郁的女仆咖啡厅

里，或者坐在上学时经过的寺庙的石凳上，来来回回地用笔在纸上画一十亿次，试图赶上我自己的现在。

当我还是个阳光谷的小孩时，我就对“现在”这个词着迷。我妈妈和我爸爸在家说日语，但其他人都说英语，有时我被夹在两种语言之间。在那种时候，日常用语和它们的意思突然断裂，世界变得陌生而不真实。“现在”这个词对我来说格外陌生和不真实，因为它就是我，至少它的发音就是我。奈绪（Nao）就是“现在”，却有截然不同的意思。

在日本，有些词有“言灵<sup>(47)</sup>”，它们是生活在词语里的灵魂，赋予词语特殊的力量。“现在”的“言灵”感觉像是一条滑溜溜的鱼，一条光滑的大吞拿鱼，大肚子、小头、小尾巴，看起来有点儿像这样：



对“现在”的感觉像是一条大鱼正在吞食小鱼，我想抓住它，阻止它。但我不过是个小孩。我以为如果自己真的把握了大鱼“现在”的含义，我就能救下小鱼“奈绪”，但这个词总是从我手中溜走。

我猜我那时六七岁，常常坐在我们家沃尔沃休旅车的后座看着窗外，湾岸高速公路上的高尔夫球场还有购物商场还有住宅开发区还有工厂还有盐池，川流不息。不远处，旧金山湾的水面一片蔚蓝，闪闪发亮，我一直开着窗，这样在我一遍遍地低声念出“现在！……现在！……现在！……”时，干热的烟雾就能刮到我的脸上。我越念越快，在世界疾行快走时把它们播进风里，试图趁词语还没变化的刹那抓住它，就是“现在”变成“现在”的一刹那。

但就在我说出“现在”的时间里，现在已经结束了。它已经成为“那时”。

“那时”是“现在”的对立面。所以一旦说出“现在”就已经抹杀了它的含义，把它变成了它恰恰不是的概念。就像词语的自杀还是怎样。所以之后我开始把它简化……“现在，在，唉”……直到它只剩一堆小声的咕哝，最后甚至不成词了。真绝望，就像试图用舌头接雪花或是用指尖接肥皂泡一样。抓住它的瞬间就毁了它，我觉得自己也在消失。

这种东西能让你发疯。这就是我爸爸读着他那些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时一直在思考的东西。观察他之后我就明白了，你必须照管好自己的思想，即使它一点儿都不伟大，因为如果你不看好它，你的头脑就会一直跟你过不去。

## 2

我爸爸的生日在五月，我的葬礼在一个月之后。爸爸蛮乐观的，因为他又熬过了另一年的人生，而且他刚凭借自己的飞行细身帝王虫<sup>(48)</sup>在昆虫大战中取得第三名。这是件大事，因为要折出那些伸展的翅膀真的很难。所以爸爸作为一个要自杀的人已经做得很棒，我作为一个被折磨的受害者也混得还行。学校里的小孩仍然假装我是透明人，只不过现在整个九年级都这么做，不只是我自己的班了。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极端，但在日本相当平常，甚至还有名字，叫作“全员西卡投<sup>(49)</sup>”。所以我遭受了一些主要的“全员西卡投”行动，我在学校操场上或在走廊里或走向自己的课桌时，会听到我的同学说些“转学生安谷几个星期没来学校咯”之类的话。他们从来不叫我奈绪或奈绪子，只喊转学生安谷或者转学生，好像我从来没有名字一样。“转学生病了吗？”“可能转学生得了恶心的美国病，可能健康部把她隔离了。”“转学生就应该被隔离。她是个‘倍菌<sup>(50)</sup>’。呃，我希望她别传染！”“你跟她干那事才会传染。真恶心！”“她是个妓女，我才不会跟她干呢！”“是啊，那是因为你无能。闭嘴！”

非常典型。这就是他们经常当着我的面说的东西，只不过现在他们是互相讲，但还是在我面前，所以我能听到。他们也有其他花样。你走进日本学校时，有一个储物柜区域，你可以在那里脱掉户外鞋子然后换上室内拖鞋。他们会等我脱了一只鞋正用另一只脚维持平衡时走过来撞我，把我推倒然后踩过我，就像我不在那里一样。“哇，好臭！”他们会说，“有人踩到狗屎了吗？”

体育课前，你得换上你的健身服，但这里的学校太凄惨了，没有像阳光谷那样真正的更衣室，所以每个人都在教室里自己的座位上换衣服。女生在一间教室，男生在另一间，你必须站着脱掉衣服然后换上弱智制服。等我把衣服脱掉时，那些女孩就会捂住口鼻，环顾四周说：“有东西好臭！什么东西死了吗？”她们可能由此萌生了葬礼的想法。

### 3

那是暑假前的一周左右，我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觉得又有什么起了变化。一切都极其微妙，但就是能辨别出来，如果你曾当过军事心理战的目标，或者被折磨、追捕或跟踪过的话，就会知道我说得没错。你能觉出苗头，因为性命攸关，只不过这次发生的事几乎不值一提。我没有在玄关处被推倒，然后被踩踏，也没人大谈特谈我很臭或者我有病。他们反而异常安静，面部凝重地走来走去。有一次某个呆子在我经过时，憋不住咯咯地笑，他马上就被揍了。我知道山雨欲来，快疯了。午餐时段我注意到他们在传东西，某种折叠纸，像是卡片什么的，当然不会有人给我一张，所以我得等到下午社团散会后才能查明真相。

我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在公寓里我无所事事，假装在写作业，一边想编个借口，再出门一趟。爸爸开始翻东西，我听到他在唉声叹气，这意味着他在找香烟，但烟盒空了。

“吵死了！”我暴躁地说，“需要我帮你买包烟吗？”

我能这么提议已经很了不起了。我爸爸不喜欢外出，尽管香烟自动售卖机只在几个街区外，但我通常拒绝帮他买烟，因为在自杀的所有方法里，抽烟绝对是最蠢又最贵的一种。我是说，为什么要让很多已经肥得流油的烟草公司从你的死中再捞一把呢？对不对？但这次他讨人厌的毛病给了我绝佳借口，他还很感激，给了我一点儿额外的钱让我自己买汽水喝。我套上跑步鞋，而非我们通常在小区里办事常穿的塑料拖鞋，临出门时，我又摸了把小菜刀揣进口袋。我跑下窄巷，躲在一排卖香烟、色情杂志和功能饮料的自动售卖机后面。

我在等大辅君。他和我一个班，跟他妈妈一起住在我们这栋楼里。他比我小，是竹节虫的儿童版，他妈妈是个单亲母亲，做酒吧小姐，很穷，所以他几乎跟我一样经常被找碴儿。大辅君真的很可怜。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了，胸前抱着书包踉踉跄跄地走在街道上，一直背对着水泥高墙。他是那种即使穿长裤看起来也像穿短裤的小孩。光是看到他的小脑袋在瘦骨嶙峋的脖子上扭来扭去，明明没人跟着他还贼眉鼠眼地四处乱看，我就火冒三丈，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当他走过自动售卖机前时，我一跃而上揪住他，把他拖进窄巷，我猜我愤怒的肾上腺素给了我超能力，因为把他拿下轻而易举，就像从晾衣绳上拽下一只袜子。说实话，很爽。我觉得很爽，充满力量。这就是我幻想中复仇的感觉。我把他的校帽扯掉，揪住他的头发，让他在我面前跪下。他崩溃了，僵在那里，就是小蟑螂在你打开厨房的灯要用拖鞋拍死它之前的样子。

“给我看里面有什么！”我说，用脚尖踢他的书包，“倒空！”我的声音听起来低沉粗暴，就像个“太妹<sup>(51)</sup>”。我自己都吓到了。

他打开书包，开始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我脚边。“我没钱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都被他们拿走了。”

他们当然拿走了。那些有势力的孩子由一个名叫玲子的真正“太妹”领头，他们有一整套模式来剥削我和大辅这样的可怜孩子。

“我不要你的臭钱，我要卡片。”

“卡片？”

“他们在学校分发的那种卡片。我知道你有，给我。”我踢了一脚他的奥特曼文具盒，钢笔、铅笔到处飞。他手脚并用地在课本里乱翻。最后他递给我一张纸叠的卡片，小心翼翼地避免与我目光接触。我拿过来。

“跪着。”我说，“低头闭眼。坐在你自己手上。”

他把手塞到大腿下面。这姿势他很熟悉，我也是。它出自一个叫“笼中鸟，笼中鸟<sup>(52)</sup>”的儿童游戏，是“绕着玫瑰转啊转”的日本版。一个小孩当“鬼<sup>(53)</sup>”，他必须跪在正中央的地上，蒙住眼睛，然后其他小孩手拉手地围着他一边跳跃，一边唱一首这样的歌：

かごめかごめ

籠の中の鳥は

いついつ出やる？夜明けの晩に

鶴と亀が滑った

後ろの正面だあれ？

意思就是：

笼中鸟，笼中鸟，

笼子里的鸟儿啊

何时啊何时，你才能逃出来？

在黎明的夜晚，鹤与龟都倒下后

看看你身后，还有谁？



歌声一落，所有人都停止转圈，然后“鬼”试着猜出哪个小孩站在他身后，如果猜对了，他们就交换位置，然后新的小孩当“鬼”。

游戏本来是这么玩的，只不过我们在学校里玩的版本和它不太一样。我猜你会叫它“升级版”，叫作“笼中鸟凌迟”，在现在的初中生里很流行。在“笼中鸟凌迟”中，你做一次“鬼”，就永远是“鬼”。你再也跪不住栽倒在地时，就是游戏结束的时候。

所以大辅君就跪在巷子里，双眼紧闭，等着我对他拳打脚踢，但我不着急。时间还早，那个时段的巷子里没有人，因为小姐们天黑前都不起来出门倒垃圾。我打开他给我的卡片。这是一张通知，用漂亮的毛笔字书写，关于一次葬礼仪式。笔迹正式工整，像成年人的，我怀疑是宇川老师写的。葬礼仪式将在我们期中暑假前最后一节课的次日举行。死者是前转学生安谷奈绪子。

大辅君还跪在我的脚下，头耷拉着，眼睛紧闭。我抓了一把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向后猛地一拉，把纸卡塞到他鼻子跟前。

“你开心了吧？”

“嗯……没有。”他支吾着说。

“骗子！”我说，猛扯他的头发。这个可怜虫当然在撒谎。当你自己啥也不是，看到其他人被折磨而不是你时，当然开心了，我要为这个惩罚他。他的头发摸在手里感觉很恶心，他这个年龄的小孩头发竟然这么粗糙，像老人的头发长在小男孩的头上一样，而且油腻腻的，他可能用了他妈妈哪个男朋友的定型发胶。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我攥紧拳头更用力地拉扯，直到感觉毛囊都从毛细孔里被拔出来了。他的皮肤惨白，几乎泛青了，像女孩的喉咙。青筋都抻得很紧，微微颤抖，时间慢下来，每个刹那都展开成一片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就这么简单。

大辅在呻吟。他的眼睛闭着，嘴巴却微张，脸部异常放松。一小滴口水从他皲裂的嘴角流出来。他看上去像在微笑。

我的拳头紧握菜刀，看起来煞有介事，我的手臂也感觉孔武有力，我很满意。我们站在那里，我和大辅君冻结在时间里，而未来是我的。不管我做出怎样的选择，此时此刻，我拥有大辅，我拥有他的未来。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疼人，却又过于亲密，如果现在我杀了他，我们就会一辈子绑在一起，永世绑在一起，于是我放了他。他瘫在我的脚边。

我看着自己的双手，它们好像不属于我。他的几缕恶心的头发粘在我的手指上，还带着毛囊的白头。我在裙子上搓掉它们。

“离开这里，”我说，“回家去。”

大辅慢慢站起来，拍拍自己的膝盖。“你应该做的。”他说。

他的话吓到我了。“做什么？”我很蠢地问。

他蹲在人行道上，慢慢地把自己的书本放回书包里。“割下去，”他说，抬头看向我，眨着眼睛，“割断我的喉咙。我想死。”

“你真想死？”我问。

他点点头。“当然。”他说，然后回去捡试卷。

我观察了他一会儿。我同情他，因为我知道他什么意思，我甚至想提议再来一次，但时机已过。算了。

“对不起。”我说。

他摇摇头，“没事。”他嘟囔一声。

在他跪在地上爬来爬去找自动售卖机下面的铅笔时，我又观察了他更长时间。我几乎想去帮他，但还是转身走了。我没有回头。我不担心他告诉任何人。他没那么蠢，我也一样。我一直走到车站，那里有更好的自动售卖机，我给爸爸买了一包短支“希望”烟，因为那是根据名字我唯一可以帮他买的牌子。然后我从饮料机上给自己买了一罐果粒橙，这种饮料里面有小块的果肉，我喜欢用牙齿咬开它们。

## 4

我的葬礼办得很美，而且非常逼真。我们班上所有的小孩都戴了黑臂纱，他们在我的桌上摆了供桌，放上蜡烛和一个香炉，还有我的相片，放大裱了框，用黑白绸带装饰。我的敌人一个接一个地轮流走到我的桌前瞻仰我，在我的相片前放上一朵白色的纸花。班上其他人都站在他们自己的课桌边，双手紧扣，眼睛盯着地面。可能他们在强忍着笑，但我觉得不像。整个氛围非常肃穆，感觉就像体面的葬礼。轮到大辅君上前时，他面色苍白，但他还是照做了，他把他的花献上，深深鞠躬。我几乎为他感到骄傲，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儿反常，但我想，你對自己折磨过的人可能会有点儿好感，你曾拥有他们的未来。

仪式的整个过程中，宇川老师一直在念经。我当时还不知道佛经，因为我在阳光谷长大，很少接触到佛教传统。后来，我在我的老己子的寺院里再次听到时，我问她这是什么，她告诉我这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sup>(54)</sup>，意思大概是“最上乘智慧的伟大心经”。我唯一能记住的部分是这么念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sup>(55)</sup>。

这很抽象。老己子对我解释过，我不知道自己理解得对不对，但我觉得它的意思是：世上没有什么是在或真实的，因为没有什么恒久不变，所有一切——树木、鸟兽、沙石、山川，甚至我和你——在某种意义上，都只是流经的时。我觉得很对，而且让人很安心。我真希望我在自己的葬礼上听到宇川老师念经时能够理解，因为那对我会是极大的安慰。当然了，我那时不懂，因为佛经都是用古语念的，已经没人听得懂，除非你和己子一样，那是她的工作。但其实也无关紧要，因为即使你不能完全听懂话语，你也知道它们美丽且深奥。宇川老师平日的声音咕咕啾啾让人不爽，今天突然变得轻柔而忧伤，他在充满感情地念经，煞有介事。他走到我的桌前献花时，脸上的表情让我想哭，因为那表情太扭曲了，充满他自己独有的悲痛。有几次我真的哭了，比如我看到自

己的相片挂着黑白葬礼丝带时，我看到我的同学低下头来，拿着他们的纸花，对我那么恭敬时。他们肯定是放学后聚在社团里一起做那些纸花的，还要装饰我的照片。他们那么认真、那么凝重，我几乎要爱上他们了。

## 5

我那天没去学校，所以我其实并未出席自己的葬礼。我是后来看到的。和大辅君碰面后，我回家把香烟交给爸爸，就上床了。那天晚上我妈妈回家后，我想办法让自己吐在洗手间的地板上，然后告诉她我病了。第二天一早我为了保险起见，又吐了一次，因为那是暑假前的最后一个上学日，她就让我待在家里。我真高兴，盘算着自己逃过一劫，但那天晚上我收到一封匿名邮件，主题写着：转学生安谷奈绪英年早逝之悲剧。邮件是一个视频分享网站的链接。有人用手机拍下我的葬礼视频，然后发到网上，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看着点击量上升。我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在看，但视频点击量成百上千地飙升，好像中了病毒一样。真怪异，我甚至有点儿骄傲。受欢迎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 6

我只记得《心经》的最后几句是这样念的：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

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这些词语其实是古印度语<sup>(56)</sup>，甚至都不是日语，但己子告诉我，它们的意思大概是这样：

去啊去啊，去超越一切

去彻底超越一切，醒悟过来，欢呼……

我一直在想着己子，当众生甚至我的那些愚蠢可怕的同学都醒来，开悟，然后离开时，她会有多释然，那样她终于可以休息了。她一定已经精疲力竭。

- 
- (1) 拂：拂尘。日语为払子（Hossu）。佛教禅宗的方丈拿在手上的掸子，用马尾制成。——作者原注（本书中其他凡是作者原注的，不再另作说明）
  - (2) 道元禅师（1200-1253）：日本禅宗大师，因长期任永平寺住持，亦被称为永平道元。著作有《正法眼藏》，《有时》是其第十一章。
  - (3) 御宅（お宅，otaku）：指过分沉迷于某种事物。现多指热衷动漫、电脑游戏、模型等次文化的人。
  - (4) 携带（携帯，keitai）：携带电话的简称，即手机。
  - (5) 大正时代：1912年至1926年，日本大正天皇在位时期，是相对稳定的时期，因该时期民主、自由气息浓厚，后来也被称为“大正民主”。
  - (6) 新女性：日本在20世纪早期使用的词，用来形容受过教育的进步女性，她们反对传统的性别分配角色对女性的限制。
  - (7) 更多关于禅宗刹那的思考，请见附录一。
  - (8) 現在地で始まるべき（Genzaichi de hajimarubeki）：你应该从你所在的地方开始。“现在地”在地图上指示“你在这里”。
  - (9) “御宅族”这个词是敬语，将它用在第二人称身上时，会在说话者和被提到的“您”之间产生一种正式的社交距离。这一距离在惯例上表示恭敬，但也可以带有讽刺和嘲弄的意味。
  - (10) 蛋包饭（オム・ライス）：煎蛋皮里填满香料米饭，用番茄酱和黄油调味。
  - (11) 人气No.1（ninki nanba wan）：最受欢迎，流行度第一。
  - (12) 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だんな様（Okaerinasaimase, dannasama）：欢迎回来，主人。
  - (13) 这里应是主人公随机说出的假定场所，旨在强调“法国女仆”这一潮流已不再流行。——译者注
  - (14) 数珠（juzu）：佛教徒诵经用的念珠。
  - (15) 菩萨（bosatsu）：菩提萨埵（bodhisattva），觉醒的生命，佛教中的圣徒。
  - (16) 原宿（Harajuku）：东京一个以年轻文化和街头流行闻名的地区。
  - (17) 纸艺（ペーパー・クラ，peipaakura）：纸质工艺品，由英语单词“纸”（paper）

和“工艺”（craft）组成。

(18) 补习塾（juku）：补习班。

(19) 喫茶馆（kissa）：咖啡馆。

(20) “当每个人体内的那个作家都苏醒过来时（那并不遥远），我们必然进入一个全民发聩且理解缺失的时代。”——米兰·昆德拉，《笑忘书》，1980年。

(21) 归国子女（kikokushijo）：被遣返回国的儿童。

(22) 便当（bentō）：盒饭。

(23)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24)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25) 库拉该（kुरage）：海蜇，水母。

(26) 御节料理（おせち料理，osechi ryōri）：新年晚宴的特别冷餐，提前做好，然后放在多层的饭盒里上桌。

(27) 朴门永续：一种农业培植技术。

(28) 刹那（setsuna）：日语，源于梵文ksāna，见附录一。

(29) 关于道元与量子力学的思考，见附录二。

(30) 原文为日文，“再见”的意思。——译者注

(31) 蛰居族（引きこもり，hikikomori）：隐居者，拒绝出门的人。

(32) 欧爱罗（OL，ōeru）：“办公室丽人”的缩写。

(33) 洗汤（sentō）：公共浴池。

(34) 奥库桑（奥さん，okusan）：太太。

(35) 布粗布粗（ぶつぶつ，butsubutsu）：肿块，斑点皮疹。

(36)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37) 酱：日语为ちゃん，加在名字的后面，是一种表示亲昵的称谓。

(38) 心配しなくていいんだよ：不用担心。

(39)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40) 艾诺奇（えのき，enoki）：金针菇，一种白色的小蘑菇，长条的丝状细茎上顶着一个小圆头，在阴暗的环境里簇状生长，从不见天日。

(41) 暖桌（kotatsu）：一种下面装有发热元件的矮桌，盖有毯子用来保温。

(42)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43) 飞特族（furiitaa）：一种自由职业者，由英语“自由”（free）和德语“工作

者”（arbeiter）组成。

(44) 古著：从日本流行开来的一种文化。最早指在衣服紧缺的时代对旧衣服的再加工。现指年代久远今已不再生产的东西。——译者注

(45) haruki：春树。

(46) 空华（kūge）：“虚空的”或者“天空的”花朵；是白内障的一种俗称，也是道元禅师《正法眼藏》第四十三章的标题。“空华”在这里指的是白内障使视力变得低下，但在传统的佛教教义里，“空华”是指一个人的业障导致的妄念。道元把它解释为“虚空的花朵”；换句话说，是一种开悟的状态。他说，世上一切，都是空虚之花的小宇宙。

(47) 言灵（kotodama）：言语（koto）+灵或魂（tama）。

(48) 鹿角虫。

(49) 全员西卡投（全員しかと，zen in shikato）：“集体放逐”或者“全民无视”。

(50) 倍菌（ばい菌，baikin）：细菌。

(51) 太妹（スケ番，sukeban）：大姐头，女流氓。

(52) 笼中鸟（籠目，kagome）：一种开放式的竹编篮或竹笼。

(53) 鬼（oni）：恶魔，食人魔。

(54)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55) 大乘佛教的核心经文，阐述的是万物皆空的理念。

(56) 梵文。

# 海军二等海尉安谷春树

实际上，每个读者在阅读时，  
读的都是他自己本身。  
作者的作品不过是  
一种供给读者使用的光学仪器，  
让他得以辨清一个在没有书的情况下，  
他可能永远无法看到的自身。  
读者在书中得到的自我认识  
就是书的真理明证。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 露丝

## 1

屏幕上是一个男人的形象，三十几岁或四十岁出头的样子。他站在一片巨大的海啸残骸前，它们一直延伸到摄像机镜头所能及的远方。男人戴着白色纸面罩，但他把面具拉到下巴对着记者说话。他戴着劳保手套，穿着松垮的运动裤、拉链衫和靴子。他举起手臂示意身后的残骸。

“就像一场梦，”他说，“一场梦魇。我一直努力醒过来。我以为只要我醒了，女儿就会回来。”

他的声音很平，表达方式也很简短：“我什么都没了。我女儿，我儿子，我妻子，我母亲。我们的房子，邻居。我们整个县。”

屏幕下方的字幕交代了男人的名字：野岛某某，环卫工人，某某市，宫城县。

新闻广播员对着摄像机说话，面罩让他的声音含混不清。他解释说他们所站的地方以前是野岛先生的家。画面上是彻底被摧毁的景象，但摄像机捕捉不到的是臭气。他把面罩拉下来，解释道，恶臭不堪，是烂鱼和腐肉的呛人臭味，都埋在残骸下面。野岛先生在找他六岁大的女儿。他对能找到活人几乎不抱希望。他在找三月十一日早上海啸来袭时，她背的双肩包。

“是红色的，”野岛说，“上面有凯蒂猫的图案。我刚给她买的。学年要开始了，她很为它骄傲，在家里都背着它。她马上就上一年级了。”

当时野岛和女儿正在家中的厨房里，废水和残片的海墙冲毁了他们

的房子。几秒之后，野岛被冲到天花板上，女儿消失了。他以为自己会被淹死，但房子奇迹般地被扯高地基，天花板塌掉时他被推到二楼的卧室里，他妻子正缩在墙角抱着他们襁褓中的儿子。

“我试着去抓她的手，”他说，“几乎就要抓到她，但房子倾斜了，裂成两半。”

他的妻子和儿子被卷走了。他以为自己还能抓到他们。他成功地爬到一栋漂过的混凝土建筑房顶上，能看到他的妻子仍在漂浮的卧室墙角抱着宝宝，但她被推得越来越远。他朝她喊。水的怒吼和残骸的撞击声震耳欲聋。

“太吵了，但我觉得她听到我喊了。她看着我，眼睛睁得很大，但她一声都没叫，她不想吓坏宝宝。她一直看着我，直到最后一刻。”

他甩着头，好像想把记忆清零，死死地盯着残骸区——支离破碎的房子，皱成一团的汽车，煤渣砖和拧结的钢筋，小船，家具部件，砸毁的电器，房顶瓷砖，衣服，杂物——数米高的可怕垃圾堆。他看着自己的脚，用鞋尖轻轻拨着一个泥泞的布团。

“我可能永远找不回我的家人了，”他说，“我已经不指望给他们办个像样的葬礼。但如果我能找到点什么，哪怕只是我女儿的一件东西，我也能了却心愿，离开这里。”他狠狠地咽了口唾沫，然后深吸一口气。

“和家人一起的生活是一场梦。”他朝那片废墟比画，“这才是现实。一切都消失了。我们必须醒来，明白这一切。”

## 2

地震和海啸后的几天里，露丝坐在电脑屏幕前，在网络上搜罗朋友和家人的消息。几天内，她收到确认回复，自己认识的人都安然无恙，

但她还是无法不看新闻。大量从日本涌来的画面催眠了她。每隔几小时，又会爆出一组骇人的镜头，她会一遍一遍地反复播放，研究海浪如何冲上防波堤顶，把船冲上城市的街道，卷起轿车、卡车，把它们堆在大楼顶上。她看着整个的城镇在顷刻间被冲垮，荡然无存。她意识到这些片刻被拍下来放到网上的同时，有更多其他的片刻就那么消失了。

多数镜头是恐慌的人站在山顶或者高楼顶上用自己的手机拍的，所以画质都很粗糙，好像摄影师没意识到自己在拍摄一样，他们只知道这很要紧，所以他们打开手机，把它们对准来势汹汹的海浪。有时画面会突然糊掉，然后画面的边框、小小的汽车和人都被拍到在逃离汹涌而来的污水黑墙。有时人们似乎很困惑。有时他们看起来好像怡然自得，甚至扭头往回看，还没能理解自己身处的险境。但通常从摄像机所处的有利地势看去，你能看到海浪移动的速度有多快，它们又有多巨大。那些小人儿一点儿机会都没有，站在屏幕后面的人心知肚明。“快跑啊！快跑啊！”他们空洞的声音在摄影机后面嘶喊，“不要停！跑啊！哦，不！老奶奶呢？哦，不！看啊！在那里！哦，太恐怖了！快点！跑啊！跑啊！”

### 3

地震、海啸以及福岛核反应堆融化后的两周里，全球的宽带都被日本的画面报道淹没。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都变成了核辐射、微西弗<sup>(1)</sup>、板块构造论还有俯冲的专家。然后，利比亚暴动以及美国乔普林飓风后来居上，关键词搜索云转向了革命、干旱和不稳定气团。日本的信息大潮渐渐退去，偶尔会有一篇文章出现在《纽约时报》上，关于东京电力对核反应堆熔化的处置失当，或者政府无法回应，保护公民不力，但这些新闻很少再上头版了。商业版刊登悲观的文章讨论日本连串灾难的代价，将它视为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灾难，对整个国家经济的未来做出极端预测。

信息的半衰期是多少？它衰退的速率与传输的媒介相关吗？像素需要力量。纸张在水深火热中不够稳定。刻在石头里的文字更加耐久，尽管不那么容易散布，但惰性也是好事。在日本海岸沿线分布的县市，有人在山边发现了石头标记，刻的是古老的警告：

建屋不要低于这个点！

有些警告石有六百多年历史。有几块被海啸移走了，但大多数还是平安地守在原地，躲过了魔掌。

“它们是我们祖先的声音，”一个镇长说，他所在的镇被海浪冲毁了，“他们穿越时间对我们喊话，但我们没听。”

信息的半衰期与我们注意力的退减有关联吗？互联网是一种暂存的洋流吗？它把故事吸进它的轨道，好像它们是地理漂流物一样。它的洋流记忆是多少？我们又怎么衡量漂流物的半衰期呢？

浪潮崩解成微粒，每一颗都包含一个故事：

- 一部手机，被压在污泥残骸的大山下，滴滴作响；
- 围成一圈的士兵，向插旗标记的一具尸体鞠躬；
- 一个全副武装的医务工作者，正在扫描一个在母亲怀里蠕动的苍白婴儿；
- 一排学步的小孩，正安静地等待着接受检测。

这样的画面多得难以置信，它们仅是零星代表。画面旋转着老去，每绕洋流旋转一圈就分解一点儿，慢慢地裂成刀刃般锐利的碎片和色彩鲜明的碎屑。就像塑料“孔费蒂”，它们被吸进洋流停滞的中心，那里是历史与时间的垃圾带。洋流的记忆就是我们遗忘的一切。

露丝感觉自己的大脑就像垃圾带，像一块不加分辨的垫子，上面满是停滞断裂的像素。她靠回到自己的椅子上，远离闪烁的屏幕，闭上眼睛。像素流连不去，在她眼睑后方的黑暗中舞蹈。她花了一个下午在YouTube及其他各种视频分享网站上看霸凌和骚扰短片，美国的和日本的都看，但她要找的短片《转学生安谷奈绪英年早逝之悲剧》，按奈绪的说法，一度像中了病毒般火爆，就是找不到。

她用手上下搓脸，揉捏自己的太阳穴，然后把手指压进眼眶。她觉得自己在试图仅凭纯粹的意志力和眼球的定力，把女孩从发亮的屏幕里吸出来。有那么重要吗？就是重要。她需要知道奈绪是死是活。她在找一具尸体。

她站起来伸个懒腰，晃到楼下。家里没人。奥利弗收到一大集装箱的水杉子苗，他一直在“新始新世”的清空地上种植这种树。那天一大早他就出门了，吹着《白雪公主》里小矮人的调子，嗨吼、嗨吼，没有什么事比种树苗更让他开心。车停在外面的门廊上，等着带他回家。

下午四点半，该考虑晚饭了。她路过饭厅时，闻到一阵死藤壶的鱼腥味，气味越来越重了。她走向电话，拿起听筒，拨通考莉的号码。

## 5

“它们是鹅颈藤壶，”考莉说，一边检查冷藏袋上的藤壶，“茗荷属藤壶。有柄目。一种群居型浮游物种，不完全是原生物种，从深海里漂来的海藻上常能发现它们。”

她的目光扫过厨房，落在烧水煮茶的露丝身上：“这就是你在古德伦和霍斯特家下面发现的袋子吗？”

露丝在电话里和考莉交谈时，并没有提及自己是在哪里发现的袋子，但考莉接到她电话时听起来丝毫不惊讶，就好像她一直在等她的电

话似的。考莉确实能帮得上忙。她曾是一名海洋生物学家，也是环保活动家，在岛上负责前滩监控项目，还为海洋哺乳动物保护局做志愿工作。大游轮从这里定期往来于阿拉斯加，她依靠在内陆段的隐蔽水域沿线做自然学家来谋生。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考莉说，“那些坐游轮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们正是掌握资源引导改变的人。”

她经常提起一个故事。那时轮船正要下锚，她站在甲板上为兴奋的乘客指出一小群座头鲸，乘客们都挤在栏杆旁，“噼啪”猛拍照片，拍摄录像。一位老者远离人群站着。当考莉要把自己栏杆旁的位置让给他，说视野会更好些时，他却嘲讽地大笑起来。

“不过是鲸鱼罢了。”

晚些时候在游轮里她办了一场关于鲸类的讲座。她播放影片，讲起它们复杂的群体关系和社会行为，还有它们的泡泡网、回波定位，以及它们的情绪范围。她播放它们发声的录音，讲解它们的滴答声和歌声。让她惊讶的是，老者也在观众里聆听。

后来，他们看到另一小群鲸鱼，这一次靠得更近，他们有幸看到一系列壮观的水面行为：鲸跃出水，直立出水，尾叶拍水，还有击水。老人走到甲板上观看。

他们靠近温哥华港时，游轮线路就要结束了，老人找到她，交给她一个信封。

“给你的鲸鱼。”他说。

然后她谢了他，他摇摇头：“不要谢我。”

他们上岸，考莉忘记了信封的事。等她回家后，她找出信封打开来看，里面是一张五十万美金的支票，捐给她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局。她以为是开玩笑。她以为自己数错零了。她把它送到办公室，他们兑现了

它。支票结清了。

根据旅客名单，她找到了老人在美国贝塞斯达的家庭电话号码，她询问他。一开始他并不情愿，最终还是做出了解释。他告诉她，他曾在“二战”期间担任轰炸机飞行员，驻扎在阿留申群岛的空军基地。他们那时每天都出机，寻找日方目标。通常在他们无法定位敌方军舰，或者天气突然转坏时，他们要被迫放弃任务飞回基地，但满负荷降落非常危险，所以他们得把炸弹扔进海里。他们从驾驶员座舱里能看到鲸鱼的大片阴影在水面下方移动。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看，鲸鱼似乎很小。他们用它们做打靶练习。

“那时觉得很好玩，”老人在电话里告诉考莉，“我们懂什么呢？”

“它们是滤食生物，”考莉说，说的是藤壶，“但它们不太擅长移动触毛，所以依赖水流的急剧运动来获得营养。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偏好比我们这里更开放的海岸线。”

“触毛是什么？”露丝问。她放下两大杯茶，然后为奥利弗倒上第三杯，他刚种完树回来，脱下夹克挂起来，然后加入她们的谈话，猫后脚就跟进来了。

“谢了。”考莉说，喝了一小口茶，“触毛是藤壶的手脚，羽毛状的卷须，用来拉近浮游生物。”

“我没看到羽毛状卷须。”露丝说。她不喜欢藤壶。它们很丑陋，让她起鸡皮疙瘩。

“它们只有在水下才伸展触毛，”奥利弗用发红的手指握住温暖的马克杯，“无所谓啦，反正这些家伙也死了。”

露丝检查藤壶，它们看起来和活着时差不多大。它们扒着强硬坚韧的深色长茎干附在冷藏袋上，茎干上满是凸起。每根茎干悬空的一端都有一小簇白色的板状硬壳，看上去像指甲。考莉用她的笔尖点着其中一

根坚韧的茎干。佩斯托跳上桌面观看。

“这是脚，或者叫柄，”她说，“这块白色的硬壳就是骨端，或者说是头。”

猫在闻藤壶，露丝把它推开。“它有脸吗？”她问。

“算不上有脸，”考莉说，“但它有背部，也就是上面，也有腹部，就是下面。”

她从自己的渔夫背心口袋里取出一个小塑料盒，打开来。里面是一套鉴定仪器：一把解剖刀，镊子、钳子、剪刀各一个，还有一把小尺。她选出最大的藤壶，用解剖刀仔细地把塑料袋和柄部的基座切开。她取下藤壶，把它放在面前的台子上。她拿出尺子，测量这个小生物从头到脚的长度。

“你能辨别它的年龄吗？”奥利弗问。

“不好说。它们一岁时性成熟，到五岁完全成熟。能活二十年甚至以上。这个家伙，或者说姑娘——实际上无所谓，因为它们是雌雄同体的——是个成熟的成年人。它们可以长到二十厘米长，大约是八英寸，但这只刚刚超过三英寸，说明寄居体还很年轻，或者周围条件不太好，或者二者皆是。嘿，奥利弗，我能用一下你iPhone上的显微镜吗？”

他最近改装了自己的iPhone，用强力胶粘了一个四十五倍的小型数码显微镜头到外壳上。考莉怎么连这个都知道了。她才刚回岛上啊。她是怎么知道的？她伸出手，他“咔嗒”一声把改装外壳装到手机上，打开应用程序，然后递给她。她把镜头对准藤壶的头时，应用程序打开了iPhone的照灯。一个特写画面出现在小屏幕上。“这太酷了！”她说，“你看到这些灿烂的钙质板没有？”

露丝越过她的肩头盯着小屏幕。钙质板看上去像史前爬行动物的脚指甲。



“它们刚分泌时是闪着珠光的，渐渐地被海浪冲开了，就变得麻麻点点、暗淡无光。”

“像我们一样。”露丝一边说，一边坐下来。

“正是，”考莉说，“所以那是另一条测龄的线索。总之，我会说这个寄居体漂来漂去好几年了，很可能三到四年。”

“三年的话就在海啸之前了。”奥利弗说。

“嗯，我也说了，很难做到更精确。但我们应该还不大可能看到海啸的东西冲上我们的海滩吧。我们这个地方窝得很深。”

她关掉显微镜的灯光，大赞这个镜头：“你是怎么连上的？”

奥利弗在解释改装的时候，露丝用手指捏起被切下来的藤壶，研究了一番。这条新信息几乎不支持她的海啸理论。或许穆丽尔是对的。可能冷藏袋是从船上丢下来的，尽管奈绪似乎不像会坐阿拉斯加游轮的那类人。或许她在海啸前把它抛到海上，就像漂流瓶一样，也可能在她走进大海淹死自己时，冷藏袋和石头一起放在她的口袋里。这些解释貌似都说得通，但没有一个感觉对路。从一开始露丝就不喜欢藤壶，现在甚至心生怨恨了，因为它们没能为她的寻找提供证据。

“话说回来，为什么它们被叫成鹅颈藤壶呢？”她问，“它们一点儿也不像鹅。”

考莉已经把iPhone还给奥利弗，正在收拾她的工具：“其实，它们非常相像。有一种鹅叫作黑雁，有黑色的长脖子和白色的头。你们这些小朋友就是以它命名的。过去人们常发现这些小东西附在一块浮木上，他们假定这是黑雁栖居的树枝，以为骨端就是下在树上的蛋，然后黑雁会从里面孵出来。这是一条合理的假设链，当然了，他们大错特错。”

“假设糟透了。”露丝说。她把藤壶放回台面，一直等在一旁的佩斯托迅速跑过去，把它偷走了。佩斯托把它带到厨房地板的正中央放

下，又用力闻了一下，然后跷起鼻子。它不愿屈尊吃死掉的东西。

“它们在西班牙是美味佳肴，”考莉说，“柄部尤其细嫩。你煮上几分钟，剥掉外皮，捏着它的壳，把脚放进你的嘴里，然后……啾！”她用手势表演，用嘴唇模拟声音，“肉一下从壳里滑出来。蘸一点儿蒜泥和柠檬汁……美味啊！”

……

还没到下午六点，外面已经很黑了。露丝拿了一个头灯，他们送考莉到卡车边。她抬头望去，能看到云层拨开，满月照亮整个天际。月光下，树冠被夜雾暗淡的卷须勾勒出来，但下方香柏的大树枝却阴沉沉的，因为下了一整天的雨。头灯的光线照出树枝间的一个身影。

“嘿，那是你的林鸦吗？”考莉问。

露丝定住她的光线，能看到黑色羽毛和乌黑眼珠闪着微光。“穆丽尔。”她说，就好像是在回答考莉的问题一样。

考莉大笑：“确实，人人都在谈论它。我们当地的本土主义者已经焦头烂额了。”

“为什么？”

“你觉得呢？入侵物种。外来动物。黑蛞蝓，苏格兰金雀花，喜马拉雅黑莓，现在是林鸦？”她转向奥利弗，“说到外来物，契约大战怎么样了？”

他做了个鬼脸。他那块一直栽种气候变迁林的“新始新世”场地，被一个伐木公司清空了。人们定了一个契约，规定任何后续的再造林都仅限于现存地面区域的本地物种。他的树木被认定为外来品种，因此违反了契约。这是奥利弗和他那位拥有产权的植物学家朋友都始料未及的。

“不妙，”他说，“租赁方想让我停止种树，但我辩称，考虑到气

候已经开始快速变迁，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本土’这个词，把它的范围扩大到从前的甚至史前的本土物种。”他看起来垂头丧气。“文字游戏，”他说，“蠢到家了。”

就像示意赞同一样，林鸦发出一声刺耳的嘶喊，考莉大笑：“看到没有？它在适应水土呢。要是我们仇外的岛民拉着鸟网、提着煤油电筒扫荡这里的话，你也不用惊讶。”

露丝抬头看着黑暗树丛里乌鸦的轮廓。“你听到了吗？”她朝它喊，“你最好当心点。”

乌鸦拍打着翅膀，在树枝上跳来跳去，震下来的积水雨点般落在考莉的头上。

“嘿，”她从脸上抹掉水滴，“打住。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她转向露丝，“它们非常聪明。你知道——”

露丝举起手：“我知道。”但考莉还是继续说：“在斯利亚门传说里，它们是有魔力的祖先，能变成人类的外形。”

“用不着你说。”露丝说。

考莉露齿一笑：“你应该改天去找穆丽尔，让她告诉你……”

## 6

那天晚上，露丝在床上朗读当天的日记配额。佩斯托躺在奥利弗的肚子上，轻柔地发出咕噜声，奥利弗一边抬着头凝视天花板，一边抚摸猫的额头。她读到奈绪葬礼的部分和传到网上的视频。

去呀，去呀，

去完全超越一切……

霸凌的故事让他气愤。“我痛恨霸凌，”他说，“学校怎么能容忍

那样的事发生？那个老师怎么能参与？”

露丝没有答案。佩斯托停止了咕噜声，不安地看着奥利弗。

“但完全可以理解，”奥利弗闷闷不乐地说，“我们就活在霸权文化里。政客、财团、银行、军队，都是地痞恶棍。他们偷窃，他们折磨人们，他们定下这些疯狂的规则作为主调。”

她把手滑到他的头和枕头之间，给他揉捏后脖颈。猫抬起一只爪子，放在他的下巴上。

“看看关塔那摩，”他说，“看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国是坏，但加拿大也好不到哪儿去。人们一味地应和这种安排，不敢出声。看看沥青砂的开采，和东京电力一路货色。我恨透他们了。”

他翻身到另一边，把猫歪到床垫上。猫跳下床，走了。

奥利弗睡着后，露丝起床走到窗边。外面某处，乌鸦正在大树枝上栖息。她看不到它，但她想到黑色的乌鸦躲在阴影中便很高兴。她好奇它有没有和渡鸦交上朋友。她爬回床上，迷迷糊糊地睡去。

那一晚，她第二次做了她的尼姑梦。同样的寺院，同样的黑暗房间，扯裂的纸屏风，同样的老尼，穿着黑色的长袍，坐在桌前的地板上。外面，同样的月光温柔地洒在花园里，只不过这一次露丝隔开了距离，站在花园门外，只能依稀辨出一片像是墓地的轮廓，高矮不一的舍利塔和石头剪影，突兀地映衬在灰白的夜空里。

房间里，电脑刺眼的冷光照亮老尼的脸庞，让她看起来憔悴而病态。她从屏幕前抬头，戴着和露丝相似的黑框眼镜。她摘下眼镜，揉搓疲惫的双眼，然后她发现了露丝。她抖开宽大袖子的黑翼，召唤露丝走近一些，然后露丝就在她身边了。尼姑递过来她的眼镜，露丝意识到她把自己的落在床头柜上了，便接了过来。她知道自己得戴上它。她眨着眼睛。镜片厚重朦胧。她的眼睛需要一点儿时间来调适。

不，还是不行。尼姑的镜片太厚也太霸道，朦胧拆解了她所认知的整个世界。她开始恐慌。她试图把眼镜从自己的脸上扯下来，但它卡在那里了，她在挣扎的时候，世界的污迹开始吞没她，像旋风一样打着旋儿呼啸着，把她抛进一个还未成形的地方，还是环境？她找不到词语形容那里。怎么描述呢？不是一处地方，而是一种感觉，一种不存在的、突如其来的、黑暗的、洪荒的感觉，那样一种初始的恐惧填满她，让她大声呼喊。她把手放到脸上，却发现自己没有脸。那里空了。没有手，没有脸，没有眼睛，没有眼镜，根本没有露丝。除了广漠空旷的冷酷，一无所有。

她尖叫，但没有声音出来。她竭力进入那片广漠，挤进一个感觉上是“前方”甚至“穿透”的方向，但没有脸就无所谓前后。没有上，没有下。没有过往，没有未来。只有这个——这种永恒感，无止境地向着四面八方合并、交融成无以名状的东西。

然后她感觉到了什么，一种羽毛般轻盈的触动，她听到像是轻笑或“咔哒”一声，然后一瞬间，她的黑暗恐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彻底的宁静与幸福感。倒不是她有形体能够感受，或者有眼睛能看，还是有耳朵能听，只不过她不知怎么的，体验到了所有这些感觉。就像她被时间拥入了怀里，沉浸在这种喜乐的状态中，一轮永恒甚至两轮般漫长。一束清冷的冬日阳光透过窗外的竹林照进来，她醒来时觉得异常平和，精力充沛。

# 奈绪

## 1

你听说过“金缚<sup>(2)</sup>”吗？这种东西在日本尽人皆知，但在阳光谷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问过凯拉，所以可能美国人没有这个体验。我也没有过，直到我搬去东京。

“金缚”就是你在半夜睡醒却不能动弹，好像有什么痴肥的恶灵坐在你的胸口上。真的很可怕。中央快线事件之后，我醒来时常常以为是爸爸坐在我的胸口上。如果他坐在那里，就意味着他变成鬼了，也就是说他死了，但之后我会听到他在房间的另一头打鼾，这才意识到是“金缚”。你睁开眼睛凝视黑暗，有时你能听到人声，听起来像发怒的恶魔，但你不能说话，甚至一点儿声音都发不出。有时你明明躺在那里，却感觉你的身体正在飘走。

葬礼之前，我老是被“金缚”，但葬礼之后就停止了，很可能因为我本身变成了鬼。我照吃照睡，有时也写邮件给凯拉，但我心里知道自己死了，即使我的父母还没注意到。

可是凯拉发现了。由于时差原因，我们基本不再尝试在线聊天。东京早十六个小时，这意味着阳光谷的白天是这里的夜间，而且由于我住在和凯拉的更衣室一样大小的两居室公寓里，我不大可能深更半夜爬起来打开电脑开始聊天，所以我和凯拉多数时候发邮件，这个东西要慢半拍。我恨邮件。它太慢了。邮件永远不是现在时。它一直是“那时”，这也是为什么只要偷个懒，你的收件箱就被塞满了。倒不是说我的邮箱还会被塞满，但过去它经常会。我们刚离开阳光谷时，所有人都疯了一样地写邮件给我，问我关于日本的一切，但爸爸花了几个星期才建好网

络连接，那时我所有的朋友都开始过暑假了，然后学校开学，他们差不多都和我断了联系。

我一度试过开博客。我在阳光谷的八年级老师埃姆斯先生让我开一个，那样我就能写下自己的感想和观察，以及在日本我身上发生的一切趣事。搬家前我的爸爸帮我建了一个，我给它取名为“未来就是奈绪”，因为我以为我在日本的未来会是一个美式大冒险。很呆吧？

其实不完全很呆。那时我希望满满，现在看起来有点儿可悲又勇敢。我不能理解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不是我的错。关于我们离开加州的原因，我的父母没有对我开诚布公。他们要面子，假装一切都好，实际上直到我们到这里之前，我都不知道我们家破产了，还丢了饭碗。当我看到我们东京公寓的破败时，我才开始慢慢理解，意识到我不会有什麼大冒险，基本上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发到博客上，发什么都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我的父母很惨，我的学校生活很恐怖，未来一团糟。我能写什么？

“我和妈妈很享受在公共澡堂的热池子里泡澡。”

“今天在学校里我和我的新朋友玩‘かくれんぼ’玩得很开心。‘かくれんぼ’就像躲猫猫，而我要当‘鬼’！”

“我爸爸去应征中央快线铁道巡视员的新工作了。”

我维持了一段时间，把这些轻松愉快的东西发到“未来就是奈绪”上，但我觉得完全在骗人。之后有一天，在我回来后的几个月之后，我去查我的流量，这才意识到我写博客的这段时间里，只有十二个人访问过它，每人只花一分钟左右，而且我有几个星期没有点击量了，就在那天我把博客停了。没有比网络空间更可悲的了，你独自一人荡来荡去，自说自话。

反正凯拉没用多久就发现，我正在变成一个可怜的废物，再和我做朋友就不酷了。我发誓，即使在网上，人们也会散发出一种虚拟气味让

他人注意，尽管我没看出来那是如何实现的。它不像真实的气味，有分子和费洛蒙受体等，但它显著得就像你恐惧时散发的腋臭，或者当你没钱、没自信又没有像样的东西时挥发的氛围。可能是你的像素呈现方式吧，但毋庸置疑我已经有了，而凯拉从大洋彼端嗅了出来。

凯拉和我截然相反。她超有自信，有大把的钱，什么都不怕。尽管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通信，我甚至不知道她上了哪所高中，但我百分之百确信她是那里的校花，因为她就是那种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校花的类型。凯拉甚至不可能屈居第二，即使还在二年级时就确定了。她挑中我，允许我在午餐时段坐在她旁边。现在我回想起来，觉得她曾和我做过朋友真是奇迹。

自从我发给她一张我穿着新校服的照片后，事情就开始错得离谱，她回了封超级讽刺的邮件，大意是：哦，老天，我爱死你的校服了！太漫画了！你得送我一套，这样我就能扮成日本校园女生去万圣节派对啦！

对她来说，我的新生活不过是角色扮演<sup>(3)</sup>，但对我来说却完全是真实的。我们不再有任何交集。我们没法聊时尚，或者学校的小孩，或者谁是废物，或者我们喜欢或讨厌哪个老师。我们的聊天和邮件都不了了之，之后她给我回信越拖越久，过了一段时间，她几乎消失了。我试着上网找她时，她通常都离线，即使我知道那个时间她肯定在线，我意识到她把我从好友名单里删除了。

我有时还会给她写邮件，但她几乎从不回复。葬礼之后，我试过和她诚恳地分享我的感受，关于我多恨我的学校，我多恨待在日本，还有我多么想念阳光谷，但我还是无法告诉她霸凌的事，还有我爸爸和我们家的整个状况，所以很公平地说，她也无从聊起。我不能怪她不理解我。最后她终于回信，是一封活泼轻快的简短邮件，清楚阐明了如果我要哭哭啼啼的话，她不感兴趣。

那之后，我转发给她“转学生安谷奈绪英年早逝之悲剧”的链接，



就是我的葬礼。主要是为了吓唬吓唬她，但如我所说，我对我的统计数字也颇有点儿自豪。我等啊等，等她的邮件出现，但一直都没有。可能这就是你死后的情形。你的收件箱空空如也。一开始，你还以为只是没人回信，于是你查看你的发件箱，确保你的外发邮件没有问题，然后你检查你的网络服务，确保你的账号仍然有效，最后你只能得出结论：你死了。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自己像鬼了。日本的鬼都蛮厉害的，她们不是美国那种套着被单的鬼。在日本，她们穿白色和服，脸上披着黑色长发，而且她们没有脚。通常这些鬼都是女人，因为有人对她们做了令人发指的事，所以愤怒也理所应当。有时，如果有人被很恶劣地对待的话，他甚至能变成一个“生灵<sup>(4)</sup>”。他的灵魂离开他沉睡的躯体，在城市的夜里四处游荡，实施“踏踏里<sup>(5)</sup>”，坐在所有折磨过他的卑鄙同学的胸口上报仇雪恨。那就是我的暑期目标：变成活鬼。

实际上没有听起来这么疯狂，因为在我们家族里，阴魂不散世代相传，尽管我才刚开始了解这件事。我爸爸的行为开始愈发诡异了。他白天待在家里，但每个晚上等我和妈妈睡着后，他就会出门散步。他为什么要夜里溜出去？他也在对什么人“作祟”吗？他变成吸血鬼还是狼人了？他有外遇了？

我那时经常醒着躺在床上，被“金缚”所以动不了，我脑中的画面是：他穿着磨损的塑料拖鞋，拖着脚步走在黑暗蜿蜒的下町<sup>(6)</sup>小巷里，走过荒川区和千住区，走过浅草和墨田老住宅区。那里是工人阶层的聚居地，夜里那个时段很冷清，因为人人都在睡觉。几个小时后，他最终会走到隅田川畔的一座小公园里，那里有一道混凝土矮墙，是为了防止小孩掉进水里的。我能想象到他靠在墙上，看着垃圾漂过。有时我甚至能听到他对着野猫说话，它们在垃圾和阴影里钻进钻出。有时他会坐在秋千上，抽他最后几根短支的希望烟，琢磨怎样让活人沉进水里。等抽完所有的烟，他会再走回来，偷偷摸摸地溜进公寓。我经常听到大门门

锁“哐当”一声，因为我就在等着这一声。门闩的锁头打破了咒语。我听到它，才能动弹。

## 2

有一晚，可能是我葬礼的一周后，我做了一个关于同学的疯狂大梦，是那个名叫玲子的太妹。我想我之前跟你提起过她。她超级聪明又受欢迎，就像日本版的凯拉。她从不直接欺负我，我的意思是，她从不掐我、推我或者用她的小剪子戳我。她不需要，因为其他所有小孩都排着队为她效力。她只需用一个表情瞟我一眼，就像她刚看到什么半死不活的令人作呕的东西一样，然后她的朋友就会急切地动手。大多数时候她甚至不屑看我，但有时我会和她对视，她便不慌不忙地移开视线。她的眼睛是世上最残忍、最空洞的东西。

那就是我梦里的东西，一只残忍的眼睛，只不过它大得不可思议，像天空那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是在夜里，我在学校运动场上被“金缚”了，躺在一个箱子里，但也可能是一具棺材。我的同学们都在俯视我，他们的眼睛像黑暗森林中的兽类眼睛一般幽幽发光。然后他们开始眨眼，一个个地消失了，最后只剩下玲子的一只眼睛。它一边盯着下方的我，一边射出激光光束，但与光相反，它冷酷、黑暗、空洞。它变得越来越大，压迫下来，要把我和整个世界都包裹进去，我拯救世界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我的小菜刀插进她的瞳孔，于是我这么做了。我闭上眼睛，把刀刺向那个黑洞，一次又一次地猛刺，直到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撕裂了。一汪浓稠的液体，像氮气一般冰冷，从视网膜的裂口里汩汩渗出。我知道自己必须移动，但我动弹不得，然后球囊破了，冰冷的液体喷涌而出。太迟了。虽然我知道自己会被冻死，但整个世界却可以免受玲子的可怕眼睛的伤害，这要多亏我。

门闩的“哐当”声惊醒了我。是爸爸，他夜游回来了，我意识到自

己在做梦。当时是七月，哪怕夜里也潮湿闷热，但我哆嗦得厉害，连牙齿都在打战。我紧紧地抱住自己继续装睡，直到我听到爸爸走进卧室，钻进他的蒲团。我等啊等，竖起耳朵听，终于听到他睡觉的声音。妈妈睡觉很安静，但爸爸总是发出“噗噗噗”的小杂音，是空气进出嘴唇发出的声音。我确信他睡着后，就爬起来站到他的身旁，看了他一会儿。角落里电脑二极管发出的光亮足以让我看到他两唇之间的小空隙，我好奇如果用拇指堵住那个小洞会怎么样，但我没试。我只是踮着脚走去客厅。

他的夹克挂在门厅的钩子上，于是我把它披在肩上。这件夹克是阳光谷的公司发给他的，一件帅气又高级的夹克，和人们拍电影时发的一样，用高泰克斯面料制作，背上印有IT公司的标志。他以前常在里面穿一件帽衫打底，那时的他帅气又高级，是穿涤纶套装之前的他。丝般光滑的内衬上仍有他的余温，但贴在我裸露的皮肤上只让我哆嗦得更厉害。我裹着它，直到自己重新暖过来。

我走向通往小阳台的门，把额头贴在玻璃上。从阳台上看不到什么好景致。我们住的小区不像大多数人想象中的东京的画面，像新宿或涩谷那样一切光鲜而现代，都是混凝土和玻璃的摩天大楼。这片居民区更像贫民窟，老旧拥挤，狭小丑陋的公寓楼，都是有水渍的水泥房子，挤在这条歪七扭八的街上。从我们的阳台望去，我只能看到墙和屋顶，还有屋顶的旧瓦片，它们以奇怪的角度拼在一起。看起来就像一块锯齿状的拼布，层层面面都分崩离析，靠到处垂落的成圈电话线和电缆穿在一起。

白天你能看到一块块补丁状的天空，但夜间除了街灯的小圈光晕以外，一片漆黑。的士的顶灯划破楼与楼间的黑暗，自行车灯颤动的光线轻挠墙壁。很安静。你能听到老鼠在翻垃圾，小姐和约会对象从酒吧跌跌撞撞回家时发出的尖笑。我记得那天晚上，一切都格外黑暗寂静，好像整座城市都感受到我梦境的恐怖，都被“金缚”了。一切都不动弹，

甚至猫的影子。

我的梦太真实了。可能第二天我会听到玲子夜里上吊或者被谋杀的消息。会是我的错吗？就在那时，我产生了这个我可以变成“生灵”的念头，如果我现在还不是“生灵”的话，或许我能做到。可能需要练习，而且暑假刚开始，空闲时间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越是考虑这个想法，就越兴奋。第二天一整天和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在等待玲子的消息。我甚至把大辅逼到墙角里，问他有没有见过她。大辅和玲子在暑假期间去了同一家补习学校。我的大多数同学都去上补习学校，为了准备九年级下半学期的高中入学考试。基本上，如果你是个日本小孩，这些考试就决定了你的整个未来，以及你的余生，甚至你的来世。我的意思是：

你读哪所高中决定了你读哪所大学；

你读哪所大学决定了你去哪家公司；

你去哪家公司决定了你挣多少钱；

你挣多少钱决定了你跟什么人结婚；

你跟什么人结婚决定了你生出什么样的小孩，以及你怎么养育他们；

以及你住在哪里和你会死在哪里；

以及你的小孩有没有足够的钱给你办个上等的葬礼，请高级佛教住持来操办体面的葬礼仪式，来确保你能进入净土。

如果不行的话，你就要变成复仇的饿鬼，注定要因为你所有未满足的心愿滋扰活人，这一切的开始就是因为你输掉你的入学考试，没有进入一所好高中。

所以你明白了，如果你在乎自己的人生，补习学校就很重要。我的大多数同学和他们的家长都很认真地看待补习，但我的父母负担不起额

外的学费，而且我也不在乎。我是说，我已经是个复仇鬼了，已经在滋扰活人，所以是死是活都没多大所谓，而且我在阳光谷长大，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持不同的态度。我打心底认为我是美国人，我相信我有自由意志，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

重新回到大辅那件事。我又把他逼到汽水机旁边，稍微推搡了他一下，然后我向他问起玲子，问她有没有出什么事，或者她有没有缺席，但他告诉我她还好，每天都来学校。

我更严厉地逼问他。她有没有热感冒？我提示他，掐他的手臂。或者过敏？流鼻涕？流眼泪？

有，他告诉我。听我这么一提，他说她几天前确实戴着一只眼罩来上学。

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我放开他。什么时候？我查问，他掰着手指算日子。

星期一，他说。她是星期一戴着眼罩来学校的。我屏住呼吸。我是星期天晚上做的梦。

我把他按在饮料机上，让他告诉我事情的全过程。他说，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她得了很恶心的麦粒肿，有个男孩甚至敢叫她“倍菌”。但玲子只是愉快地大笑，告诉他这是角色扮演，她在扮《可爱眼罩的秘密》里的少女武士十兵卫酱。是真的，大辅告诉我，她的眼罩是粉色的，也是心形，和十兵卫酱的可爱眼罩一样。所以当玲子对那个叫她“倍菌”的男生动手，并亲自把他揍得屁滚尿流时，大家都认为眼罩赋予了她少女武士的无敌魔法战斗力。“这还是头一次有人真正见到她打架，所以这真的有点儿超自然。”大辅说。

他在小巷里低声飞快地告诉我这一切。

“你们就信她了？你们太蠢了！”

他耸耸单薄的肩膀。他没穿校服，他的骨头在T恤下面更加突兀，让他更像昆虫了。他真的很可怜。

“她看起来很像十兵卫酱，”他嘟哝着说，“她的身材很好。”

确实，就玲子的年龄来说，她的身材确实发育得很好。这话本来就让我光火，再加上出自大辅之口，更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意味着，即使像他这样的昆虫都会注意到胸和腿之类的，于是我把他打倒，故意更加用力地掐他，为了让他知道，我不需要可爱眼罩也能拥有让人哭的力量。但等我完事放他走后，独自走回我们的公寓时，我回想他说的事情，突然被自己的所作所为吓倒。你想啊，你以为眼罩下面藏着什么？少说也是麦粒肿，甚至可能是真正的眼伤，那就意味着我真的达成了我的目标。我在睡觉做梦时，我的魂灵真的逃离了我的身体去对我的敌人实施报复。我是个生鬼，这一领悟让我充满非凡的力量。

### 3

我变成“生灵”的一周后，老己子出现在我们的公寓门口。我当时正在客厅里看漫画，爸爸在阳台上，坐在洗衣机旁的提桶上抽烟，然后门铃响了。我们通常不理门铃，因为我们一个朋友都没有，通常都是收账的或是邻里联合会的人，但接着它又响了一次，然后是第三次。我朝阳台上的爸爸看去，看他希望我怎么做。他站在那里，眼睛里充满惊恐，他的头被湿答答的衣物遮住一半，袜子和内裤悬在他的耳边，像一顶假发。

自从因为掉进铁轨被捕后，他的妄想症就越来越严重，这在蛰居族中颇为典型。如我所说，除了午夜散步以外，他唯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公共浴室，那还只是在天黑以后，而且他已经开始发臭，妈妈威胁他如果再不洗澡就睡到阳台上去。他可能更愿意那样。

他喜欢阳台，因为能抽烟，这里是白天他唯一能呼吸新鲜空气的地

方。他坐在反扣的桶上，翻看我从回收桶里找到的旧漫画，抽完烟后，就进来读他的《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折纸昆虫。他几乎不用电脑了，也不浏览网页，这真的很怪，因为那是他在阳光谷时做的唯一的事情。现在他几乎不再上网，除了有时给他以前在阳光谷的朋友发封邮件。我开始觉得他可能也是一个“生灵”，要么他曾经被恶魔附身过，可能是个“水子”，一只隅田川暗流里的大河童<sup>(7)</sup>，它吸光了他的血，把他的空壳还回岸上。看起来就是那样。

总之，门铃响了四五次之后，我起身去开门。我心想很可能是房东的老婆，或是煤气工人，或是户口调查员，或是一对满面春光的摩门传教教徒。为什么传教的摩门教徒看起来总是像双胞胎呢？即使他们的身高、人种不同。那就是我在思考的东西，所以当我打开门，看到两个家伙穿着一模一样的浅灰色宽服，都戴着草编遮阳帽时，我没觉得特别惊讶。他俩不是摩门教徒，但看起来极像一对克隆人，也是满面春光，所以我猜想他们来自另一个牌子的成对行动的宗教。是不是所有宗教型的人都满面春光？可能不是所有人，但那些有神启的人都好像有上帝的光芒从他们的毛孔里透出来一样。

从他们的面光来判断，这两个家伙是真有神启，尽管他们也真的很矮。其中一个老些，另一个是年轻人，我能看出帽子下面两人都是光头。他们宽大的衣裤看起来是我上学路上那座寺庙里的和尚穿的那种，所以我推测他们是佛教徒，来这里化缘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啊呀，他们找错公寓了。

他们深深鞠躬。我也佯装朝他们点头示意。在日本的观念里，我不太礼貌。

“お邪魔いたします，ただいまお父さん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年轻人问。大概意思是：“请原谅这次冒犯。令尊此时此刻刚好在家吗？”

“哟，爸爸！”我用英语朝屋里喊，“这里有两个穿睡衣的光头侏

儒找你。”

我拒绝对我妈妈和我爸爸讲日语时，就会用这一招。在家里我常这样，有时我们出门逛街或去“钱汤”时我也会。说到英语口语听力，日本人真的很差劲，所以你大可尖刻地议论而他们经常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这么干时，经常会激怒我妈妈。我不是真的刻薄，只是有一点儿刻薄，我爸爸经常觉得很好玩。我喜欢逗他笑。

不过这一次，年轻和尚开始咯咯地笑了。我心想，妈的，我糗大了。于是我转头再看了他们一眼，这才发现这两个和尚其实是女的，老一点儿的从我身边溜进屋，脱掉她的草履<sup>(8)</sup>和草帽，穿过客厅，下一秒她已经站在阳台上我爸爸的身边了。他那时正弯腰探出阳台边沿，俯瞰下面的人行道，好像想跳下去。老尼姑爬到桶上面，挤在他旁边探到栏杆很外面，像小孩子准备翻单杠一样。她也像孩子一样矮小，可能那就是爸爸做出反应的原因，他猛地伸出手臂挡住她，不让她掉下去。这是身为爸爸的本能反射，同样的动作很可能让我上百次免于扭断脖子或者被车撞死，只不过我从未从这个角度看它，我惊讶于它的快与准。可惜的是他没有那样一只手臂用来拯救自己。

然后老尼姑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但爸爸转身盯着她，然后他从栏杆边退回来坐在桶上，用手捂着脸。我感觉到自己开始恐慌。我不知道你爸爸会不会老是哭，但在我看来，这是很吓人的场景。我曾经在中央快线事件后目睹过一次，我不是很想重复那次经验，特别是在陌生人面前。但老太太似乎没有注意到，或者她只是给他留点空间。她继续朝下面的街道看去，等她看够了，转身回来，整平自己的衣裤，开始轻拍我爸爸的头，是一种稍微有点儿心不在焉的拍法，就像小孩摔倒受了轻伤后你拍他的样子。她一边拍着他，一边用她缓慢混浊的眼睛仔细地观察四周，目光移过公寓的所有表面——堆满了的烟灰缸、成摞的衣服、电脑配件、漫画、洗碗池里的碗碟，最后落在我身上。

“你就是亲爱的奈绪酱，对吧？”她说，“好久不见。”<sup>(9)</sup>



我扭头不看她，不想太快承认自己就是奈绪。

“你长大了好多啊，不是吗？”[\(10\)](#)她说。

我极其讨厌人们挑明我长得有多大，而且这个老太婆本身是个侏儒，她懂个屁，况且她以为她是谁，闯进别人家的公寓里进行人身攻击？

就在我想着这些时，爸爸在桶上动了动。他抬起头一声叹息，おばあちゃん[\(11\)](#)……我去！当然啦，她就是他亲爱的老祖母。他抬头凝视着她，现在我看到他不是真的在哭，但他的两颊都红彤彤的，有时他喝过酒就这样。不过我正好知道，自从中央快线事件以后，公寓里一点儿酒都没有了，所以你能猜出这是难堪或羞愧的红。说实话，看着他皱皱巴巴的脸、涨红的眼睛，睫毛上还粘着结壳的眼屎，还有大片的头屑卡在他油腻的头发里，我都觉得羞耻。他穿着满是汗渍、腋下发黄的无袖汗衫，他站起来时，我头一次注意到他的脊柱已经弯成S形，他的肚子坠下来，胸膛凹进去，肩膀则一直拱起来。

我听到身后有杂音。

“失礼了……”[\(12\)](#)是年轻的那个。我已经完全忘了她，但现在我转过身，更仔细地看她，发现她不是我一开始以为的那么年轻。光头女士的年龄你很难猜。我唯一近距离看过的另一位光头女士是阳光谷凯拉的妈妈，她得了乳腺癌，所有头发都掉光了，连眉毛都是，但她的脸不像这二位一样满面春光。她的脸像画图用纸一样干枯暗淡。

她们每人有一个小拉杆箱，年轻的那个正准备把它们拖进玄关，但地面都被我们的鞋子占满了，所以她只能把箱子拉上来。然后她脱掉凉鞋，走进公寓，在我身边鞠躬。

“请进？”她小心翼翼地用英语问，好像我是从美国来的客人一样。我只能点头，因为老实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个住在那个东京傻×公寓里的外国人，和这些自称是我父母的陌生人住在一起，但我几乎不再

认识他们。

在阳光谷，我过去常觉得自己是被收养的。我有一些朋友是被普通的加州父母收养的中国女孩，但我的感觉正好相反，像是一个普通加州的女孩被日本父母收养了。他们陌生又不同，但可以忍受，因为日本人在阳光谷还算特别。其他妈妈们会请求我妈妈教她们做寿司、插花，而其他爸爸们则会像对待小宠物一样对待我爸爸，带他去高尔夫球场跑跑步，教他一些新把戏。他常会带回来一些崭新的高端用品，比如韦伯牌烤肉架，还有堆肥箱之类。我妈妈甚至不懂怎么用，但很酷。我们毕竟有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只是勉强度日。

## 4

我有个这样的念头：如果我是基督徒，你就是我的上帝。

你没觉察到吗？因为我对你说话的这种方式，就是一些基督徒对上帝说话的方式。我不是说严格意义上的祈祷，因为你祈祷时通常在索要什么，至少凯拉是那么说的。她过去常祈祷要东西，然后明确告诉她的父母她祈祷要什么，通常她都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他们很可能在努力让她信仰上帝，但我恰巧知道这样没用。

总之，我不是真的把你当作上帝，或者期待你能批准我的愿望还是怎样。我只是很庆幸自己可以对你诉说，而你也愿意聆听。但我最好加快速度，否则我就赶不到该讲的地方了。

己子和我爸爸还在外面的阳台上谈话，这个名叫无印的年轻尼姑帮我沏茶，然后我们展开了空无一物的日本式礼貌交谈，直到妈妈回家。我能看出她假装有多惊讶，发现两个比丘尼在她家的客厅里，而实际上整件事都是她安排的，而且她去购物了，买回来五人份的外带寿司，还有一大瓶啤酒，如果只有我和爸爸，她绝对不会这么做。

我们吃过饭后，我逃回卧室里，上网搜索《转学生安谷奈绪英年早逝之悲剧》的数据，但点击量和我上一次查看时相比，完全没有上升。这真让人郁闷，要知道我死了还不到两周啊，就已经被遗忘了。没有比网络空间更可悲的东西了……但我讲过了。

我能听到他们在客厅里谈到己子的寺院需要维修，以及“檀家(13)”们怎样拿不出钱来，因为所有的年轻人都搬去城里了，留守老人又没有很多钱。然后谈话转移话题，他们的声音也低下去了，我听到“霸凌”和“ホームシック(14)”还有“入学考试”几个词，于是我戴上耳机，这样就听不到了。唯一比网络空间更孤单的事，就是一个孩子十几岁了还要和你的废物父母共用卧室，因为他们太穷了，租不起足够大的公寓让你有自己的房间，还要听他们讨论所谓的你的问题。我调大音量，放上几首尼克·德雷克的老歌，是爸爸给我的，我曾经很喜欢。

《岁月告诉我》《暮色降临》，尼克·德雷克的歌太伤感了。他也自杀了。最后我再也无法忍受，只好投降，走去客厅。

他们仍围坐在我们刚才吃饭的桌旁，只不过放寿司的地方现在放着一小盘荧光绿色的麻糬(15)，上面涂着某种面糊，还有一包芥末青豆，他们正就着面前的小玻璃杯喝啤酒，只有妈妈在喝茶，爸爸把啤酒拿到阳台上了，这样能抽烟。

“那是哪儿来的？”我用英语问，指向麻糬。我虽说并不特别爱吃甜米团，但问我一声也好啊，你说呢？

妈妈皱眉摇头，意思是不该指手画脚，也不该用英语讲话。“坐一下。”她说，拍拍坐垫，意思是我应该像她训练有素的吉娃娃一样坐在她身旁。她的眼眶是红的，似乎一直在哭。

我退后一步：“我要去睡觉了，”我告诉她，还是用英语，“我刚才在学习。很累。”

他们都在看我，爸爸在阳台上看我，己子在桌子对面眯缝着眼睛看

我，而无印跪在我的脚边，因为啤酒的关系更加面若桃花。她端起绿米团的盘子，把它递给我：“请用！这是豌豆麻糰，是仙台地区特有的豆类食品。”

我礼貌性地点点头，好像自己能听懂她在说什么一样，其实我一点儿没听懂。她等着，发现我没接受她的邀请，便放下盘子拿起啤酒瓶，把最后一点儿倒进老己子的杯里。她真的很爱伺候人。

“己子老师很享受，老师喝清酒很厉害，但我很弱。”她咯咯地笑着，打了个嗝，然后用手遮住嘴。她的眼睛圆睁，眼球在眼眶里像烤板栗一样滴溜溜地转。我顺势坐在她身旁的坐垫上。她有点儿疯疯癫癫的，我开始喜欢上她。桌子对面，己子似乎已经睡着了。

“奈绪酱。”妈妈说。她在说日语，但语气却故作欢快，“你的曾祖母己子有个好主意。她好意邀请你去她宫城的寺院里度过整个暑假……”

匪夷所思！一切都是陷阱。他们都在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我妈妈、无印和己子，我察觉到她能透过闭着的眼睑看到我，还有我爸爸，他还在阳台上，假装事不关己悠然自得。我最恨大人们那样看你。让你觉得自己像个出了故障的电子人，不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多刺激啊，你不觉得吗？”妈妈继续叽叽喳喳地说，“海岸线很美的，而且比城里凉快多了。旁边就是大海，还可以游泳。不是很好玩吗？我告诉她你会乐意去的……”

有时候大人们对你讲话，你也回盯他们，他们开始看上去就像在那种老式的电视机里一样，有深色厚玻璃的那种，你能看到他们的嘴巴一动一动，讲的话却都淹没在一堆静电干扰的白噪声里了，所以你无法理解他们，这倒无所谓，反正我也没在听。妈妈就像早餐时段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一样滔滔不绝，无印在打嗝，像只喝醉的麻雀一样发出颤音，己子在假寐，而爸爸在对着我的干净内裤吞云吐雾。它们还挂在晾衣绳

上，因为太兴奋了我忘记把它们收下来，但这些都与我无关，因为我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当情势太紧张时我就钻进自我的世界。只要等他们消停下来就好，而我善于等待，因为我在学校里练习过很多次了。其中一个等待的技巧就是假装你在水底，或者更好的是被冻在冰山里，如果你真的集中精力，甚至能看到自己的脸冻在冰下的样子，蓝色的脸，模糊不清，泛起涟漪。

爸爸从阳台回屋，坐在我的对面。

我还是无法听到静电干扰里他的声音，但我能读懂他的唇语：你，应该，去。

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让脉搏慢下来。我抑制住呼吸。我完全静止不动。

己子睁开眼睛。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知道的，因为我都没在看她，但我能感觉到一股能量从她那一侧的桌子传过来，所以当她在她探身过来，把她的老手覆盖在我的手上时，我并不惊讶。她的手好轻，就像一缕温暖的气息在对我呵气，我的皮肤开始刺痛。她一直看着我，尽管我没在看她，却能感觉到她在化冰，穿过寒冷把我的心拉近她的心。我能感到自己的脉搏回来了，血液重新开始流动。我眨眨眼。爸爸还在讲。

“只是一小段时间，”他说道，“你妈妈都安排好了。有专门的医生来教我怎么应对我的问题。等你回来时，我就完全康复了。真的。我保证。你相信我，对不对？”

现在我能听到他说话了，也看到他有多疲累、多悲伤，我剩下的部分也融化了。

“但是……”我说，试着找回自己的声音。我当然不相信他，但我还能说什么？所以我只是点点头，事到如今……

# 露丝

## 1

宫城县在日本的东北部。这片土地是从虾夷原住民手中夺取的最后几块部落地之一。虾夷人是绳文人的后代，从史前时代起绳文人就住在那里了，直到十八世纪被日本帝国军队打败。宫城县的海岸线也是在二〇一一年的地震和海啸中损毁最为严重的一个。老己子的寺院就坐落在这条海岸线上的某处。

宫城县以南的福岛市也曾是虾夷人祖传的土地。现在福岛市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所在地。福岛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幸福之岛”。在海啸造成核电站的灾难性熔毁之前，人们都相信福岛是个幸福的地方，附近县市的主街上拉的横幅反映了这一乐观情绪。

**核能是光明未来的能源！**

**正确理解核能，通往更好人生！**

## 2

露丝和奥利弗住的这个岛以西班牙一个著名的征服者命名，他推翻了阿兹特克帝国。尽管他没有一路向北到与他同名的岛屿，但他的同胞们做到了，这也是为什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海分布的入海口和海峡都是西班牙著名大屠杀者的名字。但撇开血腥的名字，他们的岛的确是个相对温和幸福的小岛。一年当中有两个月，它是一处宝石般的天堂，挤满前来度夏的无忧无虑的人。他们开着游艇住进度假屋，快乐的嬉皮士

农夫种起有机蔬菜，养大光屁股的婴儿。有大量瑜伽老师、健身教练、各种疗法的治疗师、鼓手、萨满和古鲁。一年中有两个月，阳光灿烂。

但游客和度夏的人离开之后，蓝天便再次乌云密布，岛屿龇起牙齿，露出粗野的一面。昼短夜长，接下来的十个月里，雨下个不停。全年都住在那里的本地人更喜欢它这副样子。

他们的岛屿也有绰号，一个极少被提起的幽灵名字：死人岛。有人说这个名字暗指血腥的部落战争，或者一八六二年的流行性天花，它消灭了海岸大部分赛利希族原住民。其他人反对这个说法，称岛屿一直都是部落的一处坟场，遍布着只有老一辈人才知道的秘密洞穴，他们把死者葬在里面。还有人坚称绰号与本地传说完全无关，代指的其实是老龄化的退休白人群体，他们来到岛上安度晚年，把它变成了某种封闭型社区，就像佛罗里达州的博卡拉顿，只是天气更糟，而且没有康乐设施。

露丝喜欢这个绰号。它具有某种庄严感，况且她也把自己的母亲带来这里迎接死亡。她父亲的骨灰也在这里，是她用盒子装着带过来的。母亲被火化后，她把父母二人的骨灰都安葬在小小的鲸鱼镇公墓，那块地还有足够的空间留给她和奥利弗。她向纽约的朋友提起这件事时，他们告诉她，岛屿的乡下生活把她变得乏味病态，但她不同意。和曼哈顿相比，他们的岛屿确实没有很多刺激，但你人都死了，还需要多少刺激？

### 3

鲸鱼镇的邮局是个小木棚，就在鲸鱼镇海湾边上，紧邻一处岩层。信件由渡轮运来，每周三次，所以每次鲸鱼镇每户家庭都得派个代表，开着小车、卡车或者越野车来邮局取信。这种对化石燃料的肆意浪费让奥利弗光火。

“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个邮递员？”他会咆哮着说，“只要一个人、

一辆车，降低碳排放，派送所有的信件，会有多难？”

他拒绝开车，常常骑自行车去，如果轮到露丝去的话，他坚持让她步行，即使下雨天也是。即使风暴将至也是。有近五公里远。

“你需要运动。”他告诉她。

风势渐强，雨也猛烈地下起来。露丝到邮局时已经全身湿透。她从口袋里捏出浸透的待寄邮件，张口要几张邮票。

“东南风，”朵拉在她的小窗后面说，“已经刮起来了。水上飞机晚饭前就得出动。是个适合写作的夜晚，嗯？”

朵拉是邮局局长，一个小个子女人，温和的外表极具迷惑性。她牙尖嘴利，名声在外，可以把她的邻居们贬斥得涕泪横流，只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来取件，或者在她还没分拣好时就来了，或者只因为把地址写得太潦草。她是个退休的护士，她写诗，会按顺序轮流向期刊投稿。她声称不喜欢大多数人，特别是新人，但她对露丝印象不错，一部分原因是露丝订购了《纽约客》。关于这件事，有一天露丝抱怨杂志总是来得太晚时，穆丽尔向她透露，朵拉有占小便宜的习惯，喜欢先把杂志带回家阅读，推迟派送到露丝的邮筒里。不，朵拉喜欢露丝的真正原因是，露丝也是个作家，是同道中人，不管何时她去邮局，朵拉都会向她汇报自己诗歌投稿的最新状态。露丝认识她这么多年来，看到有几本小杂志发表过她的诗歌，但《纽约客》仍是她的圣杯，她坚决不花钱订购，除非他们发表她的一首诗作。只要露丝继续现有的订购，这一做法就能行得通，而且朵拉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她坚信收集退稿通知单也是身为诗人高贵而不可或缺的一项实践，她以自己的收集为傲。她用它们糊外屋的墙面，因为她听说查尔斯·布尔科夫斯基就是这么对待他的通知单的。露丝为她钦佩布尔科夫斯基而钦佩她。

朵拉知道所有人的所有事，不只是因为她读别人的信件。她对他人的事务有持久且毫无歉意的兴趣，而且如果不考虑她的小气，她为人也



不错。她过去很宠露丝的母亲，会从自己的花园里给她带来成束的杂色玫瑰。她常探问邻居的健康状况，她做护士时留有吗啡，必要时她会配药，比如有人受伤了、要死了，或者需要给宠物安乐死。她为岛上的怀孕单身妈妈们织婴儿服，万圣节时她为儿童烘烤很像断指的曲奇，用杏仁做指甲，红色糖衣做血。邮局就像村里的井，人们在那里流连，这也是你需要信息时该去的地方。

露丝那周已经两次克服自己对电话的厌恶，第一次是打电话给考莉，第二次是打给贝努瓦·勒贝克。她留了口信，但他没打回来，她推测朵拉会知道原因。

“噢，他们出门去了。”朵拉一边说，一边用鲸鱼镇的邮资消除器在露丝的湿信上盖邮戳。她很为这个消除器自豪。这是加拿大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消除器，始于一八九二年，那时鲸鱼镇刚有第一所邮局。

“他们去蒙特利尔参加外甥的婚礼了。明天会赶回来参加匿名会。你找贝努瓦干吗？”

露丝从小窗口退后一步，假装在翻找零钱。她敢肯定那本神秘的法语作文本里会有线索，能帮助她查到安谷一家。她想尽快找人翻译出来，但她不打算告诉朵拉这些。如果说穆丽尔在散播“八卦”方面是大嘴巴，朵拉只会更糟。身为邮局局长，她把这视为自己本职工作的一部分，而露丝对奈绪和她的日记有奇妙的保护欲，不想弄得人尽皆知。小收发室里还有其他人在他们的信箱前溜达，假装在读自己的信件——一个名叫布雷克的蚝民，一个名叫昌蒂尼的穆斯乔市退休教师，一个嬉皮小妞，大家曾经叫她凯伦，后来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普瑞蒂了。没人交谈，每个人似乎都在等她回答。

“哦，”露丝说着把邮票钱递给朵拉，“没事，其实只是有个翻译需要一点儿帮助。”

“你是指那本你从海滩上发现的法语笔记本？”朵拉问。

见鬼，露丝想。穆丽尔。他妈的这个岛上没有秘密。

“还有一本日记，嗯？还有几封信？”朵拉问。

否认没有意义。收发室的其他人都朝小窗口靠近。

“它真的是从日本漂来的吗？”蚝民布雷克问。

“可能吧，”露丝说，“很难说。”

“你不觉得应该上交吗？”昌蒂尼问。她是一个紧张兮兮的单薄女人，有一头绳状的金发，过去教数学。

“为什么？”露丝问。她从她身旁挤过，去开自己的信箱。“上交给谁？”

“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昌蒂尼说，“皇家骑警队？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如果日本的东西冲上岸来，我会担心辐射。”

普瑞蒂的眼睛瞪圆了：“哦，哇噢，核微粒。那真糟透了……”

“会影响生蚝。”布雷克说。

“鲑鱼也是，”昌蒂尼说，“我们所有的食物。”

“全部，”普瑞蒂说，呼气时把尾音拖得很长，“因为空气里都是，然后下雨时进入土壤的含水层，然后就是怎么说，整条食物链，然后进入我们身体什么的。”

朵拉白她一眼。

“看什么？”女孩说，“我可不想得癌症，生出个畸形儿来……”

布雷克捋着胡须，然后把手插进前袋里。他两眼放光：“听说还有一块手表。一块真正的神风特攻队手表。”

露丝草草地翻着自己的信件，试着不理他。

“我对那种历史的东西感兴趣，你看我什么时候能开开眼？”

没希望了。露丝伸出手臂，布雷克和昌蒂尼挤过来看，但普瑞蒂退了几步。

“那可能也被污染了，对吧？”她说。

“很有可能，”露丝说，“既然你提起，我敢肯定它被污染了。”

朵拉从小窗口探出身来：“让我看看。”

露丝解开空兵手表的表扣，拎着表带递给她。屋外的风已经开始鬼哭狼嚎。朵拉拿过手表，吹了声口哨。

“顶呱呱。”她说，把它扣在自己的手腕上。

“你不怕中毒啊？”女孩问。

“宝贝儿，”朵拉说，“我从乳腺癌死里逃生。再来点辐射也没多大危害。”她盛赞这块手表，然后解开它还给露丝。“给你，”她说，然后使了个眼色，“很好的素材，对吧？新书怎么样了？”

## 4

露丝搭布雷克的卡车回家，他的车闻起来有股生蚝和大海的味道。他在家路的尽头把她放下，她冒着倾盆大雨一路跑过长长的车道，奔回家里。一阵狂风掠过高大的冷杉，枫树的巨枝吱嘎地低响。枫树是很脆的树木。几年前的一场暴风雨里，一个邻居被掉在头上的大树枝砸死。寡妇制造者，他们这么叫它们。她跑的时候余光警觉头顶。乌鸦在哪里，她想知道。

奥利弗告诉她电力已经时有时无，于是她跑上楼去查电子信箱。她试着不要对邮件过于强迫症，但从她写信给雷斯蒂科博士到现在已经四十八小时了，她急切地盼望回信。她飞快地浏览收件箱。没有博士的回音。现在是怎样？

她能听见奥利弗在地下室里摆弄老的煤气发生炉，想把它打着。他们有一套系统应对断电，依赖一台运转的发电机给延长电线供电，延长电线有上百米长，缠成一团，从地下室探出头来，先把电流传送到冷冻库和冰箱，再绕到厨房，最后传到他们楼上的办公室里。电线团很危险，你一不小心就会踏进线圈，从楼梯上滚下来。如果发电机不工作，他们就求助于蜡烛、手电筒和油灯。发电机很吵。如果没有它，也没有电气用具的存在感的话——风扇、水泵还有变压器的呼呼声、嗡嗡声——屋里便幽静入骨。露丝喜欢这种静，问题只是你无法用油灯启动电脑或上网冲浪。

网络是他们与世界接触的主要大门，而这道门经常“砰”地关上。他们的访问由3G移动网络提供，但给他们提供所谓服务的大通信公司臭名昭著，卖出的带宽自己根本提供不了。距离最近的通信塔也隔了一座岛，他们要想联网真是慢得肉痛。夏天，因为超额购买和网站流量，问题更加复杂。冬天则往往是暴风雨天气，信号要穿过好几公里翻滚的海洋，穿透浓重饱和的空气，等它上岸后，还要一路越过被风抽打的高大树冠。

但至少现在网络能用，她想趁断电前抓紧利用。她翻阅了自己越来越长的关键词和线索列表。她键入“未来就是奈绪”，搜索引擎反馈出几个没用的网页，几个视频，关于法国一个名叫NAO的自主编程人形机器人；一篇关于国家审计署的报道，关于保卫未来蜜蜂健康的重要性。

“您是否要搜索：未来就是现在？”搜索引擎善解人意地问她。

不是。她知道电力一旦中断，她就可能连续几天无法再跟进了，所以她继续搜索列表的下一个词条。她已经搜索过好几次安谷己子、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小说家、佛教徒、禅、尼姑、大正，甚至现代女性，用了五花八门的组合。现在她加入了新词，这是她从前一晚的阅读中搜集到的。宫城。她靠在椅子上等待。

房间已经暗下来，电脑屏幕映在她脸上的光是此刻房间里唯一的光

源，是这暴风雨中的岛屿上的一小方光。她感到渺小，摘下眼镜，闭上眼睛用手揉搓。

屋外，狂风正在咆哮，卷着雨水劈头盖脸而来，把整栋房子弄得战兢兢、低声求饶。岛上的暴风雨原始而蛮荒，把一切都拖回时光隧道。她想起她的第二个尼姑之梦，忆起老妇人召唤时的黑色袖子，她高度数的镜片怎样把世界变得模糊。暴风雨也是一样。然后是那种被抛回虚无、不存在的死一般的感觉，去摸自己的脸却什么也没有。梦境太生动也太恐怖，但它结束后，她却睡得那么香甜，被尼姑的轻触和一声轻笑、一记响指唤醒。

她睁开眼睛，重新戴上眼镜。浏览器上的轮子仍在高速旋转，这不是个好兆头。信号没有传输过来，风这么大，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棵树倒下来砸断电力线。她在刷新页面和重新搜索之间挣扎。就在那时，一道强光照亮了显示器，是外面空中的闪电吗？她说不清，但片刻之后，屏幕一黑，整个房间坠入了黑暗。到此为止。

她站起来，顺着桌边摸索着找头灯，它就放在附近的柜子上。但她刚找到正准备打开它时，电脑硬盘突然嗖嗖作响，然后屏幕闪烁，漆黑被发着白光的网页点亮，上面是她一直在运行的搜索结果。怪事。她回到桌前扫了一眼页面。

没几行字。只有一条，就没了，但看起来希望很大。她读的时候心跳加速：

**结果1-1第1条搜索“安谷己子”和“禅”和“尼姑”和“小说家”和“大正”和“宫城”。**

她重新回来，把椅子向前拖，然后飞快地点开链接，她被连去一个线上学术期刊档案的网页。档案的访问权限仅限高校图书馆和其他订阅机构。没有订阅的话，只能看到档案的标题，一段简短的预览，以及出版信息。但这是个头绪。

文章的标题是《日本私小说及女性“自我”之不稳定性》。露丝探身向前阅读预览，预览以一段引文开头：

小说及私小说——二者都很另类。你知道，日本的传统文化里没有神，在叙述上没有统一的统治权威——由此一切不同。

——色川武大

“私小说”这个词，以及更加正式的名称“私-小说”，指的是日本一种自传体小说题材，译成英文通常是“我-小说”。私小说在大正民主（1912——1926）短暂的社会政治自由化时代曾风行一时，它引发的强烈共鸣一直持续影响着今日的日本文学。关于它的形式已有诸多讨论，关于它的“告白体”，文字的“通透”，以及著者语气的“诚恳感”与“真实感”也有不少讨论。同样，博客圈里在涉及真诚与虚构的题材时也会将它搬上台面，加强了自我流露、自我掩藏及自我抹除行为间的张力。

提起私小说，通常认为它的先驱以男性为主。私小说早期的女性作者被大量忽视了，也许是因为那时出版作品的女性作者和如今一样，（比男性）要少得多，也许是因为爱德华·福勒在他对于该题材的典范研究《忏悔的言辞》中写道：“活跃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突出女性作家投入于文学创作的精力与她们投入女权主义事业的一样多。”

这一断言，即把精力投入到女权主义事业对文学创作有危害作用，是我要重点提出反驳的，至少有一位私小说早期的女性作者把这一形式用在了开创性的、积极的、激进的地方。对于她，以及紧跟其后的女性作者来说，这一文学实践不亚于一次革命。

这位作者在西方不为人知。她出生在宫城县，后来迁至东京，在那里参加激进的左翼政治活动。她与各种女权主义团体共事，包括“青鞾社<sup>(16)</sup>”及“赤澜会<sup>(17)</sup>”。她写的内容除去政论文及诗歌外，还有一种

不寻常的开创性的私小说，被简单命名为“我-我<sup>(18)</sup>”。

1945年，她的儿子去世，他是个学生士兵，被特别攻击队（日本的特种部队，又作神风特攻队）征召入伍做飞行员。她落发受戒，成为一名禅尼。

她的名字是安谷己子，“私小说”的一位女性先驱，她把自己抹去……

<阅读更多……>

就在那里，安谷己子的名字，在电脑屏幕上。露丝还没意识到，她有多么强烈地渴望从外部世界得到证实，她梦中的尼姑是存在的，奈绪和她的日记都是真实的，有迹可循。

她倾身向前，一心想要钻进信息的更深层面。预览只是它的一扇门，她想要尽己所能地了解安谷己子的一切，不仅仅是那么偶然地浮现在她曾孙女日记里的信息碎片上。她察觉到一种强烈的亲密感突如其来，与这个另一时空的女人，沉浸于自我流露、自我掩藏与自我抹除行为中的女人。她期盼文章本身可以附带一些翻译，哪怕是私小说的片段也好，她现在非常想读。能够浅尝己子的语气和她的写作风格会很有用。

她点击预览末尾“阅读更多……”的链接，然后坐回等待。页面开始加载，但取而代之出现的却是一条“找不到服务器”的信息，让人恼火。她点击返回键，但还是相同的结果。屏幕闪烁。她想要导航返回，恢复原来的网页，但还没等它刷新，屏幕就一片漆黑了，断电了。这一次很安静，但确凿无疑。她倒回椅子上，想流泪。她能听到奥利弗的咒骂声从地下室深处传来，汽油味也飘到了楼上。发动机再次罢工，且溢流了。有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水电公司要花上好几天才能修好电线，恢复服务。在那之前，他们都得在黑暗中度日。

## 5

第二天一早，电还是没来，但风势已经渐弱，雨也停了。早餐后，奥利弗想去为花园里的花草捡些海藻。海藻是极佳的肥料，东南强风后海滩上会堆满海藻。他们往皮卡车上装干草叉和防水布，装好后便开车横跨岛屿了。在接近去日本农场的岔路时，他们陆续看到车辆，一路上都有停着的。

“都想一块儿去了。”奥利弗说。

但看上去还是很蹊跷。车太多了，不像是几个园丁在风暴后出来收集海藻，而更像是举办锐舞派对或是葬礼。“我怀疑是不是有其他事，”露丝说，“太糟了。我们得停车下来走路。”

他们卸下卡车上的工具，朝海滩走去。就在他们爬上堤顶时，他们发现了穆丽尔。她正站在堤坝边沿，张望着海岸线，看到露丝和奥利弗走近时，用手一指：“看。”

海滩上密密麻麻都是人，这很蹊跷。即使在夏天旅游旺季的顶峰，岛屿的海滩都没有拥挤过，你可以一整天游泳、野餐、淘残片，和你做同样事情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但今天，人们间隔分散，遍布整个海滩。有些带了防雨布，在收集海藻，但其他人只是在走路，眼睛紧盯前方，机械性地前后踱步。露丝认识其中几个人，其他人她见都没见过。

“发生什么事了？”奥利弗问。

“都是‘清道夫’，”穆丽尔说，“在找日本来的东西。在我的草皮上。”

她用手指绕着棕色长辫子的辫梢，这是她明确的焦虑信号。她到得很早，但很快其他人就开始涌现了。



“菜鸟，”穆丽尔嗤之以鼻，“都是你的错。自从你的冷藏袋被其他人知道后，邮局就有人开始谈论从日本冲上海岸的钱。”

露丝记得在《日本时报》网站上读到过这则故事。大多数海啸遇难者都是老年人，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储蓄藏在家里，卷进衣柜，或者塞到榻榻米地板下面。当他们的家被海浪卷走后，他们的储蓄也付诸东流，被吸进大海。几个月后，大海开始回吐分赃，保险柜和保险箱被冲上海岸，里面装的都是现金和其他贵重物品，但有关当局发现不可能鉴定物主，甚至无法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不过，发现它们的人仍然继续上交。

露丝扫视一遍海滩，“清道夫”们看起来像中了邪，像僵尸，行尸走肉一般，让人毛骨悚然。“有人找到什么没有？”

“据我所知没有。说实话，你的冷藏袋是天上掉馅儿饼，我的牙膏管也是。我们的位置太靠内了。我一直这么告诉他们，真正的不义之财在开放海域，外部海岸的沿线。什么好东西也漂不到这么里面让我们看到。但我们这些朋友似乎不听。”

“就算他们找到钱，也不能就那么留着。”露丝说。

“为什么不行？”

“因为属于遇难者啊，这是他们一生的积蓄。大多数是老人……”

“就像这里。”穆丽尔说。

“只不过这里没人有保险箱，更别说钱了。”奥利弗说。

穆丽尔哈哈大笑：“你说得对。这里唯一能冲上岸的东西就是成袋的大麻。”

露丝觉得自己脸红了。“这不能开玩笑，”她说，“你们真可怕。你们两个都是。”

穆丽尔挑起眉毛：“好吧，海滨拾捡的规矩就是发现者得。这是很

古老的规矩了。况且，我看到你还戴着那块表……”

露丝瞪了她一眼，扛起自己的干草叉。“我在努力寻找物主，”她说，“我打算保管到那时为止。”她转向奥利弗，“我们到底去不去捡海藻？”

她扭头朝海滩走去，从眼角的余光里，她看到奥利弗耸了耸肩，对穆丽尔局促地一笑，这让她更恼火了。她停下来，回到穆丽尔那里：“这不是我的错。你没必要把我冷藏袋的事告诉整个岛。”

穆丽尔点点头。几缕松散的灰发吹到她的脸上，她把它们拨开：“我知道。对不起。其实，我只告诉了几个人。你知道的，我忍不住，太激动了。我为垃圾而活。”

# 奈绪

## 1

老己子真的很爱我爸爸，尽管他有诸多问题，而他也真的很爱她。她过去常说他是她最爱的孙子。当然啦，她只有他一个孙子，所以她是在讲笑话，而且我刚好知道，尼姑不应该对有情众生有所偏爱。现在我想起这件事，可能她爱他是因为他的诸多问题给了她足够多需要祈祷的东西，等你像她那么老的时候，你的身体差不多已经活够了，你需要一些非常强大的理由继续活下去。

她住在海岸线旁一座山边的小寺院里，尽管寺院真的很小，它还有两个名字：秘汤山、慈眼寺<sup>(19)</sup>。这个小型建筑群落紧挨着陡峭的山坡，被一片日本雪松<sup>(20)</sup>和竹林环绕。你不知道上去得爬多少级台阶，而且夏天热得要命，你觉得自己就要死于中暑什么的了。这个地方真的应该使用电梯，但禅宗佛教徒不太热衷于现代化的方便设施。我发誓，抵达那里要时光倒回大概一千年。

我爸爸同意坐火车送我到仙台，在大白天走出我们的公寓对他已经是天大的事了。我能看出来这让他压力过大，我也没有体谅。我怀着一个幼稚的念头，就是我们可以稍微绕一下道去东京迪士尼，那样我就能和米奇酱握手了。我知道这很不现实，因为东京迪士尼并不在去仙台的路上，况且我爸爸在人群里会崩溃，但我真的想去。米奇酱来自加州，我也是，我觉得他可能也会想家，所以我拼命地求我爸爸，但他当然说不。我觉得，放在一个普通状况的家庭里，我的请求可能说得通。我是说，为了整个夏天摆脱家里的小孩，和米奇酱玩上几个小时的价钱并不算贵。但我们家的状况不普通，而且我知道爸爸不是那种“迪士尼

型”的人。如果我努力一点儿，或许能够为此原谅他，我们本可以一同享受搭火车的这一段路，但我反而闷闷不乐，让他一整天都觉得愧疚和痛苦，说实话这也不会让我觉得很快活。最后，他答应说等他来接我回家时，我们可以去迪士尼，这让我稍感快慰，因为知道他至少打算活到我的暑假结束。

他在东京站时真的很紧张，我们不得不在出发信息板下方站上一个小时，让他搞清楚我们需要搭乘哪辆子弹列车，以及我们需要买什么票。然而我们走错站台了，最后上了山彦号当地准快线，而不是小町号快线。但他并不介意我们一路上每个站都停车，其实我也不介意。于是我们的火车驶过东京的郊区，一站又一站没完没了，然后穿过一些工业区，经过有烟囱的工厂，还有一片片丑陋的公寓大楼、购物中心和停车场。火车车门开了又关，人们上了又下，列车小姐穿着她们窄小的制服，推着她们的便当车在过道里来来去去，喊着：“哪位想要便当吗？哪位要来点茶吗？”<sup>(21)</sup>突然间我很想吃照烧鳗鱼便当，但我正准备问我爸爸时，我想起上一次我们吃照烧鳗鱼是庆祝他的新“工作”时。我记起了他的谎言，对鳗鱼的喜爱立马消失了。我只要了个鸡蛋三明治，我吃掉它，盯着火车窗户里映出的我的脸，像鬼一样掠过风景。外面的一切不是脏灰色就是水泥色，但不时有几块绿色的小稻田像无价的祖母绿一般闪耀，我们离东京越远，世界就变得越绿。

我们最终抵达仙台后，又换乘区间车，车送我们到离己子的寺院最近的县，然后我们把我的拉杆包堆到一辆古老巴士上，上面载满了真的很老的老人。巴士把我们送到了她的村子。在出县的路上，我们经过几家迷你超市、几家咖啡馆和一所小学。但说真的，也没多少其他东西：一座鱼类加工厂，一家弹珠机游戏厅，一个加油站，一间7-11，一家汽车修理店，一座路边的神殿，几小块地。巴士继续行驶，建筑之间隔得越来越远，最后我知道我们到乡村了。因为这里很美，就像身在动漫电影里一样，我们的小巴士嘎嘎地驶上驶下，绕山蜿蜒，紧贴峭壁。我能看见下面的海浪在猛击嶙峋怪石，有时我们会经过一小片海滩，就像一

个沙袋藏在岩石里。

我以前很爱去加州的北线海滩，去马林、索诺玛或者洪堡特，这里的感觉得有点儿雷同，只不过在日本，一切都更绿一些，有更多的树，没有设计师的住宅。海岸沿线有一些小渔村，有成群的小船、渔网和生蚝木筏在海浪上晃动，房子旁边是一架架等着晒干的鱼。车停了大概一千亿站，都是根本不像巴士站的地方，路边只有一条长凳，或者杆子上有个生锈的圆形标志，或者有时是个小茅屋一样的地方，看起来就像你住在加州时放热水浴缸的过滤装置的地方。加州也有很多陡峭的丘陵地区，但我不觉得己子住的这个地方会有很多热水浴缸、游泳池和名人豪宅。

那时车上已经没剩几个乘客了，只有我、我爸爸和几个像古代时候的老人，她们头上包着手巾<sup>(22)</sup>，脊柱弯成九十度直角。司机是个精瘦的年轻人，姿态很好。他头戴一顶小帽子，戴着白色棉布的司机手套，每次开到路肩靠边停车时，都会鞠躬，用他戴手套的手指点一下帽檐，很有格调<sup>(23)</sup>。

小路越来越窄，也越来越陡，沿着一条深涧向上蜿蜒盘山。然后司机又停车了。我看着窗外的山，树林密布，以为至少能看到一条长凳或是生锈的路标，但这一次什么都没有看到，只看到这边的山，还有另一边直落深谷的悬崖。但当我再次看山时，看到了一座古老的石门，藏在树林里，被湿漉漉的青苔覆盖，通向石门的石阶消失在黑暗中。

车门开了，司机点点他的帽子。老太太们期待地看着我们。

“我们到了，奈绪子。下车吧。”不知为何，他用英语说话。他的英语一直说得不太流利，但当他说英语时，听起来那么斯文理性，你无法想象他会是那种在场外赛马赌博把钱输光然后卧轨的人。

“这里？”我尖叫。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但他已经站起身来，老太太们都咧着嘴在笑，她们的头一点一点，

在对我们说些什么，好像她们已经知道我们是谁。我爸爸也对她们点头回礼，我则努力操纵我的拉杆包，想让它沿着狭小的过道滚到阶梯上。司机从镜子里看我，他看我很艰难，就跳起来帮忙，从我手上接过包的把手。我爬下车，站在路的一边，探头去看悬崖峭壁的碎石边缘。峭壁深跌入谷，一路向海。我只能瞥见一点儿大海，波光粼粼，像是某种救赎的承诺。

我转身不看海，向上仰视山坡，目所能及之处没有建筑，有的只是石门、苔藓，以及通往不知何处的黑暗石阶。我爸爸也下车了，站在我的身边，司机把我的拉杆包递给他。我看着石阶，开始想厘清头绪。我拽拽爸爸的衣袖。

“爸爸……”

但司机正在对我爸爸鞠躬，他在鞠躬回礼。然后司机爬回了他的驾驶座，关上车门，挂上挡。轮胎在碎石路上吱嘎研磨，很快只剩我和爸爸在路边了，看着小巴士的尾灯一闪一闪的，最后消失在一个弯道之后。

突然间万籁俱寂，我们只能听到风穿竹林的声音，听起来很像鬼。我看着身边土路上的拉杆包，它是粉色的，上面有个凯蒂猫的图案，凯蒂看起来寂寞而悲伤。

我猛然一惊。爸爸要把我留在这里了。我们先要把我的拉杆包拖到山上，然后他就要把我留在那里和某个刚巧是我曾祖母的而我几乎不认识的老尼姑待在一起，度过整个暑假。

“好啦！”爸爸说着，大步穿过小路，朝陡峻的石阶走去，“来吧！我们要挑战咯！”

我的喉咙一紧，鼻子里开始刺痛。出于习惯，我咬紧牙关不让眼泪掉下来，就像学校里那些小孩在“笼中鸟凌迟”中踢我时那样。但之后我想，去他的，我应该哭，我应该呼天抢地，大发脾气，因为如果我表

现得足够可怜，爸爸可能会于心不忍，然后带我回家。我稍微抽泣了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反应，但他根本没注意到我，他正盯着山坡，神采奕奕，好像很激动却又不想表现出来。我们住在阳光谷时，他曾有一个程序员哥们儿邀请他去钓飞鱼，从那次起我就再没见他这么激动过。能看到他这样很不错，于是我跟着他穿过小路，拖着我的拉杆包上了第一级台阶，身后一声巨响。

窟.....隆克<sup>(24)</sup>。

包很沉，里面装满了我这个暑假要学习的书。窟.....隆克。日本古代史。窟.....隆克。日本时政。窟.....隆克。日本道德与伦理。窟.....隆克。窟.....隆克。我已经大汗淋漓，就要放弃了，但爸爸在前面等我，热切地盯着前方的台阶。<sup>(25)</sup>“我还小的时候，能一口气跑到山顶，或许我现在还可以.....”

但他却走下来，从我手中接过拉杆包的把手，这一次我默许了。他先是在地铁上想要帮我拿行李，然后是火车上，再然后是我们上巴士时，但我告诉他想也别想。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想象那幅画面——满头油发的中年男子两眼充血，神情颓唐，身后拖着一个粉色的凯蒂猫拉杆包，你会容许你的爸爸在公开场合那样吗？那太可悲了。他看起来会是一个十足的变态，但他不是。他是我爸爸。或许他是个蛰居族，但我爱他。我不能忍受人们盯着他看。

但在这里，旁边没有人看。

“来啊，奈绪酱！我们走！”

他拖着箱包，一个箭步冲上台阶，我跟在后面，我们一起爬山。我们爬得越高，森林就越茂密，也越热，汗从我的腋窝滴下来。石头很滑，不是因为下雨，而是湿气的原因，一切都让人感觉黏滑，连空气都是。这让我想到旧金山的雾，不过雾能冷却空气，而这里感觉比凯拉妈妈的桑拿房还要热，连微风都不管用。苔藓像皮疹一样爬遍一切，从石



头的裂缝里挤出来。爸爸一直在爬。一步，又一步，越来越高。我们是两人军队，他和我，在山上行军，却不是为了攻克。我们在撤退，一支逃亡的溃败之军。

一声高亢尖利的虫鸣划破空气，像一根振弦，越发响亮。谧——谧翳翳——谧翳翳翳翳——我不记得声音从何时开始，可能一直都在，在我的头脑里，只不过现在有人调大了音量，让我的颅腔像扩音器一样震动，把鸣声轰进了世界。我把手指塞到耳朵里，看自己能不能辨出声音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爸爸看到我了。

“谧谧哉谧<sup>(26)</sup>。”他说。他停下来拿出手帕，用它抹去眼睛里的汗水，然后他把它搭在脖子上，就好像他在健身房里擦汗一样。以前在阳光谷时他经常去健身房。“只有公的会叫。”他说。

我想问他为什么，但我不想听他回答。他把手帕系在脖子上，站在那里，抬头看着森林的上方，脸上有种陌生的缥缈的表情。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记得这个声音，这是夏之音。”

他站在我上方几步，看起来真的很高大。我看着他时，心想或许我能理解他缥缈的表情，是幸福吧，我觉得爸爸是开心的。

对我来说，夏天的快乐之音也很遥远。是“好心情”卡车声，救生员的哨声，晨曦中喷水的自动洒水机声，谁家韦伯烤肉架上肋排的嘶嘶声，还有高脚磨砂玻璃杯里柠檬水和冰块的哗啦声。是割草机声、除草机声，还有小孩在谁家的游泳池里玩“马可波罗”的游戏声。我的喉咙像一条老水管，被这些快乐的回忆堵塞了。

窟……隆克。窟……隆克。爸爸又开始爬了。我抹抹眼睛，跟上去。我还能怎么样？我得往好处想，尽量随遇而安。至少爸爸没有劫持巴士，把它开到山下面去。至少他还在这里，和我在一起，或许——或许他不会离开，或许我可以做些什么让他留下。因为尽管他答应了我，会在我的假期结束时回来接我带我去迪士尼，但要是他不来呢？要是那



些专科医生治不好他呢？或者要是在回家的路上，去死的意志突然过于强烈，他无法自控地要把自己甩进迪士尼超级快线列车前方的轨道上呢？他其实并不真的在乎和米奇酱握手。对于一个要轻生的父亲许下的承诺，你到底能信几成？

## 2

我们爬呀爬，越来越高，两人不太说话，各有心事。爸爸在想着他的童年，我在想着爸爸。天下的小孩都需要担心他们父母的精神健康吗？既然社会这样构建，为人父母者就应该是成熟的人，能够照顾小孩，但很多时候恰恰相反。说实话，我以前没遇到过几个大人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成年人，但可能那是因为那时我住在加州，在那里我所有朋友的父母似乎真的都不太成熟。他们都在接受治疗，经常去个人成长探讨会，还有人性潜能静养所。他们会带回一些疯狂的新理论、膳食法、维生素、视像、仪式，还有尝试用在他们家小孩身上的关系技巧，以期建立他们自身的尊严感。身为日本人，我的父母不太关心自尊感，他们也不太热衷什么心理学，虽然我爸爸有个朋友是心理学教授。他人还行，一个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吸过毒还美其名曰为“研究”而闻名的老头子，所以你能推断出他有点儿怪异，并且很可能也不成熟。我倒不是说是专家。我只是个青少年，知道的本来就不多，但依我拙见，老己子是我遇到过的唯一真正的成年人，可能因为她是尼姑，也可能因为她已经在地球上活了很久很久。人必须得活上一百年才能真正成长吗？我得问她一下。

等一下……

（嘿，己子，人得活到多少岁才算真正长大？不只是身体，而是思想。）

我刚发短信给她了。我会告诉你她怎么回复我的。可能得等一会

儿，因为现在是寺院的参禅时间。参禅是他们那里的一种冥想方式，似乎和加州那种很不一样，至少在我看来不一样，但我懂什么呢？如我所说，我不过是个孩子。

我讲到哪儿了？噢，对，我们在爬阶梯往寺院去。妈的，这方面我真的很差劲。有时我觉得自己肯定有注意力缺失症之类的病。可能是在加州得上的。加州每个人都有注意力缺失症，而且他们都吃药，而且他们还不断地更换药方、调整剂量。我过去常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因为我没有什麼药物可以作为谈资，都怪我父母是日本人，不太懂什麼心理学，所以我只是缄口不言。但有一天午餐时，有人注意到我从不吃药，然后凯拉不得不介入为我掩饰。事实上，她暴露了我，但纯属出于善意。她对那个小孩摆出非常高傲的表情，说：“奈绪不需要药物。她是日本人。”我知道那听起来很刺耳，但她说话的方式让这话听起来好像身为日本人是件好事，等同于健康还是其他什么的，然后那个小孩耸耸肩，闭嘴了。

凯拉人很好，肯为我辩护，但事实上我不觉得自己有这么健康。我很肯定自己有全部病症，包括注意力缺失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创伤后紧张症还有躁郁症，以及我家遗传的自杀倾向。己子说参禅冥想很可能治不好我所有的病症和倾向，但它能教会我不要太执着于它们。我不知道参禅有多大作用，但自从她教我之后，我就每天试着照做——好吧，可能是每隔一天，或者一周做几次。现在回想起来，尽管我仍打算自杀，实际上我还没有。既然我现在仍活着没有死，可能它确实起作用了。

### 3

我讲到哪里了？噢，寺院。对。所以我们就在爬石阶，最后我们终于见到了寺院的大门。它，看起来很宏伟，像某种恐怖石兽的嘴，爬满

苔藓和垂落的蕨类，在我们头顶赫然耸立，就要砸到我们的头把我们压死。这里绝对是那种鬼魂喜欢藏身然后折磨活人的地方。后来我意识到它并没有多大，不像那些地位显赫的寺院大门。它其实挺小的，只不过第一天从下面仰视，看起来巨大无比。挣扎着爬上那么多级台阶，我已经累得够呛，又因为炎热出现幻觉，还被蝉鸣声和我的拉杆包轮子的“窟……隆克，窟……隆克”声催眠了。同时我很惊恐，因为想到爸爸就要把我丢弃在这个闹鬼的地方。我看到大门的那一刻，马上有一种强烈的转身掉头的意愿，一头栽下陡峭的石阶，或者干脆任自己向后自由落体，掉进枕头般柔软的永恒里。就算我像一颗卷心菜一样一路磕磕碰碰滚下去也没关系，最后我还是会触底然后滚进海里，因为至少我能安全地死掉。

我双腿颤抖，膝盖骨感觉像是妈妈常去城市水族馆观看的月亮水母。就在那时，有东西扫过我裸露的小腿，我所有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好像被泰瑟枪打中了一样。踏踏里！我想着，跳起来尖叫，爸爸开始大笑，下一个佛家的刹那，我发现自己已经与一只黑白小猫的苔绿色眼眸四目相对。它飞快地瞟我一眼，然后转过身去，开始做猫通常做的事情。它在我的腿间绕来绕去，弓起脊背，尾巴跷到天上去，用力地伸出前爪，不是面朝我而是背对着我，把它的屁股撅给我让我挠，同时亮出它皱巴巴的肛门和毛茸茸的大白蛋蛋。基本上，当猫让你给它挠屁股时，你都得照做，而别去想剩下的事。它的毛又软又热。就在那时，寺院的钟声开始敲响，声音很低沉，竹叶都跟着震颤，然后正站在石门下方的爸爸仰视寺院，自顾自地低声说：“ただいま……” [\(27\)](#)

你回家时会这么说。

有着大蛋蛋的小猫轻摇它的尾巴，把我们领上走道。就在那时我听到拖鞋拍打石头的声音，然后无印跑出来迎接我们。她穿着灰色的宽服，头上还裹着一条白毛巾。她兜起猫，把它夹在腋下，然后在猫不掉落的情况下双手合掌，弯下腰深深鞠躬。

“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sup>(28)</sup>她说。这几乎和“菲菲的可爱围裙”里的“法国女仆”恭迎主人回家时说的话一样。

当晚她们举办派对给我们接风。其实算不上是派对，因为只有我和爸爸、己子和无印，还有几个在这里晃悠的檀家老太太，帮忙煮饭、扫花园、做些宗教服务什么的。我们吃饭之前，统一轮流去大浴桶<sup>(29)</sup>里洗澡，水是从硫黄温泉盛来的。爸爸第一个去，因为他是男人，这要是放在阳光谷会完全行不通，但这里甚至不会有人考虑这件事。等他浑身泛红湿答答地出来后，他已经穿着浴衣<sup>(30)</sup>，脚蹬木屐<sup>(31)</sup>，头上还搭了一条毛圈小手巾。无印递给他一杯啤酒，他看上去比我这辈子见过的任何时候都高兴，包括在阳光谷。我的希望回来了，或许他会决定留下和我们一起在寺院里度夏。我只是知道，这比他去看一堆心理医生的效果要好得多。他又没有工作，而且妈妈上班很忙，她能照顾自己，再有就是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几千年没有他都好好的，等到八月末应该也没问题吧。

我们坐在木质走廊里，小小的寺院花园尽收眼底，一缕夜风穿过竹叶，沙沙作响。我看着他享受啤酒，正准备问他会不会留下时，己子起身说：“奈酱，一緒にお風呂に入るか？”<sup>(32)</sup>拒绝的话会很粗鲁，所以我站起来跟着她去洗澡，一心盼着她的白内障让她看不到我所有的小伤疤、瘀青，还有烟头烫痕。它们基本上都愈合了，只有几处可能永远都不会消失。

浴室外面有一个小神龛，己子点燃一根蜡烛和一炷香，然后她深鞠躬三次，膝盖跪地，前额触地。这花了她好一会儿，但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久，尽管她确实很老。她让我也照做，我觉得自己特别笨拙，但她似乎没在意，因为她由始至终都在随着呼吸喃喃地念着一段日语祷文，如果翻译出来大概是这样：

我沐浴自己的同时

也为众生祈福

## 让我们得以纯净身体与头脑

### 由外及内洁净自身

似乎要经历很隆重的一件事，但接着我想起“钱汤”里的酒吧小姐，她们洗完澡后看起来那么纯净，而她们的生活方式并不太健康，所以可能己子的祈祷真的造福她们了。

浴室基本上就是一个木头的大箱子，里面有个木头的小箱子。小箱子是浴桶，里面盛满超烫的硫黄水，热气腾腾的，闻起来像煮鸡蛋，意思就是你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闻习惯。浴室里面非常暗，只有几道强烈的阳光利刃般划破黑暗，落在你赤裸的皮肤上。浴桶旁边是几张小木凳和几个塑料盆，用来从浴桶里舀出热水来冲洗。

在日本洗澡的方式是，首先你用热水彻底冲洗身体，把汗和灰都冲掉，这样你就不会把浴桶里的水弄脏。然后你爬进浴桶，泡一会儿，意思是软化一下。然后你再出来，坐在你的小板凳上，那才是你好好用肥皂和擦澡布把自己全身洗干净的时候。如果你要洗头发、刮腿毛、刷牙还是干吗的，都趁这个时候做。等你彻底洗干净后，就把所有的肥皂泡冲掉，然后再进浴桶做个收尾。如果你好这一口并且能忍受臭鸡蛋味的话，真的可以在那里面耗上很长时间。

浴室里挺挤的，虽然己子真的很瘦小，我却不是，站在她身旁，我就像一头光溜溜的河马，每次我挪动都很担心自己会撞翻她或者压碎她。但己子甚至根本没注意，过了一会儿我也放下心来。那就是己子的特质，她的一项超能力，就是即使仅是和你共处一室，她也能让你对自己感觉良好。不只是我，她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我见识过。

现在可能是描述己子看上去多大年纪的好时机，因为第一天在浴室里我着实被吓到了。你得记得，她有一百零四岁了，如果你以前从没和老掉牙的人相处过，那我现在告诉你，压力很大的。我的意思是，尽管他们仍像人类一样有手脚、乳头和胯部，但老掉牙的老人看起来更像外

星人，或者外太空的生物。我知道这么说可能存在歧视的嫌疑，却千真万确。他们看起来像ET之类的，既年老又年轻，而且他们移动的方式缓慢、谨慎，又有点儿痉挛，也很像外星生物啊。

鉴于她是个尼姑的事实，所以她是个光头。她的头颅锃亮光滑，她圆润的两颊也是，但其他地方的皮肤都被极纤细的皱纹铺满了，就像清晨带露的蛛网。她很可能只有二十几千克重，大概一米二高，瘦得一把骨头，所以当你握住她的手臂或腿时，拇指都能压到另一头的手指。她的小肋骨就像铅笔一样排在皮肤下面，但她碗状的髌骨却巨大无比，和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极不成比例。你以为她的身体会有很多松垮皮肤像一层层褶子荡在她的骨架上，但其实她身体上的皮肤惊人地年轻。我认为原因在于她一直很瘦，从没有多余的赘肉。她的胸部又小又平，所以很像少女刚开始发育的胸，乳头小巧粉嫩。

还有一件事，可能我不应该提，但我还是要说，因为我信任你不会用扭曲变态的眼光看待，就是她两腿之间也是光溜溜的，你能很清楚地看到她的阴部，所以她这个部分也给人很年轻的印象。除非你不小心注意到有几缕灰色的长毛垂下来，像老头的胡子。在浴室的阴影里，看着她苍白、佝偻的身体从暗色木桶的蒸腾雾气里直立起来，我觉得她很像鬼——部分是鬼，部分是孩童，部分是少女，部分是性感女人，还有部分是山姥<sup>(33)</sup>，同时并存。所有的年龄和阶段，都化合成一个女性的时在。

我并不是第一晚就有了这些想法的。我描述的是几个星期后的整体印象。我看着她从浴桶里爬进爬出，搓洗后背，我甚至用剃刀帮她刮头。浴室只够三个人同时在里面洗澡，如果硬要挤的话，有时无印和我们一起，那我们就一起鞠躬和念祷文。你如果住在寺院里，就会有这些规矩，比如你不该在沐浴时聊天，我们多数时候不聊天，但有时己子打破规矩，那我们安静地交谈就无所谓了，感觉真的很平静。

说到规矩，她们两人有一堆疯狂的每日例行的仪式，为你能想象的



各种事情而做，比如洗脸啊、刷牙啊、吐牙膏啊，甚至大便。我没在开玩笑。她们鞠躬，感谢马桶，然后念一段祷文拯救众生。那一段有点儿搞笑，是这样念的：

我排泄的时候

也为众生祈福

让我们得以清除一切污秽并

消灭贪、嗔、痴之毒

一开始我心想，打死我也不说，但等你和那些一直都超级感激一切总在说“谢谢”的人在一起待久了，最后就没什么大不了，于是有一天我冲完水，转身对着马桶说：“谢了，马桶。”感觉相当自然。我的意思是，这种事你在山边的寺院里做做无所谓，但你最好别在初中的洗手间里尝试，因为如果你的同学们抓到你在对马桶鞠躬致谢，他们会想办法把你淹死在里面。我对己子这么解释，她也同意这不是个好主意，但有时只要心怀感激就可以了，即使你一句话不说。心是最重要的。你不需要大肆张扬。

我不是当下跟己子聊这些东西的。一开始我觉得害羞，不想跟她或任何人讲话，尤其在爸爸一大早趁我睡觉时偷偷溜走后，他甚至连声“再见”都不愿意说。他留了张字条，我醒来后发现的。他用英语写道：“奈绪酱，你看起来像睡美人一样平静。我会在夏末回来。请不要担心我。做个好女孩，照顾好你亲爱的曾祖母。”

我把字条撕个粉碎，觉得他太屌了，就这么把我丢在这儿然后闪人，让我甚至来不及求他留下让他愧疚。他完全没提答应带我去迪士尼的事，而且他没给我的掌上游戏机买电源适配器就离开了——他也答应过的，害得我现在被困在这里完全没东西玩，除了手机里有俄罗斯方块，但那东西一点儿都不刺激。那个时候，寺院里连电脑都没有，所以我没法写邮件给阳光谷的凯拉，当然我在东京也没有可以发短信或打电

话的朋友。漫长炎热的暑假在我面前遥遥无期，我觉得自己将要无聊至死。

## 4

“你生气吗？”有一晚老己子在洗澡时间，当时我在给她搓背。

我正打着转挪动粗糙的搓澡布，注意不要用力过猛，因为我那时已经了解到她苍老的皮肤有多脆弱，薄如米纸。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粗暴的搓背方式在她皮肤上留下了暗红的印子，但她从不抱怨，我也意识到自己应该更加当心，特别是她骨头突出的地方。所以当她问我是不是生气时，我心想可能是我搓得太用力弄疼她了，就道了歉。

“不，”她说，“感觉很棒。不要停。”

我给搓澡布打了更多肥皂，开始顺着她的脊柱曲线一节一节往下移。和大多数老人一样，她的脊柱僵硬而扭曲，但当她坐禅时，姿势却完全笔直。她不再多说，搓完澡后，我从浴桶里舀了几盆热水淋在她的背上，把肥皂沫冲掉，然后我转过身子，这样就可以等她给我搓了。我们都是那样轮换的。

我等待着。老己子喜欢不紧不慢，这个她真的很擅长，因为她已经练习好多年了，所以结果就是我总要等她。你可能以为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等待很让人恼火，但不知为何我不太介意。那个暑假我也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我就坐在我的小木凳上，光溜溜地抱着自己的膝盖打战，不是因为冷，而是期待着滚烫的热水。所以当我竟感觉到她的指尖摸到我后背中间的一小块伤疤时，我吓了一跳。我的身体都僵了。光线很暗，她的视力又那么差，怎么能看到我的伤疤？我揣测她看不到，但之后，我感觉到她的手指有迹可循地滑过我的皮肤，不时地停留，把点与点连接起来。



“你一定很气愤。”她的话语声那么轻，就像在自言自语，可能就是在自言自语。或者她根本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我的想象。不管怎样，我的喉咙憋得很紧，无法回答，所以我摇摇头。我感觉太羞耻了，但同时这种汹涌的悲伤溢出我的身体，我不得不屏住呼吸阻止眼泪流出来。

她没再说别的话。她轻柔地为我洗澡，我头一次希望她赶紧洗完了事。我们洗完后，我飞快地穿好衣服，说声“晚安”就把她晾在那里了。我以为自己会吐。我不想回自己的房间，于是跑到山腰，藏在竹林里，直到天色变暗，萤火虫出现。等无印当完更，以敲响大钟来标志一天的结束时，我才溜回寺院，爬到床上。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老己子，在她的房间里我找到她。她坐在地板上，背对着门，正俯身趴在她的小桌前。她在阅读。我站在门口，甚至不愿意进去。“是，”我告诉她，“我是气愤，那又怎么样？”

她没转过身来，但我能看出她在听，于是我继续，把我糟糕的一生对她做了个简要汇报。

“所以我能怎么办？我解决不了我爸爸的心理问题，解决不了网络泡沫、差劲的日本经济，还有我在美国的所谓最好的朋友对我的背叛、在学校里被欺负，或者恐怖主义、战争、全球变暖还有物种灭绝，不是吗？”

“是这样啊，”她点着头说，依旧背对着我，“的确如此。你对那些事情都无能为力。”

“所以我当然气愤，你以为呢？这是个愚蠢的问题。”我气愤地说。

“是啊，”她赞同，“这是个愚蠢的问题。我看得出来你气愤。我不需要再问一个愚蠢的问题来理解。”

“那你干吗要问？”

她徐徐地以膝盖为轴转过身来，直到最后面对着我：

“我替你问的。”

“替我？”

“让你听到答案。”

有时老己子说话就像打谜语，可能是因为我在阳光谷待了太多年吧，我的日语还是有点儿问题，但这一次，我觉得自己明白她的意思。从那之后，我开始告诉她学校里发生的小事什么的，即使她不问。我说的时候，她只是聆听，让她的数珠绕着线绳一圈圈地转，我知道她每拨动一颗珠子都是为我祈福一次，也没多少，但聊胜于无。

〈105才[34](#)〉。

那是她刚刚回复我的短信。就是你得长到多少岁，你的思想才算真正长大，但鉴于她一百零四岁了，我相当确定她是在说笑。

# 露丝

## 1

断电四天，在冬季大停电中已经相当短了。在电力中断期间，他们能够让电脑和其他设备保持工作，但前提是发电机能工作，而且他们必须得有汽油。如果他们的汽油用完了，只能等岛上两台加油泵中其中哪台的发电机开始工作，并且道路上那棵压倒输电线的树木被清走，才能加油。

发电机停止工作时，井泵也会停工，所以他们就没有水。室内厕所，自来热水，浴缸，电灯——四天中，这些似乎都是另一个年代、另一个星球上不可思议的奢侈品。

“欢迎来到未来，我们走在时代前沿。”奥利弗说。

露丝在煤油味的黑暗梦境里穿过房子，听着雨的重击声和风的叹息。室内没有了风扇和压缩机持续不断的环绕嗡鸣声，家里悄无声息。一开始，她发现自己急迫地想听到水上飞机的双联发动机声，载着水利公司人员过来，但一两天后仍没听到，她放弃了，屈服于宁静。她抱着猫坐在柴火炉前，借着油灯的光看书，她在尝试读普鲁斯特，在克制自己，不要超前读奈绪的日记。多数时候她凝视火苗，有时在傍晚，她站在门口能听到狼嚎，它们正穿过雾气弥漫的森林。它们的嚎叫低沉地开始，先是一声不安的呜咽穿透林间，接着狼群中一只只相继加入，声音狂野而原始，扯着嗓子汇聚成同一股狼嚎。她一阵战栗。奥利弗不顾下雨，坚持出门跑步，她在担忧地等他。她看到过自家屋后美洲狮留在树上的抓痕，路上的新鲜粪便，泥泞里的狼爪印。

狼的数量在上升，狼群也变得愈加放肆。它们靠近人类的房子，抓走猫，把狗诱进森林里吃掉。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时的狼群攻击牛羊，岛民用屠杀的方式来回击，捕获它们之后，尽可能全部用枪打死，然后把它们血淋淋的尸体像堆柴火那样堆在他们皮卡车的后厢。但它们现在反扑了。省里的野生动物官员来到岛上，教育人们该怎么做。官员说，要迷惑它们，对它们大吼，扔东西。说时容易做时难。一次她从办公室向窗外看去，看到奥利弗穿着跑步短裤，一边挥舞着一根大木棍，一边吼叫着把一只狼赶上他们家的车道。奥利弗在全速奔跑，狼却连大步子都懒得迈，慢悠悠的。

她怎么会变成一个担心狼和美洲狮吃掉丈夫的女人？她无法作答。她的想法悬在那里，处于一种奇怪的中间状态。

来电的时候，整个房子猛然跳回二十一世纪：电灯亮了，电器嗡鸣，水泵咕嘟，龙头叹息。露丝飞身跳过猫，踩过延长的电线线团，跑上楼去查收邮件。世界及时复位了，她的思绪已经回到网上。

她登录。没有教授的音信。快一个星期了。他是在无视她，还是他那边也断电了？帕洛阿尔托会断电吗？

她查看气象服务，还有一场暴风雨在酝酿中。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放着这么多未知线索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她选出了自认为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她打开浏览器，输入“日本私小说及女性‘自我’之不稳定性”。网络的速度变得很快，就像一个人刚度假回来时的心情，特别畅快。几秒内她就回到了学术档案网站，找到了她在断网前读的那段文章预览。她点击“阅读更多”的链接，被带进一个名叫《东方玄学》刊物的网站。太棒了，文章被列在目录里。她点进去，同一段预览出现了，但这次在页面底部有个“现在订购”的按钮。她点击，飞快地填完订购表，然后把办公室翻个底朝天找她的信用卡。在岛上，她可以连续几天不用钱包，常常对它在哪儿毫无头绪。等她终于在扶手椅角落靠垫的后面找到嵌在里面的钱包后，她输入信用卡号。在她点击“确认购买”按

钮，等待下载开始时，却出现了一条新信息：

您请求的文章已从数据库中移除，不再可用。

我们为此不便深表歉意。

您的订购已经取消，贵信用卡不会被扣款。

“不！”她大喊，声音大得连奥利弗在他的办公室里都听到了，他甚至还戴着消音耳机。他停下等待片刻，看之后会发生什么。

## 2

外面柴堆旁的雪松上，林鸦也在歪着头听。几个刹那过去了，可能有一分钟，房子的窗户再次明亮——在黑暗森林中飘浮的一个个光块。又一声喊叫，这一次拖得更长，从离柴堆最近的窗户里传来。

**不！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随之是安静，然后窗户就黑了。乌鸦提起它黑亮的肩膀抖动，这是乌鸦世界里的耸肩。它拍打它的羽翼一次、两次、三次，从栖木上腾空而起，穿过沉甸甸的雪松大枝。它绕着屋顶盘旋。下方，一队散乱的狼群在无声地奔跑，沿着一条鹿道，鱼贯穿过沙龙白珠树林。乌鸦嘶喊出一声警告，说不定有人在听，然后它越飞越高，飞离空地中的小小屋顶，直到最后越出花旗松林。

它在树林上方翱翔，能一路看到赛利希海、纸浆厂和坎贝尔河的伐木小镇。开往阿拉斯加的游轮正经过乔治亚海峡，灯火通明，像一块插满蜡烛的生日蛋糕。飞啊飞啊，盘旋得再高一些，温哥华岛的山脉进入视线，雪白的戈尔登汉德冰川在月光中闪耀。远侧横亘着茫茫太平洋及更远的远方，但乌鸦飞得仍不够高，它看不到回家的路。

# 奈绪

## 1

今天“围裙”里的气氛绝对很怪，我不知道自己能写多少。芭贝特刚才过来问我有没有兴趣去约会，我没有，但我对她谎称说我来月经了。她的微笑马上冻结，脸变得冰冷僵硬，扭头就走，她衬裙上的蕾丝边几乎要刮瞎我的眼。我觉得她不知道我在撒谎，但我能看出来，写日记是个问题了，而且我的反社会举止已经开始激怒芭贝特和其他女仆。她们别打算让我付桌钱，因为实在贵得离谱，那样我就得另觅他处写日记了。不过我能体谅她们。以前我不知道，但现在知道了，作家的生活不全是花天酒地，而且我没有尽自己的职责把这里的气氛变得欢快向上。

今天，“菲菲的可爱围裙”比往日更加寂寞。

好吧。这就是我的世界里上演的事情。你的世界呢？你还好吗？

## 2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问你问题。我又不指望你回答，就算你真的回答了，我又怎么能知道？但可能也无所谓。或许在我问你“你还好吗”时，你就应该告诉我，就算我听不见，我也可以坐在这里，想象你会说什么。

你可能说：“当然啦，奈绪。我还好。一切都还不错。”

“好吧，那就好。”我会对你说，然后我们会跨过时间对彼此微

笑，就像我们是朋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不是吗？

正因为我们是朋友，有些事我想和你分享。这事有点儿私密，但它真的对我帮助很大。是己子教导我怎么培养超能力的事。她说这话时我以为她在说笑。有时很难分清一个很老很老的人是不是在说笑，况且她还是个尼姑。当时我们在寺院的厨房里，帮无印做泡菜。己子在洗大白萝卜，我把它们切碎，用盐腌渍，然后放进塑料冷藏袋里。这是在老己子发现我的伤疤之后，我正在跟她聊我的葬礼，以及我的同学们怎样为我念心经，以及我怎么变成生鬼，对玲子发起一次“踏踏里”攻击并刺伤她的眼。己子站在洗碗池旁，洗着比她胳膊还长还粗的老萝卜，等我说完后，她“扑通”一声把萝卜丢在身边堆得像柴火一样的萝卜堆的顶上，说：“那个，奈酱，你不用担心。你不是真的死了。你的葬礼不是真的。”

我心想，呃，我又何尝不知道。

“他们念错咒语了，”她解释说，“葬礼上不应该念心经，必须念大悲咒<sup>(35)</sup>。”

之后，还没等我表达自己有多释然，她就说：“奈酱，我觉得你最好有些真正的力量。我觉得你最好拥有超能力。”

她说的是日语，但她用了英语单词superpower。只不过在她口中，听起来就像“苏帕-帕瓦”，短音，或者更像“苏帕帕瓦”。

“就像超级英雄那样？”我问，也用了英语单词。

“对，”她说，“就像苏帕希洛！苏帕帕瓦！”她从厚镜片后面眯眼看我，“你想要吗？”

听一个很老很老的人谈论超级英雄和超能力很怪。超级英雄和超能力是年轻人的东西。己子小的时候还没有他们吧？在我的印象中，从前他们只有魂灵啊、忍者啊、妖魔鬼怪之类，没有“苏帕希洛”和“苏帕帕瓦”，但我只是点点头。

“很好。”她慢慢地擦干手，脱下围裙，指点无印几句腌菜的事项，然后拉起我的手。

我们先去了濯足处，说了一小段濯足的祷文，是这样念的：

我洗脚时

愿天下众生

获得超自然双脚的力量

修习没有障碍

我当然立刻开始思考超自然双脚的力量，我也希望几个生命拥有它，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希望众生都拥有，因为那样的话有什么意义呢？但那就是我和己子的区别。我肯定她希望众生都拥有超自然的双脚。总而言之，我们洗了脚，然后她领我进入本堂<sup>(36)</sup>。

本堂是一个特别的房间，很黑很静。那里有一尊大的释迦牟尼金像，另一端有一尊稍小些的文殊菩萨像，他是智慧之神<sup>(37)</sup>。两尊像前面都是放蜡烛的地方，你可以上香。己子和无印在供奉上花很多时间，但没有很多檀家过来，因为这个村里的大多数人非老即死，年轻人都对宗教不感兴趣，已经搬去城里打工，过有趣的人生了。就像办了派对却没人到场，但己子似乎不介意。

有很多供奉仪式需要人执行，即使在己子这座小寺院也一样。无印对我解释过一次。以前有很多尼姑住在那里，但现在只有她们两人。不时有几个年轻尼姑从寺院总部过来视察，帮忙操办更大的仪式。她们人很好。等老己子去世后，其中一个人很可能要搬来帮助无印，除非大寺院决定把慈眼寺卖给房地产开发商。那些人很可能把旧的建筑拆掉，盖上温泉度假村或者高尔夫练习场。她们聊起这种事时，老己子看上去很悲伤。小寺院在一点点地被日月侵蚀，但没有钱维修，无印说她都好奇到底是什么让它固定在山上。她担心地震，害怕建筑就那么崩塌，滑



进深谷然后冲进大海。

参禅通常早得要命，比如早上五点我还在睡觉时，还有晚上的饭后，那时我都累了。说实话，冥想整件事让我有点儿紧张，因为我不太喜欢静坐，但我喜欢本堂里的感觉，所以当己子为我示范怎样为文殊菩萨上香时，我很兴奋。她用细香点了我的头，然后才让我把香插进香炉里。她做了三次礼拜<sup>(38)</sup>鞠躬，我也按她教的方法照做，双膝跪地，让前额和手肘都触地，双手抬起，掌心朝向天花板。我们做完后，她带我走向一个坐蒲<sup>(39)</sup>，让我坐下，就在那时她向我传授教导。

嗯。等一下。我其实还没问她能不能告诉你这件事，现在我想起来了，可能应该先问问她。

好了，我发了短信给她，问她我能不能告诉我朋友怎样参禅。等她回复可能要好一会儿，但因为“围裙”一片死寂，现在没人来打扰我，我或许可以告诉你老己子是怎么成为尼姑的。她告诉过我这个悲伤的故事。那时战争刚结束。在日本如果你说战争，大家都知道你说的是“二战”，因为那是日本发动的最后一次战争。美国则不同。美国一直在到处打仗，所以你得说得更具体。我住在阳光谷时，如果你说战争，会意味着波斯湾战争，而我的学校里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二战”，因为它太久远了，其间夹了很多其他战争。

差不多在那时，老己子的独子春树一号正在东京大学学习哲学和法国文学，被征召入伍。他当时十九岁，只比我现在大三岁。很抱歉，但如果有人告诉我三年后必须去当兵，我绝对会抓狂。我只是个孩子啊！

己子说春树一号也抓狂了，因为他是个平和的男孩。你想想，一天你坐在自己宿舍的小房间里，正在炭炉上暖脚，抿着绿茶，可能在读一本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然而几个月后，你就坐在自杀式炸弹的驾驶舱里了，正努力保持你的飞机机首对准一艘美国战舰的舰身，心里知道片刻之后你就要爆炸变成一团巨大的火球，彻底灰飞烟灭。那有多可怕？我连想都不敢想。我是说，谈论往昔。我知道自己一直在说要退出

时间，结束生命，但这完全是两回事，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在巨大的火球里灰飞烟灭不是春树一号的选择。根据老己子所说，他不只平和，还是个开朗、乐观的男孩，其实喜欢活着，这和我或者我爸爸的情形完全不同。

虽然我说我连想都不敢想有多可怕，但我或许可以想象到一丁点儿。如果你把我所有的感受加起来，包括我们打包准备离开阳光谷，妈妈在钱汤里发现我的伤疤，爸爸掉进铁轨，还有我的同学们把我折磨死，把这些全部相加再乘以一千亿倍，或许那就是我的舅公春树一号被征召进特种部队，被迫成为神风特攻队战斗机飞行员时他感受到的一丁点儿。是冰冷的鱼死在你胃里的感觉。你努力忘记它，但你刚一忘记，鱼就开始在你的胃部扑腾，提醒你真正恐怖的事情即将发生。

己子获悉她的独子就要战死时，就是那样的感觉。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告诉过她我胃里的鱼，她说她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而且她也有一条鱼，持续了很多年。实际上，她说她有很多种鱼，有些小得像沙丁鱼，有些中等大小像鲤鱼，其他的有蓝鳍金枪鱼那么大。但其中最大的一条鱼属于春树一号，它差不多有鲸鱼那么大。她还说在她成为尼姑，退隐于世之后，她学会怎样把心打开，让那条鲸鱼游走。我也在学习怎么做到。

当己子发现她的独子要成为人肉炸弹赴死时，她也想自杀，但她不能，因为最小的女儿艾玛才十五岁，还需要她。所以己子没有自杀，而是决定等到艾玛再大一些，可以独立，然后她就削发为尼，把她的余生都献给教诲，让人们学习怎样和平相处。她差不多就是那么做的。

老己子说，现如今我们这些日本的年轻人都“和平腐坏<sup>(40)</sup>”了。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但它的大概意思是我们都飘飘然心不在焉，因为我们不理解战争。她说我们以为日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因为我们生于战争结束后，能记得的只有和平，我们喜欢那样，但实际上我们的整个人生都被战争与往昔塑造，我们应该理解这一点。

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日本没那么爱好和平，大多数人并不真正喜欢和平。我相信在人们内心的最深处都是暴力的，以互相伤害为乐。老己子和我在这一点上有异议。她说，根据佛教哲学，我的观点是一种妄念。我们的本心都是向善向好的，但我真的觉得她过于乐观。我刚好知道一些人，比如玲子，就是真正的邪恶，而且西方哲学的很多伟大思想在这一点上都支持我。但老己子相信我们性本善，我还是高兴的，因为这给予我希望，即使我自己无法相信。或许有一天我可以。

己子刚才回复我短信了，她说只要我们两人都是认真的，不是在瞎胡闹，那我教你怎样参禅就没问题。我没在瞎胡闹，你呢？我觉得你没在闹。至少，我会想象你没有，那或许你就不会了。我只会把指示告诉你，如果你不想做，就可以跳过不理。

## 参禅说明

首先，你需要坐下，很可能你已经坐下了。传统方式是坐在地上的坐蒲垫上，双腿交叉，但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重要的是姿势要端正，不要没精打采，也不要靠在任何东西上。

现在你可以把双手放在大腿内侧，有点儿像交叠在一起，把你的左手手背放在你的右手手掌上，拇指指尖弯曲相触，形成一个小圆。拇指相触的地方应该与肚脐呈一条直线。己子说这种手印叫作“法界定印<sup>(41)</sup>”，它象征着整个无穷宇宙，你把它托在自己的腿上，像托着一个巨大而美丽的蛋。

接下来你只需放松，保持绝对静止，专注于呼吸。你不需要煞有介事。不是让你想着呼吸，而是让你也别不去想它。就像你坐在沙滩上看着海浪拍打沙子，或者看你不认识的小孩在远处玩耍。你只是注意到一切在发生，你的内里和外，包括你的呼吸、小孩、海浪和沙子。大概就是这样。

听起来挺简单的，但我第一次尝试时，我被自己所有疯狂的念头和强迫意念彻底干扰，然后我的身体开始发痒，感觉像是有千足蜈蚣爬遍全身。我对己子解释这些时，她告诉我像这样数自己的呼吸：

吸入，呼出……一。

吸入，呼出……二。

她说我应该像那样数到十，等我数到十时，我可以重新从一开始。我想着，没问题，己子！但我在数数时，疯狂报复同学的某些幻想或阳光谷的怀旧回忆跳进我的脑海，彻底挟持了我的注意力。你很可能已经猜到了，因为注意力缺失症，我的头脑一直喋喋不休像只猴子，有时我甚至数不到三。你能相信吗？怪不得我进不了像样的高中。但好消息是，即使你搞砸了参禅也没关系。己子说甚至别去想搞没搞砸。她说人的头脑要思考是完全自然的，因为那正是头脑应该做的事，所以当你的头脑开始漫游、陷进疯狂的念头里时，你没必要抓狂，没什么大不了。你只要注意到它发生了，把它放下，没关系，从头再来就好。

一，二，三，等等。就这么简单。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己子确定，如果你每天都做，你的头脑就会觉醒，你会养成你的苏帕帕瓦！我到目前为止已经蛮勤奋的了，如果你掌握了它的窍门，就不会很难。我喜欢的一点是，当你坐在你的坐蒲垫上（如果刚好手边没有坐蒲，比如说，你在火车上，或者你正跪在一圈孩子中间，他们在捶你，准备要剥掉你的衣服……换句话说，无论你在哪里），只要你让头脑回到参禅状态，感觉就像回到了家。或许对你来说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你一直都有家，但对于我，一个从未有过家的人，除了已经失去的阳光谷，这就是很重要的事。参禅比家还好。参禅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家，我一直在做是因为我喜欢那种感觉，而且我信任老己子，尝试像她那样稍微乐观一点儿看世界对我也没什么坏处。

己子还说，参禅就是完全进入时间。

我真的很喜欢。

这是道元老禅师要说的话：

念想不念。

你怎么念想不念？

无念。这就是参禅的精妙艺术。

我猜除非你坐下来尝试，否则没多大意义。我不是说你必须这么做，我只是告诉你我的想法。

# 露丝

## 1

一，二，三。每次露丝尝试坐定，数她的呼吸，她的头脑就在她的宇宙蛋周围缩成一团迟缓、呆滞的迷雾，她就打瞌睡了。

一次又一次。

这怎么会让她的头脑觉醒？更像厌倦吧。像断电时的感觉。但奈绪说得对，感觉也像家，但她不确定自己喜欢它。

## 2

她试了一次又一次。每当她的头往前一栽，她就猛然惊醒，然后开始数数，但一次又一次地再次打瞌睡。在半梦半醒的间隙里，她浮在一种黑暗阈限的状态里，不完全是梦，但永远在成为梦的临界线上。她悬在那里，潜下去，慢慢地翻滚，就像浪峰下方的一颗浮物，随时都会碎裂。

## 3

**我要是在梦里走得太远，赶不及醒过来怎么办？**

露丝问过她的父亲一次。那时她还小，他常把她塞到床上，亲吻她的额头，然后叮嘱她做个好梦，但这一叮咛总让她焦虑。要是我的梦不好怎么办？要是它很恐怖呢？

“提醒你自已它不过是个梦，然后醒过来。”

那要是我赶不及回来呢？

“那我就来找你。”他说，一边关上灯。

## 4

“可能你太强求了，”奥利弗建议说，“或许你应该休息一下。”

他正站在她办公室的门口，看着她调整地板上的坐垫。

“我不能休息，”她说，又盘坐下去，“我这一辈子都在休息。我必须做这件事。”

她把重心调整到前面，弓起脊背。或许她太安逸了，或许她应该更别扭一些，她摸索了一圈，重重地捶了坐垫一拳，再次尝试。

“或许你只是累了，或许你应该停止尝试冥想，去小睡一下。”

“我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场瞌睡。我要醒过来。”她闭上眼睛呼气，立刻察觉到疲乏闪着暗淡的光，从她身体内部挤压着她，把她拖垮。她晃醒自己，重新睁开眼睛。

“听着，”她说，“是你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好吧，宇宙提供了奈绪，而她说这是醒来的方法。或许她是对的。无论怎样，我想尝试。我需要，我需要‘苏帕帕瓦’。”她再次闭上眼睛。她的头脑就是她的力量。她想要头脑回来。

“好吧，你完事之后想去弄些蛤蜊和生蚝回来吗？雨停了，刚好退潮。”

“当然。”她说，眼睛还是闭着的。

猫一直在门柱上磨爪子，现在从奥利弗的两腿间挤出来，径直过来

找她，把头拱进她的手里。

“佩斯特。”她说。她打开“宇宙蛋”的圆，挠它的耳朵。“奥利弗，请你过来把你的猫弄走，出去时顺便把门带上。”

“那是它的超能力，”奥利弗一边说，一边捞起猫，“它知道怎么惹人烦。”

他在门口又停下了，手里还抱着猫：“不过我们得快点去捡蛤蜊，趁潮水还低。你还要在那里坐多久？需要我来叫醒你吗？”

## 5

他们最喜欢的蛤蜊园是个秘密之地，穆丽尔带他们去的。岛民们保守着很多秘密：秘密蛤蜊园和生蚝着床，秘密松蕈和鸡油菌地带，海胆生长的秘密暗礁，秘密的大麻生长园，买鲑鱼、大比目鱼、肉类、芝士和未灭菌奶制品的秘密电话名单。近几年来，三间小杂货店已经升级货源，你现在可以买到大多数食物。但在过去，如果你是新来的，老前辈们看不上你，不泄露一些秘密给你，你就得挨饿。

蛤蜊园在岛的西沿，朝着航道的冰冷深水。那里的生蚝小而甜，蛤蜊个大肥美。穆丽尔说园子历史悠久，赛利希人曾世代培育它，但现在很少有人去那里采集了。这很遗憾，因为频繁采集对园子有好处。现在每铲起一叉沙仍能翻出一打以上的肥蛤蜊，二十分钟左右，他们已经达到了两人合起来的每日限额：一百五十只小帘蛤和三十只生蚝。

他们坐在平坦沙地的一块光滑岩石上，西望的目光掠过大海，看到了群山交错的剪影。靛蓝色的暗空中划过灰白的云纹，云朵反射着白日即逝的光辉。头顶上方，第一波星星点缀天空。小小的海浪拍打着他们踩着岩石的脚。

奥利弗从他的外套口袋里掏出一罐啤酒，“啪”一声打开，递给露



丝。他取出一把生蚝刀和一颗酸橙。刀光一闪，生蚝上半部分的壳划了一道弧线就沉入水底了。他伸手把下半部分递给她。被撬开的软体动物在珠光色的壳上闪耀：丰满的灰色肉体，暗色的裙边。他给生蚝挤上酸橙汁时，她觉得自己看到它抽搐了一下。

她接受了递来的蚝，把壳抵在唇边，让肉滑进她的嘴里。口感冰凉新鲜。他又从桶里拿出一只，剥开壳，倒吸进嘴里。

“啊啊啊啊！”他赞叹道，“长牡蛎，海洋的精华。”他用一大口啤酒冲它下肚。

他看起来那么快乐，也很健康。他生病的时候瘦了，看到他恢复健康真好。她想起生蚝采捕人布雷克说起过辐射，穆丽尔说过漂流物的可能。

“有些蚝民担心核污染从福岛过来。你怎么看？”她说。

“太平洋很大的。你要不要再来一只？”

她摇摇头。

“这有点儿讽刺，”奥利弗说着又给自己剥了一只生蚝，“这种太平洋生蚝不是原生的。”

她知道这件事。每个人都知道，住在岛上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生蚝养殖是这里最接近产业的东西，因为鲑鱼洄游已经殆尽，大树也被砍倒了。

“它们是一九一二年还是一九一三年引进的，却一直水土不服，直到三十年代才适应。但它们一适应，就独霸一方了，把小些的本土物种排挤出局。”

“是，我知道。”她说。

“过去你能光脚在海滩上走。老前辈们是那么说的。”

她也听说过这个。现在本地海滩都被锋利的生蚝壳盖满了，很难想象赤脚走路。“哪里讽刺了？”

“呃，或许讽刺这个词用错了。只不过长牡蛎最初来自日本，是从宫城县来的。事实是，它的别名就是宫城生蚝。你的尼姑不就是那里的吗？”

“是，”她说，觉得宽阔的太平洋突然缩小了一点点，“那个我倒不知道。”

岩石的凉气渗进了她的牛仔裤。她站起来，上下跳跃来暖和身子。坐在岩石上喝啤酒，这种天还是太冷，但她不介意。大海的空气很清新，吸进肺里感觉很好，把她一整天坐在电脑前排山倒海的睡意和朦胧的幽闭恐怖感都扫去了。在这里，她觉得清醒了过来。

“你知道我们有多幸运？”奥利弗在说话，“住的地方海水仍然干净，还有哪里的甲壳类海鲜能吃？”

她想起过去照管这片园子的赛利希人，她好奇曼哈顿周边最后一次采集蚝床上的生蚝是什么时候，她想起福岛核泄漏，她想起老己子的寺院，死守在宫城县的山边，它还在吗？

“我好奇我们还能吃多久……”她说。

“谁知道呢？趁还能享受的时候好好享受吧。”他递出一只生蚝。他的手指潮湿，“再来一只？”

“好。”锋利的壳抵在她的唇上，感觉很粗糙，舌间冰凉的肉却很柔软。她吞下去，品味着咸鲜味。潮水已经涨到他们坐的岩石的高度，拍打她的脚趾。“我冷了，”她说，“我们回家吧。”

# 奈绪

## 1

你有没有试过欺负海浪？捶它？踢它？掐它？打它？用棍子把它打死？

傻瓜。

老己子发现我的伤疤后，带我去镇上办事。回去的路上，她想停下来买些饭团、饮料和巧克力零食。她有个主意，我们可以乘巴士去海边，在那里野餐。我不是很上心，但她似乎觉得对我来说，吃吃商店里买的食物还有去海边玩是天大的好事。所以我心想，随便啦，我愿意跟着去，你知道，让一百零四岁的人扫兴很无情。

因为白内障的关系，己子走路不太便利，她经常拄一根拐杖，但她最喜欢的还是有人牵着她的手。我觉得牵手让她感觉更加自信，所以我养成习惯，走在她身边就牵她的手。跟你说实话，我其实也喜欢那样。我喜欢她单薄的小手放在我手里的感觉。我喜欢做强大的那个人，让她小小的身体离我很近。这让我觉得有用。我不在的时候，她就用她的拐杖。我觉得自己比一根拐杖有用。

上巴士去海边之前，己子想在镇上的全家便利店逛一下，买我们的野餐食物，但刚好有一帮“扬基女<sup>(42)</sup>”聚在便利店前面的停车场，于是我撒谎说我不饿。她们是摩托车暴走族的小妞，顶着一头漂成橘色和黄色的乱发，穿着松垮的工装裤和随风飘舞的宽大实验袍，看起来像医生和科学家穿的衣服，只不过不是白色的。都是荧光亮色，画满黑色大字的涂鸦。

那些女孩蹲在门口的人行道上，嚼着口香糖，抽着烟，有几个人靠在木剑上，就是剑道用的那种。我嘴上说，不行啊，奶奶，我真的不饿，但老己子心意已决，一定要给我办一次野餐，所以我能怎么办？我紧握着她的小手，当我们走近女孩们时，其中一个吐了口痰，落在我们脚边，然后她们开始爆脏话。没有哪句是我在学校里没听过的，但我非常震惊，因为己子这么老了，你怎么能对老婆婆爆脏字“曼可(43)”和“津津(44)”？况且她还是个尼姑！经过她们身边的这段路，我们似乎走了一辈子，因为己子走路太慢了，而且她们还有意无意地挡我们的路。她们不停大叫和吐唾沫，我能感觉到自己心跳加速，脸烧得滚烫，尽管老己子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最后我们终于进了全家便利店。我们在找饭团、饮料，决定甜品是买巧克力还是甜豆蛋糕还是两个都买的时候，我一直透过窗户盯着蹲在商店外面的女孩们。我知道我们离开时，她们会对我们爆出更多脏话。或许她们会朝我们丢东西，绊倒我们。或许她们会跟踪我们到海滩，让她们的男朋友来强暴我们后再一顿暴打，最后把我们的尸体丢进海里，还有可能她们会亲自用木剑动手。我在学校里有过大量的练习，想象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倒不是很担心，但要想象有人伤害我的老己子，对我的头脑来说却是全新的，这让我想吐。

但老己子没注意。她在专心挑选我们饭团的口味，最后她选定了酸梅、调味海藻和辣鳕鱼卵味。她想让我选一个巧克力零食，百奇还是雪吻，还是两个都要，但我怎么能专注于这么琐碎的事情？既然她又老又瞎，无法理解我们所处的险境，我必须保护我们俩，我们的敌人就在门外啊。我还得想办法估出自己击退一伙真刀真棍的扬基婊子的胜算，我有的只是可怜的一点儿苏帕帕瓦！

己子花了很长时间才结好账——你懂的，老人家和他们的零钱包——但我不介意，也没伸手帮忙。我暗中希望或许她能用上一整天，等我们买完了，那帮人也走了，但没那等好事。她们还在，蹲在人行道

上，我们一走出商店，她们就盯上我们了，一边吐唾沫，一边掂量我们有几斤几两。我试着催促己子赶快走过去，但你知道老己子的，她一直不紧不慢。

女孩们开始喊叫，我们走得越近，她们的叫喊声就越大，也越刺耳，几个蹲着的也站起来了。我走在前面，但当我们和她们并齐时，老己子突然停了下来。她转身面朝她们盯着看，好像她头一次注意到她们一样，然后她拽着我的手，开始慢慢地朝她们那边走。

我往后缩，轻声地说：“奶奶，别去，没好事的。我们走吧！”[\(45\)](#)但她不听。她走上前去，站在她们的正前方，然后盯了她们很久。她看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持久而坚定，很可能因为透过白内障混浊的晶状体成像需要时间。那些穿着荧光裤子和黑字涂鸦的蓝色、橙色、红色机械师外套的女孩，在她眼中想必只是交杂的线条和色块。

没人说话。女孩们挑起下巴，撅起屁股，慌张地左右换脚站立。最后，我猜老己子终于明白自己看到的是什么了。她放开我的手，我屏住呼吸。然后，她鞠了一躬。

难以置信。甚至不是稍微弯个腰，而是深鞠躬。那些女孩好像在想，这是在干吗？其中有个胖女孩蹲在前面，她稍微点了个头做回礼——不是鞠躬，也算不上恭敬，但也不至于一拳打在脸上。但之后中间一个高个的女孩，显然是老大，伸手过来，一记快拳直捣在胖女孩的头上。

“你是在糊弄我吗？”她咆哮着，“半吊子。你连像样的鞠躬都不会吗？”[\(46\)](#)

她又掴了胖女孩一巴掌，然后她本人笔直站好，双掌合十，深鞠一躬。她的其他手下也跳起来照做。己子又对她们鞠了一躬，然后轻轻用肘推我，于是我也鞠躬了，但我也是个半吊子，所以她让我再做一次。这样就扯平了，因为现在老己子就像是我們这边的大姐大，而我就是那

个搞砸事情、不会好好鞠躬的胖子。我不觉得这很有趣，但那伙少女觉得很逗。己子也笑了，然后她拉起我的手，我们走了。等巴士来了，己子坐在窗边，回头看着停车场。

“我在想，今天是什么御祭<sup>(47)</sup>？”她说。

“御祭？”

“是啊，”她说，“那些漂漂亮亮的年轻人，穿着她们的节祭服，看起来那么艳丽，我真好奇是什么日子啊，都是无印帮我记着这些事……”

“不是节祭！那是少年流氓团伙啊，奶奶。摩托车少女，扬基女。”

“他们是女孩？”

“坏女孩，少年犯。她们在爆粗口，我以为她们要揍我们。”

“哦不，”己子摇着头说，“她们都穿得那么好看，都是喜庆的颜色。”

## 2

“你欺负过海浪吗？”己子在海滩上问我。

我们已经吃完饭团和巧克力，正闲着。己子坐在一个小木凳上，我躺在她脚边的沙滩上。日光很猛。己子在她的光头上绑了一条白色湿手巾，衬着她灰色的宽松衣裤，看起来泰然自若。我则热得大汗淋漓，觉得焦躁不安，但我没带游泳衣，也不是真的很想游泳。但她问的不是这个。

“欺负海浪？”我重复一遍，“不。当然没有。”

“试一试，到水里去，等最大的浪过来就给它一拳，用力踢它一

脚，用棍子打它。去吧。我看着。”她递给我她的拐杖。

周围没人，只有一对冲浪者在海滩远处。我把老己子的拐杖拿在手里，先是走，接着跑去大海边缘，把它像剑道的木剑那样举过头顶挥舞起来。浪很大，拍到沙滩上就碎了，我跑进朝我扑来的第一个浪，像武士投入战斗时那样高喊着“开呀耶”。我用拐杖痛击海浪，把它劈开，但浪继续扑来。我跑上沙滩逃走，但下一个浪把我击倒了。我站起身来，一次次地攻击，每一次海水都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把我逼到岩石旁，把泡沫和沙子掀到我身上。我不在乎。刺骨的凉意让人感觉很好，海浪的猛力也很强大真实，苦涩的盐卤钻进我鼻子里，尝起来刺鼻地可口。

一次又一次，我朝大海扑去，击打它，直到我累得站不住了。我又一次倒下后，干脆躺在那里，任凭海浪泼洒我。我想知道如果我不再起来会怎么样。放弃我的身体，我会被卷进海里吗？鲨鱼会吃掉我的四肢和内脏。小鱼可以依靠我的手指填饱肚子。我美丽的白骨会沉到洋底，海葵寄附在上面生长如花。珍珠可以留在我的眼眶里。我站起来，走回到老己子坐的地方。她从头上摘下小手巾递给我。

“被打败了，”我一屁股坐在沙子上，“我输了，海洋赢了。”

她微微一笑：“感觉好吗？”

“嗯。”

“那就好，再来一个饭团吧？”

### 3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等我的短裤和T恤晾干。远处下方的海滩上，冲浪者总是掉进水里，消失不见。

“海浪也在痛击他们。”我指着那边说。

己子眯起眼睛，但隔着“空华”她看不到他们。

“在那儿，看见那个人了吗？他刚站起来……他冲上去了……他冲上去了……哦，他掉下来了。”我大笑。做个旁观者很好玩。

己子点头，好像在对我表示赞同。“上，下，一回事。”她说。这是典型的己子式点评，所指的都是她所谓的宇宙的“不二<sup>(48)</sup>”本质，而我只是在看帅哥冲浪。我很清楚最好别和她争论，因为总是她赢，但这就像是敲门的笑话，你得说“是谁啊”，然后对方才能讲出笑梗。于是我说：“不，它们不是一回事。对冲浪者来说不是。”

“是啊，你说得对。不是一回事，”她扶正自己的眼镜，“也没有不同。你懂我的意思没？”

“是不同的，奶奶。冲浪整件事的目的就是站在浪尖上，而不是在浪下面。”

“冲浪者，海浪，一回事。”

我不知道自己干吗没事找事。“那真够蠢的，”我说，“冲浪者是个人，海浪是个浪，两个怎么会一样？”

己子的目光穿过海洋，落在海天交接处：“海浪是从海洋的深部环境中诞生的，人是从世界的深部环境中诞生的。人从世界中探出头来，像海浪一样翻滚前进，直到最后沉落为止。上，下。人，浪。”

她指着沿着海岸线的峭壁：“己子，山，一回事。山很高，会存活很久。己子渺小，活不了多久了。就这么一回事。”

如我所说，这就是我和我家老己子的典型聊天。我从来不能透彻地理解她在说什么，但我还是喜欢她努力对我解释。她人很好。

该回寺院了。我的短裤和T恤都干透了，皮肤也因为盐渍痒得要命。我扶己子站起来，然后我们又牵着手一起走回巴士站。我还在思考她的海浪说，这让我感觉悲伤，因为我知道她那朵小浪花撑不了多久



了，很快她就要重新归于大海。即使我知道人无法攥住水，我还是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一些，不让她流走。

# 露丝

## 1

你无法攥住水，也不能阻挡它流走。这是东京电力在海啸后几周学到的教训。他们把几千吨的海水泵进福岛核电站的反应堆压力槽，试图冷却燃料棒，想阻止事实上已经发生的反应堆熔毁。他们称之为“补水-排水”策略，这一策略每天产生近五百吨高放射性的海水——这些海水必须得到控制以防外漏。

太平洋的对面，露丝仔细阅读灾难报道。监控形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了《2011年福岛核事故每日更新日志》，描述了东电为稳定反应堆所做的孤注一掷的努力细节。这一段是四月三日日志的简短摘录：

四月二日，一单元冷凝器储蓄槽的海水转移到压力抑制池缓冲槽的工作完成，为一单元汽轮机房地下的海水向冷凝器转移做好准备。

同样在四月二日，二单元冷凝器里的海水已开始向冷凝器储蓄槽里转移，为一单元汽轮机房地下的海水向冷凝器转移做好准备。

日志一段接一段、一页又一页地详细介绍了整套复杂系统：水泵和排水管，调压室和给水线，进水口和注入线，压力抑制池和维修区，流速和泄漏通道，壕沟、隧道和泛滥的地下室，这就是攥住水的地方。

四月三日的更新日志第一次提及泄漏，在二号反应堆下方一个控制坑的侧壁上发现泄漏处，紧邻海水进出口。海水样本中发现了高浓度的放射性碘-131和铯-137，最远处达反应堆三十公里以外，这比事故发生前的测量水平高出上万倍。后来《纽约时报》报道，控制核泄漏的就是

高放射性海水巨流，最后直接流进大海。

四月四日，更新日志报道说东京电力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将一万一千五百吨污染海水泄入太平洋。那些水大致等同于五个奥运会游泳池的容量。

四月五日，更新日志提到，倾泻工作已经开始，持续了五天。

受污染海水的放射水平大约是法定限度的一百倍，但太平洋浩瀚广阔，而且东京电力没有预见到一个问题。根据更新日志，这家公司估计一位公民若连续一年每天食用从核电站附近采集的海藻和海鲜，他会额外摄入年均0.6西弗的辐射剂量，远低于威胁人体健康的水平。公司没有估计对鱼类的影响后果。

信息和水极像，它很难被攥住，也很难阻止泄漏。东京电力和日本政府企图封锁反应堆熔毁的消息，他们确实也一度成功掩盖了受创核电站周边地区高危辐射水平的关键数据，但最终信息还是开始泄露。日本人标榜自己的坚忍和不易动怒，但不断被披露的处置失当、谎言和掩盖触动了最核心的愤怒。

## 2

在中世纪的日本，人们相信地震是由岛屿下面一条发怒的鲰鱼引起的。

在最早的传说中，“物いう鱼”，或者叫“言语之鱼”，掌管湖水河流。这种超自然的鱼可以变成人形，会说人话，如果有人冒犯了它的水域，它就会现身传达警告。要是冒犯者不留心警告的话，暴怒的“物いう鱼”就会通过发洪水或其他天灾来惩罚他们。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物いう鱼”已经变体成“地震鲰”，这是一种像鲸鱼一样的庞大生物，大地会因为它的剧烈扑腾而震荡发抖。唯一

能让它安分的就是鹿岛神祇用过的一块巨石。鹿岛神祇住在鹿岛神社里。

这块石头叫作“要石”，这个日语词汇没法翻译，意思大概是“楔石”“铆钉石”或“天然磁石”之类。鹿岛神祇用“要石”把鲶鱼的头钉在地上来固定它。如果鹿岛神祇打瞌睡或者分心了，或者被叫去办事了，鲶鱼头上的压力就卸掉了，它可以扭摆和扑腾。结果就是地震。

即使你去鹿岛神社，也看不到什么，因为石头的大部分被埋在地下。一小块有檐的围墙遮蔽着一片光秃秃的土地，有一块直径大约三十厘米的小圆石头露出地表，像一个快要出生的婴儿的头顶。你不可能知道地面以下的石头有多大。想想就觉得惊异，日本列岛的命运竟落在一个假设上，即被埋入土里而大部分不可见的至高楔石足够大也足够重，能够压制一条愤怒的地震鲶！

### 3

尽管地震鲶能掀起浩劫和灾难，它却不完全是一条恶毒的鱼。它也有仁慈的一面。地震鲶的一个亚种是“世直し鲶”，或者叫“正世鲶鱼”，它能通过震荡一切来根治社会上的政治经济腐败。

在十九世纪早期，对“正世鲶鱼”的信仰尤其普遍，那段时期的特点是政府软弱无能，商业阶级强大，加上极端反常的气候、谷物歉收、饥荒、囤货、城市骚乱以及大规模的宗教朝圣，常导致群众暴动。

“正世鲶鱼”的目标是商业阶级，也就是那百分之一的人群。这些人行为猖獗，他们私定价格、囤积货物、贪污受贿，导致经济萧条和政治腐败。愤怒的鲶鱼会引发地震，造成严重破坏，为了重建，有钱人不得不破财消灾，于是在抢救财货、清扫碎石和重建过程中为工人阶级创造了就业。财富分配在当时的讽刺画作中多有描绘，它们描画出“正世鲶鱼”逼迫富商和总裁们吐泻出金币，最后落入劳工口袋里的情景。

但可悲的是，地震也造成连带损害，鲶鱼因此通常都心怀懊悔。在一幅令人心酸的绘画中，“切腹自杀的鲶鱼”划开腹部，为自己引发的所有死亡赎罪。金币从它肚皮上的大裂口中倾泻而出。它一只手紧握开膛刀，把它插进腹中；另一只手则举着一根金条，献给一群人。与此同时，鹿岛神祇和死去的魂灵都在高处观看。

## 4

鲶鱼与地震之间的关联延续到了现代。一款名叫“摇晃来啦”的手机应用可以提醒用户即将来临的地震，提供关于震中位置、到达时间以及地震烈度的信息。“摇晃来啦”的意思是“地震要来了”，这款应用的图标就是一条卡通鲶鱼，它脸上挂着傻气的微笑，头上冒出两道闪电。

“很可爱啊，”奥利弗说，一边伸手去拿他的iPhone，“我们也应该装一个，这里也该有一场大地震了，不知道在鲸鱼镇能不能用。”

他们刚吃完晚餐——蛤蜊生蚝大杂烩浓汤，现烤的迷迭香面包和从温室采来的嫩甘蓝拌辣芥菜沙拉，现在坐在客厅的壁炉前。只是二月，但奥利弗已经实现让他们冬天也有新鲜的绿叶菜吃。

“我父母在斯图加特长大，那里的内卡河底有超大的鲶鱼。没有人见过它们，只有在地震之前，鲶鱼才会浮上水面。长胡须的大家伙，称一称有九十公斤重。”

“真有那么大吗？”

“我爸爸是那么说的，但它们现在几乎都被捕光了。现在你再也看不到那么大的鱼了，除非在切尔诺贝利。据说有一群鲶鱼生活在向反应堆冷凝器运送冷却水的管道里。它们在铁路桥下面生活。没有人再去那里钓鱼了，所以鲶鱼长得很壮。它们真的特别庞大，有些甚至有三到四

米长。它们在食物链的最底端，显然泥里还包含有大量放射性微粒，但鲶鱼似乎不介意。”

露丝又想到了蛤蜊。她把它们放在门廊上养了二十四小时，让它们排出泥沙来净化。她有一种小窍门，就是把它们浸在一桶海水里，她在水里加了一把燕麦片和一根锈铁钉。她一天里要搅动那桶水好几次，十二小时后还要换水。

她从一本小说里读到这种方法，但她忘记是哪本了。她依稀记得是关于一家人的，他们有一栋度假屋，在缅因州还是马萨诸塞州，也有可能是罗德岛。东海岸的一处飞地，都是美丽的避暑的人，家里都有瘦高的金发孩子和舒适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懂得怎么让双壳生物吐沙的母亲。这家美丽的新英格兰人吃的蛤蜊里不会有讨厌的粗沙刮磨他们强健的白牙。或许是汉普顿。记忆真是个蹊跷的东西。那个母亲实现零沙粒的技巧被露丝沿袭下去了，即使她已经忘记小说的情节，也忘了为什么这一技巧管用。

她把这一联系讲给奥利弗听时，他提供了一种理论：“我觉得发生了两个过程。燕麦片只不过是食物，蛤蜊咽下去后能把绿色的东西从它们的消化道和肠道器官里清理出来。”

他在如此这般解释时，露丝手头一直在切土豆丁，是要放进杂烩浓汤里的。她能清楚地看见小说里的母亲形象，她身穿一条白色细麻布做的连衣长裙，她做的蛤蜊，肠子里不会有绿色的东西。

“那是第一步，”奥利弗继续说，“是生物过程。第二步是电化学过程。盐水是一种离子溶液，起电解液的作用。锈钉子是铁做的，充当导体，我猜想蛤蜊的身体也有同样的作用。”

实际上很可能是汉普顿，露丝在想。那里有沙丘和大西洋的风，有白绿相间的遮阳篷和帆布折叠椅。母亲穿着白裙子，裙摆在下半的微风中飘扬。或许她穿的是短裤，飘扬的是屋子里敞开的高窗上的薄纱窗

帘。

“你把钉子放进盐水里，它产生了一个小电荷，刚好足以刺激蛤蜊，让它们排出沙子。”奥利弗说。

但她也有可能把小说里的场景和其他东西搅和起来了。或许那个穿着飘扬白裙的美丽金发母亲没有把锈铁钉放进盛蛤蜊的桶里。这听起来不像她会做的事情。或许桶里放铁钉是日式小窍门，露丝是从母亲或者某个日本朋友那里偷师的。

“所以归根结底，”奥利弗在总结了，“你在喂养它们的同时，也在电击它们使它们上吐下泻。”

露丝当时正在切洋葱，她用手背抹去眼里的泪水：“说实在的，那本小说主要是讲家庭的——高脚杯里的冷饮，白色网球服，还有人际关系，是那类东西。它没有深入讲解电化学的细节。”

他们坐在客厅的壁炉前，听着狂风号叫。这里太冷，穿不了裙摆飘飘的白色连衣裙，而且太平洋西北地区的人都穿实用的衣服，聚丙烯和合成羊毛的，但露丝不去抱怨。火很旺，杂烩浓汤也很美味，作料丰富，奶味十足。不管净化双壳动物的技巧出自哪里，做何解释，有用就行了，蛤蜊既肥美又没粗沙。猫也喜欢杂烩浓汤。他们吃饭的时候它一直在旁边绕，想舔他们的汤碗。奥利弗嘘它，想赶它走，猫却猛拍了奥利弗的手一巴掌，于是奥利弗揪住它，把它的头按到地上。佩斯托屈服了，但也受到冒犯，它背对他们以示回避，现在正闷闷不乐地盯着火看。

“真差劲。”奥利弗说，“我可以下载‘摇晃来啦’，但它只能依据日本气象厅的数据工作，没法预测我们加拿大的地震。”

露丝凝视火苗：“我以为加拿大很安全。”

“没有哪里安全。好了，我装好了。现在我们能知道关于日本地震活动的一切啦。”

“或许我们应该去日本，这样你就能用得上这个应用程序了。”

“或许我们不必过去，因为日本正在过来。”

## 5

“什么？”

“日本正在往这儿来。”

“你在说什么？”

“地震啊，它让日本海岸向我们移动了。”

“真的吗？”

奥利弗一脸困惑：“你不记得了？俯冲的释放力造成震中附近的大陆朝我们这个方向跃升了快四米。”

“我不知道。”

“你知道的。我们聊过的啊。它还使地球质量更偏向于地心，继而让地球自转得更快。转动速度的加快缩短了一天的长度，现在我们的一天也更短了。”

“更短了？太可怕了！”

他微微一笑：“你的口气听起来很像你母亲……”

她不理睬他的评论：“我们失去了多少时间？”

“没多少。一天失去1.8个百万分之一秒，我记得是这个数。你想让我查一下吗？”

“我信你的话。”

“我很肯定我们聊过这个的，”奥利弗说，“网上铺天盖地啊。你



不记得了？”

“我当然记得，”她撒了个谎，“我觉得每天似乎都短得要命，我还以为是自己臆想的呢。”

# 奈绪

## 1

暑期结束前，我在己子的帮助下已经功力大长。不只是身体变强大了，头脑也是。在我的头脑里，我正成为一个超级英雄，就像十兵卫酱，那个忍者少女一样。只不过我是奈酱，一个超级尼姑，拥有佛祖赐予我的能力，其中包括与海浪作战——虽然我经常输掉，以及能够承受惊人的疼痛与苦难。己子鼓励我连续几小时纹丝不动地坐禅，并且为我示范如何避免杀生，连杀死趁我黄昏时坐在本堂里或者夜里躺在床上时围着我的脸嗡嗡叫的蚊子都不行，以此帮助我养成我的“苏帕帕瓦”！它们叮我时，我学会不去一巴掌拍死它们，之后也不去挠痒。刚开始我一睡醒，脸和胳膊上都是包，但渐渐地，我的血液和皮肤都变皮实了，有了毒素免疫力，不管我被咬得多厉害，都不会冒出包来。很快我和蚊子之间也没有区别了。我的皮肤不再是隔开我们的一堵墙，我的血就是它们的血。我很为自己骄傲，于是我去找己子告诉她这件事。她笑了。

“是啊，”她拍着我的手臂说，“好多美味可以拿来喂蚊子。”

她解释给我听，年轻人需要大量运动，我们应该每天都耗尽自己的力气，否则我们会胡思乱想瞎做梦，导致胡作非为。我对年轻人的胡作非为有足够了解，很赞同她，所以我不介意她每天让我在厨房里跟着无印干活。我知道无印很高兴有我在那里，因为她告诉我了。我来之前，工作量太大，一个尼姑做不完。很可能之前提过这个吧，但关于寺院生活你得认识到这一点，就是生活在这里就像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做每一件事花的时间都比二十一世纪长一百倍。无印和己子从不浪费。每条橡皮筋，每段扭缠结，每一根线，每一张纸，每一片布，她们

都仔细地收集起来，回收利用。无印对塑料袋情有独钟，她会让我小心地用肥皂和水把它们洗干净，然后把它们挂在外面晾干，让它们见到太阳，像水母气球一样在风里飞转。我不介意，因为我也没有其他事好做，但在我看来，这太浪费时间了。我试着解释说，干脆把旧袋子扔掉买新的用会更便捷，那样她们就有更多时间用来参禅，但己子不同意。坐禅，洗塑料袋，一回事，她说。

只有当东西真的彻底坏了，她们才会扔掉，之后她们还要大费周折一番。她们攒起所有弯折的别针、断掉的缝衣针，为它们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仪式，一边念经，一边把它们插进一块豆腐里，让它们在松软舒服的地方安息。己子说，每件物品都有灵魂，即使它老了，没用了，我们也必须告慰和敬重曾经用心服务我们的东西。

所以你懂了吧，有这么些杂活儿，多一个年轻人真的能帮上不少忙。我们能腌制更多的梅子和卷心菜，晾干更多的葫芦和白萝卜，还能更好地打理寺院的花园。我们能够拜访很多老弱病残的香客，有时我趁拜访他们的时机，还会给他们的花园除草。

我开始早上五点起床，和她们一起坐禅，上香、供奉仪式和扫除结束后，在无印做早餐时，己子会让我一口气跑到山下的路上，再一口气跑回寺院。她会在我两腿软得像面条一样气喘吁吁地爬上最后几级石阶时，在那里迎我。她会和小鬼一起站在那里——那只寺院的黑白小猫，她递给我一条毛巾和满满一大罐凉水，看着我把水喝掉。

“你的腿很直，”她有一次说，“又长又漂亮，很有力。”

我很开心，要不是我的脸已经因为跑步涨红了，肯定会羞红的。

“你遗传了你父亲的腿，他以前就很能跑，只比你快一点儿。”她继续说。

“你也让他跑上跑下？”

“那当然。他是个整天胡思乱想的年轻人，需要大量运动。”

我把罐子里剩下的水浇在头上，然后甩了甩头，水滴从我的发梢飞出来，淋到了小鬼，它跳起来走开了。

“对不起啊，小鬼！”我喊道，它当然不理我。它坐在稍远的地方，背对着我们开始舔自己。它似乎被冒犯得不轻，但它是只猫，所以我没往心里去。

“爸爸还在胡思乱想，”我看着对我不理不睬的猫说，“或许他应该回到这里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或许你可以训练他，教他重新强大起来。他可以上下来回跑，可以参禅，可以在花园里干活……”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的主意很赞，不知不觉话就从嘴边冒了出来：“求你了，奶奶！我是认真的。他需要帮助！”然后我告诉她那晚他掉到火车头前的整件事，还有他和妈妈怎样假装那是一场意外而那明明不是，还有他如何白天不离开公寓，却在深更半夜出门，在外面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而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撑着不睡，在留心听他的动静，因为我害怕他不会回来了。还有一晚，我实在忍不了，就溜出去跟着他，因为我有必要知道他是不是在跟踪谁，还是要去见情人，那样的话妈妈会很惨，但至少会让他有一个存在的理由。我跟着他走街串巷，一路躲在阴影里，贴着墙根走。他走的路线毫无逻辑，但他无所谓，好像他是个机器人，脚被编好了程序，只需执行我们在电脑课上学的什么随机公式，而且他的头脑已经被关闭，所以他不理会自己往哪儿走。或许他在梦游。有时他走进各种街区，有时巷道又老又窄，七扭八拐，我敢肯定我们迷路了。他从不停下，不对人说话，也不买东西，连自动售卖机里的香烟或啤酒都不碰。现如今我回想起来，我们也从未在街上遇到过任何人，所以可能他的系统里还内置了一个避碰公式，有些机器人就有，这样它们就不会撞上东西。

“我们走了好几个小时。我很害怕，因为我知道自己一个人肯定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又不想让他知道我在跟踪他，但我实在累得跟不上了。就在那时他转了最后一个弯，我们走进隅田川河岸边的那座小公园

里，我在自己的床上做‘金缚’梦时见过它。它和我梦里的画面一模一样。在紧邻河堤的这一侧，有一块运动场地，有秋千、滑梯和跷跷板，我知道他要去那里。果真，他径直走到秋千上坐下。他背对着我，于是我避过他，躲在一个水泥熊猫后面，从那里能看到他的脸。他点燃一根短支‘希望’烟，开始荡秋千。他面朝河水，开始蹬腿发力，荡得越来越高。他把香烟叼在嘴里，龇牙咧嘴的好像他要动真格了。看样子他在努力让秋千荡得尽可能高，在它抵达弧线的最高点时他就撒手，摆动的冲力会助他越过防护矮墙，坠入隅田川，那样他就能淹死，尸体会沉到河底，被河童或者大江鲶吃掉。我发誓我能看见那一幕，他的手从铁链上滑落，他的身体被抛出座椅，向前飞去，他的四肢张开，准备拥抱迎面而来的空气和幽暗的深河。不……不……不！我听到自己在低语，我的心在时间里随着摆动狂跳。现在……现在……现在！

“但没有发生。他没撒手，然后慢慢地，他的蹬腿也使不上劲了，秋千的弧线变小了，越来越平，最后他几乎不动了，他的塑料凉鞋鞋头在地上前后磨，在秋千下面的土里漫无目的地画圈。他站起来，走向防护墙，从上面张望，然后他狠狠地吸了最后一口烟，把它弹到河里。他在那里站了很久，盯着油污的河水看。我担心他要翻过去然后跳河。我想从我的藏身处跑出来阻止他。”

“但你没有。”己子说。

“不。我马上就要去了，但他不再看河，又开始走路。”

“你跟着他吗？”

“是。他走回家了。我在我们家公寓门外等着，一直等到我觉得安全了，才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去。我觉得他没听到我的声音。他那时已经在打鼾了。”

老己子点点头：“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很能睡。”

“那你不觉得他应该回来，和我们待在一起吗？”我问，“我觉得

会对他大有好处，你不觉得吗？我们爬台阶来寺院时，你要是看到他的脸就好了。他看起来真的很快乐。”

“他一直喜欢这里。”己子说。

“所以他应该回来，对不对？”

“嗯，真想知道呢。”<sup>(49)</sup>她说。这句话就是那种空泛的日式回答。

## 2

还没到八月，已经热得超乎你的想象。下午，己子和无印在教附近的妇女插花或诵经时，我本该做暑假作业的，但我会不由自主地走到可以俯瞰池塘的缘侧<sup>(50)</sup>，坐在那里发呆。我喜欢戴着耳机靠在厚重的木梁旁，两腿摊在前面，看着蜻蜓掠过小池塘里的荷叶，听着日式流行乐封面的法国香颂——早在听说《追忆似水年华》之前我就喜欢香颂。己子不喜欢我四仰八叉的，她捉我现行时告诉过我。她说坐着的时候把腿劈开给全世界看不是什么好习惯，尤其是我还不穿内裤。一般情况下我都赞同她，但实在太热了！我只是无法忍受大腿内侧的皮肤贴在一起的感觉，而缘侧的老木头平滑又清凉，况且又没有人看。连小鬼那只猫，平时喜欢热乎乎的大腿，都躲开了。它昏倒在某片蕨类植物下方凉爽的苔藓石上了。多数时候，空气凝滞不动，但有时极小的微风吹过山边，吹进寺院的大门，一路吹进花园。它们吹皱水面，在我的两腿间胳肢，让我微颤。有时我心想，祖先的鬼魂就栖居在微风里，你能感觉到它们在沙沙作响。

就快到盂兰盆节了，鬼魂们就像拖着行李箱抵达机场的旅客一样，在四处巡游，找地方入住。盂兰盆节也是它们的暑假，它们可以从阴曹地府回到所谓活人的地盘，拜访我们。热风里似乎都孕育着鬼，但我在火车上见过快要生产的妇女，我想象中的感觉一定就像这样。她们托着它们到处走，人没到肚子先到，如果好心人给她们让位，她们就“扑

通”坐下，然后两腿大开，抚摸着肚皮，给自己通红的汗颊扇风。八月的感觉就是如此，盂兰盆节来临之际，似乎整个世界都怀了鬼胎，往生者随时都可能冲破隔开它们和我们之间的那层看不见的膜。

如果我没去游廊上发呆，我就跟着己子满寺院走，为她提东西，用关于我们家祖先的各种问题来烦她。

“艾玛祖母呢？她会来吗？我有没有见过她？我想见她。须贺子姨婆和春树舅公呢？我也想见他们。你觉得他们会想见我吗？”

我很激动，因为至少据我所知，我们家死去的亲戚还没有不嫌麻烦在盂兰盆节现身过，但我有预感，今年会有所不同。首先，我现在是个生灵，作为一名活鬼，我推测死鬼们会觉得我更易接近。而且我还推测，它们会更愿意来己子的寺院，这里每个人都在期待它们，知道怎么得体地对待它们。相比较而言，阳光谷的邻居们只会一惊一乍，把它们当作万圣节的幽灵一样对待，就像生日派对一样。如果你有凯拉父母那样超酷的活动策划，会带大家去打保龄球或者攀岩，那么当生日主角就会很棒。但如果像我父母那样满头雾水，那么生日真的糟透了。真的，你宁愿躲得十万八千里远，也不愿被困在这个无聊的小派对里，而你的美国朋友们一直在叹气，互相翻白眼，然后每当你妈妈又端了一盘寿司走进房间时就开始假装大呼小叫。你也假装自己玩得很开心，笑得像个疯子，但你知道这不过是一种营销，你这么做只是为了让你的父母开心，因为这有助于他们的自尊。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是鬼，你愿意去哪个派对？

己子和无印是很酷的活动策划人，我们把佛教徒的每一纳秒都用在置办神龛、插花和除尘上，还有给寺院最最犄角旮旯的地方深度大扫除，这样鬼魂和祖先看到时就会一尘不染。我们还做了不同种类的特别食物来孝敬它们，因为它们千里迢迢赶来会很饿，你要是不喂饱它们，它们就会很生气。食物是盂兰盆节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日本，有上千种魂灵、鬼怪、地精和妖魔，都能发动“踏踏里”来攻击你，所以为了安

全起见，我们将以一场大型施饿鬼[\(51\)](#)庆典来开场，会来很多宾客，还有从附近寺院赶来帮我们供养饿鬼的僧侣和尼姑。

无印给我讲典故。从前，佛祖有一个门徒叫目犍连，他有一次碰巧看到母亲像一片牛肉一样被倒挂在地狱的饿鬼道，心里很苦闷。他问佛祖如何拯救她，佛祖告诉他去做一些特别的食物祭品，这似乎达到效果了。这个故事只是为了告诉小辈们应当照顾父母的健康起居，即使他们的父母过世了，也会被倒挂在地狱里的肉钩子上。老目犍连是个很了不起的家伙，他有很多“苏帕帕瓦”！比如可以穿墙，还会读心术，还会对死者讲话。我也想穿墙、读心和对死者讲话。那会很酷。我还是个初学者，但如你所知，我觉得生活中有一个具体目标很重要，穿墙似乎很具可行性，你不觉得吗？

总之，我们终于把一切安排妥当。那晚在第一批客人抵达前，己子、无印和我一起洗了个澡，那样我们就可以干干净净的，显得格外利落，我还用剃刀给她俩都刮了头。己子和无印对个人卫生超级严格，她们从来不让自己的头发留过五天，也就是3.2毫米，有时她们让我帮忙。我喜欢做这事。我喜欢硬硬的小发楂在刀锋下掉落，只剩下光洁美观的皮肤。无印的发楂细小乌黑，像黑蚂蚁从干净的白纸上掉落，老己子的发楂则银光闪闪，像亮饰或仙尘。

剃头也有一段祷文，是这样念的：

我剃去我的发楂时

我为众生祈福

让我们斩断私念

进入真正的自由乐土

那一晚，我想到鬼魂要来就很兴奋，一直待到最后无印催我上床，但等她和己子一睡着，我又溜出门了。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我穿



过花园，走到寺院最高的石阶上，就在门下面，坐在那儿等。石阶透过我的睡裤渗出凉意和湿气，我唯一能听到的就是蛙声和夜虫的歌声。

有些人觉得夜晚是忧伤的，因为它的黑暗让他们想起死亡，但我完全不同意那种观点。我个人喜欢黑夜，尤其是在寺院里，无印关掉所有的灯，只剩月亮、星辰和萤火虫。或者在阴天的夜晚，世界那么黑暗，你甚至伸手不见五指。

我坐在那里时，一切都变得愈加黑暗，只有点着忽闪小灯的萤火虫在夏日的暗空里画出弧线。开了关……开了关……开了关……开了关。我盯得越久，就越眩晕，直到我觉得世界似乎在翻转，把我倾向山边，落进夜晚长长的喉咙里。我把手放下来触摸石阶，让自己稳定下来，但我摸到的不是冰凉的石头，而是感到手下刺痛，像有一股电流穿过。我尖声叫着跑开，但其实只是小鬼，它也出来陪我迎接鬼魂。它定在那里像只卡通猫，绿眼睛瞪得像两枚发光的硬币，但当我大笑着爱抚它带静电的皮毛时，它紧紧地挤在我的膝盖旁，把它的头拱进我的手里。

“我们好傻啊，不是吗？小鬼酱！”我说。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虽然我几乎辨不清它的轮廓，但有它陪在一旁感觉还是很好。

一阵狂风扫过竹林，感觉很像鬼来了。不过，鬼到底长什么样啊？它看起来会像人类吗？它会像萝卜妖怪一样又大又胖吗？它会有红脸天狗<sup>(52)</sup>那样超大的鼻子吗？它会像哥布林地精那样绿，还是像狐狸那样伪装，还是更像一大坨真人大小的无头烂肉，大片肥肉就是手脚，散发出恶臭？这种东西叫作烂肉怪，无印跟我讲过。它们在废弃的古刹和墓地附近流连，喜欢天黑后出来漫无目的地乱走。或许我爸爸正在变成烂肉怪。还有些鬼看起来像发型糟糕的死人，眼珠充血迸出眼眶，皮肤像地衣那样从它们的骨头上脱落下来。它们穿着廉价的涤纶西装，吊在自杀林的树上，慢慢地旋转。这种鬼是我最害怕的，因为它们看起来有一点儿像我爸爸。就在我快要被自己吓死时，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身旁坐下。我转过身，他来了。爸爸坐在我旁边的石阶上，虽然他的眼睛没有

爆出来，也没有穿西装，我还是知道他死了。他最后还是弄死自己了，这是他的鬼魂过来通知我的。

“爸爸？”我试着低声说话，但我口干舌燥，发不出声音。

他注视着黑暗深处。

“爸爸，是你吗？”我的嗓子还是发不出声音，所以我的话语不过是自己头脑里的想法。怪不得他听不到。他注视着黑暗深处。我深吸一口气，清清喉咙，又试了一次。

“父亲。”我说，这次用了日语。这个词从我的唇里逃出来，像个小泡泡。爸爸的鬼魂微微转头，我这时注意到他看起来很年轻，而且穿着某种制服，头上戴了顶帽子。看起来像校服，只不过颜色不同。他还是没有说话。我猛然想起，或许对待鬼魂你得超级恭敬才行，即使它们是你的父母，否则你就会冒犯它们。于是我用自己最正式最有礼貌的学生语气又试了一次。

“您是尊敬的安谷春树先生吗？”

这次他听到了，慢慢地转过头来看我。他说话时的语气那么轻柔，在风里我几乎听不到。

“你是谁？”他问。

他不认得我了。我无法相信！爸爸死了，他已经忘记关于我的一切。我的喉咙一紧，鼻子开始发痒，我屏住眼泪时就会这样。我又深吸了一口气。

“我是安谷奈绪子，”我宣布，想让自己听起来勇敢又自信，“很高兴遇见你。”

“啊，非常荣幸。”他的语气飘忽而忧郁，像一炷燃香顶端袅袅升起的青烟。

哪里不对劲。我不想粗鲁地盯着他看，但我忍不住。他看起来很像

年轻版的爸爸，只比我大几岁，但他说起话来却不像，而且衣服也完全不对头。那时我才厘清头绪：如果这个鬼回应我父亲的名字却不是我的父亲，那么他一定是我父亲的舅舅，也就是人肉炸弹——安谷春树一号。

“我们之前见过吗？”他似乎在问。

“我相信没有，”我答道，“我相信我是您的外孙女。我相信我是您的外甥安谷春树二号的女儿，他以您的名字取名。”

那个鬼点头：“是那样啊？我都没意识到自己有个外甥，更别提外孙女了。时光如梭啊……”

之后我们都沉默了。实际上我没有选择，因为我的礼貌用语已经用完了。我不太擅长非常正式的日语，因为我在阳光谷长大，而且春树一号的鬼魂似乎也不爱闲聊。他看起来有些忧郁，有点儿孤僻，考虑到己子告诉过我，他喜欢法国哲学和诗歌，这倒也说得通。我多希望爸爸给我读存在主义哲学时我多留点心啊，因为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对他讲点有智慧的东西，但我知道的唯一一首法语诗就是莫尼克·瑟芙的名叫《活着的苦痛》的歌曲的副歌部分，或许给死人唱这个不是一个好选择。

活着的苦痛

活着的苦痛

应该好好生活

值得地活着 [\(53\)](#)

我对着黑暗哼唱，用气音唱出歌词，虽然我不太确定它们是什么意思。我好像听到了他在我身旁的轻笑，或是风？但当我向他刚刚坐着的地方看去时，春树一号已经不在那里了。

### 3

蠢才奈绪！多傻的女孩！我和舅公的鬼魂坐在一起，这人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神风特攻队的战斗机飞行员，而我做了些什么？对着他唱一首愚蠢的法语香颂！那是多么地白痴！他一定觉得我不过又是一个典型的无知少女，而他在人世的时间弥足珍贵，所以为什么要浪费哪怕一个片刻，和我待在一起？最好还是灵光一闪飘走，去找那些能想出更有趣的聊天话题的人。

我哪根筋搭错了？我本可以问他各种事情的。我可以问问他的兴趣爱好。我可以问他，是不是只有忧郁的人才关心哲学，以及阅读哲学书有没有用。我可以问他，被剥夺幸福人生而被迫成为人肉炸弹的滋味如何，还有他们部队的其他人有没有因为他写法语诗而找他的麻烦。我可以问问他，出任务的那个早晨，也就是他在世界上的最后一个早晨，醒来时是什么感觉。有没有一条冷冰冰的大鱼在他空洞的胃里奄奄一息？或是他被自身散发出的一种晶莹的宁静笼罩，他周围的人知道他已经做好准备冲上云霄，都不自觉地退后？

我可以问他，赴死前是什么感觉。

蠢才，笨蛋安谷奈绪。

### 4

早晨吃完早餐后，无印和己子在忙着迎接第一批坐车来的僧侣，他们从主寺过来帮忙操办第二天的施饿鬼庆典，我趁机溜进了己子的书房。她并不介意我待在那里，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感觉偷偷摸摸的。这是寺院里我最喜欢的一间屋子，整个花园尽收眼底，有一张矮桌，她喜欢在那里写字，还有一个小书架，放了很多大部头的古老经书和哲学书，布面都已褪色。己子告诉我，那些哲学书是春树一号的，是

他大学时代留下的。我试着翻阅其中几本，但日文书籍里的汉字难得要命，而其他书都是法文和德文的。即使是英文写的，看起来也和我看过的英文完全不同。说实话，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能看这些东西，但你要把所有的书页拿掉，它们倒可以做成很棒的日记本。

在房间后侧的书架对面，是家族神龛。顶上挂着一卷释迦牟尼的画像，围绕它的是我们家所有祖先的牌位和一本写着他们名字的书。下方是搁置各种物品的架子，花、蜡烛、香炉，还有放了水果、茶和糖果的供品碟。

其中一个架子靠边的地方，有一个用白布包裹的盒子，还有己子死去的三个孩子的黑白照片：春树、须贺子和艾玛。我以前见过这些照片，但我从来没有留心过。他们不过是呆板、老气的陌生人，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的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但现在一切不同了。

我踮起脚尖，伸手越过神龛去拿春树的照片。照片里的他比鬼魂年轻，是一个戴着学生帽的苍白学生，脸上有诗意的表情，被凝固在玻璃下面。他看起来也有点儿像我爸爸，那个发福之前短头发的爸爸。玻璃上也积尘了，于是我用裙摆擦了擦，就在我擦拭时，他脸上似乎哪里动了一下。或许是他的下颚咬紧了。似乎有一小点光从他的眼中闪过。如果他转过头来看我对我说话，我都不会惊讶。于是我就等着，但没有其他的情况发生。他只是一直凝视着相机后面无尽的远方，然后那一刹那过去了，他又恢复成相框里的一张旧照。

我把相框翻过来，看到背后有个日期，昭和十六年。我掰着手指往回数，一九四一年。他还在读高中。只比我大几岁。他本可以是我的前辈。我好奇我们会不会成为朋友，他又会不会保护我不被那些恶棍欺负。我甚至想知道他会不会喜欢我。很可能不会。我太蠢了。我在想自己会不会喜欢他。

相框背后有一个钩扣松开了，就在我尝试把它推回去时，整个相框在我手里散架了。我心想，哦糟糕，因为我真的不想让己子知道是我弄

坏它的，于是我试着把架子拼起来，但有什么东西卡住了，就是拼不回去。我现在真是满头大汗。我觉得或许可以把它藏起来，要不就干脆把它放在地上，然后诬赖小鬼。但最后我还是坐在榻榻米上，又把它拆开来，就在那时我发现了信。只有一页纸，叠起来塞在照片和纸板衬垫之间。我展开信纸。字迹有力而优美，像己子写的，老式的写法难以辨识，所以我又把它叠起来塞进我的口袋。我没打算偷走它，只是需要一本字典，还要有一段时间来搞清楚它说什么。相框还是散架的，但我把照片塞回去了，然后扣上了一个钩扣，能让它基本保持不散开。在把它放回神龛之前，我把它贴近自己的脸。

“春树舅公！”我用我最诚挚最恭敬的日语低声说，“我很抱歉弄坏了您的相框，我也很抱歉自己是个白痴，请不要因为我拿走您的信而生我的气。请回来。”

## 5

最亲爱的母亲：

这是我在世上的最后一夜。明天我将在前额绑一道布条，上面印有旭日的图案，然后冲上云霄。明日我将为国捐躯。不要伤悲，母亲。我看得见您在哭泣，但我不值得您落眼泪。我时常在想，此刻我会做何感受，而现在我知道了。我并不难过。我解脱而快乐。所以，擦干您的眼泪，照顾好自己和我亲爱的妹妹们，告诉她们做好女孩，要愉快，要过幸福的人生。

这是我给您写的最后一封信，也是我的正式告别信。海军当局会将它连同我的死亡通知书和辅助抚恤金一同寄给您，现在您有资格领抚恤金了。我担心钱不会很多，我唯一的遗憾，就是以我毫无价值的生命，能为您和妹妹们做的太少。

一同寄给您的是您给我的数珠、我的手表，还有K的《正法眼藏》

抄本，最后几个月我与它形影不离。

我该如何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呢？亲爱的母亲，为您辛劳养育出这么一个不值得的儿子！我无以言表。

有太多东西我无法表达，也无法寄给您。太迟了。等您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死了，但我死时仍然相信，您懂得我的心，不会严厉地批判我。我不是一个好战的人，我所做的一切都遵从于您所教导我的爱与和平。

海浪就要浇熄火焰，

——我的生命——在月光里燃烧。

听啊！你听到了吗？

大海深处传来的呼唤。

空洞的语句，您懂的，但我的心里满是爱。

您的儿子

海军二等海尉 安谷春树

# 露丝

## 1

“活着的苦痛。”贝努瓦重复道。他是一个矮个子男人，大方脸，水桶胸，穿一条肮脏的卡哈特工装裤，用红色的吊带吊在撕破了的法兰绒衬衫上，一顶无檐帽扣在他鬈曲的黑发上。他钢丝般的胡须里掺杂着灰色，一只手里拿着几个红酒瓶，另一只手里紧握一个添加利金酒的瓶子。他的目光越过露丝的头顶，落在不远处，就像法语诗寄居在那里一样。回收中心的喧嚣声和嘈杂声似乎平息下来，让他得以说话。

“是的，意思当然是生命的痛苦，”他说，“或者疾病，或者是生活的邪恶，就像《恶之花》那本诗集一样。或者简单来说，就是生命的悲伤和生活的乐趣相对。”

他停顿了片刻，品尝语句的声音，然后把瓶子都丢到轧碎机的方口里。玻璃被碾碎的哗啦声震耳欲聋。“为什么？”他大喊。

“哦，没什么。”露丝说。她突然不确定自己可以对贝努瓦说多少，隔着喧闹她又能传达多少。“它们只是我听过的一首歌的歌词。”怎么解释这种情况？它们是一首唱给鬼魂听的歌的歌词，歌词是她从一本日记里读到的，日记是她在沙滩上一个覆满藤壶的冷藏袋里找到的。她想向他求助，把法语作文本翻译出来，而且她已经随身带过来了，但这一切似乎都太难。垃圾场不是一个适合在周六早晨进行细致谈话的好地方。

在她身后的停车场里，皮卡轧过泥地开往垃圾大铁箱，或者倒车返回分隔间。尽管运输中心近期引进了一套垃圾收集程序，岛民们还是喜



欢按老方法办事。他们喜欢亲自来垃圾场丢弃他们的废品。他们喜欢把湿透的成箱瓶瓶罐罐拖到回收台，从他们的纸板里分拣出纸张，把玻璃投进轧碎机。他们喜欢随便看看免费商店里的货架，这里是岛上最接近百货商场的地方。来垃圾场跑一趟就像去购物中心逛一圈。这能充当周六早晨的一项娱乐。儿童们在外面乱跑，在摇摇欲坠的生锈汽车和无门冰箱的废墟里大玩魔兽世界。雷鬼头的庞克族在一堆自行车里淘链条和变速器。乌鸦和渡鸦还有秃鹰在头顶上空盘旋，争抢地盘和残羹冷肉。

“是啊，”贝努瓦说，“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歌。芭芭拉唱的。”他用法语发音念出这个名字，嘴唇围绕三个音节闭合，每个音节都施加同等的重量，并在喉咙深处轻抚那个喉音“r”。

“其实不是。是一个名叫莫尼克的歌手——”他不耐烦地一拍手，“瑟芙，对，对，同一个人。‘芭芭拉’是她的艺名，她的很多粉丝都这么叫她。你也是粉丝吗？”

“呃，我其实从没听说过她，我只是偶然在一本书里读到歌词，好奇它们是什么意思……”露丝说。

贝努瓦闭上眼睛开始说话。在轧碎机马达坚定的喧嚣声中，她不得不凑上前去听他在说什么。

“Le mal de vivre，‘活着的苦痛’。Qu’il faut bien vivre，‘我们必须适应，或者忍受’。Vaille que vivre，这句很难，但感觉有点儿像‘我们必须活出我们拥有的这段生命，我们必须迎难而上’。”

他睁开眼睛：“有帮助吗？”

“哦，当然。嗯，我觉得有帮助。谢谢你。”

贝努瓦仔细端详了她一番：“你只想要这个？你不需要我帮忙翻译剩下的部分吗？还有一本法语小册子啊，不是吗？”

她瞄了一眼轧碎机的无底洞：“穆丽尔？”

“朵拉。”贝努瓦回答。他咧嘴大笑，露出一个缺了门牙的豁口。

“就知道。”

“但是，我喜欢芭芭拉，”他说，“现在我很有兴趣帮你。这里太吵了。或许我们应该移步去图书馆。”

他喊来手下一个雷鬼头的垃圾场小庞克顶替他，吹口哨叫来他的狗，然后领着她穿过停车场，走上一段精心修筑的土堤，两旁的卡车轮胎里种满了天竺葵。他们来到垃圾场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铲车就停在外面。他的小狗跑在前头，吠了一路。

房间出乎意料地整洁，窗口可以俯瞰下方的垃圾大铁桶。室内的陈设很简陋，你能料想到有什么：角落里一张撞坏的金属写字台、两张脚轮不稳的办公椅、一个有凹坑的金属资料柜。但写字台上方以及遮蔽房间整整两个相邻墙面的是排满了书的落地书架。最后一面墙用被丢弃的画装饰，多是嗑药艺术，仿造的土著肖像画，还有按部就班的北部风景画，驼鹿和灰熊，画得竟然还不错。钉在墙上的还有一张有横线的活页纸，抄着一段宁静祷文，工整的手写体。上帝赐予我宁静，让我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

“就是这里啦，”贝努瓦张开手臂，“我的图书馆和画廊。[\(54\)](#)欢迎。”

他坐在写字台边的椅子上。有很多猎犬血统的小狗跳上其中一把椅子，但贝努瓦把它轰下去了，然后用一块抹布擦了擦座椅，邀请露丝坐下。狗可怜地看了露丝一眼，然后蜷在贝努瓦的脚边。

她慢慢地走过书架，扫视书脊。有些标题是法文的，但很多是英文的。贝努瓦品位不俗地收藏着经典著作，其中穿插了几本科幻小说、历史书和政治学理论。比她在图书馆里能找到的要好。

“都是从垃圾里淘来的，”他骄傲地说，“请便。”他聚精会神地观察她。她从架上拿下一套卡夫卡的故事集。“你看起来和你母亲很像。”她坐在他对面时，他说。

她从书里抬起头来，一脸惊讶。

“啊，你不知道吗？你母亲和我是老朋友了。她是我们的忠实顾客之一。”

她记起来了。以前，奥利弗每个星期六都带她母亲来垃圾场。他们有这个雷打不动的约定，即使当余生的世界都消逝，她母亲也从未忘记过。

“雅子，”奥利弗会高声地对着她的耳朵喊，这样她即使没戴助听器也能听到，那时她已经不戴了，“我猜你这个周六不想陪我去免费商店了？”

她的脸会容光焕发，露出没牙的大大微笑。那时她也不再戴假牙了。“好吧！”她会大声说，“我还以为你不会问了呢……”

她喜欢淘便宜货。她在大萧条时期长大，她和他们搬来西部前，她常去家附近的二手店里买东西。来到岛上不久，他们就带她去了免费商店，随她在货架间翻找。她站在毛衣货架那条过道里，检查一件羊毛开衫，然后她把露丝叫过去。

“标价在哪里？”她小声问，“标价不见了。我怎么知道它要多少钱？”她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快。不见了东西会让她心烦。不见了的标价，不见了的记忆，她生命里不见了的部分。

“妈妈，没有标价，是免费的。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她怔怔地站在那里。“免费？”她重复了一遍，环视几条走廊的衣服，一架架的玩具、书本和家庭用品。

“是的，妈妈。免费的，所以它才叫免费商店啊。”

她举起毛衣：“你是说，我可以拿走，不用给钱，就行了？”

“是啊，妈妈。就行了。”

“我的老天啊，”她看着毛衣，摇头说，“我就像死了，进入天堂了。”

从那之后的每个星期六，奥利弗都会开着皮卡带雅子去垃圾场。他会停好车，把她从卡车上扶下来，然后小心地护送她上山。翻过崎岖地带，走过成堆的生锈的垃圾，最后到免费商店的门口，在那里他把她托付给某位女志愿者。他们很快就认识她了，总把她能穿的最好的东西留给她。等奥利弗做完回收就会来接她，护送她走回山下。贝努瓦会等在那里，问她“血拼”得怎么样，有没有淘到便宜货。这个笑话总能让她开怀。

等她的衣柜都满了，梳妆台的抽屉再也合不上后，露丝会从她成摞的衣物底部偷偷抽出几件，送还给免费商店，然后她母亲又会重新把它们找回来。

“不漂亮吗？”雅子说，给露丝展示她刚带回家的一件罩衫，“找到这件衣服太高兴了。我过去有一件和这件一模一样的，你知道……”

她把这个故事告诉贝努瓦时，他哈哈大笑：“你母亲非常风趣，她很可能知道你做的事。有没有她的纪念册？没有？我以为有呢，太可惜了。”

他从椅子上探身往前，他深色的眼睛目光炯炯：“那么，现在，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他已经听说了冷藏袋的事，知道里面装的所有东西。他要求看看空兵手表，于是她摘下来给他展示。男人和那只手表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声口哨，把狗惊醒了，期许地抬起头。他对它赞叹不绝后，她从自己的背包里取出信件和作文本，小心翼翼地展开它们。小狗打了个哈欠，继续睡觉。

“信件是用日语写的，”她把它们放到一旁，举起作文本，“但这里面是法语。”

她犹豫地看着他那双染了色的粗糙的手，黑色的污垢在他的老茧裂缝和指甲下面结了块。她真希望自己复印了一套。薄薄的作文本在他厚实的手指间显得那么古老薄脆，但他温柔地对待它，带着敬畏小心地翻看薄纱般的纸张，这出乎她的意料。他开始念出声：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日——在我们宿舍里，中队里的士兵们和我就像晾在晒衣绳上的鱼干。只有晴空里的满月给我足够的光亮写字……我最后的思绪，以墨滴来计量。[\(55\)](#)

他抬起头来：“你能听得懂吗？”

“只能听懂一点儿，”她承认，“十二月。关于鱼和满月什么的，或许还有某个人最后的想法？”

他的微笑中有一抹遗憾：“或许你能允许我留下这个，为你翻译？”

他语气里的谦逊惹恼了她，但她能够克制。她真正担忧的是旧本子的安全。她不愿让他拿走它，但她也不想得罪他。狗醒了，察觉到会面即将结束，它站起来，鼻头拱到贝努瓦的手里。“好吧，”她说，看着他弯下身子给狗挠头，“你觉得要花上很长时间吗？”

他耸耸肩。在岛上，关于时间的问题没有意义，但接着他的黑眼珠一亮：“啊，这是为了写你的新书吧？”

“哦，不是，我只是好奇。”

他看起来有些失望。他把小册子合起来，伸手到小桌子另一头去拿包装蜡纸和信封。至少他还算细心，那一沓折叠的信件吸引了他的目光。

“这些都是同一个人写的吗？”他问。

“其实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读过。日语的笔迹太难辨认了……”

他似乎对她的借口不感兴趣。他拿起那沓信，草草翻看，展开其中一封，把它平摊在桌子上。厌倦等待的狗又趴了回去。

“别告诉我你也懂日语。”她问。

“当然不懂。在我看来，这些就是小鸡的挠痕。但你看，是同一支钢笔，墨水也是。”他又打开作文本，把它摆在信的旁边，“看到了吗？字迹很像，尽管你的这个男人用了不同的语言来写。”

他是对的。字迹给人同样的感觉，精准而雅致，充满能量与生命力，露丝好奇自己怎么会疏忽这一点。“你凭什么认为写字的人是男的？”

“绝对是个男人。”贝努瓦轻敲着他刚用法语朗读的那个段落，然后他又念了一遍，只不过这一次他翻译成了英语。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日——我们睡在一间大房间里，我的战友和我，排成一行行地躺着，像被挂起来晒干的小鱼。”

他的手伸到桌子另一端，轻敲她手表的表面：“只是我的猜想，但我相信这些都出自你的空兵笔下。”

## 2

从垃圾场回家的路上，她注意到风又刮起来了，于是她停在松树湾小店买了点杂货，然后加满汽油。她没带备用汽油桶，但如果卡车油箱是满的，等发电机耗尽机油时，奥利弗就能用虹吸法把汽油吸过去。云低压压地挂在山边，入海口波涛汹涌，浪尖都泛着白。一艘小渔船正经过这里，开往政府码头。一只秃鹰在上空盘旋着画大圆弧。才刚到下

午，天已经黑下来了，克拉胡斯保留地的灯光在小湾的远端闪烁。

家里的灯也亮着。她停好卡车，卸下成箱的杂货，经过柴火堆时，听到了鸦叫。她停下来张望四周，心想着是不是林鸦，但她看不到它们。它们的叫声有所不同吗？这一声听起来很警戒。她又听到一声，这一次从更远处传来，随之是一声低沉拖长的狼嚎，从入海口那边传来。她继续往家走。

奥利弗预料到风暴要来，已经连好发电机，随时待命了。她把杂货放好，然后跟着延长线走上楼去。他的办公室和她的只有一道走廊之隔，门是开着的，她往里看。他坐在他的写字台旁上网，戴着他的消音耳机，正吹着一首不成调的小曲儿。猫睡在他身边一把旧旋转办公椅里，这是他们从垃圾场捡回来给他用的。他们把办公椅称作他的副驾驶座，这也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猫也是他们从垃圾场捡回来的。

消音耳机以前是她的，但她看出奥利弗很喜欢后就送给他了。他喜欢耳机挤压头部的感觉。压力有助于他思考，他说。现在她只有对他大喊大叫才能让他听见。

“嘿！”她站在门口叫喊，挥舞着手臂。

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奥利弗抬起头来也对她挥手。

“你回来啦，”他说，音量过大，“我没听到你进屋，顺利吗？”猫被吵嚷惹烦了，睁开了另一只眼。

她打手势让他摘下耳机。“不好意思，”他用正常音量说，“顺利吗？”

“他准备翻译了。他觉得是空兵写的。”

“春树一号，有点儿意思。”他轻轻推动副驾驶座的扶手，看着佩斯托慢慢旋转，“我好奇他为什么用法语写……”

“为了不让人读懂？贝努瓦说他不想让他们中队的其他士兵发

现。”

奥利弗沉思着转猫。“绝佳的保密特性。”他说。

她一听到这话，马上就忆起了出处。他怎么能把听过的东西记得这么清楚？

“‘谁会拿起一本名叫《追忆似水年华》的旧书呢？’”他继续说，“那是奈绪写的。所以她把她的日记藏在普鲁斯特的著作里，他则用法语来隐藏他的日记。秘密法语日记似乎是这个家族的传统。”他快乐地让副驾驶座椅转了最后一圈，然后在完全清醒且满腹牢骚的佩斯托猛拍他时，飞快地放手，爪子还是逮住了他的手。

“噉！”他叫道，把手指放进嘴里。

“活该。”露丝回应他。猫跳下副驾驶座，昂首挺胸地走下楼梯，从猫洞里出去了。“我进来的时候听到狼嚎了，它们离得很近，要是它被吃了那都怪你。”她说。

奥利弗耸耸肩：“它要是被狼叼走了才是活该。是对它杀死所有松鼠幼崽的业力报应。”他重新戴上耳机，但她能看出来他在担心。很好。她穿过走廊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秘密法语日记是这个家族的传统。理所当然。她怎么没能联系起来？

她走进她的办公室，看见地板上的冥想坐垫，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在现在的心理状态下，或许她应该再次尝试坐禅——或许有助于她的记忆力——但她没尝试。相反，她坐到了电脑前，登录Gmail邮箱。

还是没有雷斯蒂科教授的回音。



从发出邮件至今已有一个多星期了，现在她突然有个想法：她真的发出去了吗？可能她写好了却忘了点击“发送”。或者网络连接断了，邮件没有发出去。这些情况频繁发生，尽管她不太愿意承认。她检查了她的发件箱。没错，它在里面，标记着日期和时间。很好。她往回数。九天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光标在没耐心地坚定停顿。她又把邮件复制了一份，加上了一句礼貌的附注，为自己的固执表示歉意，然后再次发送出去。她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催命鬼，但九天了！

她面红耳赤，把手贴在脸颊上降温，她感到隐约的内疚，但为了什么？因为打扰了教授？因为疏忽了她自己的工作？因为她浪费时间在網上试图追查关于奈绪的线索？《日本私小说及女性“自我”之不稳定性》的突然失踪让她心烦。那是她一直在等待的真实世界的确凿证据，但它溜走了。她想要知道女孩笔下没写的更多事情，这算不算作弊？日记的世界变得越发奇怪与不真实。她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女孩的鬼故事。奈绪真的相信自己写的东西吗？

教授是她唯一的希望。她紧盯屏幕上浮躁的像素，越来越不耐烦。这种烦躁很熟悉，当她在网上花费太多时间时，体内就会积累这种矛盾的感觉，好像某种力量在同时煽动她又在阻止她。怎么形容呢？是一种暂时性的口吃，急迫的懒散，一种在追赶的同时又在落后的感觉。这让她想起临终关怀中心里帕金森病人特有的无节奏的步态，她母亲人生中的最后几个月就在那里度过。他们蹒跚地走过长廊，走向饭厅，最后走向自己的死亡。那是一种很可怕的知觉，僵硬、恐慌、难以言表，但如果她要尝试用印刷体来呈现，就会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暂时性口吃的感觉就像结结结结巴巴地冲进时间里没有一刻或一瞬来区分一件事和另一件事变得越来越响没有停顿直到突然间没有预警地它就……停止了。

## 4

“我觉得我要疯了。”她说，“你觉得我要疯了吗？”

他们躺在床上。奥利弗在用iPhone查邮件。他没回答，但露丝没注意。

“我开始有预感了，”她说，“你记得我做过的那个关于老己子的梦吗？我跟你讲过，对吧？感觉很真实的第一个梦。她在往电脑里打东西，尽管我看不到，我也知道她写了什么。”

她等着。他没有回应，她继续讲。

“她写的是：‘上，下，一回事。’之后她们在海滩上时，己子说了一模一样的话……‘上，下，一回事。’我那个梦是在我读海滩那之前一个星期做的，我怎么知道的呢？”

“你怎么知道的呢？”他重复。

“嗯，就像老己子也发给我短信了一样，只不过是心灵感应。疯狂吧？”

“嗯。”奥利弗说。

“感觉就像有预感。你怎么看？”

“预感就是等待发生的巧合。”他头都不抬地说。

“我猜是，但很诡异啊，对不对？东西无缘无故地冒出来，比如冷藏袋，然后是林鸦。东西消失不见，比如那篇文章。我试图再把它找出来，就是找不到。还有那份出版物，《东方玄学》期刊，也没了。哪里都找不到。”

“东西通常不会就这么消失，”他说，用食指敲一条短信，“它肯定在什么地方。你不能搜索一下作者，然后找找在哪里吗——”

“我试过了！那就是问题所在。我甚至找不到作者的名字。我敢发誓它就在学术档案网站里，但等我回去找的时候，它就没有了。消失了！而且雷斯蒂科教授不回我的邮件。感觉好像我越是努力寻找，就有越多东西溜走。太失败了！”

“可能你找得太努力了……”他提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他轻轻点击手机屏幕，然后她听到邮件发送出去的“倏”的一声。

“你是在听我讲话还是在查你的邮件？”

“听，查邮件，一回事……”

“不，不是！”

“你说得对，”他从小屏幕上抬起头，“好吧，我是在查邮件，同时也在听你讲话，同时我的新闻推送里冒出了一条可能相关的东西。现在我有两个想法和一条不错的新闻。你想先听哪个？”

“不错的新闻，请讲。”

“我刚从布鲁克林一个艺术家团体那里收到一封邮件，他们想发表我的‘新始新世’专题论文。”

“太棒了！”她说，不快荡然无存，“他们是什么人？”

他谦逊地微笑，努力掩饰自己有多高兴：“他们自称‘更新世之友’。”

“真妙。”

“是啊。不过还不够完美。我个人更偏向于始新世，不过他们有一些很不错的新奇想法。但是，哎呀，你懂的，一百万年，五千万年……”

“他们很有趣。这个最重要。”

“是啊，”他语气稍有迟疑地说，“我只希望他们不要也消失了。”

“他们不会的。要是他们已经存在了那么久，就不会的。”

“你说得对，”他说，“更新世之友让《东方玄学》期刊听起来无足轻重。”

“那就是你的想法？”

“不是。”他把他的iPhone举给她看，“首先，我的新闻推送发来这篇东西。”

小屏幕上是一篇《新科学》发来的文章，关于量子计算领域中量子比特构造的最新进展。

她眯着眼读那些小字：“所以呢？”

奥利弗放大字体然后用手指点，然后她看到了，研究员的名字占满了整个屏幕：H. 安谷。

“我的老天哪！”她坐起来，大声惊呼，“你觉得是他吗？可能是他，对不对？难道是排版错误？太疯狂了。把链接发到我邮箱。我要看看能不能取得联系——”

“已经发了。”奥利弗说。

她一只脚已经下了床，套上拖鞋，正准备上楼去用她的电脑开始上网搜索。

“你不想听听我的另一个想法吗？”他问。

“当然。”她说，一边摸索着找她的眼镜。

“就是我在好奇，整件事情里会不会有一个量子元素？”

她坐回到床上，拖鞋在脚上荡悠：“你什么意思？”

“嗯，这样说或许不对，但我只是在想，如果你寻找的所有东西都消失了，或许你应该停止寻找，或许你应该专注于此时此地存在的有形事物。”

“你什么意思？”

“喏，你有一本日记，你在读，很好。贝努瓦在翻译作文本，很好。但还有信件啊，你应该找人帮你看信。”

露丝皱起眉头，这看似有理，却行不通：“我给绫子看过了，但她说她没办法——”

“不是绫子，”奥利弗说，“是‘谢谢’餐厅。等一下，让我查查天气……”

“天气跟这有什么关系？”

“太好了，”他说，“暴风雨刚好和我们擦身而过。明天渡海应该风平浪静。”他抬起头，“我得在要命的发电机出问题前把它送到店里去修。你想在肝脏镇吃寿司吗？”

## 5

坎贝尔河（Campbell River），岛民也把它叫成“炒肝”（Scrambled Liver），是距离鲸鱼镇最近的像样的城市，尽管“近”和“城市”都是相对术语。去一趟炒肝镇要摆渡两次，开车穿过一个中间岛屿，需要将近两个小时，还没算上排队等船的时间，这在夏季可是遥遥无期的。到了炒肝镇，也没有什么可供娱乐，只有几个仓储式大卖场和半空的公路零售店，一座法院，一个监狱，一家医院，零零散散的几家二手店和当铺，几家脱衣舞酒吧，还有一家破败的纸浆厂，倒闭的时候让很多人丢了工作。

但坐船去镇上的这一路还是很美，渡轮一路嘎嚅嘎嚅地缓慢驶过钢铁般的大海，途经绿色的小岛，它们在沉思的天空下熠熠发光。有时一群海豚或鼠海豚会和船只竞赛，或者在船的尾流里嬉戏。远处，雪白的山巅高耸于低垂的缕缕薄雾。

但他们去镇上不是去看景的，出行都有实用的现实原因，比如去医院、修车、买保险，还有置办基本食品和日用品。传统上，岛民一想到要离开他们的天堂，前往阴冷却必需的肝脏镇的现实界，就会面部抽搐，展露出一一种精妙的痛楚。

然而，露丝很享受去镇上的旅途。坎贝尔河对她有提神作用。她喜欢购物，如果他们留下过夜的话，还可以在异国风味的餐厅里吃晚餐，尽管和曼哈顿相比，没有多少选择：两间中式自助餐厅，一间泰国餐厅，还有她的最爱，一家名叫“谢谢寿司”的日本寿司吧。

寿司吧主厨名叫井上昭，以前是汽车修理师，和妻子喜美从福岛县的大熊町移民过来。昭是一位狂热的运动钓鱼爱好者，举家搬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海就是为了世界级的鲑鱼垂钓，趁洄游还没有枯竭。他们开了自家的餐厅，选了“谢谢”作为名字来表达他们对加拿大的感激之情，感谢给予他们舒适的生活方式。作为回报，他们也努力工作来给坎贝尔河的邻居们增色。他们在这里养大了儿子，送他去蒙特利尔读大学，但现在他们年纪越来越大，鲑鱼洄游也日趋下降，喜美终于成功地说服了昭，要把“谢谢”寿司吧卖掉回到日本去。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熔毁改变了一切。一夜之间，大熊町变成了一片放射性废址，现在昭和喜美被困在了肝脏镇。

喜美说：“大熊町没什么特别，但它是我们的家乡。现在那里不能住了，我们的朋友、家人，所有的人都必须疏散。走出他们的家，抛下一切，甚至没有时间洗干净碗碟。我们邀请亲戚们来这里。我们告诉他们，加拿大很安全，没有枪，但他们不想来，对他们来说，这里不是家。”

肝脏镇的餐厅关门很早，喜美从厨房里的洗刷工作中出来透口气，与露丝和奥利弗一起坐在寿司吧里，昭在清洗他的刀具，收好他的鱼。他们的儿子托什已经从麦吉尔大学毕业，现在在维多利亚市工作，但他周末常常开车回来，在寿司台后面给父亲做帮手。

“这里对你来说是家吗？”露丝问托什。

“你是说加拿大还是坎贝尔河？”托什饶有趣味地问。他是个高大沉默的孩子，谈吐得体，主修政治学：“加拿大，是。蒙特利尔，绝对是。蒙特利尔感觉像家。维多利亚，差了一点儿。坎贝尔河，呃，不觉得。”

“你呢？”露丝问喜美。

喜美犹豫了，昭替她回答：“她一直不在乎钓鱼。”他对着露丝点头，“你呢？”

露丝摇摇头。“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家是什么感觉。”

昭撕下一段保鲜膜，把它覆在一块闪光的鲜红色吞拿鱼厚肉上。“我觉得你更像大城市的姑娘，至于你……”他倾身越过吧台，给奥利弗续上清酒，然后自己举杯敬酒，“你是个乡下小伙，像我一样。坎贝尔河对我们来说足够好了，嗯？”

露丝能感觉到身边的奥利弗在犹豫，但他举起了自己的酒杯。“敬肝脏镇。”他说。

已经晚了。露丝把她的背包拉到膝头，取出信件。她早前已经解释过自己的麻烦，喜美同意试试帮忙。现在露丝看着喜美把工作台擦拭干净，然后才用双手接下信件，还正式地微微鞠了一躬。

“没错，”喜美检查着最上面的信封说，“这是男人的笔迹，地址在东京。邮戳上盖着昭和十八年。”她用手指数数，“也就是一九四三年。消戳记号不是很清晰，但我觉得是土浦市的。那里有一个海军基

地，所以或许你是对的，他是个士兵。”她打开信件，把它平铺在面前的台上，轻轻地抚平折痕。托什来到吧台旁，靠在她的肩膀上。

“字迹非常优美，老式的字体，但我能读。我会写下来翻译，但请原谅我贫乏的英语。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二十年，但还是……”

托什把手放在她的肩头上压了压。“别找借口，妈妈，”他说，“我不会读日文，但我能帮忙写英文。”

昭短促地笑了一声：“对，别找借口。现在我们有大把时间练习了。”

他们在汐上汽车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买了咖啡和玛芬蛋糕及时赶到码头枢纽，搭上第一班渡轮回家。那个钟点交通不太拥堵——去他们岛的车道上只有三辆车，其中一个船员，一个结实的坎贝尔河小男孩，他穿着短裤走过来，站在他们的车前，等着给他们上客的信号。他看了一眼他们车道的车辆，然后用无线电把数目通报给驾驶台。

“三辆去梦幻岛。”他对着对讲机咕哝。

露丝降下了车窗，她正在喂麻雀吃玛芬蛋糕屑。

“你听到没有？”她问奥利弗。他坐在她身旁的副驾驶座上读一份过期的《纽约客》。

“听到什么？”

“船员刚才说的话。”

“没有。他说什么了？”

“三辆去梦幻岛。”

奥利弗看看车窗外的孩子：“说得没错啊。”

“他怎么会知道？他这么年轻，不应该记得那出戏。”

奥利弗微微一笑：“或许。但他知道那个岛。”



# 奈绪

## 1

我不确定要不要告诉己子我和春树一号的鬼魂碰面的事。首先，我担心会让她伤心，因为要是他没去看望她怎么办？或许他只来看望我是因为我是个生灵？而且如果她知道了，我就得承认我是怎么搞砸的，没有问好问题，也没有让他觉得宾至如归。很可能招待鬼魂也有适合的礼节，有应该要说的话，还有应该送给它们的特别礼物。可能己子会因为我没做对而生我的气，但我又怎么会知道啊？

或许她以为我在撒谎。或许她会觉得我编造整件事出来，就是为了掩盖我乱摸神龕、弄坏相框还有偷走信件的事实。到了第二天，我都开始相信整件事是自己编造的了，而且我又没有很多机会跟她说话，所以我决定等一等，看看春树一号会不会回来。

在举行施饿鬼庆典当天的早晨，我早早起床，溜去寺院大门口。外面还是黑的，但厨房里的灯已经亮了，我能听见无印和几个来帮忙的尼姑的声音。我知道她们如果看见我，就会叫我也去帮忙，所以我大气不敢出。我坐在门口冰凉的石阶上，半个身子藏在一根大柱子后面。感觉阴森森的，有点儿潮湿，就是你想象中鬼魂应该喜欢的气氛。我开始抱有希望。

“春树舅公，是你吗？”[\(56\)](#)我轻声问。

但唯一回应我的是小鬼，那只猫，它根本不是人类。

我又试了一次：“春树一号先生？”[\(57\)](#)

然后我听到响动，一种低沉的喃喃声和哼哧声，等我低头去看下方

的石阶时，我能看到一只幽灵般的怪兽朝我爬来。它看起来像一只巨大的棕灰色毛毛虫。踏踏里！我心想。灵侵！我趁它没看见我，跳起来跑到柱子后面，紧紧搂住小鬼，以防它蹿出去。

那只怪兽长满白点和硬邦邦的肿块，还有许许多多条腿从身体两侧伸出来。它用迂回蜿蜒的方式笨拙地移动，慢慢地挺身，然后落在上一级的陡峭石阶上。我看着它，想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它动作太迟缓，所以不吓人，刚开始我觉得它或许是一条可怜的老龙。有时寺院里有龙，或许因为己子很老，她的龙也一样老。但等它靠近些，我能看出它不是一条龙，也不是一只毛毛虫怪。这是一长队檀家的老人，从上面看，他们圆鼓鼓的驼背和摇晃的白发就像毛毛虫的身体，他们的手臂和拐杖看起来就像伸出来的腿，穿过黑暗往上攀爬。

我跑回寺院宣布客人们来了，寺院马上就热火朝天起来，无印跑来跑去地鞠躬，把人们领进神殿。在释迦牟尼主神龕的对面，我们立起了一个施饿鬼专门神龕供饿鬼用，老己子坐在一张别致的金色椅子上。此起彼伏的都是念经声、祈祷声，还有上香，然后己子展开卷轴，开始朗读所有死者的名字，他们都是檀家的人写在名册上的亲朋好友。卷轴真的很长，己子老迈的声音单调地念啊念。房间里闷热而寂静，除了名字没有别的东西在动，有点儿无聊，但就在我快要开始神游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或许我是半梦半醒的，似乎名字都活了，它们似乎活生生地飘浮在神殿里，没有人会心生伤悲，或感到寂寞，或畏惧死亡，因为名字都在这里。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尤其对于那些老人来说，他们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化作名册上的名字。等己子终于读完后，每个人都轮流站起来上香，这又用了很久很久，但也很美好。

所以这是一个冗长的庆典，但我不介意，因为有来访的尼姑和僧侣帮着己子和无印念经、摇铃和做庆典的事务，我的任务是敲鼓。无印训练过我敲鼓，我也练习了好几周。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敲过鼓，如果你没有，就真的应该试一下。因为首先使尽全力用棍子敲打东西的感觉

就很好，其次它能产生美妙的声音。

寺院的鼓大得像个圆桶，在一处木质的高台上。你敲的时候，人站在前面，面朝紧绷的鼓皮，试着控制自己的呼吸，呼吸杂乱无章，因为你紧张得要命。僧侣和尼姑们在大神龛旁念经，你留心听自己的提示，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之后，就在恰当的一刻，你猛吸一口气，扬起你的鼓槌，拉回你的手臂，

蹦蹦蹦蹦蹦蹦……

……**崩！**

你的时点要卡得很准，尽管我很害怕自己在那么多人面前犯错，我觉得自己完成得还是很棒的。我真的喜欢敲鼓。我在敲鼓的时候，能意识到己子说的一个响指间的六十五个刹那。我是认真的。你在敲鼓时，“崩”声出来得哪怕晚了一丁点儿或者早了一丁点儿，你都能听得出来，因为你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宁静与响声间的锐利边缘。我终于达成了我的目标，解开了我对现在的童年心结，因为那就是鼓的意义。你敲鼓的时候，你创造出现在，当宁静变成那么巨大鲜活的声响时，你感觉就像在云天中呼吸，你的心跳就是雷雨。

己子说那就是时在的一个例子。声与无声。雷鸣与宁静。

## 2

施饿鬼庆典结束后，我们为宾客们办了一个派对，我帮忙准备食物。这太可怕了，因为我是个极其笨拙的女孩，所以我都懒得描述了。最后无印忍无可忍，不过她那时早就累瘫了，她差遣我去跑腿。我不记得去干吗了，我刚好路过己子的书房，注意到拉门是开着的，好像有人在里面。我还在担心相框和信的事，所以就走过去看看。

房间是暗的，但家族神龛的蜡烛是点着的，一个老人正跪在前面。他弓着背，双手在面前合十。他鞠躬，头触碰到地板，然后站起来拖着步子走向神龛。他的身体单薄得像一具骷髅，西装挂在骨架上，肩膀上戴着有成排勋章的肩带，给人的印象是个军人。他走到神龛前，点了一炷香，上香前碰了一下前额。他伸手去够香炉时，细长线香顶端颤动的余烬看上去就像小萤火虫，在黑暗中舞动。

他拖着脚步走回来，跪在神龛前他原来的位置，在那里待了很久。有时他握着念珠双手合十，嘴唇翕动。有时他停下来听，然后又开始啜语。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我注意到己子也在房间里，跪坐在书架旁的一处角落暗处，闭目养神，好像她在等待老者做完他的事情。无疑，我被彻底吓傻了，害怕他们会注意到相框坏了，信也没了。就在我准备逃跑时，我听到身后有声响，就像有一扇老门被拉开，或者有谁清了清喉咙。

**他们教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自杀。**

声音轻细却清晰。我看了一圈，没有人在讲话，只有傍晚的阳光穿过花园投下影子，竹子在微风里沙沙作响。不过我认得这声音。

**或许你觉得奇怪吧？我们是士兵，但他们在教我们如何杀敌之前，先教我们怎么自杀。**

一阵和风吹过花园，池中的水微微震颤，停在那里的一只蜻蜓飞走了。

“是你吗，”我尽可能轻柔地低声说，“春树舅公？”

**他们给我们来复枪。他们教我们怎么用自己的大脚趾扣动扳机。怎样把枪管顶端嵌进我们下颚骨的V字凹陷里，这样就不会滑落.....**

我的手伸向自己的脸，手指滑过下巴的下沿。

**这里。**

我的手指不自觉地比成枪的形状，拇指朝上，食指和中指压进我下颚正下方的那个点。我动弹不得。

对。我们被要求自杀，而不能被美国人抓去当俘虏。他们让我们一遍遍地练习，如果我们稍有犹豫或没有做对，军官就会踢我们，用警棍打我们，直到我们倒下。嗯，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打我们的，不管我们做对还是做错。这是为了锻炼我们的斗志。

他笑了，一声幽幽的轻笑。

我的手垂到身侧。

风停了，空气寂静不动。房间里，老人仍跪着，我能从他身体的晃动还有他的头耷拉得像一朵断了的郁金香判断出来，他在哭。己子只是坐在角落里，眼睛闭着，耐心地等待，我头一次听到她的念珠微弱的节奏声，叩击出它们微小的祈福。

声音再次发话时，我几乎听不到了。神龛上的那个盒子，照片旁边的那个，你看到了吗？

神龛上有一个裹了白布的盒子，我每天都看到它在那里，看起来像一份礼物。

“看到了。”

你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吗？

有一天我在帮无印清扫神龛时，问过她同样的问题。她说盒子里装有春树一号的遗骸，但我仔细思考后，发现毫无道理。她用的词是遗骨<sup>(58)</sup>，但如果春树一号开着他的神风特攻队飞机撞进战舰时死去，又怎么会有遗骨呢？我的意思是，就算有，谁会去捡呢？而且他们要去哪里捡？洋底吗？但无印不回答我的问题，我也不能问己子，因为这么去烦她很不礼貌。这个问题问鬼魂应该不错吧？

“我认为……那里是你的遗骨，对吗？无印是这么告诉我的，但没

道理啊……”

我又听到声音了，像一扇老旧的木门在风里吱嘎作响。

**没道理，完全没道理……**

然后他就走了。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能辨别出他不在了。天气很热，但我抖个不停，手臂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担心自己的蠢问题又激怒了他。房间里，老兵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手帕抹眼睛，然后慢慢地转动膝盖，这样他就面朝己子了，两人互相鞠躬。他们鞠完躬再站起身来用了很久很久，给了我充足的逃跑时间。

### 3

盂兰盆节持续了整整四天，对几个尼姑来说这是非常忙碌的日子。施饿鬼庆典结束后，所有的访客都离开了，老己子、无印还有我忙着在檀家的住家之间来回跑，在每户人家的神龛前做佛教法事。以前，她们常常步行去各家各院，但等己子终于活到一百岁时，她说她们开车去也可以。无印必须得考取驾照，这在日本真的很难，即使你驾驶技术很好也要花一大笔钱和很长时间，而无印偏偏不行。说真的，她开车真的糟糕透了。寺院有一部老车，是一位檀家捐赠的，我坐在前排无印的身旁，己子坐在后座。无印双手紧握方向盘，紧得连关节都变白了。她的身子前倾得太厉害，鼻子都快贴到挡风玻璃上。她发动时死火了两次，即使跑起来之后，她还是太紧张，总是踩刹车。我知道为什么。山路弯弯曲曲又狭窄，每当我们看到有另一辆车过来时，她就得靠边开到不存在的路肩上避让。每当这种情形发生时，无印都会对迎面而来的司机客气地鞠躬，她的头上下晃动，几乎就要把车晃下山崖。我这辈子都没这么害怕过。有一次我回头看己子，以为她一定心脏病突发还是怎样，但她在酣睡。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等我们进了香客的家，我就没什么能帮上忙的了，所以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待在外面，跟人家的猫讲话。

我口袋里还放着春树一号的信。那时我已经从老己子的写字台上借来了汉字词典，已经差不多读完了，只有几个词我不理解。夜里我溜到寺院大门那里，在一大群萤火虫中等待，希望他会再来一次，但他再也没来。

## 4

盂兰盆节过后，又只剩我们三个了，但还没等我们回到日常生活中，暑假就结束了，只剩几天爸爸就要来接我回家了。我很不爽，于是己子 and 无印决定为我办一个小型告别派对。我并不太热衷于派对，但我们决定做比萨。结果糟透了，因为我们当中没人知道怎么做饼皮，但我们不在乎。我们吃了巧克力作为甜点，因为老己子很爱巧克力，我们还决定去唱卡拉OK。这是无印的主意。那时有一位檀家给了我们一台旧电脑，帮我们连上了网络。我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卡拉OK网站，从那上面可以下载歌曲，尽管我们没有麦克风，还是可以唱唱跳跳，大吵大闹。我们轮流唱，然后投票决定哪个人唱得最好。

我最拿手的一首是麦当娜阿姨的经典曲目《物质女孩》，然后我在缘侧跳起了舞蹈片段，缘侧被拉门框起来，看起来就像舞台。我为己子翻译歌词，她觉得整首歌都很搞笑。无印唱了一首R. 凯利的《我相信我能飞》，但她唱得听起来就像“我相惜我能飞”，让我彻底崩溃。己子凭一首《不可能的梦》赢得了当晚最佳歌曲，这是一部老百老汇音乐剧里的歌。我不是老百老汇音乐剧的狂热粉丝，但己子很喜欢这首歌，尽管她的声音已经不再有力，她还是充满真情实感地歌唱。这是一首伤感的歌，说的是拥有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可以，因为只要你追随自己无法企及的那颗星星，无论它多么渺茫多么遥远，你死的时候，心都会安宁如初，哪怕你活着时会被人嘲讽，满身伤痕，就像我现在这样。我对歌词感同身受，己子那把老嗓子的颤音听起来也很美。她真投入进去了，我觉得或许她是唱给我听的。

当晚，她来我房间说晚安。她用碎步走过缘侧，从拉门闪身进来，就像从花园里吹来的一阵风，那么悄无声息，我都没听见她进来。她跪坐在我的蒲团旁，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她苍老的手干燥凉爽，很轻，我闭上了眼睛，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已经在告诉她春树一号鬼魂的事了：他如何在盂兰盆节的第一夜来到寺院石阶上找我，但他很快离开了，因为我想不出什么有趣的交谈话题，我只给他唱了一首愚蠢的法语香颂；我如何觉得自己太笨，大不敬，而不得不去神龛上探访他的照片来道歉，就在我拿着照片时，他的脸似乎活了过来，然后我弄坏了相框，他的信件掉出来，于是我拿走了；还有我是如何乞求他回来，而他的确回来了，他告诉我他在做士兵时，军官们如何暴打他来磨炼他的斗志；他为我演示怎样用脚趾吞枪自杀，而不是被美国人俘虏，但之后他离开了，我再也没见过他。

我的眼睛是闭着的，就像我在黑暗中自言自语，也许我根本没说话，只是在思考。我能感觉到己子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正把我的思想从头脑里吸出来，同时又把我定在地上，这样我就不能飞走。这是老己子的另一项超能力。她可以从任何人身上吸出故事，有时你甚至不需要开口，因为她能听见穿梭在你疯狂头脑里的念头，早在你的声音捕捉它们之前。我讲完我的故事后，睁开眼睛，她挪开了手。她似乎正看着缥缈的远方，看着花园。青蛙在池塘里唱歌，它们呱呱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像涟漪般泛开，又沉寂下去。

“是的，”她说，“他们就是那样接受训练的。他们是学生兵，非常聪明。军队里的人瞧不起他们，霸凌他们，每天打他们，打断他们的骨头，摧垮他们的精神。”

她用的词是“霸凌”，听到这个词，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和我的同学们。我的那些小刺小戳。我以为自己完全了解霸凌，但事实是我一无所知。我深感羞愧，但我想知道更多。

“但没起作用，对不对？他们没能摧垮春树舅公的斗志，对不



对？”

己子摇摇头：“没有，我相信他们没有。”

我又稍加思考了一下。“美国人曾经是敌人，”我说，“太怪异了。我在阳光谷长大，那意味着我是个敌人？”

“不，不是。”

“你恨美国人吗？”

“不恨。”

“为什么不恨？”

“我谁也不恨。”

“以前呢？你恨吗？”

“不恨。”

“春树恨他们吗？所以他想当人肉炸弹？”

“不，春树从来不恨美国人。他恨战争，他恨法西斯主义，他恨政府以及一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霸权政治，还有剥削，他恨要去杀死他不恨的人。”

这说不通。“但在信里，他说他要把生命献给国家。你没法身为肉炸弹却不杀人，不是吗？”

“不是，但那封信只是幌子，不是他的真实感受。”

“那他为什么要参军？”

“他别无选择。”

“他们逼他的？”

她点点头：“日本即将战败。他们征召所有男丁入伍，只有学生和小男孩留下。通知书寄来时，春树十九岁，信上要求他作为一名日本爱

国者和勇士去前线报到。他给我看时，我哭了，但他只是一笑。他说：‘我，一名勇士。想象一下！’”

一只蛙“呱”的一声，然后是另一只。己子的话语就像石子落在两声之间的寂静里。

“你看，他在笑话自己。他是个善良的男孩，那么斯文，那么自嘲。他不是勇士那一型。”

蛙声聚集起来，越来越响。己子一直在说，她的语调坚定沉着，是压在尖利蛙声中的低沉鼓点。

“当时是十月末。有一次游行，两万五千名学生新兵列队踏进明治神宫外面的广场。他们都拿到了来复枪，扛在肩上，就像在玩士兵游戏的儿童。下了一阵阴沉的冷雨，神宫的金红色看起来华丽俗艳，过于鲜明。男孩子们以立正姿势站了三个小时，我们也站在那里，听着赞美祖国的花言巧语。

“其中一个男孩，是春树的同学，做了报告。‘我们当然不抱期望能活着回来。’他说。他们知道自己会死。我们都听说过在一处叫作‘阿图岛’的地方，士兵们集体自杀，他们称之为‘玉碎<sup>(59)</sup>’。丧心病狂，但当时没人制止。首相就在那里。东条英机。我刚才说的话不是真的，因为我恨他。他是一个战犯，战后他们绞死了他。我太高兴了。我听到他死时喜极而泣。之后我就削发为尼，发愿不再仇恨。”

蛙声大合唱突然静下来。

“那个做报告的男孩活下来了，每年盂兰盆节他都来这里道歉。”

我过了一会儿才理解：“你是说那个老人？”

她点头：“已经不是男孩了。我儿子应该也是个老人了，如果他还活着。我很难想象。”

我平躺在那里，描绘那个老兵的脸。我尝试把他想象成一个年轻

人，像春树的鬼魂那样年轻。想象不到。

“他们是我们最出色的学生，”她说，“他们是奶油中的奶油。”她用了法语词，用日语发音，但我懂她的意思。她的眼睛蒙着虚空，凝视往昔。我担心说话打扰到她，但我必须让她知道：“我很抱歉拿走了信，我会放回去的。”

她点头，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听到了。

“盒子里是什么？”我问。

这个问题似乎暂时把她拉回了现实：“什么盒子？”

“家族神龛上的那个。”

她的脸上闪过一道阴影。或许是有云遮月，又或许是我的想象。“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是什么意思？”我问，她没回答，我又提示她，“你是说它是空的？”

“空的，”她重复一遍，“是这样啊。”

她看着我，就好像我的记忆力在衰退一样：“原谅我，亲爱的奈绪。我讲个不停。你得睡觉了。”

“不！”我抗议，“我喜欢你的故事，再多告诉我一点儿！”

她微微一笑：“生命充满故事。或许生命只是一个个故事。晚安，我亲爱的奈绪。”

“晚安，我亲爱的己子。”我答道。

月光里，她看起来疲惫而苍老。

第二天，我爸爸来接我了，他抵达之前，我最后一次来到己子的书房。我答应过要把信件放回去。那个盒子仍放在小架子上，绑着白布，就在相片旁边。我不想再去打扰他，但我真的需要看看那个盒子里有什么。己子说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春树那幽幽的笑声让我觉得里面有东西，或许是他的乳牙、他的眼镜、他的高中文凭。你可以称之为迷信，但我想看到他的某个真实存在的部件，来证明他是真的。

我踮起脚尖伸手够盒子，把它从架子上拖下来抱进怀里，然后坐在地板上，解开白布，就像在拆圣诞节的礼物。布里是一个木盒，上面写着：“已逝二等海军海尉安谷春树之英魂。”我觉得心开始怦怦直跳。盒子大约四十厘米高，我轻轻晃了晃，觉得听到里面有东西在咔哒作响。灵魂会是什么声音？我真的很想看，但我突然间害怕自己一旦打开盒子，他的英魂就会飞走。它会生我的气吗？它会飞进我的脸里吗？我几乎想把盒子重新裹好放回架子上，但最后一分钟我改变了想法。我掀起盖子。

是空的。

己子说得对。我无法相信。为了确认，我把它翻转过来摇晃，一小片纸落在地上。

“海军当局寄给我那张纸。”己子说。

她站在门口，穿着早课时的褪色褐色长袍，拄着她的拐杖。我发誓，她可以凭空出现。这是她的另一项超能力。

“他们寄给我们一个盒子，里面是我们爱子的遗骨。如果尸体没找到，他们就放进一片纸。他们不能只寄一个空盒子。你看。”

我看着手里的纸，上面写了一个词：遗骨。

“我像你一样打开它，”她说，“一模一样，纸片掉出来。我非常惊讶！我读出来，然后笑个不停。艾玛和须贺都在房间里和我在一起，她们以为我悲痛得发疯了，但她们不理解。我的女儿们不是作家，对于

一个作家，这太有趣了。寄一个词，而不是一具尸体！春树是作家，他会理解的。如果他在的话，他也会大笑，有一瞬间就是那种感觉，就像他和我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放声大笑。”

她咯咯地笑着，用她扭曲的苍老的手指抹着眼睛。有时她讲过去的故事时，她的眼睛会因为回忆而水汪汪的，但它们不是眼泪，她不是在哭，它们只是回忆，流淌出来了。

“那是最好的安慰，”她说，“鉴于当时的情形。但要把它放进家族墓地里，我一直做不到。最后的遗言毕竟不是他的，是政府的。”

她仍拄着拐杖，但现在她开始在长袍的深袖筒里找些什么，然后一个趔趄，似乎失去了平衡，于是我爬起来帮她。我扶到她时，她伸出了手。

“拿去。”她说。她拿着无印的一个冷藏袋，里面有几张纸。“这些是春树死前写给我的，或许你能保管它们，你可以把它们和你找到的信放在一起。”

我从她那里拿过袋子，拉开封口往里看。我认得春树的字迹，我在从相框里拿走的那封信里见过。

“你可以读，”己子说，“但请记住，这些也不是他的遗言。”

我点头，但我几乎没在听。我太激动了！我等不及要读信。我希望尽可能知道关于他的一切。她又在她的长袍袖筒里摸索了。

“还有这个，”她说，“把这个也拿着。”

她拿着一块旧表，黑色的圆形表盘，钢质指针，钢质表壳，侧边还有一个大旋钮用来上发条。我拿过来放在耳边，它发出好听的嘀嗒声。我把它翻过来，金属背面刻着一行数字，还有两个汉字，第一个字是“天空”的“空”，第二个字是“士兵”的“兵”。空兵，说得通，但“天空”的“空”字也有“虚空”的意思。虚空的士兵，那也说得

通。我把它翻过来，戴在自己的手腕上，不大不小，刚刚好。

“是春树的，”己子说，“你得上发条。”她用弯曲的手指敲敲侧边的小旋钮，“每天都要。”

“好的。”

“不要让它停，请勿忘记。”

“不会的。”我答应她。我伸出手腕给她展示手表。我的手握成拳，这让我觉得强大，像个勇士。

她点头，看起来很满意：“我很高兴你在这段时间里遇到了他，他是个好孩子，和你一样聪明。他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命。他应该会喜欢你。”

她又点了一次头，不紧不慢地，然后转身碎步离开了。我站在那儿，听着她的拐杖轻点木头老走廊的声音。我无法相信她会那样说，从来没有人说过我聪明，没人喜欢过我。

我把春树不是遗骨的遗骨放回盒子里，整个包好后放回神龛，然后点燃一根蜡烛和一炷香，为他上香，双掌合十。

“很荣幸遇见您，”我用我最有礼貌的日语说，“我期盼明年夏天再次有您的陪伴。我回来前请继续照顾好亲爱的己子おばあちゃま[\(60\)](#)，好吗？哦，还有谢谢您的手表。”

我深深地鞠了一个正式的礼拜躬，膝盖跪地，前额触碰到地板，掌心朝向天花板。我起来后，又冒出一个想法。

“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但如果您不介意偶尔来看一下我爸爸的话，我会感激不尽。他以您的名字取名，而且他真的需要一些帮助。”

我飞快地又鞠了一躬，然后离开了。我其实不相信春树的鬼魂会为我爸爸做些什么，但我猜问一问也无伤大雅。

爸爸在那天下午抵达。我不想走，但他出现我还是开心的。我猜，一部分的我在担心他不会出现。他看起来比我记忆中要老，但我没说什么。我一直在等他注意到我变强大了，但他也没说什么。他会留宿一晚，我们第二天早晨将动身回东京。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感觉很糟。晚饭时他宣布要在回家途中带我去迪士尼，现在回想起来，我能看出这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因为他在闹哄哄人又多的地方很痛苦，所以他一定已经连续几周接受精神治疗做准备了。但在当时，我看不到这一点。我只能看到傻呵呵的笑容背后他有多老、多累、多么可怜，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把他和春树一号做比较。己子和无印都坐在餐桌旁，等我上蹿下跳，无比开心并且感激这趟迪士尼之旅，但我只是咕哝了几句：“不用了，谢谢。”

然后爸爸咧开嘴的微笑消失了。如果我是个好人的话，我会说，嘿，开玩笑的啦！然后假装超级激动，然后我们会去迪士尼，然后这事就算完了。但我不是个好人，事实是不想去。在遇见春树一号，一个真正的英雄，以及听说他在战争中经历的事情后，我对去见米奇并跟他握手兴奋不起来了。整件事看起来有点儿幼稚愚蠢。我只想回家，这样我就能开始读信。

## 春树一号的信

12月10日，1943年

亲爱的母亲：

三个月前宣布了《加强内部局势对策》，我们学生的缓役已经终止，哲学系也被关闭，我担心法学系也遭殃了，当然还有纯文学系、经济系和其他系。情况就是这样。哲学、法学、文学和经济，全部都为“光荣”的“战争”理由牺牲。

两个月前，我们在明治神宫举行伟大的送行，那场苦涩冷雨里的可

悲的傀儡庆典。亲爱的母亲，我害怕罗斯金先生是错的。天空的确会哭泣，感情的误置也无可厚非。

一个月前，我和你、须贺酱和艾玛酱作别，踏入了T海军空军基地的兵营。我会尝试在此写下更多我的生活，但现如今，简单说来，如果你在街上看到我，你都不会认出我来。我就是变了那么多。

1月2日，1944年

亲爱的母亲：

当我获悉我们学生的豁免权被终结时，我就知道自己会死，我听到消息时，一种近似于释然的情绪将我压倒。在几个月的漫长等待不知去向，终于尘埃落定，即使是必然要死，也感觉如此痛快！前方的路已经明确，我可以不再操心生命里所有形而上的傻问题——身份、社会、个体主义、集权主义、人类意志——在大学里这些东西占据了我的头脑，让我迷惘。面对确定的死亡时，所有那些观念似乎真的都微不足道。

亲爱的母亲，只有当我看到你的眼泪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有多自私。但可悲的是，我太不成熟，无法改过，我反而对你不耐烦。你的眼泪让我觉得羞耻。如果我更像个男人，我会扑倒在你脚边的地板上，感谢你的眼泪和你给我的爱的力量。然而，你不孝的儿子要求你（怕是有几分冷酷地要求你）停止哭泣，振作起来。

在十月的体格检查中，征兵的军官要求我们“彻底关闭我们的心和思想”。他教导我们切断我们的爱，断绝我们对家庭和血缘的依恋，因为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士兵，我们只能效忠于我们的天皇和我们日本的国土。我记得听到这话，心想我永远不会遵从，但我错了。设法阻止你的眼泪的同时，我已经在不折不扣地服从军官的命令，不是出于爱国的忠诚，而是出于怯懦，为了不去感受我自己的心痛、心碎。



从那次起有许多次，我都认识到自己的愉悦是先验的、幼稚的，同样是自私的。这种感觉是愚昧的产物，一种轻率的存在性欢快，它催生出纯粹的豪言壮语，以及我们在战争中经常看到的头脑发热的爱国主义。这其实是危险的后果，我为自己被那般误导而满心懊恼。我下定决心不让这种事再发生。

鉴于我的生命没剩多少时间，我决心不做懦夫。我会尽可能诚挚地活下去，深刻地体验我的情感。我会缜密地回顾我的思想与情绪，努力尽己所能地提高自己。我会继续写，继续学习，那样等我的死期来临时，我可以作为一个为至高尊严努力的人，优雅地死去。

2月23日，1944年

亲爱的母亲：

我们的训练很严酷，我们中队今天得到了特别关注。这既关乎私人，同时又无关。我们的中队长是一个未经任命的军官，名叫F，他和其他高级官员似乎都对我们这些学生新兵青眼有加，会挑我们出来做特别练习。他们把我们看作有特别待遇的娘娘腔，他们当然是对的。他们把我们变成军人是在帮我们的忙，他们说。我不得不为这话的才华发笑。噢，我们正在变成好兵。

凭我缺乏锻炼的身材和笨拙的动作，你可以想象得出我是个大红人，但我真正感到可惜的是K，他是我在哲学系的学长。K是真正的哲学家。他……怎么说的？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他有个不幸的习惯，就是沉浸于一系列思绪里，每当这种情形发生时，他就盯着远方，对军官的命令置若罔闻，这让他很不讨管事的人喜欢。F给K取了个绰号叫“教授”（你可以想象到，我们都有自己的昵称，我的不堪复述）。K和我判定，在F独创性的训练手段中有一种美，和才华横溢的法国士兵萨德侯爵相近。和萨德一样，他的一种天才思想和艺术家式的内省获得的灵感，驱使他趋于某种无法形容的完美。我们决定，从此这就是他的昵

称。

2月26日，1944年

亲爱的母亲：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高兴地告诉你，我在训练中有进步，似乎在军衔和地位上都有提升，还有我的上级和同僚对我的评价也是如此。

在我们最近的一次练习中，我开始担心K的健康，于是自告奋勇挺身代替他。萨德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从那次起他就认定我和K相比，是个大大让人满意的学生，他没能从K那里得到一丁点儿明显的反应。现在，他叫我出列，在把每项练习做得更加完善的同时，也在谋求我的合作。他把他的训练比作一种仁慈行为，如果说他事后还在脑海里回放我们的操练，以求锤炼他的训练的艺术性，我都不会惊讶。如果他的表达手段是文字而非战争，他会成为诗人。

4月14日，1944年

亲爱的母亲：

我将继续写我上次中断的冒险故事。晚饭和点名之后，侯爵通常会提议玩傻气的游戏，来提振中队的士气。因为我现在升级了，变成他的红人，他邀请我来当“鬼”，其他人围成一圈唱“笼中鸟，笼中鸟”。你还记得那首歌吗，母亲？是一首动人的小曲，关于一只困在竹笼里的鸟。

他喜欢的另一个游戏是“树莺过山谷”，需要在每张床上跳来跳去，还要不时停下来叽叽喳喳地唱树莺之歌，吼-吼-唧-啾！有时我们也玩火车游戏，或者重型轰炸机游戏。他的游戏一直要玩到最后一声军号响起，这是熄灯的信号。

我们中队的其他成员有时会大笑，玩个痛快，但K从来不笑。他站

在那里看，致力于见证最微小的细节，但他什么都做不了。当他试着站出来代替我时，侯爵漠视他像漠视一只蚊子。我渴望保护K的同时，也担心自己对他造成了更大的苦楚。

6月16日，1944年

亲爱的母亲：

我不会长篇大论了，因为你很快就要来探望，一想到这个就让我充满喜悦，按捺不住也无法言表。但我觉得自己有必要简略地写一点儿，让你有思想准备。

三天前K消失了。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侯爵审问我们，但没有人知道，尽管我做了最坏的设想。没错，次日我们收到消息说他死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但我有自己的怀疑。我唯一确信的就是我为我朋友受的罪深感悲痛，我热切地希望他能投胎到一个比这里更好的世界。

8月3日，1944年

亲爱的母亲：

你来探望的记忆仍挥之不去，我能回想起你坚强、美丽脸庞的每个细节，能回想起须贺可爱的羞涩和艾玛甜美的笑容。这些画面在我每晚躺下入睡时抚慰着我，我试着不去想亲爱的妹妹们在火车开走时挥手哭泣。谢谢你的数珠。这是很大的安慰，我会把它放在制服里面随身携带，贴着我的心。

我也不会忘记你刚见到我时脸上震惊的表情。你亲爱的儿子变了那么多吗？我仍能感觉到你温柔指尖的触感，爱抚着我脸颊上的瘀伤和下巴上的割痕。我说这些都是小伤，你不信，那一刻我十分羞愧，没有让你做好思想准备，这些实际上都是军队生活里的老一套。我没想过你会替我受多大的折磨。我多么自私任性啊！我唯一的借口就是，有时我忘

记你无法读到我的想法。我们那么亲近，你和我，一样的血肉，你一直都懂我的心。

你报告的东京局势吓到我了，我乞求你千万小心。我担心你的安全，还有妹妹们的安全。我希望你能考虑撤离到乡下。与此同时，我们这一阶段的训练似乎已经完成，所以现在你或许可以不用担心了。侯爵分配到一个中队的新兵，我们毕业了，在学习飞行。

12月，1944年

亲爱的母亲：

昨天我们被召集起来，听了一场爱国精神动员演讲，结尾的高潮是呼吁志愿者接受特别攻击部队飞行员的速成训练。亲爱的母亲，请原谅我。无论我做出怎样的选择，死亡不可避免。我以前所未有的角度看待它，理解它。请擦干你的泪眼，容我解释。

选择这样的死亡附带各种好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保证死后能被追授两级，这虽然没有意义，但随之而来的，是我死后你得到的抚恤金会大幅增长。我能听到你在抗议，拧绞双手，坚称你不需要这笔钱，这一想法让我微笑。你宁可饿死，也不愿从我的死中获益，这我理解。但为了我和妹妹们着想，我请求你接受我的决定。选择这种死法给我极大的安慰。它赋予我生命的意义，让我能尽到孝道。如果额外补偿金能帮上点忙，养活你和我的妹妹们，帮助她们找到好丈夫，那对我而言就足够了。

所以那是好处之一，是实在的。第二个好处或许更偏向哲学意义。通过自愿出击，我重获了对我余下时间的一丁点儿能动性。在地面进攻或狂轰滥炸中死去看似随机而不精准。这种死法不同。它单纯，干净，目的明确。我能够控制，因此也能密切且准确地体会死前的瞬间。我能够精准地选择我的死亡发生在何处，如何发生，继而会有什么后果。母亲，如果你擦干眼泪思考这件事，我肯定你能理解我在说什么。

斯宾诺莎写道：“一个自由人，换言之，一个只依照理性影响活着的人，不被对死亡的恐惧引导，而是直接向善。也就是说，渴望行动，根据谋求自身利益的原则来维系自我的存续。因此，他除了死亡别无考虑，他的智慧是对生命的冥想。”

既然我将死于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去死就是理论问题了。既然在这一遭的生命中，我不可能继续自我的存在，也不可能谋求自身的利益，那我就选择能给我爱的人带来最大利益的死法，那会让我在来世中的悲痛降到最低。我会以自由之身死去。请以这些想法来宽慰自己。

3月27日，1945年

亲爱的母亲：

您若是知道我在等死的同时又重新开始读诗和小说，您一定会很开心。心头的旧爱，夏目漱石和川端康成，以及你送给我的你尊敬的女性作家朋友们的书，圆地文子女士的《言语如风》和与谢野女士在《乱发》里的诗作。

读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让我感觉与你更加亲近。我亲爱的母亲，她们辛辣的过去你也参与其中了吗？果真如此的话，我为你鼓掌，也不会再多问，因为知道儿子这样挑逗母亲十分不当。

我发现自己比过去更为文学所吸引，与其说是单一的作品，不如说是整个文学的理念——我们人类为极尽思想之美而不懈做出的英勇努力和高尚情怀——这让我感动落泪，而我不得不在有人发现前飞快地把泪拭去。这些泪水与一个大和男子<sup>(61)</sup>不相称。

你还在写作吗？如果知道你在写诗或筹备一本小说，我会再高兴不过，但我猜你没时间做那些事。

今天在试飞中，我记起宫泽贤治的一则关于乌鸦战争的绝妙故事。人们以为它是童话，但它远远超出童话。就在我翱翔在两千米高空的编

队里时，我回忆起乌鸦队长从它的皂荚树上一飞冲天，振翅作战。我是乌鸦！我出神地想。能见度很好，由于这是最后一次飞行特训，我随心所欲地四处飞行。

我热爱飞行。我提过吗？真的没有比它更加壮丽、更加超凡的感觉了。有时参禅接近于这种感觉。我现在每天坐禅。谢谢你的提议。知道你也坐禅，我很欣慰。

我担心我的大限将至，下一封寄给你的“官方”信件将是你收到的最后一封。无论我在里面瞎编了什么，请记住那些不是我的遗言。有另外的话语和另外的世界，亲爱的母亲。你教过我的。

- 
- (1) 微西弗：又叫微希沃特，放射性剂量的计算单位之一。
  - (2) 金缚（金縛り，kanasiibari）：身体不能动弹，鬼压床。
  - (3) 角色扮演（cosplay，コスプレ）：人们穿上戏服扮演角色，尤其是最爱的漫画角色以及动漫人物。这是日本的俚语，来自戏服+扮演。
  - (4) 生灵（生き魑魅，ikisudama）：生鬼。
  - (5) 踏踏里（祟り，tatari）：恶灵侵袭，报应。
  - (6) 下町（shitamachi）：市中心区。
  - (7) 河童（kappa）：神话中一种淘气的生灵，类似于水精，有连蹼的手脚和绿色、蓝色或黄色的爬虫类鳞状皮肤。它有龟壳一样的甲，头顶还有碗状的凹陷，用来盛水。如果碗里的水漫出来，河童就被麻痹了。
  - (8) 草履（zori）：人字拖鞋。
  - (9)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 (10)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 (11) おばあちやま（Obāchama）：称呼祖母时用的敬语，但很亲密。
  - (12) 原文为日语。——译者注
  - (13) 檀家（danka）：寺院的教友。
  - (14) ホームシック：来自英语homesickness，意思是怀乡病，思家病。
  - (15) 麻糬（もち，mochi）：甜米团。
  - (16) 青鞿：原意是指蓝袜子，后来成为女学者或才女的别称。青鞿社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女

性文学团体。

(17) 红色浪潮会，是日本最早的妇女社会主义团体。

(18) 这一称谓似乎来自谢野晶子的一首诗，题目为《琐思》，发表于《青鞾》杂志第一期。见附录三。

(19) 书中的奈绪用了罗马字母写的名字，但这两个名字没有确切的汉字，且没有发现哪种组合可以在地图上定位到。“秘汤山”与“慈眼寺”的可能汉字请见附录四，更多关于日本寺庙命名法的信息同见附录四。

(20) 即日本柳杉。

(21)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22) 手巾（手ぬぐい，tenugui）：一种薄棉布，用来包头或者当毛巾用。

(23) 格调（かっこいい，kakkoii）：潇洒，很酷，帅气。

(24) 这里指拉杆箱在台阶上一上一下发出的声响。——译者注

(25) 这里指拉杆箱中的书随着台阶在依次翻腾。——译者注

(26) 谧谧哉谧（ミンミンゼミ，minminzemi）：鸣鸣蝉，日本的一种蝉。

(27) 日语中外出的人回到家时的常用语，意为“我回来了”。

(28) 也是“回家”的意思，但更为谦和，一般译为“主人，欢迎回家”。

(29) 大浴桶（お風呂，ofuro）：浴盆。

(30) 浴衣（yukata）：棉布和服。

(31) 木屐（下駄，geta）：木质拖鞋。

(32) “奈酱，我们一起洗澡好吗？”奈酱：“奈绪酱”的亲昵简称。

(33) 山姥（yamamba）：山里的女巫，深山老太婆。

(34) 才（sai）：岁（年龄）。

(35) 大悲咒：伟大的慈悲之心咒语。一种秘传的祷文或符咒，据说有防御恶灵的魔力。

(36) 本堂（hondo）：供奉神龛的房间。

(37) 智慧之神：与智慧和冥想有关的菩萨。

(38) 礼拜（raihai）：一种全身俯跪。手掌向上，以示将整个世界托举在自己头上。

(39) 坐蒲（zafu）：参禅用的圆形黑色坐垫。

(40) 和平腐坏（平和ぼけ，heiwaboke）：被和平麻木了。

(41) 法界定印（hokkai jō in）：宇宙手印。

(42) 扬基（yanki）：流氓，来自英语的“美国佬”（Yankee）。“扬基”的通俗形象是强硬

的小流氓，他们眉毛剃掉，穿着华丽刺绣的亮色工装长外套。此处的“扬基女”，即指女流氓。

[\(43\)](#) 曼可 (manko)：阴部，阴户。

[\(44\)](#) 津津 (chinchin)：阴茎。

[\(45\)](#)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46\)](#)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47\)](#) 御祭 (お祭り, omatsuri)：节日。

[\(48\)](#) 不二 (funi)：非二元的。

[\(49\)](#)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50\)](#) 缘侧 (engawa)：环绕传统日式建筑的木头窄廊。

[\(51\)](#) 施饿鬼 (segaki)：饿死鬼；也是无家可归者的贬义称谓。

[\(52\)](#) 天狗：日本神话中的妖怪，来源于中国传说。天狗脸呈大红色，长得像长臂猿，日文中常以“天狗”来描述僧人所见之物。

[\(53\)](#) 抑或“活着是勇敢的”。

[\(54\)](#) 原文为法文。——译者注

[\(55\)](#) 原文为法文。——译者注

[\(56\)](#)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57\)](#)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58\)](#) 遗骨 (ikotsu)：火化后的遗骸。

[\(59\)](#) 玉碎 (gyokusai)：自杀式袭击，人海战术。字面意思是“像玉一样破碎”，出自七世纪的一句中国古语——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60\)](#) 己子婆婆。

[\(61\)](#) 大和男子 (Yamato danshi)：真正日本男人的阳刚典型。



# 你在爱情的花园里挑了一颗柠檬

不要以为时间只是飞逝。

不要把“飞”理解为时间的

单一功能。

如果时间仅在飞逝，

你和时间之间应该存在一个间隔。

所以如果你把时间仅仅理解为流逝，

那么你就不理解时在。

要真实地把握这一点，

就都如时间里的刹那般连在一起，

同时它们又如时间里的独立刹那般存在。

因为所有的刹那都是时在，

它们也是你的时在。

——永平道元，宇治市

# 奈绪

## 1

我用了一周时间读完他所有的信。他的字迹很难认，因为字都连在一起，他用的很多措辞我又不理解，但我心意已决。每晚在我给春树舅公的手表上发条时，我都能想起他低声说出的故事，它们挥之不去，让我满心羞愧。每天清晨，我早早醒来参禅时，这些话语也在我坐在垫子上时钻进我头脑里：

“你真是个傻瓜，安谷奈绪子！一个懦夫，连一点点儿霸凌都不能承受，他们不过是和你同样可悲的孩子！他们对你做的事和你舅公忍受的相比，就是一颗花生。春树一号只比你年长几岁，但他勇敢、成熟、聪慧。他在乎他的学业，并且勤奋学习。他懂哲学、政治和文学，他能读英语书、法语书、德语书，还有日语书。他知道怎么吞枪自杀，但是他不想那么做。你呢，安谷奈绪子，和他相比你太可怜了。你懂什么？漫画。动漫。阳光谷。加州。柳生十兵卫酱和她的可爱眼罩。你怎么能这么蠢，这么微不足道！你的舅公春树一号是个热爱生命与和平的人，你是只悲哀的小虫，安谷奈绪子，如果你不立刻拍拍屁股振作起来，你就不配再多活一秒钟。”

现在回想起来，我可以理解我从寺院回来后可能很难与人相处。我对自己很恼火，但我对爸爸更恼火。我是说，我是个女孩，又很年轻，所以我这么差劲情有可原，但我爸爸是个成年男人，他没有理由。他本应该整个夏天都去看医生，然后康复，但据我的观察，他完全没变，甚至更糟了，我能看出来妈妈也这么想。

有一天，就在我刚开始读信后，有一个汉字我在字典里找不到。我

尽最大努力把它临摹下来，那晚我把它拿给妈妈看，问她是什么意思。她说那是一个老式词语，然后她用现代写法重写了一遍，我们一起查字典。我又遇到麻烦时，又问了她一次，很快我就每天列出一张表，每晚向她求助，这让我的阅读进展神速。有一晚我们坐在餐台旁时，她问我在研究什么，是不是学校的报告。爸爸在外面的阳台上抽烟，我知道我听不到我们说话，于是我决定告诉她春树一号信件的事。

她的表情很惊讶：“曾祖母真的把信都给你了？”

她这问题问得，好像信件是我偷来似的。“是啊，她真的都给我了。信真的很有趣，我学到很多历史还有其他的東西。”我恨自己的语气那么防备。

“你给你爸爸看过吗？”

“没有。”现在我真的后悔自己告诉她了。

“为什么不呢？信是他舅舅写的，我觉得他也会想要读。你爸爸对他家族那边的事比我知道的多得多，你们可以一起读信。”

好吧，这激怒我了。我不想把信给爸爸看。他不配看，而且我猜她只是试着把我推给他，作为他所谓的康复计划的一部分，或者是我的康复。

“如果你不想帮我就算了，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这话听起来很冲，但她非但没有发火，反而把手从餐桌另一边伸过来，搁在我的手腕上，有点儿想稳住我的意思：“奈绪酱，我喜欢帮你。不是那样的。我知道这一切对你很难，但别对你的父亲太苛刻。他是个好人，我知道你打心底是爱他的。他真的在努力，你也应该努力。”

如果她当时没有压住我的手，我会跳起来朝她扔东西。她根本不知道我有多难，也不知道我在多么努力地尝试！我也完全不相信她说的关

于爸爸的话。她在骗我。他叼着烟坐在阳台的桶上，看着漫画，我能从她疲倦的脸和她紧张兮兮看他的样子知道，她根本不认为他在努力。

但她说对了一件事，我仍爱他。那晚我睡在床上时思考了她的建议，意识到或许我确实想告诉他关于战争和春树一号的事。爸爸的名字由他而来，如果他知道一号有多勇敢，他或许会受到启发而洗心革面。

第二天从学校回家后，我决定给他看信。他坐在暖桌旁，正用《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的一页纸折一只日本独角仙。由于我对春树一号有所了解，现在对哲学也更感兴趣了些。

“你在折什么？”我问。

“日本独角仙。”他把它举起来，给我看它分叉的大角。

“不是，我是问，哪个哲学家？”

他把昆虫翻过来眯着眼睛看，开始读，身体跟着折痕和边角的字句转动。“……存在于世……在时间中经历……载录了我们彼此共同存在中的‘过往’……流传……就强调意义而言，被视作‘历史’。”他读道，然后他笑了，“马丁·海德格尔先生。”

出于某种原因，这让我勃然大怒。我对马丁·海德格尔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理解他在说什么，但我意识到他的名字在春树一号的一本老哲学书里出现过，所以我知道他一定很重要，而我爸爸在这里用海德格尔先生的伟大思想折虫子。时候到了，是时候让我爸爸知道他是个多么卑劣的人。

“你知道你的春树舅舅严肃地学习过哲学吧，”我脱口而出，“他在东京大学的哲学系读书。他没有整天在家里干坐着无所事事，像个小孩一样玩折纸。”

爸爸的脸色发白，没有表情。他把他的甲虫放在桌上盯着它。

我知道我的话很刺耳，很可能我应该就此打住的，但我没有。我想

激励他，我想一巴掌把他打醒。我“啪”的一声把信丢在他面前的桌上。

“己子婆婆<sup>(1)</sup>给了我他的信，你也应该读一读，或许你就不会再顾影自怜。你的舅舅春树一号很勇敢。他不想打仗，但当时到了，他就直面自己的命运。他是个海军二等海尉，也是一名真正的日本勇士。他是个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只不过他的自杀却截然不同。他不是个懦夫。他把自己的飞机开进了敌军的战舰里。你应该更像他才对！”

爸爸没有看我，也没有看信。他只是盯着他的甲虫，最后点点头：“嗯，可能你说得对……”<sup>(2)</sup>

他的声音真的很悲伤。

或许我一个字都不该说。

## 2

又开学了。在日本，九月只是学年中期，所以我还是在原来的班级，和那些虚伪的小孩在一起。他们在第一学期极度无视我，然后在我的葬礼上假慈悲。但这学期，我决定扭转局面。我不会再让他们欺负我，削弱我的意志。我知道自己总是可以再捅玲子的眼睛一刀，但非必要情况我不想诉诸身体暴力。相反，我将使用己子教我的“苏帕帕瓦”。我会变得勇敢、沉着、平和，像她和春树一号那样。

返校第一天我走进学校时，我的心怦怦直跳，但我胃里的那条鱼感觉强壮有力，像一条海豚或一头逆戟鲸。那些小孩一定注意到了异样，或许他们察觉到春树一号的鬼魂悬在我的身旁，虽然没人因为看到我而喜出望外，至少他们没有对着我的脸来上一拳。

没有人折磨我，我的注意力也开始改善，我能够专注于自己的学业了。课程依旧无聊，但读过春树一号的信，发现他有多聪明以及多么热

爱学习后，我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耻。当然了，你可以问，如果你将来只是开着飞机冲进敌人航空母舰的舰身，受教育又有什么用？那倒是，但我觉得趁死前学点东西也不会亏，所以我开始用功。你猜怎么着？学校变得更有趣了，尤其是科学课。我们在学生物进化，就是在那里我开始迷恋物种灭绝。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这一主题很吸引人，不过那些死去生命形态的拉丁名字听起来很美，很有异国风情，而且记忆名字能帮助我减压。我从史前海参类开始，往后到海蛇尾类。那之后，我完成了无颌鱼类，然后是软骨鱼类，最后还有硬骨鱼类，再开始哺乳动物。叶形海参、双目海参、根骨海参、网地海参、外孢海参、卷缩海参……

己子给了我一个漂亮的粉色数珠手环，感觉像是初学者的装备，每念一个死去的物种，我就拨一颗珠子。我在休息时低声念诵它们美丽的名字，或者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或者夜里躺在床上时。知道所有这些生物都在我之前存活过，死去过，现在杳无踪迹，我有一种平静感。

我对恐龙、鱼龙之类的不太感兴趣，因为它们比较俗套。每个小学生都经历过一段恐龙迷恋期，我希望自己的知识体系比那要更精细些。所以我跳过了大蜥蜴目。到了十一月，就在我开始绝种的人科时，爸爸再次自杀。

### 3

为了真正把这件事解释清楚，我得倒退一点，回到“9·11”。

“9·11”是当时刚好活在世上的每个人都记得的疯狂时刻之一。你能清楚地记得它。“9·11”就像一把利刃，割裂时间，它改变了一切。

在我爸爸身上，有些东西已经开始改变。他在抱怨失眠症，连安眠

药都不管用了，或许他没在吃药。我不知道。他依旧在晚上外出散步，我仍会在黑暗中突然睁开眼睛，刚好听到金属门闷“哐当”一声带上，他拖着脚步走过外面的楼道，塑料拖鞋踩在水泥地上，我不再需要出门跟在他身后，我只需用意念跟着他。

但“9·11”那天发生了巨变。那是在我给他春树一号的信件一周之后，我被客厅里的电视声吵醒。音量很低，但警笛和消防车的响声足够叫醒我。我看了看妈妈和爸爸睡觉的地方，能看到妈妈的身形，但爸爸的床垫是空的，数字时钟显示晚上十点四十八分。我起身走进客厅。

他坐在电视机前的地板上，穿着拳击短裤和一件汗衫，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屏幕上是一座高耸细窄的摩天大楼映衬在宝蓝色的城市天空里的画面。这建筑看起来眼熟，我似乎认出了天际线。我知道不是东京。烟从大楼的侧面冒出来。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一开始我以为是电影，但画面保持不变的时间太久，什么都没演，只有这两座摩天大楼朝天空渗出烟雾，没有音乐，也没有声道，只有背景里新闻播报员压低的声音。

“什么东西？”我问。

爸爸转过身，在电视的光里，他看起来病恹恹的，脸色很白，眼睛呆滞无神。“是世贸中心。”他说。

我在美国长大，所以我知道这名字，但我不记得它到底在哪里了。“纽约？”我问。

他点头。

“发生什么事了？”

他摇摇头：“他们不知道。一架飞机飞进了其中一栋大楼，他们以为是意外，但之后又发生了一次。那儿，你看！”

屏幕上摇晃的画面是一架飞机消失在银色大楼的表面，就像一把刀

切进一条黄油里，它滑进去了，滚滚火焰和浓烟从楼侧迸裂出来。飞机去哪儿了？

“那是第二架飞机，”我爸爸说，“现在他们说是恐怖袭击，说是人肉炸弹。”

火焰喷射的光映在他的皮肤上。

“有人困在里面。”他说。

我坐到他旁边。火焰和黑烟从大楼的伤口中涌出来，鲜明的纸屑从洞里吹出来，闪耀发亮，像空中的彩纸。小人儿在窗户里挥舞着东西。小小的暗色轮廓从闪亮的大楼旁落下。我去找爸爸的手。那些轮廓是活的，他们是人。有些还穿着西装，就像我爸爸的那样。我看到一个男人的领带。

除了警笛和轰鸣的汽车喇叭之外，我能听到站在街上摄影机旁的人声，他们在说英语。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喊叫：清空路面，清空路面。其他人在谈论盘旋在双子塔上方的一架直升机。它要尝试降落吗？

然后一个女人尖叫，然后人人都尖叫了，一个男人开始大喊：哦我的天啊！哦我的天啊！一遍又一遍。第一座楼倒了，它直直地落下，消失在自己的废墟里，落进一团白色的烟尘，烟尘扬起来吞没了世界。

人们沿着街道跑开。他们受伤了。他们在试图逃跑。哦我的天啊！哦我的天啊！时间流逝，然后第二座楼倒下。

我抓着爸爸的手臂，我们并排坐在那里，一直看到黎明破晓。楼一座接一座倒下，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我去上学时，他还在看。我回到家时，他还在看。



他开始对那些跳楼的人着迷。第一晚我们看见他们，小小的黑色人影从楼的侧面跌落。我们一直期待能从电视上或报纸上再看到他们，但他们消失了。他们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吗？是个梦？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在网上搜寻他们。他不再散步。深更半夜，我醒来看到他坐在我们卧室里我的书桌旁，盯着电脑屏幕，搜索引擎在跑。他说政府和网络在审查图像，但最终坠楼男的图片还是出来了。你很可能见过他。照片上显示一个瘦小的男人穿着白衬衫黑裤子，头朝下顺着楼体光滑的钢制结构一头扎下去。在巨大的建筑旁，他只是一条小黑线，一开始你还以为他是无意进入画面的摄像机镜头上的一根线头还是灰尘。只有等你靠近看，你才明白过来，那条线是一个人。一个时在一秒。一条生命。他的手臂贴着身体，一个膝盖弯曲，好像他在跳爱尔兰吉格舞，只不过头朝下了，完全错置。他不应该跳舞的，他根本不应该在那里。

从地板上我的床垫这里，我看到爸爸在看照片。他坐着，鼻子凑近屏幕，看上去就像他在和坠楼男交谈，就像那男人在半空中停顿片刻，来思考我爸爸的问题。是什么让你决定这么做？是浓烟还是高温？你需要做决定吗？还是你的身体就知道应该去做？你是双脚跳出去，一头扎下去，还是只是踩进空中？经历了高温和浓烟后，外面的空气感觉清爽吗？坠落是什么感觉？你还好吗？你在想什么？你觉得是死是活？你现在感到自由吗？

我好奇坠楼男有没有回答。

我知道如果我和爸爸被困在那两栋楼里，我们会怎样做。我们甚至不需要讨论，我们会摸到一扇打开的窗户旁，他会在伸出手前迅速地抱我一下，亲一下我的头。我们会数到三，就像我们以前在阳光谷时那样。那时我们站在游泳池边，他教我怎样才能不怕深水。一、二、三，然后完全在同一时刻，我们纵身一跳。他会在我们坠落时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直到他不得不松开。

## 5

你会怎么做？

坠落让你害怕吗？我从不怕高。我站在高处的边缘时，感觉自己站在时间的边缘，在窥视永恒。要是……问题在我脑海里升起，它让我兴奋，因为我知道下一个瞬间，在比我打响指还要短的瞬间里，我就能飞入永恒。

回到阳光谷我还是个小孩时，我从未想过自杀，但等我们搬去东京，我爸爸掉到火车前方，我开始经常想起这件事。似乎很有道理。如果你横竖都要死，为什么不赶紧了结呢？

一开始，这多多少少是个头脑游戏。我会怎么做？嗯，让我想一想。我认识一些人是割脉的，但刀片很麻烦，而且流血致死要很久。火车也麻烦，某个可怜的粗人还要为你清理所有的内脏什么的，更别提你家人要交的罚款。那对妈妈不公平，她那么拼命工作来养活我们。

安眠药也很难弄到，而且你怎么知道自己吃得够不够？最好的方法是在大自然里找一个不错的地方，可以是一处直落深谷的峭壁，没人能找到你，你的尸体只是自然腐烂，要么让乌鸦吃掉你。或许更好的是，一处直落大海的峭壁。嗯，那很棒。靠近我和己子野餐的小海滩。我或许能看见我们一起坐着吃饭团和巧克力的那张小长凳。从峭壁的顶端看去，长凳小得像个口袋。我会温柔地想起己子，想起她如何教会我懂得与海浪搏斗的无用。当我从世界的边缘跳下，向大海飞去时，那会是美好的临终念头。同一片浩瀚的太平洋，春树一号在那里把他的飞机撞进航空母舰。很好。水母会吃掉我的肉，我的骨头会沉入海底，我会永远和春树一号在一起。他那么聪明，我们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聊，或许他能教我法语。

# 露丝

## 1

“9·11”当天，他们在崔弗里斯。几天前，露丝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场食物政治学主题会议上做了专题演讲，之后她和奥利弗就去拜访他们的朋友约翰和劳拉了，他们在乡下有一栋房子。崔弗里斯在威斯康星州西南部，奥利弗很久以前就想去看看了，因为那里古生代高原的独特地质，不知怎么地幸免于冰川作用，并以没有冲积物而得名——冰层退后常常会留下淤泥、沙子、黏土、沙砾以及岩石。他对洞穴特别感兴趣，消失的溪流、盲谷，还有沉洞，都是这一地貌的特点，但露丝心急如焚。当时她母亲还在世，和他们一起住在岛上，尽管露丝已经安排一位邻居随时探访，带去食物，查看她的情况，她还是不喜欢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太久。但威斯康星的秋天很美，而且和朋友待在一起感觉很好。他们在密西西比河的独木舟上度过了一个漫长慵懒的下午，看着乌龟在金色的日光里趴在原木上晒太阳。

第二天早晨，他们四人悠闲地吃完早餐，坐在餐桌周围，正在享用第二杯咖啡。此时他们听到邻居的皮卡驶近。约翰出门去看他要干吗，几分钟后他回来了，面色凝重。

“纽约出事了。”他说。农舍里没有电视，他打开收音机调到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第二架飞机正撞进北塔。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露丝都站在这片宅地一小块高地的一张野餐桌上，尝试接收手机信号，这样她就能打给她纽约的朋友。最后她终于打通了给她编辑的电话，后者正在布鲁克林家里的厨房窗前看着整场灾难展开。

编辑的声音刺破了平静。“它在倒下！”她哭喊着，“哦，我的天啊，塔在倒下！”然后连接就断了。

他们开车回到麦迪逊，打开电视机，整个下午都在看飞机切进双子塔，双子塔颓然倒塌。她想起自己的妈妈，孤身一人待在加拿大的小房子里。她妈妈经常看新闻，尽管她记不住一天天发生的事。露丝尝试打电话，但没人接听。她的妈妈几乎聋了，听不到电话铃响。

“妈妈在看电视上的这件事，”她告诉奥利弗，“她会以为我们在纽约。她会担心到疯掉。”

“打给邻居，告诉他们把电视装置拔掉。”

等她终于打通电话给某个人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我需要你去我妈妈家，弄清她有没有看到什么，”她说，“如果她看到了，就让她放心。告诉她我们没事，我们离纽约远得很。然后拔掉电视，告诉她电视坏了。”

电话线另一头是长时间的寂静。“当然可以。”女人说，“有什么问题？”

“我担心她看到新闻会恐慌。”

再一次，长时间的寂静：“什么新闻？”

露丝简要做了解释，然后挂断电话。“我们得回去。”她告诉奥利弗。

## 2

机场关闭了，于是他们租了一辆车，白色的福特金牛，然后沿着边境一路向西开。他们打算把金牛放在西雅图，然后搭水翼船去加拿大。加拿大是安全的。

就在他们一路穿越国境时，美国国旗开始如雨后花朵般冒出来，飘扬在旗杆和汽车天线上，贴在商店和住家的窗户上。整个国家浸没在红白蓝的海洋里。夜里，在“速八”和“莫泰尔六号”汽车旅馆里，他们看着总统宣誓要穷追猛打恐怖分子。“不管死活，”他承诺道，“把他们从老巢里熏出来。让他们跑起来，我们就能抓到他们。”

有一晚他们停在蒙大拿的哈莱姆区，在万里长城中国餐厅吃晚餐。餐厅空空如也，很早就要打烊了。这是特别安全防范措施，他们的女服务员给他们拿来账单时解释说。

“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谁。”她说。

“你觉得恐怖分子会在蒙大拿的哈莱姆袭击我们？”奥利弗问。蒙大拿的哈莱姆，人口数量还不到八百五。它距离纽约市约三千二百公里，被沙漠包围。

看起来像是墨西哥人的女服务员摇摇头。“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她说。

后来在“速八”汽车旅馆，他们看到一则新闻报道，关于针对美国穆斯林的犯罪在全国各地泛滥成灾。

“你知道吗？我觉得我错了。”奥利弗说。

“什么东西错了？”

“我们的女服务员。我觉得她害怕的不是阿拉伯的恐怖分子。”

### 3

他们成功跨过国界，感觉加拿大从未有过地安全。回到岛上，他们的邻居对他们的安好表达了关心，但世界新闻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关联，他们只是模糊地知道南边发生了什么事，这并不妨碍他们表达

意见。

“我敢肯定那是一场骗局。”一个邻居说。他顺便过来送雅子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是他从诊所里帮她取的。

“一场骗局？”露丝重复一遍，“你是说，你不认为它发生了？”

“哦，不是，”他说，“它是发生了没错。只不过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他环顾左右，然后走近一步，所站的位置使他的脸距离她只有几英寸，“你要是问我，我会说这是政府阴谋。”

他是美国人，一个越战老兵，受过紫心勋章嘉奖，在跨境进入加拿大时他把勋章交还给了美国移民局。他的脊柱伤病一直没有痊愈，需要每日注射一剂吗啡来止痛。露丝没有精力跟他争辩，她端上茶，和他坐在一起，听着他的理论，想着地下室里的纸箱，能爬进里面睡过去该多美妙啊。

在他们被青苔覆盖的世界边缘，迷雾笼罩的前哨上，她眼看着美国入侵阿富汗，然后又把目光投向伊拉克。当军队被默默地部署到中东时，她和母亲一起坐在沙发上，在阴暗的雨林正中的小房子里，盯着小小的发光的电视屏幕。

“这是什么节目？”她母亲问。

“是新闻，妈妈。”她回答。

“我不明白，”母亲说，“看起来像打仗。我们在打仗吗？”

“是的，妈妈，我们在打仗。”

“噢，太可怕了！”母亲惊呼，“我们在跟谁打仗？”

“阿富汗，妈妈。”

她们一起沉默地看电视，直到广告插播。她的母亲站起来，蹒跚着挪去洗手间。她回来后，停下脚步看屏幕：“这是什么节目？”

“是新闻，妈妈。”

“看起来像打仗。我们在打仗吗？”

“是的，妈妈。我们在打仗。”

“噢，太可怕了！我们在跟谁打仗？”

“伊拉克，妈妈。”

“真的吗？我还以为战争结束了。”

“没有，妈妈。从没结束过。美国一直在和伊拉克打仗。”

“噢，太可怕了！”妈妈倾身向前凝视屏幕。

一天天过去，一周周过去，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然后是一年又一年。

“现在，你说我们在跟谁打仗来着？”

# 奈绪

## 1

“9·11”之后我们以为世界差不多该毁灭了，但它没有。学校生活还在苟延残喘。我的同学们一度因为我和美国的关系对我不错。我们折了千纸鹤送往世贸大厦原爆点，为了纪念二十四名日本遇难者以及其他死在楼里的人。但到了九月末，每个人都厌倦了善良和同情，敌意明显增加，不像以前那样有组织，至少一开始没有，只是有人觉得不耐烦或者浮躁时，胡乱地稍微放几枪，走廊里推一把，往胸口打一拳。战争和变节在空气里弥漫。全世界都在等着美国攻打阿富汗，但无事发生，这似乎聚积了大量张力，连我们教室里都是。我们参加了预考，不是真的考试，但明摆着谁会进好高中过美好人生，谁又是废物。我，我应该做准备的，但我没有。话说回来，既然有人会跟你过不去，你又何必为难自己？

终于在十月七号，美国开始轰炸阿富汗，我也重新来月经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件事都是大解脱。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谈论这种东西很恶心，所以我希望你别介意。我不是那种跟别人谈论自己的生理周期会有性快感的女生，如果不是因为它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重要，我也不愿意提起它。

我在阳光谷时开始来月经，那时我十二岁，这在美国很平常，但在日本算早的。我们搬回东京时我十四岁，但之后我的月经突然停了快一整年，很可能是压力和霸凌的缘故。我认为我的身体在尝试倒转时间，回到我年幼时更开心的日子。总之，月经一直没来，直到那天最后一堂课，老师宣布美国开始轰炸阿富汗，突然间我感觉到自己开始流血了。



最蠢的是，我已经没有了随身带卫生棉和必需品的习惯。我知道放学后哪怕多待一分钟都不安全，但我没法回家，一定会有一场大血灾，所以铃声一响，我就匆匆收起东西冲向洗手间。

我读的初中很旧，老式的日本厕所和美国的不同。便池在地上，你得蹲在上面而不能坐着。我蹲在那里，裙子撩起来，带血的内裤挂在脚踝上，此时我听到洗手间的门开了又关上。有人进来了。

我尽可能安静地卷了一些厕纸在手上，做成一块衬垫。一阵怪声，像是老鼠爬墙的乱挠声，从我隔壁的隔间传来。我僵住了。隔板一直隔到地板，所以你看不到下面。谢天谢地，但脱下内裤，光屁股蹲在那里听老鼠声音的感觉还是很可怕。没有什么让你感觉更易受攻击。我屏住呼吸。一切凝滞。我掀起裙子，弯下身子把衬垫塞进我的内裤。我又听到那种声音了，但这次从隔板上方传来。我听到有人窃笑，一抬头看到两部小手机的两条破线从隔墙两边推进来，正瞄准下方的我。我飞快地站起来，拉起内裤。

“噢噢！”一个声音喊起来，“拍得不错！”

手机一部接一部消失了。我放下裙子，退到隔间的角落里。

“好恶心！”有人说，“有血哎！她甚至不冲水！”

我靠在花砖墙上，环抱自己。我应该冲水吗？我应该尝试逃跑吗？如果我有一把来复枪，我会吞枪自杀。

“笨蛋！太模糊了！”

我从墙边弹起来，伸手去摸门闩。

“那不是模糊！那是她的阴毛！”

我打开门锁。他们就站在洗手池边，簇拥着玲子，正在对比自己的手机屏幕。我缩着脖子从他们身边挤过去，走向出口，但玲子像交警一样伸出了手。

“你去哪里？”她问。

“回家。”我说。

“我不这么想。”她说。

有人揪住了我的衣领，然后把我推到墙角。大辅正在用摄像机拍摄。三个大高个女孩把我按在地上，直到我被按趴下。地砖闻起来有尿和漂白剂的味道，贴着我的脸颊、很冰。我能感觉到有人的硬膝盖压在我的背上，把我钉死。

“绳子递给我。”

是他们策划好的。他们抓住我的手，然后把我的裙子掀起来盖住我的头，用一根跳绳把裙子像麻袋一样绑上，这样我就看不见了。他们抓住了我的脚踝让我没法蹬踢，然后他们扯下了我的内裤。

“喔，正中！”我听到其中一个说，“有血迹！有血迹价码更高！”

“好恶心！很臭耶。趁我还没吐把它丢进包里！”

“大辅，你这个笨蛋！你有没有在拍啊？我们需要视频。”

我的格子裙布袋里很黑，而且又热又湿，因为我在大喘粗气，而我的气息又出不去。我只能从裙子布料的编织孔里看到一丁点儿光和人影。有人在我的肋骨下面塞进一个脚趾，把我翻到正面朝上。现在人影移到了我的上方，冰冷的瓷砖贴着我的光屁股。他们在讨论由谁先来强暴我。他们决定让大辅来。

“交出摄像机，拉下他的裤子。”玲子命令道。

他们把我的腿分开，让他跪下，然后趴在我的身上。我能感觉到他干瘦身体的重量，他骨感的胯部顶着我。但他怕得要死，所以什么都干不了。于是他们把他踢开，我听到他跑了。他们开始谈论视频需要一个强暴场景，但大辅失败后，没人想试了，或许他们都害怕。我不知道。

“必须有人做。”

“她在流血啊，太恶心了。”

“你们这帮家伙真差劲。”

“好啊，那你做啊，玲子，会是女同场景呢。那更好。”

“笨蛋，我不是女同。”

我就躺在那里，纹丝不动，挣扎或尖叫都没有意义。他们人太多，而且没人能听见我喊，或过来帮忙。但其实真的无所谓，因为我在想着春树一号，他在给我勇气。他们可以毁掉我的身体，但他们无法摧毁我的精神。他们只是影子，我听着他们争吵时，觉得自己的脸部放松下来，舒展成一个微笑。我振作起我的“苏帕帕瓦”，很快人影只是蚊子了，在远处嗡嗡叫，只有你在意，他们才让人烦。

“嘿，”我听到有人说，“她不动了。”

“她不呼吸了。”

“太多血了。”

“糟了。我们得离开这儿！”

你还记得自己孩童时代装死的感觉吗？你和其他孩子在阳光谷家中的后院里正在打仗，突然间“砰”的一声，有人拿着一根棍子指着你然后开枪。于是你捂着自己的胸口，倒在地上。土地又冷又湿。你的敌人在看着你死，所以你得好好演，呻吟着捂住自己流血的心脏，但等你演完了，战争已经移到后院另一块地方了。

你躺在那里，感受着土地的凉气贴着你的脸颊、你的胸口、你的全身。你的膝下有了凹坑，是你刚倒下时压的。你颤抖。土地闻起来有泥巴、雨和草地化学品的味道。这让你头疼，但你不动。你不能动，因为你死了。

大家都去哪儿了？你在好奇。他们忘了我吗？

我还得在这里躺多久？

他们会不会在我的尸体旁玩耍然后回家？我要怎么知道游戏结束了呢？要是没人告诉我呢？

死了真无聊啊！

终于，你忍无可忍了，于是你翻身一滚，睁开眼睛，头顶是缀着白云的大大天空。你眨眨眼睛，对这一切半信半疑，以为自己可能真的死了。你慢慢地动动胳膊动动腿，然后……嘿！你没死！你松了一口气，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捡起你的枪，然后宣布自己又活了，跑去归队战斗。

那就是我的感觉，只不过我完全看不到天空，只有荧光灯管朦胧的光斑透过格子布料。洗手间和外面的走廊都很静，瓷砖依旧冰冷，我能感觉到黏糊糊的血贴着我的屁股。我慢慢地坐起来，用力挣脱我头上打结的布料，直到绳子松开，我从裙子里挣脱出来。洗手间明亮而空旷。我用牙齿咬开手腕上的绳子。手腕很疼，被某人踢过的肋骨也是，但我基本上没事。我弄湿了几张纸巾，回到厕所隔间里清洗自己，然后坐火车回家。

他们当晚把视频贴到了网上。我的一个同学用邮件把链接发给了我。手机摄像机的画面质量实在很差，噪点很多又晃得厉害，你其实无法很清楚地看到我的脸，这让我心存感激。但录像却清楚得可怕。我的手臂和头被裹在裙子里，光着腿乱蹬，你几乎可以说我看上去就是一只史前巨型鱿鱼，蠕动着从我的墨囊里渗出墨来，徒劳地想要迷惑我的捕食者。

视频旁是一个恋女内裤<sup>③</sup>的网站链接，变态们在那里竞拍我的血迹内裤。拍卖设定了一周时间，出价很快，但这次我对自己飙升的点击数没有一点儿满足感。我关上电脑，不忘清空缓存记录，以防爸爸碰巧好

奇。

我们还是只有一部电脑，所以我不得不和爸爸共用。有很长时间他不上网，但自从他开始对坠楼男疯狂迷恋后，他就一直在线。美国入侵阿富汗后就更甚了。他放下他的哲学家、他的虫子折纸，整日地追踪战争。这真的很不方便，因为我在处理这个高度敏感的恋女内裤事件，我不希望他在我监视内裤价格时偷窥我。这让我起一身鸡皮疙瘩。他会偷偷地站在我的身后，等着轮到他，直到最后我不得不叫他走开，让我有点儿隐私。但即便那样，他还是每隔五分钟就把头探进卧室。

“你用完就告诉我，好吗？”他说，直到最后我放弃了，让给他用，那样他就会一连占用几小时。妈妈问他在做什么时，他就骗她说在找工作。她紧抿着嘴唇，趁尖酸的话脱口而出前转身走开。他不相信他，我也不，因为我们两人都在查验他的浏览记录，我们看过他常去的网站。武器技术网页，战争博客，军友专区，半岛电视台。看起来像第一视角射击游戏的导弹镜头，只不过噪点多一些、暗一些。炸弹爆炸，大楼坍塌，殴打，尸体。

## 2

是我发现他的。

内裤事件过后我就不去学校了，但竞拍仍在进行中。我穿着我的校服离开家，然后去网吧，在那里我会换回便服。要是天气不好，我就待在那里观看竞拍，读读漫画，要么就坐火车进城逛商店，然后再换回校服，回家赶上吃晚饭。

天气变冷了，街道两旁的银杏树叶变成了金色。也下很多的雨，雨把叶子打到地上，它们一片片贴在湿漉漉的黑色沥青路面上，像是镀金的扇面。银杏树让我想起己子。树叶和果实被行人的鞋子踩碎，碾成黄色的污迹，看起来和闻起来都很像狗屎或呕吐物，我常常看得很心酸。

竞拍结束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沮丧还是紧张，因为知道某个让人作呕的变态很快就要为我的内裤欣喜若狂了。这种感觉不舒服，沉重、齜齜，又忧郁，于是我去了原宿的DIY手工店让自己开心一下。很幸运我去了，因为就是那次我找到了美丽的《追忆似水年华》日记本。我记得乘火车回家的路上很愉快，就好像只要拥有秘密日记，就能活下去。

但我刚用钥匙打开家门，我的乐观情绪就荡然无存了。我能根据气味辨认出出事了。公寓闻起来像发臭的银杏树，像周六清晨酒吧女醉醺醺地带着她们的约会对象回家走过的小巷，像垃圾和呕吐物。

我脱掉鞋子，快步走进厨房。

“ただいま……”我喊了一声。我提过“ただいま”吗？“ただいま”的意思是“就是现在”，你回到家门口时就这么说。就是现在，我在这里。

爸爸没应我，因为彼时彼刻，他不在。

他不在厨房，不在客厅。《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的第一卷躺在桌子上，电视机关着。这一细节我格外留意，因为他经常把电视调到CNN或BBC，这样就能了解到关于战争的最新大事。但屏幕空空，房间很静。他也不在卧室里。

我在厕所里发现他。他躺在地板上，面朝下躺在一摊呕吐物里，我真希望能告诉你我冲到他的身边去扶他，但我没有。我走进去，看到他，然后闻到臭味就要吐了。接着一个巨大的真空在时间中展开，一切都静止凝滞。我想我或许说了句“哦，不好意思”还是什么差不多的傻话，然后退出来，关上了身后的门。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死死地盯着门，就像是我撞见他在大便，看到了他的阴茎还是怎样。我无法解释。那感觉那么私密，他躺在那里。我只知道他不愿让我看到他那样，所以退到走廊对面，无力地靠在墙边，直到一屁股坐到地板上。

“爸爸？”我叫他，但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另一个遥远地方的人发出来的，“爸爸？”

他没回应。我的手机用链子挂在脖子上，所以我拨打了911，之后我记起日本的紧急电话是119，所以我又拨了一次，然后一直坐到急救车来。急救人员把他放在担架上抬走了。我问爸爸死了没有，他们说没有。我问他会不会有事，但他们不愿告诉我。他们不让我跟着他去。他们想叫个女警过来陪我，直到我妈妈回家，但我告诉他们我快十六岁了，习惯自己一个人待着。他们走后，公寓真的很静。我盯着手里的卡片，急救人员在上面写了他们把他带去的医院名字，但我不知道怎么乘车去那里。我拨通了妈妈的电话，但只能接通她的语音信箱，于是我试着留一条留言。

“是我。”

我憎恨对着机器说话，于是我挂断电话，改成给她发短信。

“爸爸吐晕过去了，他在N医院的T病房。”

还能说什么？

我口渴，去冰箱里倒了杯牛奶，但爸爸呕吐物的气味和牛奶的味道混在一起，我不得不把牛奶倒进水槽。牛奶在不锈钢上汇成一小汪浓稠的白色，顺着下水道滴下去，留下一层稀薄的膜。我拧开水龙头用水把它冲掉，然后清洗杯子，揩干净水槽。我以为自己或许可以顺便清理干净爸爸的污秽，于是我从阳台上拿了桶和抹布。味道仍让人想吐，于是我在嘴和鼻子上绑了一条干净的洗碗布，走进厕所。

呕吐物还算清澈，但有点儿泛黄，里面有融化的白色块状物，看起来像小冰糖。有个急救人员也注意到了这个。他戴上橡胶手套，从他的工具箱里拿出一把小刮刀铲了一整块，放进一个有塞子的管子里。

“你父亲在服用药物吗？”他问我。

我不知道。其他急救人员在努力地把爸爸用担架抬过狭窄的走廊。那人飞快地看了一圈厕所底座，然后看了看垃圾桶里面。

“你知道他都把药放在哪里吗？”他问。

我不想让爸爸有麻烦，所以什么也没说。

“这很重要。”急救人员说。

我指了指药柜，他打开了它，但里面除了日用品什么都没有：阿司匹林、创可贴、一些缓泻药和痔疮膏，还有一堆我妈妈的护发品。

其他医护人员把爸爸用轮椅推出了门。

“卧室在哪儿？”

我领他穿过走廊。窗帘是放下来的，所以房间里还挺黑。唯一的光源是角落里的电脑，我的凯蒂猫屏保把一切都染成了粉红色。泛着粉色的床垫放在地板上，整齐地铺开，就像有人刚刚上床，然后又起身，因为忘了关灯。泛着粉色的枕头旁是一个杯子，还有一个半空的水罐，以及一个安眠药的空瓶。急救人员把瓶子放进另一个塑料袋里，走向门口。他转身递给我这张卡片，然后靠近看我。

“你还好吗？”

“我还好。”我用不像我自己的遥远声音说话，努力对他微笑，但他已经出门跑过走廊了。

地板上的呕吐物已经干了一些。我回到厨房，从垃圾里翻出一个番石榴汁的空盒子，用剪刀剪开，然后用卡纸的边缘从地板上刮起黏稠物，甩进马桶。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足够多的警讯，知道自己在毁灭证据，但我不需要证据。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也知道只要我们假装这是一场意外，每个人都会更开心。傻爸爸。粗心的爸爸。容易出事的爸爸。然后我想起另一件事。

我把番石榴汁的纸盒放进一个垃圾袋，下楼把它丢进街边的垃圾



桶。我回到公寓后，锁上了身后的门。《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的第一卷躺在桌子上，但他很久以前就读完希腊篇了，所以我知道哪里不对劲。我在“苏格拉底之死”一章找到了塞在里面的字条，字写在我的暴力熊信纸上，整齐地叠了三次。我把它打开来。字条上没有署名，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本意是让我找到它，还是妈妈，还是我们两人，又或许他只是写给自己的。当时我不想去读，所以我把它折回去，放进我校服夹克的口袋里。

这是我的想法：如果我读了这张字条，而他已经死了，那么我就会知道这一次他是认真的，真的打算死掉，那就是我的错，错在对他太严厉、太苛刻。如果他还没死，那么读这张字条或许会让他死掉，那还是我的错。

根本没逻辑，但那就是我当时思考的东西，我知道无论我怎么做，都会觉得不够周密。我仍穿着我的校服。我进了卧室换上牛仔裤和帽衫，把字条换到我的运动衫口袋里，然后回到厕所做完清理。一周内两起肮脏的厕所事件。诡异。

妈妈从办公室打电话回来。她一直在开会。她让我讲述一下发生的事情，以及我到底看到了什么，然后她让我念出卡片上医院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她问我一个人行不行。

“当然。”我说。

“你饿吗？爸爸给你留饭没有？”

“我不饿。”我很可能永远不会再吃东西了。

“我到了医院打给你。等我。别出门。”

“妈？”

“嗯？”

我想告诉她字条的事，但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怎么了，奈绪子？”她的声音很紧张。她想快点出发。

“没事。”

我们挂断电话。我把字条从帽衫口袋里拿出来。或许我错了。它不是写给任何人的，或许它根本不是个字条。我打开它，上面有两句话，是爸爸奔放狂乱的笔迹，第一句话这样说：

**我若执着生命紧握不放，即使它已无以给予，那么我眼中的自己，就是自取荒谬。**

我认得这句话，是苏格拉底对他的朋友克里多说的，就在他喝下毒堇汁之前。克里多在拖延，想让苏格拉底撑得再久一些。他说的好像是：“何必这样仓促？还有大把的时间。为何不多留一会儿，吃点晚餐，和我们品上几杯酒？”但苏格拉底大概说的是：“算了吧。我可不想像个白痴。让我们速战速决。”他就是那么做的。爸爸真的很喜欢那个故事，他在一个下午讲给我听过。他对这个故事如何例证西方思想有一些理论，但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只记得他把“克里多”发音成“酷利多”，我喜欢它的音调。就像一块饼干裂成两半，又像草丛里的蟋蟀。

第一句话的下面是第二句：

**我若执着生命紧握不放，即使我已无以给予，那么他人眼中的我，就是自取荒谬。**

一个可怕的念头当头棒喝。我回到卧室，凯蒂猫在屏保上对着我发着粉光，但等我唤醒电脑后，凯蒂猫就消失了。我盯着的是恋女内裤变态网站上出售我内裤的页面，我忘记清空网页浏览器的缓存了，他一定看到了。竞拍已经结束，一个名叫“萝莉控73”的人赢了。我看着竞拍记录，它到达峰值后变平，但在最后一小时，一个名叫“C. 英白拉多”的新竞拍者横空出世，然后是一阵抬价和反抬价的激烈波动，还剩两秒的时候，“萝莉控73”击败了“C. 英白拉多”的最后出价。

“萝莉控73”骄傲地拥有了我的内裤，“C.英白拉多”输了。我走到洗手间趴在马桶上呕吐，但至少我干干净净地吐在了马桶里。

回到卧室，字条依旧躺在书面上，是我留在那儿的。我把它捏起来，在手里揉成一团丢到房间另一边，但它在沙发上弹开落在了地毯上。我希望它是石头或是炸弹。我希望它在我们家的客厅正中炸出个大洞来，把整栋傻×大楼夷平。但我没有炸弹，于是我举起《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第一卷，朝阳台玻璃门扔去。这是一本厚书，但玻璃很结实，书也弹开了，正面朝下落在地板上。这更让我发狂，于是我再次举起它，只不过这一次在投掷之前我拉开了滑动门。我看着希腊学者们扬帆驶过阳台栏杆，纸页振抖得像最后一只始祖鸟的内羽，我感到一阵极大的慰藉。我侧耳倾听了似乎许多个刹那，等那微小的一声“砰”响起。

“嘿！”

我呆住了。声音从楼下的街上传来。

“嘿！别躲了！我知道你在上面！”

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听起来不太生气，所以我走上阳台，探过栏杆偷偷往下看。一张漂亮的圆脸正看着我，是住在附近的一个酒吧女，我认出她去过公共浴池。她一直对我挂着笑脸，现在她也认出我了。

“噢，是你啊。”她说。她的手里捧着书，“你掉下来的？”她看起来没受伤，所以我点点头。

“你得小心点，”她说，好像没什么事，“你会砸死人的。”

“对不起。”我的声音还是不太对劲，所以我不知道她听到没有。

“我就把它放在这儿了，行吗？”她把它搁在隔开人行道和大楼的煤渣砖矮墙上，“你最好下来捡走，不然被别人拿走了。”她看了看书名，“呃，或许不会有人拿。不管啦，我就放在这儿了，行吗？”

“谢谢！”我咕哝一声，但她已经拐过转角消失了。

他们给爸爸洗胃，确保把所有的药片都洗出来。最后他还是没死，其实离死差太远了。妈妈从医院回家，告诉我他会没事的。我没跟她提苏格拉底篇里的字条。

爸爸出院后，我们全家坐在客厅里又做了一次贴心谈话，或许你可以称之为家庭事后报告。爸爸迟钝地发言，就像他记得自己的台词，却不相信它们。他对我道歉。他说是一次意外，他太累了，但睡不着。他记不清自己吃了多少片安眠药。不会再发生了。他没提字条，也没提竞拍。

妈妈仔细地看着他的表现，等他说完了，她看上去那么释然。“当然是意外啊，”她说，向我呼吁，“我们都知道的，不是吗，奈绪？”

她转向爸爸，开始责备他：“傻爸爸！你怎么能这么大意？从现在开始，奈绪子和我会替你保管所有药品，如果你需要吃药必须问我们。对不对，奈绪酱？”

别把我拖下水，我心想，但我只是扯着自己分叉的发梢点点头。我无法忍受直视他们两人。事后报告结束后，妈妈去睡觉了，我递给爸爸一张暴力熊的信纸，整齐地叠了三次。它看起来和他的苏格拉底字条一模一样，他脸色变白，嘴像死鱼一样张张合合。

“你最好读一下。”我说。

他展开来读，两句话。他读完后，点点头把它重新折好。“是的，”他说，“你说得对。”

这是我的第一句话：

**你的舅舅春树一号不会像这样一直搞砸。**

这是第二句：

**如果你打算做什么事，请妥善做好。**

有时你就得说出自己的想法。

那一晚，等我的父母都睡着后，我拿了一把剪刀和一把电动推刀溜进洗手间。电动推刀是我妈妈买来给爸爸理发用的，那时他还在乎仪容仪表、个人卫生和找工作之类的事。在洗手间的冷光里，我大把大把地剪掉自己的头发。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全部剪完，直到短到能用推刀。我给电动推刀通上电，打开。太吵了！我飞快地关掉，竖起耳朵，但卧室里没有声响。于是我关上门，把推刀包在一条毛巾里来压低电机的声音。等我推完后，我把自己的长发清理干净，把它们放进纸袋藏到垃圾里，然后用厕纸抹干净洗手池，套上帽衫遮住我的光头，爬回床垫。感觉太怪了，我总是忍不住伸手去摸自己的头。

剩下的夜晚我都在自己的被子下面坐禅，等天色一亮，我就穿好衣服离开了公寓。我在校服夹克里面穿着帽衫，这是彻底违反规定的，但我得藏好我的光头。因为时间还太早，我从自动售卖机里买了一罐热咖啡，走到寺院花园的石凳上坐下，消磨时间。僧人出来耙碎石。他抬眼一瞥看到了我。或许他明白我的帽衫下的秘密，因为我们彼此交换了一些什么，然后他对我点头示意。我把咖啡罐在长凳上放好，站起来拉下兜帽，然后对他鞠躬，是正式的佛教鞠躬，双掌合十，像己子教我的那样有模有样，深深一鞠躬。等我直起身来，我看到他停下耙地，也在正式地向我鞠躬。那让我感觉良好，这也是我非常喜欢僧人和尼姑的缘故。他们懂得如何彬彬有礼地对待每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多么不入流。

我一直等到确定最后一次铃声敲响，然后一路小跑去学校。操场上没人。我轻巧地溜进空荡荡的走廊，悄无声息的，像个鬼，最后走到教室。鉴于我仍然无法穿墙，我就猛然打开大门。老师正在点名，但我顾不上为打断他或迟到道歉。玲子的几个喽啰看到我时开始窃笑，我听到“竞拍”“内裤”和“底线”这几个词。我猜测班上每个人都听说了内裤事件，过去几天都一直在关注竞拍。这是一起全班策划的事件。

但我不理会嘀咕声，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或许是我夹克下面的帽

衫透露出异样信号，或许是我笔挺的姿势像个开赴战场的士兵，又或许是我的“苏帕帕瓦”对他们施了魔咒，让他们呆若木鸡，他们一个个都闭嘴了。我走到自己的桌边，没有坐到椅子上，反而踩了上去然后爬上桌子。我站在桌上，高大正直。等每个人都看过来时，我翻起了兜帽。

一阵喘气声环绕教室，寒战冲上我的脊柱。我闪亮光头的“苏帕帕瓦”亮彻教室，光耀世界。一枚明亮的灯泡，一座灯塔，向这世上各个阴暗的裂缝射出光束，亮瞎我敌人的眼。我握紧拳头放在胯部，眼看着他们战栗，看他们抬起手臂遮挡眼睛，避开来自我的强光。我张开嘴，一声尖利的呼喊像鹰一般从我的喉头一飞冲天，地动山摇，响彻宇宙的每个角落。我看着我的同学们用手堵住耳朵，看到血从他们的指缝汩汩流出，因为他们的耳膜已被震裂。

然后我停下了。为什么？因为我怜悯他们。我爬下桌子，走到教室前面，转身面向老师，然后鞠躬，双掌合十，然后转向我的同学们，也对他们鞠躬，像模像样地深深鞠躬，然后离开了教室。已经可以离开了，我甚至觉得有点儿难过，因为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再回来。

### 3

我爸爸已经非常擅长不拿正眼看我。在我剃完光头，用我令人敬畏的“苏帕帕瓦”击败了我的同学们回到家以后，接下来一整天里我就一直在等他注意到我没头发了，但他就是没有。妈妈当然马上注意到了。她当晚一走进门看到我穿着帽衫，就抓狂了，命令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我跳过整个内裤事件，只是宣布我要退学出家去当尼姑。我有一半当真。一部分的我真的想那么做，去老己子的寺院报名，开始一辈子参禅、打扫和腌泡菜的生活。

没门儿，妈妈说。离家出走我还太嫩，我必须先去读高中。大错特错。她应该放我走的，但我们却吵了三天。最后，我同意参加即将来临

的入学考试。这对我无关紧要，因为我知道自己进不了任何好学校，但我答应她我会试试，至少能让她别再烦我。

同一周在公共浴室里，我看到了差点儿被我用《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砸到的酒吧女，即使我没有头发，她也马上认出了我。她非但没像大多数人那样转移目光，还眯起眼睛打量我，最后她点了点头。

“很可爱，头型不错。你的脑瓜很漂亮。”她说。

我们坐在浴缸里，脖子后仰，在起雾的镜子里，我能看到自己光滑的大白脑袋，从雾气蒸腾的水面冒起，像颗白煮蛋。

“我他妈的一点儿不在乎漂不漂亮，”我告诉她，“我是超级英雄。超级英雄不需要漂亮。”

她耸耸肩：“好吧，我不懂超级英雄。但漂亮也没有害处吧，不是吗？就一点儿漂亮也不行？”

我猜没有。“我妈妈抓狂了，”我告诉她，“她想让我去买假发。”

她点点头，伸出她漂亮的胳膊，看着水珠从她曼妙的指尖滴下来。“好吧，我带你去。我知道一个好地方。”

我又没问她。

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芭贝特，这不是典型的日本名字。芭贝特以前不叫“芭贝特”，在那之前，她在一家浅草的夜总会里做小姐时叫“香织”，之后她睡了妈妈桑的男朋友被炒了。反正她也厌倦了夜总会生活，她说。老顾客都太黏人，太懦弱了。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芭贝特”，在“菲菲的可爱围裙”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菲菲”仍可爱而非寂寞时，那里是个愉快而有朝气的工作场所。

芭贝特的人生激情就是角色扮演，在“菲菲”，她可以穿上她漂亮的小衬裙、小围兜、长筒袜和蕾丝。当她精心打扮上班时，她看起来就

像一个花哨的纸杯蛋糕，装饰着杏仁蛋白软糖花朵、亮片和糖霜甜心，甜美可人，让你恨不得把她一口吞下。但别被蒙蔽了，芭贝特毫不柔弱。

既然我已经不去学校，白天我就没什么事可做，于是我们约好时间，搭车一起去秋叶原。

“我喜欢和你一起搭车，”她说，“大家都在看我们。我们可以给你买些漂亮的流行款。你要是穿得好一点儿，再加上可爱的光头，看起来会很有范儿，或许你应该穿成尼姑的样子，噢不对，等等，扮成洋娃娃！对，戴一顶蕾丝小软帽，你看起来就是个漂亮的光头小娃娃。噢，小甜甜！”

“你的任务是帮我搞一顶假发。”我提醒她，但心里暗暗高兴。

秋叶原的意思是“秋天树叶的原野”，但原野和树叶都被电子商店取代了，现在人们叫它秋叶或者电子城。我以前从没去那里逛过，我以为那里是漫画御宅族和像我爸爸那样的废物怪叔叔钱花光后卖电脑硬件的地方，但我完全错了。秋叶原很狂野，又出奇地赞。你走过这些窄巷和购物街，两旁都是商店和小摊，电路板、DVD、变压器、游戏软件、恋物癖小道具、漫画人偶、充气娃娃，还有装满了电子产品、假发、小女仆装和女学生灯笼裤的箱子，都扑出来了。在任何地方，你都能看到亮丽的动漫海报和巨幅广告从楼顶挂下来，都是巨大的萌妹子图片，忽闪的大圆眼睛和小孩的游泳池一样大，巨大无比的肉感乳房从她们的银河超级英雄改良服装里鼓胀而出。你只能听见游戏中心疯狂的“锵！锵！锵”声，柏青哥店里的“砰！砰！砰”声，大喇叭尖叫着的店铺的限时优惠，还有街上的“法国小女仆”们在宅男经过时的大声叫喊。这里完全没有原野，也没有秋叶。

芭贝特领着我挤过人群，她抓着我的胳膊，这样我就不会分神或者走失。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傻瓜游客，像美国人一样合不上嘴，这让我想起凯拉。我已经有一百万年没想起她来，突然间我希望自己能让凯拉在



秋叶原电子城里现身，就是为了让她的硅谷小脑瓜震惊。我完全能够爱上东京的这一面，已经等不及要找到一顶假发了——当时我心里想的是一顶超直的粉色长发，就像《交响诗篇》里的安妮·莫奈——或许还要一套能让我融入此情此景的可爱服装。就在那时我们刚好走过一间DVD商店的橱窗，里面堆放着一排排的平板电视，音色不佳的格斗音乐从喇叭里轰出来，标题冲出屏幕时烟花绽放。昆虫角斗士！然后格斗广播员尖叫，接下来是，直翅蟋蟀对阵螳螂！

我们停下来，观看一只怪物蟋蟀把一只浅绿色的螳螂摔进玻璃容器的角落里。画面在每个屏幕上重播，摄像机捕捉到每个微观的细节。

**看看那强健的螺栓割刀般的嘴巴啊，把那只螳螂的眼睛嚼碎了！把它的薄纱翅膀磨成粉吧！**

蟋蟀把螳螂的头揪下来后，搏斗结束。

**胜者是……直翅蟋蟀！接下来是，鹿角虫对阵黄蝎子！**

灰白色的蝎子用它的螯把鹿角虫掀到了空中。甲虫暴跳，背着地落下，暴露出它的内侧。蝎子分节的尾巴卷起来，发起它恶毒的一蜇。死守！死守！黄蝎子蜇刺啦！鹿角虫哆嗦了，在空荡荡的小玻璃容器里，它无处可躲，细腿在空中扭动扑打着，最后不再动弹。鹿角虫看样子输了，没错，它要死了，它要死了，它……死了！

霓虹色的标题在屏幕上一闪而过。黄蝎子胜！

我开始哭。

我没开玩笑。直到那时都没有什么能让我哭。无论是我们的钱输光了，把我从阳光谷的美好生活搬到日本的糟糕垃圾堆，还是我疯狂的母亲和我有自杀倾向的父亲，我最好的朋友抛弃我，甚至连续几个月的霸凌，都不能。我从没哭过。但不知为何，看到这些愚蠢的虫子撕裂对方却让我难以承受。太可怕了，但绝对不是昆虫，是那些以为这看起来很有趣的人类。

我蹲在楼边，环抱自己大哭。芭贝特给我站岗放哨，一边拨弄着她围兜裙摆上的网眼蕾丝，一边用她的指尖轻拍着我没有头发的头皮，就好像她在挑西瓜或者练习音阶。用我的内颅感觉，她的指尖就像从我的脑壳上弹开的雨滴。过了一会儿，她点起一根香烟开始抽，等她用厚底靴的六寸鞋跟把它踩灭时，我已经没事了。

“对不起。”我说。

“没事。”她说。她检查了我的脸，然后开始翻她的手袋，“你是超爱虫子还是怎样？”

“那倒不是。我爸爸爱虫子，他喜欢用纸折虫子。这是他的一项爱好。”

“真怪。”她抽出一张纸巾，从我的脸颊上擦掉什么东西，“他的其他爱好呢？”

“自杀。”

她把纸巾递给我：“嗯。好吧，听起来他应该不太善于此道，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他玩虫子更在行。”我擤了把鼻涕然后把纸巾塞进口袋里，“他在昆虫折纸大赛上凭他的飞行鹿角虫赢了三等奖。”

“好棒。”她说，“你一定很为他骄傲。”

“是啊。”我说。有一刻我真的是。

“你现在能逛街了吗？”

“当然。”我说，跟在她身后。

我们买了顶可爱的小针织帽、一顶及肩假发、一条蕾丝衬裙，还有一双大象袜，然后她领着我去“菲菲”和女仆们见面。芭贝特只比我大几岁，但她就是知道怎么照顾我，让我舒心。

# 露丝

## 1

“那个芭贝特好像挺酷的。” 奥利弗说。

“她给奈绪当朋友似乎不错啊……” 他说。

“她终于有人可以倾诉了，真好……” 他说。

“我想去秋叶原……” 他说。

“虫子的事很虐心。”

她合上日记，摘掉眼镜，都放在床头柜上。她把猫从自己的肚子上推下去，关上了灯。“晚安，奥利弗。” 她说，转身背对他。

“晚安。” 他答道。猫窝在他们两人中间的空隙里，睡着了。他们沉默地并肩躺着，几千个刹那过去了。

## 2

“我说错话了吗？” 他对着黑暗抛出问题。

她可以假装睡着，也可以回答。“是的。” 她说。

她几乎能听见他的脑筋在转。“哪里？” 他最后还是问了。

她对着远处的墙壁说话，努力波澜不惊。“对不起，” 她说，“但我只是不理解你。女孩被攻击了，绑起来差点儿被强暴，她的视频被放在色情网站上，内裤被拍卖给某个变态。她可怜的父亲知道了这件事，

非但没有挺身帮她，反而在洗手间里自杀，还要等她来发现——听完一切的一切，你唯一能说的就是芭贝特挺酷？虫子的事虐心？”

“噢。”

又有几百个刹那过去了。

“我懂你的意思了。但她能交到不错的朋友是好事啊，不是吗？”

“奥利弗，芭贝特是拉皮条的！她不是在对奈绪好，她是在招她入会。她在那间可怕的女仆咖啡厅里做‘援交’生意。”

“真的？”

“是。真的。”

### 3

他听起来由衷地诧异：“所有的女仆咖啡厅都那样吗？”

“你的意思是，都是妓院？那倒未必。但这间是。”

他思考了一会儿：“嗯，我猜我可能看错芭贝特了。”

“是的。你错了。”

“但奈绪的父亲不是没有试过帮忙。”

她怒不可遏了，坐起身打开灯。“你他妈的在逗我吗？”她说，用力的一拳落在蓬松的被面上，“他得知变态网站后就服药自杀了，他到底帮上什么忙了？”

他没看她，不然他能看到她本人比她的声音更加愤怒，那样或许他会让步。猫知道。露丝一捶被面，佩斯托就跳下床跑出房间了。他们听到猫洞“砰”的一声关上，它溜进外面夜晚的安全地带了。

奥利弗盯着天花板，捍卫自己的观点：“他真的尝试帮忙了。他在

出价，他努力想赢下竞拍，最后输了不能怪他。”

“什么？”

“出价啊。”他表情疑惑，“竞拍她的内裤。你没看出来吗？”

“你从哪儿知道的？”

“C. 英白拉多，那个输掉竞拍的人。那就是他啊，是奈绪的父亲。”

她听着这话，觉得脸上一阵燥热。

“细身帝王虫，”他说，“你不记得了？”

她不记得。

“是鹿角虫的拉丁名字，”他解释说，“他用纸折的那只虫，是一只飞行的细身帝王虫。他在昆虫折纸大赛中凭借它赢得第三名。”

她当然记得那件事。她只是想不起拉丁名字，而她恨的是他能想起来。她恨现在这样。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说话，解释一切，就好像她是个低能儿，或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还是怎样。他以前就用这种语气对她母亲说话。

“奈绪马上就认出了拉丁名字，”他说，“所以她才那么沮丧。她看到自杀字条的瞬间就明白了。‘我若执着生命紧握不放，即使我已无以给予，那么他人眼中的我，就是自取荒谬。’她父亲指的是竞拍，奈绪明白了，所以她才去查看电脑。那就是我的理论。”

她恨他有自己的理论，以及他自以为是的腔调。

“他已经出不了价了，你懂吗？在竞拍中，所以他才输了，而且他不愿显得荒谬——”

“我懂。”她打断他，“太恶心了。他在竞拍自己女儿的内裤。什么样的神经病才会竞拍自己女儿的内裤？”

奥利弗一脸惊讶：“他只是在努力挽回啊，不让它落到别人手里。他不想让某个变态买下来，他又不是为了自己。”

“你怎么知道？”

“喔，哇。你疯了。你要是那么想的话，你就是神经病。”

“多谢。”

“我是说，那个人或许的确是废物，但——”

“好吧，我猜你一定懂他。”

## 4

话一出口，覆水难收。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说我疯了，你叫我神经病，我很生气。”

但太迟了。她看着他的蓝眼睛放下帷幕，好像立起了一堵墙，他把自己柔弱的部分藏在墙后。他说话时，声音变得遥远、疏离。

“他不是变态。他只是爱她。”

她又一次关上灯。要弥补已经太晚了。她对着黑暗说话：“如果他爱她，就不该再次自杀，要么就做得更像样点。”

“我肯定他会的。”奥利弗静静地回答。

## 5

他们不常吵架。两人都不爱争吵，而且都有各自尽量不去触及的禁区。不能拿她的记忆力来刺激她，他再清楚不过，而她很明白不能叫他废物。

他不是。他是她认识的人当中最聪明的一个，一个自学成才的人，他用他的头脑为她开启整个世界，为她敲开这颗宇宙蛋，向她展现她独自一人无法留意到的事物。他做了几十年的艺术家，但仍出于原则自称外行。他对植物学有痴迷的爱好：种植、嫁接，以及种间培育。他会从果园扬扬得意地回来，高喊：“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因为他成功地搞到了一棵稀有树种的幼芽或者一段树枝来嫁接。他在自家窗台上种活了仙人掌，用一把貂毛小刷子从雄性仙人掌上收集点点黄色粉末，然后温柔地把它们转移到雌花上。他为他的布纹球制作网格小帽子，就像受罚时戴的高帽，把它扣在雌球的圆脑袋上，用来拦截喷向空中的受精种子。

在他还没生病、他们没搬来岛上前，他常能得到资助金和偶尔的地景布置艺术佣金，同时靠教书和做演讲来补贴他们的收入。他们搬家后，他仍然继续他的艺术实践，即使生病时也是。他写论文，远程参加艺术活动，并且发起“新始新世”这样的项目。他南下温哥华打造了一片名叫“生产资料”的都市森林，在那里种植树木供本地艺术家使用。无论他们去哪里旅行，他都收集种子和插条：布鲁克林贫民区的棕榈树、马萨诸塞州的水杉、纽约布朗克斯区人行道上的银杏，这是一种中国的活化石。“9·11”前在崔弗里斯，他才收集了山楂根茎，往上面嫁接了一棵欧楂。

“这是我最大的胜利。”他说。她做饭的时候，他坐在楼梯上给她追溯欧楂的历史，这种像苹果的果实在腐烂时食用最佳，尽管它们气味熏人，不容混淆。

“有点儿像抹了糖霜的婴儿便便。”

“很好。”她把鼠尾草搅进汤里。

“它们被大肆污蔑，”他说，“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人管它们叫‘裂屁股果’。法国人叫它们cul de chien，狗屁眼。莎士比亚用它们来比喻卖淫和肛交。你那本《罗密欧与朱丽叶》呢？”

她让他自己上楼去她办公室里拿埃文河畔的莎士比亚，片刻之后他就回来了，腿上放着一本大部头，他大声朗读一段文章：

爱若是盲目的，就无法击中目标

现在他该坐在欧楂树下

渴望他的情妇如那种果实

女仆们私下谈笑时，称之为欧楂果

“是茂丘西奥在取笑罗密欧，说他没搞定朱丽叶。”他告诉她。

她把煤气炉关小，盖上汤锅：“你从哪里发现这种东西的？”

他给她讲他找到的欧楂狂热爱好者的网站，他从那里看来自莎士比亚的引证。他在精读约翰·泰维纳绅士一六〇〇年在伦敦出版的《鱼和水果的相关实验法》时，萌生了嫁接欧楂和山楂的想法。

“这本书是那位绅士对鱼塘和果树的观察，”他期盼地说，“我也想出版一本那样的书。”

他是她遇见过的最不自我的人，也没什么野心。他的地景艺术布置项目与“生产资料”项目一样，他认为只有他本身从中消失，才算成功。

“我想让观众忘记有我。”

“为什么？你不想为自己的作品邀功吗？”

“那不是重点。这跟任何功劳体系无关，与艺术市场无关。经过几年的收获再生，等所有的小聪明和技巧都消失殆尽，人们开始把它作为氛围来体验时，这个作品才算成功。我作为艺术家或园艺顾问的所有余晖都会退去，都不再重要。那时作品才开始变得有趣……”

“怎么个有趣法？”



“它变得超出艺术，成为视觉潜意识的一部分。变化已然发生。它是新的常态，事物本就如此。”

那么，根据他自己的准则，他的作品是成功的，但他越成功，就发现自己越难以维生。

“我永远成不了行业巨头。”有一晚他们在检查自己的财政状况，想办法支付账单时，他感伤地说，“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无稽之谈，如果我想要个行业巨头，我就嫁给那样的人了。”他摇摇头，戚戚然：“你在爱情花园里挑了一颗柠檬。”

# 奈绪

## 1

有时我坐在“菲菲”这里给你写日记时，发现自己在对你好奇：你长什么样，你有多高，你多大了，你是女还是男。我好奇自己如果在街上走过你身边，是否能认出你。据我所知，你可能现在正坐在我对面的几张桌子开外，尽管我不太相信。有时我希望你是个男人，这样你就会喜欢上我，因为我很可爱，但有时我希望你是个女人，因为那样你就更有可能理解我，即使你不会那么喜欢我。大多数时候我觉得那无关紧要，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男人，女人，就我本身而言，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一种性别，有时我觉得自己更像另一种性别，大多数时候我觉得处于中间地带，尤其是在我的头发被我剃光后第一次长出来时。

有一个关于中间地带的好故事。芭贝特给我安排的第一次约会是和一个人，在一个著名广告公司工作的男人，你很可能知道这家公司，但我不能提它的名字，因为我不想被起诉。他有大把的钞票、西装和手表，让人垂涎，都是最好的阿玛尼、爱马仕之类的。芭贝特说她觉得我们能合得来，我们会是完美的一对。那是我的第一次，芭贝特帮我选择了。我会叫他龙，因为他有钱，但也很彬彬有礼，有绅士风度。他问我想不想先出去吃晚餐，但我太紧张了，觉得自己可能会吐出来，所以告诉他我只想赶紧做完了事。他带我去了涩谷爱山一个不错的酒店，开了一瓶香槟，然后脱下我的全部衣服。我们一起洗了个澡，他把我灌得不轻。他老是亲我，直到我开始恼火，我告诉了他，于是他不亲了。他给我洗遍全身。他足够礼貌，没有就我的小伤疤发表任何意见，也没因为它们要求退钱。

之后，他帮我擦干身体，带我到床上，那时我才吓蒙了。我是说，那是我的第一次，我吓坏了，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如果他是个人渣，一下把我推倒，草草了事，很可能我就进入我在冰山里的安静处所了。我可以从那里逼走这个世界，甚至很可能不会注意到他对我做的事情，也不会有任何感觉。

但龙不是人渣。他人非常好也很温柔，但我太紧张了，就好像在设法用早餐香肠推开一扇玻璃窗——就是推不过去。每次他尝试放进去，我就开始颤抖，无法停止，突然间悲伤汹涌来袭，像海浪劈头盖脸地打来。或许是香槟让我伤感，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我以为是个彻头彻尾的浑蛋的人却不是浑蛋，而是个非常好的人。他花了这么多钱和我约会，就在他希望享受美好的处女性爱时，他手上却是一个有着无法穿透的处女膜的在绝望哭泣的学生妹。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就好像这些天来我只会哭，先是因为愚蠢的昆虫大战，现在又这样。

他太绅士了，无法在我哭泣时强迫我。他从床上坐起来，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走到他铺着西服的椅子旁，从口袋里拿出一条压紧的美丽的亚麻手帕给我擤鼻涕，然后因为我在发抖，他拿来他的衬衫，披在我的肩上。面料那么柔软丝滑，我还没反应过来，手就已经伸进袖管了，于是他帮我扣起扣子。接下来是他粉色的丝绸领带，他帮我打了一个可爱的温莎领结。然后是他的裤子，然后是西服外套。等我全部穿上他的衣服时，我已经不哭了。他拉着我的手带我走向镜子，把我转了一圈又一圈来欣赏镜中的我。

我穿着他的西服很美。他只比我壮一点儿、高一点儿，说实话我们没太大差别。我摘掉了我的假发，下面的脑袋看起来毛茸茸的，他说他喜欢。他说我看起来像个美少年，但其实我比任何男孩都可爱。真的，我发誓我会爱上我自己。他站在我身后，赤身裸体，他的手绕到我的胸前口袋里，掏出一盒烟。他取出两支来，放进嘴里，然后用还没有一根火柴大的典雅的白金打火机点燃它们。他把一支烟放在我的唇间，然后

回到床上抽着另一支看我。还好我抽过爸爸的几口烟，所以我知道该怎么抽。我把头歪向一边，在镜子里端详自己。我让烟从我的嘟嘟嘴唇间飘出来，双唇又红又肿，是刚才我们那么多亲吻弄的。我从眼角能看到镜子里的他。他躺在床上，抽着他的烟，我能看出来他真的兴奋了。我转身，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香槟喝下去。然后我捻灭了我的烟，朝床走去，爬到他的身上。

“闭上眼睛，”我说，“假装你是我。”

他闭上眼睛，让我亲了他一会儿，然后他伸手解开他粉色丝绸领带的温莎结，解开他衬衫的纽扣。他拉开他西裤的拉链，拉下他的西裤，把裤子踢开，当我跨坐在他的腿上时，身上仍穿着他的衬衫。

事后，我们躺在一起，他又点着一支烟，问我想不想来一支。我告诉他，不了，谢谢。然后他问我刚才还可以吗，我说当然，谢谢关心。我的意思是，那很不错了，对不对？我打赌很多男人根本懒得问。

“疼吗？”他问，我告诉他有一点儿，但我不在乎，因为我的痛点非常高。他微笑，告诉我我很有趣。

“话说回来，你多大了？”他问。我正准备说十五岁时，突然间我记起来了。

“十六岁，”我说，“我十六岁。”

他大笑：“你的语气很惊讶啊。”

“是惊讶，今天我生日。我差点儿忘了。”

他说他很抱歉没有礼物送给我，然后给了我他光滑的小打火机。之后我们又约会过几次，我们总是用同样的方式做，我穿着他的西服。有一次，我让他穿上我的校服，但他看起来太荒唐了，凸出的膝盖从褶裙下面顶出来，让我气不打一处来，很想揍他，我揍了。我穿着他漂亮的阿玛尼，一套正式的西服，他顺从地站在我面前，穿着我的裙子和水手

服，目不转睛地盯着地板。他消极的态度让我更加生气，我越是暴怒，就越想狠狠地揍他。我扇他耳光，扇到自己快要歇斯底里了，等他抬起眼睛来时，眼底满是悲伤和对我的怜悯。我以为自己或许会杀了他，但当我的手再一次挥向他时，他抓住了我的手腕。

“够了，你不过是在伤害你自己。”

我戴着春树一号的空兵手表，表带上的老金属扣嵌进我的手腕，就在他握的地方。他脸上的皮肤红彤彤的，泛着怒火，我把另一只手放到他肿胀的脸颊上。

“对不起。”我说，开始痛哭。

他把我刺痛的手掌拉到他的唇边，亲吻它。

“我原谅你了。”他说。

他真心喜欢春树一号的空兵手表，有一次他问我愿不愿意用它来交换他的劳力士。劳力士里面有真钻。我稍有心动，但我当然拒绝了。

## 2

有时我们做完爱后，龙只想躺在床上，喝喝人头马，看看电视里的色情片，我则会穿上他的西装，到处转悠。有时我甚至离开酒店，只要确保我走在我们房间的这一边，那么如果他刚巧张望的话，就能从窗口看到我。他喜欢那样。

我多数时候走在阴影里，只是懒散地乱逛，享受做个男人的感觉。有时我从他的口袋里抽出一支烟来，用白金打火机点着。打火机里也嵌有一颗小钻。龙是个很有品位的人，纤细的钻石打火机，漂亮的西服，但他抽柔七星，这可不是什么有品位的香烟牌子。老实说，它们抽起来就是垃圾。下一次我要记得找个抽登喜路，或者至少也要抽云雀的男朋友。

如果晚上不算太晚，有时我会发短信给寺院里的老己子，但我觉得告诉她发生的事情会有点儿怪。我几乎不再坐禅了，所以我们其实不再处于同一频道上，我们其实也不在同一时间表上了，因为她早早上床，而我在约会，所以我睡得很晚。真可笑啊，时间竟然可以决定你与某人是否亲近，比如我搬到另一个时区后，凯拉和我就不再是朋友了。我好奇如果凯拉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她会说什么。或许她会觉得我很可爱，跟我搭讪。有时在街上就会发生这种事，如果我一直躲在阴影里的话，女孩们会以为我是个牛郎店(4)里的牛郎，试着对我放电，我得趁她们发现我是个女孩前赶快逃走，以免她们大发雷霆，以为我在捉弄她们而大打出手。

你不能真的把龙称作我的男朋友，不是那样的。我们约会了快一个月，但当我的头发开始长长，他就人间蒸发了。我真的开始爱上他了，我也没什么经验，所以当他不再打电话给我时，我觉得我的心都要碎了。我一直缠着芭贝特问她有没有他的消息，可她说没有。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芭贝特为很多女孩牵线。她只是耸耸肩，说我一定做错了什么事，但除了我打他的那一次，况且那次他也原谅我了，我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从那以后我就在“菲菲”闲坐，闷闷不乐地听着埃迪特·琵雅芙和芭芭拉，拒绝再去和任何人约会，直到芭贝特终于忍无可忍。她说我不应该这么自私，我应该感激她为我的第一次安排了这么善良的好人。然后她告诉我，要么振作起来，要么走人，还威胁说要把我的桌子腾给一个更快乐的女孩。

### 3

不是我不感激她。我真心感激。她是我唯一的朋友，如果我不能待在“菲菲的可爱围裙”，我还能去哪儿？我的家庭生活是一场灾难。妈

妈在出版公司里升职了，现在是个编辑，这意味着她得玩命加班。爸爸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在为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自杀做准备。之前，他经历过“假装找工作”阶段，然后是他的蛰居阶段、伟大思想阶段，以及昆虫折纸阶段。你可以说至少他对自己的精神错乱还饶有兴趣，全情投入。在夜行阶段和坠楼男阶段，他的疯狂都有焦点，能够让他不至于崩溃。但这一次不同了。他从没有这样抑郁过，就好像他最终真正对活着丧失了兴趣。他避免与我和妈妈有任何接触，这在一个两居室小公寓里需要技巧。他假装我们都是透明人，死死地黏住电脑屏幕。但有时，如果我刚巧在狭窄的过道里碰上他，和他对视上，他的脸就会抽搐，开始因为沉重的羞耻感而扭曲。我不得不别开脸去，因为我看不下去那张脸。

爸爸和我仍在合用电脑。一天我在搜索他的浏览器缓存时，无意中  
发现他链接过一个在线自杀俱乐部。他交了几个朋友，看上去是这样，他们在闲聊，制订计划。

多么可怜！你一个人做不来，就去找陌生人来抓着你的手？更糟的是，他的一个俱乐部伙伴还是个高中生，他竟然不害臊地劝她放弃自杀。我找到了他的对话记录来读。我想说，那是虚伪还是什么？他想自杀但他告诉她，她不应该自杀。她前面有美好前程，她还有许多值得为之活着的理由。

然后一个念头冒出来，或许我根本不用去己子的寺院当尼姑，或许我也自杀算了，一了百了。

# 露丝

## 1

亲爱的露丝（或许我可以这样叫你）：

很高兴在我的收件箱里发现你的邮件，过了这么久才回复你，我必须道歉。我当然记得你来访问过斯坦福，比较文学系的P-L教授是我的一位好友，所以你无须过多自我介绍。遗憾的是，在你客座期间，我刚好去休假了，未能参加你的演讲，但我相信我会很快有幸听到你选读的下一本书。

言归正传，关于你的紧急询问，鉴于告知我的信息是保密的，且我仍觉得我有必要谨慎起见，我觉得我还是能帮得上一些忙。

首先，我赞同你的说法，我的网站上这篇证言的作者“哈里”很有可能是安谷奈绪的父亲，而她的日记因缘际会到了你的手上。安谷先生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硅谷一家大型IT公司工作。我觉得你可以说我们是朋友，他确实有个名叫奈绪子的小女儿，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她才四五岁。

我要赶快说明，我使用过去时态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结局或命运，只是因为我和安谷先生没有联系了，所以我们的关系已经遗憾地消退成了往事。你或许已经知道，在网络泡沫破灭后，他很快举家搬回了日本。从那以后，我们偶尔通过邮件和电话联系，但渐渐地我们也失去了联系。我们上一次交流是好几年前的事。

那么，让我告诉你一些我们这位熟人的事。一九九一年，我在斯坦福遇见安谷先生，那时他搬到阳光谷差不多一年时间。他在一个傍晚来



到我的办公室。一阵敲门声。

办公时间已经结束，我记得自己因为有人打扰而稍有不快，但我还是喊了声“进来”，然后等着。门仍旧关着。我又喊了一声，依然没有反应，于是我站起身，走过去开门。一个背着斜挎包的瘦高的亚裔男人站在那里。他穿得有点儿休闲，卡其裤，运动夹克，凉鞋配袜子。我开始以为他也许是个单车快递员，但他没有递给我包裹，反而深深一鞠躬。这吓到我了。这是非常正式的举动，和他休闲的着装很不相符，而且我们在斯坦福大学不习惯互相鞠躬。

“教授，”他用缓慢谨慎的英语说，“非常抱歉打扰您。”他递上他的名片，再次鞠躬。名片上说明他是安谷春树，硅谷一家飞速成长的IT公司的计算机科学家。我请他进来，让他坐。

他用僵硬的英语解释说，他最初在东京，被猎头猎来做人机界面设计的工作。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做计算机终端这一块没有问题。他说，他的困扰是人的因素。他不太理解人类，所以他来到斯坦福心理学系寻求帮助。

我很震惊，但同时也有些好奇。硅谷不是东京，他如果遭受文化冲击或者与同事交往有问题也很自然。“你想要哪方面的帮助？”我问。

他低头坐着，拼凑他的语言。当他抬起头时，我能看到他脸上的重负。

“我想知道，人类的良知是什么？”

“人类意识？”我问，没听清他的话。

“不，”他说。“良-知。Con-science。我在英语字典里查找这个词，发现它来自拉丁语。Con的意思是‘具有’，science的意思是‘认知’。那conscience的意思就是‘具有认知’，用科学。”

“我还真没那样思考过它，”我告诉他，“但我确信你是对的。”

他继续说：“但这说不通。”他抽出一张纸，“字典上说是‘一种是非观念或认知力，且有做出正确行动的推动力’。”

他把那张纸递给我看，于是我接过来：“那似乎是个合理的定义。”

“但我不理解。认知和观念不是一回事。认知我理解，但观念呢？观念和感觉一样吗？良知是一种我可以通过学习获知的事实，还是它更像是一种情感？它和共感有联系吗？它与羞耻心有不同吗？而且为什么是推动力？”

我的感觉有多困惑，表情就有多困惑，因为他在继续解释。

“我担心的是，尽管我在电脑科学方面受过培训，还从没有过这种观念感或感觉，这对我的工作是个巨大的不利。我想问问您，我能学习去感受这种感觉吗？在我这个年龄会不会太迟？”

这是个非凡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是一串连珠炮式的问题。我们继续谈话，终于我拼凑出了他的故事。他的公司主要涉及游戏市场的界面开发，同时美国军方对他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兴趣，认为应用在半自动武器技术上或许会有巨大潜力。哈里担心的是，他协助研究的界面过于天衣无缝。这东西让电脑游戏上瘾、有趣，但也会让人更轻易、更玩笑般地执行大规模毁灭性轰炸任务。他想知道有没有办法在界面设计中置入一种良知，让它能够触发用户的是非道德感，并且将它的推动力引导到正确做法上。

他的故事触动人心，却也是个悲剧。尽管他宣称不理解人类的良知这件事，但恰恰是他自己的良知引导他质疑现状，这后来也让他丢了工作。不消说，科技设计本身的价值观是中立的，武器承包商和开发商不想让这种问题被提出来，更别提置入他们的控制器了。

我尽己所能地让他安心。他问出这些问题这一事实首先就证明了他的良知运转正常。

他摇摇头。“不，那不是良知。那只是我背负的历史羞耻感。历史很容易被篡改。”他说。

我不理解，叫他解释。

“历史是我们日本人在学校里学的东西，我们学到可怕的东西，比如原子弹如何摧毁了广岛和长崎。我们学到这是错的。

“难的情况是，当我们学到日本犯下了可怕暴行，比如在满洲里。在这一情境中，我们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和残酷折磨的罪行，所以我们学到，我们必须在全世界面前感到羞耻。但耻辱感不是一种愉悦的感觉，日本的一些政客一直在试图篡改孩子们的历史教科书，不让他们知道这些种族灭绝和残酷折磨的历史。通过篡改我们的历史和修改我们的记忆，他们试图清除我们所有的羞耻感。

“所以我认为羞耻感一定和良知不同。他们说我们日本文化是一种耻辱文化，或许我们的良知都不太好？耻辱来自外在，但良知一定是一种自然情感，来自一个独立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们说我们日本人在封建制度下活得太久了，或许我们没有和西方人一样的个体自我。或许我们没有个体自我，就无法具有良知。我不知道，这就是我焦虑的事。”

当然啦，我在这里只是意译，一边尽量回忆多年前那次不自然的谈话。我想不起来我是怎么回答的，但那次交流令双方都很满意，奠定了后来交谈的基础，最终发展为友谊。你能发现这一次对个体自我的质疑引发了诸多话题，羞耻感、荣耀，还有自杀。你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他的舅舅是“二战”中特别攻击队的一名飞行员，他在执行神风特攻队在太平洋的任务时战死。

哈里说：“我的祖母痛不欲生。如果我舅舅的飞机具有良知，或许他就不会执行这次轰炸。对艾诺拉·盖号轰炸机的飞行员来说也是一样，或许根本不会有后来的广岛和长崎。当然了，当时的科技没有那么先进，所以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可能了。”

他坐得很直，在腿上研究自己的双手：“我知道去设计一款拒绝杀人的武器是个愚蠢的想法，但或许我可以把杀人变得不那么有趣。”

安谷先生在硅谷的最后阶段和他的雇主产生了矛盾，公司不愿因为一个日本员工受到良知的谴责而危及和军方及投资者的关系。他们命令他撤出这条研究线，但他拒绝了。他被自己的项目组除名。他变得焦虑抑郁。因为我没有临床实践经验，只能作为朋友来劝导他。不久之后公司就解雇了他。

那一定是二〇〇〇年三月的事，因为不到一个月，在四月，网络泡沫就破灭了，纳斯达克崩盘。他来看我，告诉我他几乎所有的家庭储蓄都套牢在公司的股票期权上，他已经一无所有。他不是个务实的人。那年八月，他们搬回日本，我一度失去他的音信。

第二年，我决定把我的部分研究放到网上，推出了个人网站。几个月后，我收到哈里的一封邮件，你在网上读到的就是其中一段摘录。这是一声优美而令人动容的求救呼喊，我连续数月和他用邮件与电话联系。就在那段时间里，我问他能否把他的论点发在我的网站上，他说如果我认为那样可以帮助到他人，他就同意。我强烈地感觉到他需要专业咨询，我提了东京几位临床医生的名字。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坚持跟进。我怀疑没有。

“9·11”爆炸事件之后，他就杳无音信了。我那时也很忙，因为诸多国际事件促使很多媒体对我的研究产生了兴趣。我想起来，我们或许在几年之后有过一次交流，但差不多就在同时，一种病毒彻底破坏了我的电脑文档。我的许多存档邮件，包括他发来的那些，都没了。地震和海啸后我想联系他，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他的邮箱地址。我安慰自己说，他和他的家人都住得离仙台很远，但自从收到你的来信后，我迫切地想要查出他的下落。

你提到几封信，还有属于他女儿的日记。如果这里面包含任何信息，有助于我查找安谷先生和他家人下落的话，假使你能够与我分享，

我将感激不尽。我还想问，是什么让你关心他女儿的平安？你说你觉得事关紧急，为什么？

最后，我还有兴趣知道，日记和信件是如何辗转到你手上的，但那个故事或许得下回分解了。

说到故事，我相信你一定在忙着写新书吧？我期待早日读到它，因为你的上一本书我就非常喜爱。

谨致，

等等。

## 2

她快速地浏览邮件，立刻写信回复，描述了自己如何在一团乱藻里发现日记。关于它的来源，她的理论是海啸，以及她迄今为止的种种失败，既无法证实这一理论，又无法解释冷藏袋有什么其他可能性被卷到海滩上。她简要总结了奈绪日记里引起她注意的段落，描述了她父亲不稳定的心理健康状态，他的自杀尝试，以及奈绪自己也决定自杀。她解释说自己无能为力，却感到自己和女孩及她的父亲间有一股强烈的、近乎宿命的缘分。毕竟，日记本被冲到了露丝的海岸上。如果奈绪和她的父亲遇到麻烦，她想要帮忙。

她在邮件的末尾提到一篇关于量子比特的文章，是奥利弗在《新科学》中发现的，引用了H. 安谷的名字。她尝试过追查下落，却没有结果。她发出邮件，靠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品味放松和兴奋的快感。就是这个。她一直在等待的确证。奈绪和她的家人是真实的！

她站起来伸个懒腰，晃到走廊对面奥利弗的办公室去。他耳朵上正夹着消音耳机坐着。副驾驶座是空的。

“佩斯托呢？”她问，朝他招手引他注意。

奥利弗拿下耳机，看着没有猫的椅子。“它一整天都不在这儿。”他闷闷地说。

他们在吃早餐时和好了。露丝再次为叫他“废物”而道歉，他也为叫她“神经病”道歉，但两人之间的火药味仍未散去。有时猫觉察到空气里的杀气，会躲得远远的。露丝也觉察到了，所以她才走到走廊这边来分享教授邮件的好消息，但现在看到奥利弗颓然瘫坐在椅子上，她犹豫了。

“出什么事了？”她问。

“噢，”他说，“没什么。就是我有一整箱的小银杏树，已经准备好要种了，但租赁方不让我种。他们说银杏具有潜在侵略性。”他摘下眼镜，用手抹了一把脸。他对双叶银杏格外喜爱。“真荒唐。那种树可是活化石。它在几亿年间经历了几次集群大灭绝，整个种群都消失了，除了在中国中部的一小块区域，只有那里有几个品种坚持了下来。现在要是我没法快点把它们种进土里，它们就要死在我们家的门廊上。”

这可不太像他，会说出这么泄气的话，或是把一个相对小的问题用这么悲惨的语气表达出来。他一定很担心猫。

“你不能在我们家的地界里做个苗圃吗？”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盯着大腿上空空的两手：“是啊，我会做的，但我只是不知道自己干吗要操这个心。有什么意义？没人理解我在做什么尝试……”

他一定非常担心猫。她决定迟点再提教授邮件的消息，但就在她转身准备离开时，他抬起头来。“你要说什么？”他问。

于是她告诉他了。她复述了雷斯蒂科所写的话，即他惊奇地发现奈绪的父亲是一个具有良知的人，却因为信念而被解雇。她概括了自己的回信，然后她突然不讲了，意识到奥利弗正奇怪地看着她。

“干吗？你用这种眼神看我，哪儿不对吗？”

“你告诉他这是紧急情况？”

“当然啊。女孩有自杀倾向，她父亲也是，整本日记就是一种求救，所以，对，就是紧急情况。要我说，那个词用得很到位。”她听到自己语气里尖锐的辩护，但她无法控制，“你还在看我。”

“好吧……”

“好吧，好什么？”

“好吧，说不太通。我是说，这件事不是现在发生的吧，对不对？”

“我不理解。你想说什么？”

“你算一下，网络泡沫早在二〇〇〇年三月破灭，她父亲被解雇了，他们搬回日本，几年过去了。奈绪开始写日记时是十六岁，但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我们知道日记本漂来漂去又是好几年。我要说的是，如果她打算自杀，她很可能已经自杀过了，你不觉得吗？如果她没有自杀，那么她现在也已经快三十岁了。所以我只是好奇，用紧急情况来描述到底对不对。说完了。”

露丝感觉天翻地覆，她把手扶在门柱上稳住自己。

“你怎么了？”

“没什么。”她说，用力地吞咽口水，“我……当然了，你说得对。真蠢，我愣是给……忘了。”她能感觉到脸颊在烧，鼻腔里有刺痛感，像是要打喷嚏，或者要哭。

“你忘了？”他重复一遍，“说真的？”

她点头，已经在往后退。她想跑到什么地方躲起来。

“哇，那真够疯的。”

她转身，穿过过道，准备下楼。

“我不是说你疯。”他在她身后对着楼下喊。

### 3

她没走远。她走进卧室，爬到床上，把被子拉过鼻子，躺在那儿大喘气。外面，竹子拍打着窗玻璃，高大的剑蕨已经从下面长起来，竹子的尖叶卡在玫瑰的刺丛里，截断了许多光线。她盯着纠缠的植物，想着自己刚发给教授的邮件，她觉得血直往脸上冲。她怎么这么傻？

其实不是她忘了。问题更像是一种滑移。她在写小说时，常深陷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每一天都搅在一起，整周整月甚至整年整年，都会让步于梦境的潮汐涨落。账单堆积，邮件未复，电话不回。小说具有它独立的时间与逻辑，那就是它的力量。但她刚写给教授的邮件不是小说。它是真实的，和日记一样真实。

奥利弗敲门，然后打开一条缝：“我能进来吗？”她点点头。他走过来站在床边，“你还好吗？”他问，端详着她的脸。

“我糊涂了。在我的印象里，她还是十六岁。她一直都停留在十六岁。”

奥利弗坐在床沿，把手放在她的额上。“永恒不灭的现在，”他说，“她想要抓住它，记得吗？把它钉住。那就是意义所在。”

“书写的意义？”

“或者自杀。”

“我一直把写作想成自杀的反面，”她说，“写作关乎不朽，击败死亡，至少抢个先手。”

“就像谢赫拉莎德？”



“对，编造故事来延缓受刑……”

“只不过奈绪的死刑是自己判的。”

“我想知道她有没有实施。”

“继续读下去，不到最后你都不会知道。”

“或许不去读……”她考虑这不知会让自己有什么感觉。不太好。然后她突然想起另一件事。

“噢！”她从床上坐起来，“她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为什么她爸爸被解雇了！她不知道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们得——”

看，又来了。她一头栽进枕头里，至少这次她自己发现了。

“太迟了。”她阴沉地说。

“什么太迟了？”

“去帮她，”她说，“还有什么意义？日记只是个烟幕弹，我读不读又有什么区别？”

奥利弗耸耸肩：“很可能没有区别，但你还是得读完。她写到了最后，所以你欠她这一份阅读。就是这么个规矩。话说回来，我倒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站起来，转身要走。她去抓他的手。

“我疯了吗？有时我觉得自己疯了。”

“或许吧，”他说，揉揉她的额头，“但别担心，你需要有一点儿疯。疯狂是你为想象力付出的代价，是你的超能力。接入梦境，这是件好事，不是坏事。”

电话铃响了，他往门外走，去接电话，但在门口站住了。“我真的很担心佩斯托。”他说。

## 4

贝努瓦坐在柴火炉前面一把破的扶手椅里，边抽烟边盯着火苗，他听到露丝进来时抬起了头。他两眼通红，仿佛哭过了，还喝了酒。加拿大威士忌甜腻的味道和烟味、木头烟味还有湿袜子的气味混在一起。

他的妻子站在客厅的门口，她看起来不太高兴。就是她打电话来的，奥利弗和她通话。她丈夫翻译完法语日记了，她说。能不能请露丝来他们家取一下，就今晚。奥利弗挂了电话，把链锯放进卡车，主动提出开车。风又刮起来了，高树都开始摇摆。又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这一次直冲着他们来。

贝努瓦递来一捆大概二十页的横纹活页纸，他伸出来的手颤颤巍巍。

“活着的苦痛，”他说，“你问我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它的意思。邪恶，悲痛，饱受摧残。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多痛苦？”

露丝从他手上拿过纸页。

“谢谢你。”她说，往下看了一眼翻译。

“这个也拿着。”他说。他递过来那本写有日记的作文小薄本，用原来的蜡纸包着。

“我真的很感谢……”她开了话头，但他摇头，继续凝视火焰。

他妻子走上前来，点点她的手臂。她把露丝领出房间，送到门口：“他又喝上了。”

露丝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不起……”

他妻子的口气软下来。“不全是你的错，”她压低声音说，“他的小狗昨晚被狼抓走了。它们放出来一只小母狼，它就跟去了。蠢狗。狼群在山沟远端候着，攻击它然后咬死了它，就那样，把它撕碎然后吃掉了。”她回头去看客厅，她丈夫仍坐着不动，“他看着那一切发生。他呼唤它，又追了上去，但他过不了山沟。块头太大、太慢，等他赶到那里时只剩下几片毛皮。他爱那只小狗。”她打开门仰起头，侧耳倾听，“你最好快走，要起风了，这次会很糟。”

# 春树一号的秘密法语日记

## 1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我们一起睡在一个大房间里，我的中队战友和我，躺成一排排，像挂起来晾干的小鱼。只有接近月圆天空晴朗时我才能借光写字，我从军装衬里中抽出这些纸张——我藏得很仔细——小心翼翼地避免发出沙沙声响。我拧开钢笔的笔帽，担心墨水会写干，不够我写完我的想法。我最后的想法，由墨水的滴数限量。

我们被训导要坚持写训练日记，还要写下我们面对必死结局的感受。但我被另外一个学生兵提醒过，高级军官们会检查这些日记，他们会搞突袭来读我们的信，所以我得多加小心，不能如实写下心声。表里不一是不愿忍受的艰难，所以我决定写两本记录：一本是公开的，这一本是隐秘的，写给真实，写给你，尽管我深深怀疑你能否读到这一本。我会用法语写，我亲爱的妈妈，效仿您的偶像菅野老师，以她为榜样——她始终不渝地坚持她的英语课，直到他们把她送上绞架的那一刻。我们要像她那样，即使周遭的文明分崩离析，也要坚持学习。

## 2

咬紧牙关，用力咬下去！我们的指挥员——F侯爵——命令道。他用拳头捶打K的脸，直到K的膝盖打弯，然后在他倒下后又继续踹他。上周，他打碎了K的两颗臼齿，但K的表现就好像完全没有知觉，他眨着眼睛，绽放他超脱的甜美笑容，血从他的口中喷溅出来。

K是我在哲学系的学长，我对他负有保护的义务。昨天，当殴打变

得穷凶极恶时，我站到K的身前替他挨揍。F侯爵很欢喜。他用拳头猛击我两边的脸，用靴子的鞋跟踹我。之后，我嘴里烂得像团碎肉，连一小口味噌汤都会让我泪往上涌，伤口里撒盐太疼了。

亲爱的妈妈，我把这本文本用油布包起来，藏在我午餐盒底的米饭下面。我会设法在死前把它交给你。我无法在写给你的信里直抒胸臆，但想到有一天你会了解这场低能私刑的真相，这一希望让我欣慰。无论他们让我的身体承受多少凌辱，只要我还有这一线希望，就能忍受任何疼痛。

### 3

昨晚，在营房的游戏娱乐时间，我在K看着我被羞辱时，察觉到他起了变化。当我蹲在枪架后面，服从侯爵的命令，把手臂从板条间伸出去，然后像个妓女那样诱惑性地搔首弄姿时，我看到K头一次别过脸去，仿佛我的样子不堪入目。

侯爵或许注意到了K的回避，他命令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来。他给我提示台词。嘿，来啊，大兵，我喊道。像导演那样，一个电影导演，他把头歪向一边揣摩我的表演。他告诉我要把音调升高，更暧昧些。他的关注中有种严肃，近乎天真。你不进来和我玩玩儿吗？我喊道。让他答应只是时间问题。通知熄灯的最后一声军号吹响后很久游戏才会结束。夜里，有时我会听到K在哭泣。

美人，你走在嘲弄过的男人尸体上。

在你收藏的珠宝中，不仅只有恐惧……

波德莱尔听说过这种事吗，妈妈？这些都是《恶之花》的暗黑花瓣吗？

## 4

林莺的歌声婉转。以后再听到时，我一定会想起F——我想杀了他。我们听说过小道消息，遭人憎恶的军官在突袭战的混乱中被他自己的部队从背后放枪，或者被活活打死。我在数自己挨过侯爵多少拳。我有一天会悉数奉还给他。到今晚为止是二百六十七拳。

我不在乎死亡。我们都理解，死亡是我们唯一的结局。我只希望自己别在尝到复仇的甜美前死掉。

## 5

没道理的。没道理的。K在黎明时逃跑。后来我们被告知，他在一列发料火车前方卧轨，但一个见过他尸体的人告诉我说，他背部中了弹。当晚，我发现他的磨破了的道元禅师《正法眼藏》抄本塞在我的装备里。我躺在这里，渴望我往日痛哭时的热泪，但我的心冻住了。我被冻结了，从里到外。我已经不再去感受，连侯爵的拳头都没有作用，无法激起我的怒火，它们就像失去靶子的鱼雷。在我生命中的一个时点，我曾学过如何思考。我曾知道如何感受。在战争中，这些经验最好被遗忘。

## 6

妈妈，在您探望期间，我本打算找个办法把这些纸页塞给您，但您把目光落在我脸上时震惊的表情使我改变了主意。我骗了您，告诉您瘀伤是一次日常训练意外造成的。我觉得您不相信我，但在那一刻，我的谎言使我无法完成塞日记给您的计划。这里面记了这么多啰里啰唆自怨自艾的事，而这些都是残酷的军旅生活的家常便饭。由于缺乏自我约束

力及心智训练，我又一次借着月光独自写日记。不过，我并不后悔自己撒了谎。只要能减轻您的悲痛，我愿意做任何事。

其实，我对侯爵的感觉开始转变。他一开始打我时，我害怕，我不介意承认这个。我怎么能不怕？我从没被打过！很少有男孩像我这么幸运，长大成人的这一路，耳边只伴有最温和的谆谆教诲，皮肉只受过最亲切的爱抚，有个母亲为我们遮挡世上一切刺目与丑恶。我被宠坏了，对残酷毫不设防，这听起来或许像是抱怨，但并非如此！您绝不能以为我在怪责您。我担心自己的语气像是世上最忘恩负义的儿子，而事实却截然相反。我对您抚养我们的方式比从前更为感激，面对席卷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您教导我们的是仁慈的价值、教育的价值、独立思考与自由理想的价值。现在最残暴的惩罚都无法让我流一滴泪，但想到您为理想所遭受的苦难却让我抽泣得像个婴儿。

喏，现在我的眼泪把这张纸毁了，几乎都辨不出词语。纸张很珍贵，这些话语恐怕不值这张纸，或是用来写字的墨水。

我说到哪儿了？哦，对，我在告诉你我对F的感觉转变了。在头几周的体罚和训练过去后，我开始注意到，自己最初的恐惧和自怜转化成愤恨，然后从愤恨转为狂怒。他叫我的名字时，我非但不担忧，反而有股沸腾的兴奋感像毒品一样击穿我的身体。我努力低眉顺眼，心里肯定，如果我看着他卑鄙的嘴脸，他就能看到我眼中炽盛的怒火。我的愤怒比曾经的害怕更让我恐惧。

但近期，我的感觉又一次变化。上周他叫我出列，纠正我几个违规小错——好像是给他端饭时掉了一粒米，还是他的鞋上有一点灰尘漏擦了，也许他只是消化不良或者晚上没睡好，我不记得了，但他命令我跪在地上，双手塞到大腿下面，然后他开始用皮带抽打我的脸和身体。

通常，我都会目光低垂，死死地盯住地上的一点，直到我的眼睛肿胀或充血，再也看不见为止。但那一天，说不清为何，我抬起了目光，我直勾勾地看着F的眼睛，这是违反纪律的，因为我们决不能与长官有

目光接触，现在我这么做了。诡异的是，我觉得我的心软下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那正是我的感觉。我头一次注意到他眯缝眼里的炽烈，眉头黏腻的汗水。我满心怜悯，即使被打了十二拳后，我仍能由衷地原谅他。当然，这不是个好对策，因为我执着的凝视和违抗使他更加气愤，十二拳变成二十拳，然后变成三十拳。我丧失意识时，也记不住数了。殴打最终一定会结束，一定有人把我扛回了兵营，盖上毯子。我醒来时，身体一定在剧痛，但我感觉不到疼，反而被笼罩在一种平静的温热感中，这来自对内在力量的获知。

我想，这就是我记忆中K被殴打时脸上浮起的微笑之源，那时我还没挺身而出替他受罚。他可以忍受自己的痛，却忍受不了我替他承受的痛，这超出了他的忍耐度。我对他的死负有责任这一猜想依旧折磨着我，但在这个因果关系错综复杂的世界里，结果无从得知。

从那以后，尽管有过一两段惩罚期，F似乎已经厌倦了我，又或者他怕了。这可能是我的想象，但他的心思好像已经不在这上面。

我应该感激他吗？已经数不清我被揍了多少拳，我也不再耿耿于怀，要以牙还牙。或许这意味着我已经脱去稚气。或许我毕业了，终于成为一个男人。

## 7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这是我不能在心里说的话。传言满天飞，妈妈。战争进展得不顺利，我们的部队已经从缅甸北部撤出，美国军队也已登陆关岛。如果局势继续下去，紧接着或许就是美国入侵日本，如何部署我们就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一搏。我读到您说宪兵造访，深感不安，我害怕您会因为您的政治活动被定为目标。我恳求您千万小心，希望您能再考虑一下，带我的妹妹们疏散到乡下。



## 8

我已经写信告诉您，我决定赴死。这是我没说出的话。我两旁的战友们都在唏嘘叹气，辗转难眠，外面虫鸣不已，但钟表的嘀嗒声是我唯一能听见的声响。一秒又一秒，一分又一分……嘀嗒，嘀嗒，嘀嗒……微小枯燥的声音填满寂静的每丝裂隙。我在阴影里写这封信，就着月光写，立起耳朵聆听冷酷机械的钟表声以外，夜色里那温暖的生物杂音。但我的生命存在被调到唯一一个波段，时间无情的节奏，踏步走向我的死亡。

要是我能砸碎钟表，阻止时间前行该多好！粉碎这个定时炸弹！敲碎它冷漠的表盘，把那几根被诅咒的指针从它们磨人的字轴上扯下来！我几乎能感觉到坚固的金属钟身在我手下崩溃，玻璃粉碎，外壳开裂。我的手指掏进内部，甩出弹簧和精巧的传动装置。但是，不，都没有用，无法阻止时间，所以我躺在这里，麻木不仁，听着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嘀嗒流逝。

我不想死，妈妈！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

对不起。我只是在对着月亮说话。

※

真傻。我浪费这么多墨水在愚蠢的挥洒流露上，在脑海里砸碎钟表，在想象中大肆呼喊。忘了钟表吧。它对时间无能为力，但语句却能，现在我按捺不住想撕毁这些纸页。这就是我想被铭记的样子吗？被这些语句铭记？被您铭记？

不，我暂且把它们放到一旁，因为您永远见不到它们。我为了自己

而写，为了在脑海中召唤您，它们只为我存在。

“学道就是学习自己。”道元说。我立过誓要坐禅，要一丝不苟地研究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像科学家解剖死尸那般，为了在我仅剩的短短几周里尽可能地改善自我。我立过誓要将自己呈现给你，即使你永远读不到这本日记。撕毁纸张不能删去我心中的怯懦，正如扯下表盘上的指针无法阻止时间一样。

其实，我是一个幸运儿。我受过教育，我的头脑受过训练。我有厘清事情的能力。

“探讨哲学就是学习死亡。”

蒙田在解析西塞罗的话时这么写过。当然，这一思想并不新鲜，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方的苏格拉底，东方的佛陀……尽管“探讨哲学”的概念并不相同。

“学道就是学习自己。学习自己就是忘记自我。忘记自我就是由万物点悟。”

我在一封信里跟您提过我对宫泽贤治的《乌鸦大战》故事的遐想，现在我觉得傻到家了。我不是什么乌鸦队长，准备振翅高飞投入战斗！其实我无法否认自己对飞行的热爱。或许这看似很蠢，但故事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后来，我发现自己回想起乌鸦队长埋葬死去的敌人，对着星星祈祷的场景。您记得这一段吗？大概像这样：

神佑的星辰，请将这世界变成那样一处地方，在那里，我们永不被逼迫去杀死我们无法憎恨的敌人。这种事若真能发生，即使我的身体一再被撕扯得体无完肤，我都毫无怨言。

我相信这些美丽的文字是真的，如今我知道自己即将突围，它们于我就有更加辛酸的含义。我在晚餐时间回想起这一段，潸然泪下。不幸的是，就在我抹去眼泪时，我把一碗腌菜打翻在地。不过，我的新军衔

似乎让我免于训斥，侯爵只是看着别处。

## 9

时间对于我愈加有趣，因为我手中的时间所剩无几。我坐禅，也在指间拨动数珠，用数珠与呼吸来计算我死前的刹那。道元在哪里写到过一个响指间的刹那数，我不记得确切数字了，只记得数字很大，而且似乎挺随意荒诞的。我想象自己在飞机的座舱里，瞄准一艘美国战舰舰首时，每一个刹那都会清晰、纯粹、能够辨别。在我死去的刹那，我期待最后的彻悟与永生。

道元还写道，只需一个刹那，我们便可坚定我们为人的决心，获得真实。我以前从不理解这句话，因为我对时间的理解朦胧而不够精确，但现在我的死期迫近，我可以领会到他的意思。生死在存在的每一个刹那显现。我们的肉身生生灭灭，永不停息，这一不断的出现与消逝就是我们体验到的时间与存在。它们不是分离的，它们是一回事，即使在一转眼的工夫，我们也有选择的机会，是把我们行为的路线转向成就真实，还是远离真实。每一瞬对整个世界都相当重要。

当我想到这一层，我既快慰又悲伤。快慰是因为想到许许多多的瞬间升起，提供了在世上从善的机会。悲伤是为了所有虚度的刹那，它们一个个堆积高筑，把我们引入这场战争。

那么最终，什么决断会浮现出来？我会勇敢地保持我的航线，明知在接触的一刹那，我的身体会炸成一团火球，杀死许多我所谓的敌人，那些我从未见过也无法憎恨的敌人，还是怯懦（或者说，是我更善的本性）会最后一次卷土而来，给我足够的时间把头推在驾驶杆上，让我的飞机偏离航线？那样就是选择在耻辱的水里结束我的生命，而非火红的豪情，我会在同一瞬间，永远扭转那些战舰上的敌军部队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母亲、姊妹、兄弟、妻儿的命运。

在同一个时间碎片里，我手部动作的微小差异将穿越空间，决定所有日本士兵以及平民的命运，他们或许将被同一批活下来的美国人（敌人，我救了他们的命）杀死。以此类推，直到你甚至可以说，这场战争的结果都将由一刹那和一毫米决定，而它们正是我意志的外在显现。但我又怎么能知道？

老天，一个人面对死亡时会变得多么冠冕堂皇！但我无意成为英雄。在《存在与时间》中，马丁·海德格尔提出了不同语境中英雄的概念，讨论了可靠的暂时性、历史性，以及存在于世性。曾经我会勤奋地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来分析自己目前的困境，而现在我却在道元的禅宗以及我本身的日本传统中寻得更大的满足感，这或许恰恰证实了马丁·海德格尔是对的。“语言是存在的居所。”他曾经写道，道元（他本身就是个善于言辞之人！）无疑会赞同。但以我现在亢奋的思想状态，马丁·海德格尔迷宫般的日耳曼语厅堂让我筋疲力尽，现在吸引我的反而是道元沉静、空灵的房间。在言语之间，道元懂得缄默。

※

基地的樱花开了又谢，我仍在等待与它们共同的宿命。

※

“明天我会死于战斗。”乌鸦队长说。

蒙田写过，死亡本身不值一提，是对死亡的恐惧让死亡显得重要。我害怕吗？当然，不过……

“我怎么知道？”蒙田问。答案空无一物。现实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夜里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数着我的数珠，每一颗代表这世上我爱着的每一个事物。数啊数啊，圆圈无穷无尽。

## 10

我们昨天抵达九州。两名进攻中国阵地的老兵被分配到我们中队，他们本来已经退伍，又被召来再次服役。他们都是硬汉，粗俗精干，放光的两眼了解邪恶，连F在他们面前似乎都紧张不安。他们一进门，兵营的氛围就变了。昨晚饭后他们坐在我们当中，被我们最新的学生士兵清新年轻的面孔包围，他们剔着牙，吹嘘他们在山东省服役的经历。

回忆他们的故事让我作呕。他们大笑着说起他们发现一群中国老婆婆带着孙儿缩在一个小屋里，他们把老妇人一个个扯到房屋中间，强暴她们，等他们完事后，用刺刀把她们杀掉。他们还在大笑，滑稽地模仿老妇人为孙儿求饶的样子。他们把婴儿一个个扔到空中，然后用刺刀对他们下手。

当他们有滋有味地讲日本年轻新兵的故事给我们听时，他们的目光不怀好意。像我和K一样乳臭未干的男孩，被命令在中国俘虏身上练习刺刀，以此锻造他们的斗志。“刺哪里都行，除了这些地方。”他们的长官命令道。他们在俘虏身上比画了一些圆圈，目的是让俘虏们活得尽可能久些。娃娃兵们颤抖得厉害，他们的刺刀在晃，尿在了裤子里。两个老兵描述起他们的恐惧时，放声大笑。他们让我们放心，等练习结束，俘虏们死后，他们的身体被切碎、血肉横飞时，那些日本男孩都变成所谓的男人了。

他们描述这些行径时和他们做的时候一样，厚颜无耻。他们在执行命令，他们说，要给中国人一个教训，在整个村庄前面大屠杀，让受害人的妻儿老小、亲朋好友都看看。他们的复述也是在给我们一个教训，让我们坚强起来，让我们习惯即将来临的事。

“Chacun appelle barbarie ce qui n'est pas de son usage.” 蒙田写的是：“每个人都把自己不适应的东西称为野蛮。”

谢天谢地，我不用活太久来适应，我对这两个魔鬼有几分感激：他们骇人听闻的野蛮行径给我个人渺小的苦难带来一线新的光明。我对自己浪费诸多笔墨用于抱怨深感惭愧。时候到了，我该合上我的生命之书了。妈妈，我被安排在明天突围，所以这就是告别。“铁之雨<sup>(5)</sup>”已经打响，今晚，我的军官同学们和我会开一个派对。我们会喝清酒，写下我们的遗愿和官方诀别书。海军当局会把这些空洞的文字寄给您，连同我的个人物品一起——您给我的数珠，我的手表，以及K的《正法眼藏》抄本。但这本日记不会在我的物品里。我必须坦白，我改变了心意，现在我希望有什么方法能把它交给您，但我不敢。里面的内容有损于我们卖力制造的爱国主义盛宴，我还担心它会危害到您理应获得的补偿金——作为牺牲您独子性命的回报。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处置它，或许我今晚会借酒劲烧了它，或者带它一同沉入海底。它一直是我的安慰，不是我的想象过于离奇，但我愿意相信，尽管您未曾见过这些纸页，却已读过我写下的每个字句。您，亲爱的母亲，了解我的真心。

我现在必须告诉你的话，无法写进任何可能被阅读或拦截的官方文件里。我心意已决。明日一早，我会在头上绑一条印有旭日标志的布条，往南飞往冲绳，我会在那里捐躯。我一向坚信这次战争是错的。我一向鄙视资本主义的贪婪与帝国主义的狂妄，它们是战争的发动机。现在，知道我该对这场战争做些什么后，我决定竭尽全力驾驶飞机偏离目标，扎进海里。

和海浪搏斗更好，它或许还会原谅我。

我不觉得自己像个明天将死的人。我像个已死的人。

# 露丝

## 1

她读完贝努瓦翻译的最后一页，把它放在身边沙发上的一堆纸上。她盯着窗外的大海，乌云蔽日，大气压那么低，要不是有小朵的白浪被风掀起，给水面增添些纹理，她恐怕都看不出暗色的海天交接的界限。从她坐的沙发上看去，海浪那么小。很难想象。靠近来看，它们会大得多。不容错失。

他扎进了海浪里，她心想。

疾风撞击房子，老旧的木头房梁吱嘎作响。外面，树木在叹息摇摆。有生命的木头。

奈绪还不知道这件事。她还以为她的舅公开着飞机冲进了敌军的战舰。她以为他执行了任务，她不知道他临阵脱逃了。怎么会这样？

已经来电了，但电灯还是忽闪了几次，哪里有棵树倒下来压到输电线了，发电机还在坎贝尔河的商店里。它们摇摇欲坠。

她读了他的日语信件——是她在相框里找到的官方信和其他已子给她的信——但她没提任何秘密法语日记的事。她其实知道吗？它在哪里？如果春树一号喝醉了，把日记付之一炬，或者带着它出任务，那它早就该化成灰散落在风里，或者变成纤维素化在海里了。

她拎起贝努瓦还回来的蜡纸包，里面包裹着作文本和翻译的纸页。她把它翻过来，仔细研究。

是真的没错，但它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它怎么落到冷藏袋里，又来

到我的手上的？

她想和奥利弗讨论这件事，把这些问题大声问出来，但他冒雨出门找佩斯托去了。她拆开蜡纸包，展开小簿子，她的手指摩挲过纸页。纸张很廉价，墨迹已经褪色，但她能看出来，曾经是靛蓝的暗色。他曾把它藏在他的午餐盒里，米饭的下面。他曾把它藏在他的外套里，贴着他的胸口。她闭上眼睛，把小簿子贴在脸上，深深地吸气，但只有蜡纸和大海的味道。

奈绪务必读到这个，还有她的父亲也是。他们必须知道真相。

她睁开眼睛，再次合上日记，把它包好。外面变暗了。她看着空兵手表查时间。手表还在嘀嗒作响。奥利弗在哪儿？

春树一号在种族灭绝、战争和他即将来临的死亡的后果这些最深刻的道德和存在主义问题中挣扎，而我们却在为一只走失的猫揪心？这怎么可能？

但这就是可能，这就是真的。自从猫逃跑后，他们就一直心烦意乱，听说贝努瓦家的狗被狼吃掉后就更甚了。奥利弗每次听到外面稍有响动，就要停下手中的活儿走到门口，打开门，竖起耳朵听。他带着同样的战栗倾听过猫头鹰的尖叫、狼群的哭嚎，甚至渡鸦的鸦嘶。

“我敢肯定它没事，”他说，想让自己感觉好些，“它那么小一点，就是一把骨头。谁会费事吃它？”但他们两人都知道，森林里满是乐意把小猫当晚餐的捕食者。最后，他终于忍无可忍，在风刮起来的时候出门搜寻它。

露丝感到很难过。是她的错，是她发火把佩斯托吓得跳下床跑进黑夜里的。她真希望自己当时忍住怒气。她真希望奥利弗一开始没有把她逼疯。



雨毫不含糊地下起来，她下楼去往火里丢几块木头，却发现柴堆变矮了。她披上她的雨衣，穿上她的胶鞋，抓起一盏头灯和柴火吊带，往柴堆走去。风真的刮起来了，雪松树枝都在抽着鞭子。他在哪儿？这么大的风，待在森林里可不安全。树木在烈风的猛攻下呻吟，嘎吱嘎吱地响。这些高树，它们的根浅得要命，而且森林地面被雨水浸得透湿。她一度觉得应该出门去找他，随后意识到那会很蠢。她开始从木头堆里抽出裂开的原木，把它们堆在皮质吊带上。就在那时她听到头顶一声厉喊。她抬起头，是林鸦，栖息在雪松树枝上的老地方。林鸦俯视着她，警觉的眼睛固定在她身上。“啊！”它喊道，听起来带着紧迫，像是警告。她回头往屋子看，窗户都黑了，又没电了。突然之间，她觉得害怕。

“我应该怎么做？”她转向乌鸦时，雨打在她的脸上，“去，拜托，去找他。”

乌鸦只是继续望着她。

笨蛋，她心想，对鸟说话。但附近没有别人，不知怎的，单是听到她自己的声音也有助于她平静下来。

乌鸦伸伸脖子，抖抖羽毛。她把一重兜的柴火扛在肩上，朝变黑的房子走去。“啊！”乌鸦又喊了一声，等她转过身去，她看见奥利弗从风吹雨打的树丛里冒出来，雨水直往下滴。看到她扛着木头站在那儿，他张开双臂。他湿漉漉的手里是空的，没有猫。

# 奈绪

## 1

做出结束生命的决定真的让我释然许多，突然间，我的老己子告诉我的一切关于时东的东西都正中要点。没有什么比意识到你的时间所剩无几更能刺激你对生命每个片刻的感激。我知道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我开始真正地第一次体验事物，比如上野公园林荫路两旁花树盛开时，梅花与樱花的美丽。我整天整天地待在那里，在这些柔软漫长的绯云隧道里逛来逛去。抬头凝视蓬松的花簇，一片轻飘飘的粉色，点点日光和蓝天在鲜绿色的叶间闪耀。时间消失，就像重新降生在这个世界。一切都很完美。微风吹起，花瓣雨点般落在我扬起的脸颊上，我停步赞叹，被美与伤感震慑。

人生中头一次，我有了让我集中精力的计划和目标。我需要想出人生在世剩余时间里所有需要完成的事。就是那样，我恍然意识到，我想写下老己子的人生故事。己子那么智慧风趣，现在，当我想到目标失败，我没能讲述她的故事时，我就想哭。

## 2

我在上野公园消磨时间、迷失在樱花中的原因是，芭贝特还在生我的气，我当然也不去学校。自从我剃了光头，发现自己的超能力后，我就没回过学校。多数时候我只感到非常地轻松，但现在学年就快结束了，我也觉得有点儿后悔。像我答应妈妈的那样，我参加了我的高中入学考试，我也真的考砸了。我坐在座位上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麻烦大

了。考场里热得要命，塞满了一排排穿着校服战战兢兢的孩子，发出乳臭汗味和涤纶的臭味。你都能看到空气中费洛蒙的烟雾，把我生动有趣的大脑变成铅块，愚钝、笨重、呆滞，我只想把头枕在桌面上睡觉。

奇妙的是，很多内容我竟然都懂，尤其在英语部分，但大多数问题我都懒得回答。我的分数低得像个笑话，就好像我是一个智障似的，但我心想，随便啦。这也不会让我很心烦，但我还是有一点儿烦，因为知道我不会进好高中，学到我的舅公春树一号死前学到的所有东西了。我是说，你可以说都要自杀了，学那些东西还有什么意义。那倒也是。但一些人付出努力去尝试，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尊严。就像老己子的超级英雄菅野须贺子，她一直学习英语，用英语写日记，直到他们绞死她的那一天。我觉得她是个不错的行为榜样，尽管她确实曾尝试用炸弹暗杀天皇。

总之，现在我知道自己活在世上的时间有限，就不想把宝贵的时刻浪费在任何傻气的约会上了。这真的激怒了芭贝特。她说我占用了“菲菲”珍贵的桌台空间，而且我的乱涂乱写把大家的兴致都拉低了。我尝试说服她，说有个作家会让这地方更加真实，像真正的法国咖啡馆。但她不同意，最后她给我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去约会，要么滚出去。

好吧。随便了。

那是昨天的事。

她愤然离去，我则继续写，看着她从我的眼角消失。她开始对附近一张台的一个客人讲话，那个家伙转过身来看我。我真无法相信，但那个人就是我在开头提到的疹人变态。有着油腻的头发和糟糕的肤质，喜欢看我拉起短袜的那个，记得吗？他是个常客，但他似乎只是个偷窥狂，不像那种兜里真的有钱，会花钱约会的类型。芭贝特正儿八经地在他推销，你要是想听真话的话，这其实让我有点儿受辱的感觉。我是说，我可是个相当可爱的十六岁校服少女，你会觉得他乐意有机会约我，对不对？最后他掏出了钱包，塞给芭贝特一些钱。芭贝特叠好钞

票，把小卷塞到她的乳沟里，然后趾高气扬地看我。

“去约会。”她做口型。

我一边叹气，一边合上我的日记本，跟着她走到外面的衣帽间。她掏出那薄薄的一小卷钞票，抽了外面几张递给我。

我惊讶地看着她。

她耸耸肩：“龙把你宠坏了，你该现实点了。”

“这么一点儿钱我才不做！”我把钞票塞回去，“我有点儿自尊，你知道。”

她的微笑缓慢而危险地绽开来，盛放在她漂亮的娃娃脸上。她把我逼到挂外套的墙边，捏住我的下巴，她的关节深深地扣进我颞骨间柔软的V形凹陷里，就在喉咙上面。我疼得透不过气来，又想吐。

“真好笑，”她说，“你这样的人不配拥有自尊，所以你最好能想开点。”

她用两只手捏我的脸颊，掐得那么用力，我的眼里噙满了泪。她把我拉向她，直到我的额头几乎碰到她的额头，她的两只眼变成了一只，单只丑恶的眼睛，幽黑闪亮，被花边和蕾丝簇拥。

“说到底你够幸运的，我为人大方，愿意跟你分钱。你的问题是你太美国化了。你人懒又自私。你应该学会忠诚，勤恳工作。”她最后晃了一次我的脸，放开我。

我倒在外套堆上，靠着墙重重地坐下来。她扬起头俯视我，然后低下身来，抚摸我火辣辣的脸颊。

“那么粉嫩，真好看。”然后她扇了我一巴掌。她找到我约会对象的外套，丢给我。“玩得开心。”她说，利落地单脚转身。她的小衬裙飞起来，从我坐的地板上，我能看到她破门而出时短裤的小褶边。

我不记得那个变态的名字，或许我一直不知道。他在接待处喷泉裸女的旁边等我。我把他的外套递给他。他接过去，甚至都不看我的眼睛。他嘟哝了几句，我都没听清，他就出门了，等着我跟上。小电梯是空的，我们尴尬地站在那里，看着门关上，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怎么没话找话。下了几层楼后，门再次打开，一大群快乐的人闯进来，醉醺醺地大笑，突然间我被挤到了他身上。我能感觉到他酸臭的呼吸喷在我的后脖颈上，他的手在我的裙底乱摸，从后面抵着我。我想大叫：痴汉！<sup>⑥</sup>就像在地铁上有变态开始抚摸你时你应该做的那样，但我克制住自己。他付钱了，说到底，如果他想先下手，我又能说什么？等电梯门打开，所有人都出去后，他把大衣挡在裤子前面，跌跌撞撞地走上街去，每隔几步就回头，确保我跟上他了。我本可以溜走的，但我没有。我跟着他，因为他付钱了，这么做才体面。我无法相信他有多可悲，但我也没有自尊，所以无所谓。他完全没有社交技能。他也没提出要给我买可爱的毛衣或手机。他没请我喝东西，他带我去的那种旅馆甚至没有迷你吧，没有香槟，没有白兰地，大厅里只有一个自动售卖机，里面有几罐啤酒和“一杯”牌清酒。“一杯”牌清酒让我想起爸爸，因为他掉到中央快线铁轨里的那一晚喝的就是这个。真让人沮丧，但我所谓的约会对象小气得连这个都不给我买，随便了。

要是你不介意，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宁可不讲太多细节，因为单是想起来就让我悲伤又恶心，我甚至都没时间去洗个澡。我只跟你说，床不是圆的，也没有斑马纹床单，但我其余的想象都相当准确。我们进了房间后，他一点儿时间都不浪费，当他对我的身体做时，我只是进入我脑海中安静的冰冻之地，那里清洁、寒冷、非常遥远。

我真的不记得太多，只记得中途一半时，我正趴着，我的手机响了。我冲回这个世界的边缘，好奇是谁在打给我。我想或许是己子，眼泪开始从我的眼里渗出，因为我知道如果她看到我现在这样会有多难过。我想她，非常想对她说话。然后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或许她知道我有麻烦，所以才打来。或许她现在正在拨动数珠，在为我的平安祈

福。或许电话铃声的确救了我，因为想到己子让我意识到，我不想沦为那种几天以后被警察发现躺在地板上的女孩，因为那会伤透她的心，如果你都活到了一百零四岁，你不应该被淡漠的曾孙女伤透心。就在那一刻，我的约会对象做了什么让我非常疼，疼痛把我震回了自己的身体。我听到自己在大声喊叫，然后我反击了。我把他从身上推开，远到足以让我从下面扭动出来。龙教过我，男人有时享受轻微的凌辱，于是我调集起我的超能力，把变态推到地上躺着，然后我跨坐在他身上开始用力地掴他耳光。不说你不知道，他很高兴。我用他的皮带把他的手腕绑起来，我甚至不需要太伤害他就能让他飘飘然。一个男人这么快就能从施虐狂变成受虐狂，真是神奇。我知道己子会说什么。施虐，受虐，一回事。

等他一睡着，我就爬起来查看我的电话，果然，就是她打来的。她知道而且她救了我！但我读短信时，我发现到底不是己子。是无印。就一行。我读了，但我没理解意思。我又读一遍。

先生の最期よ. 早くお帰り。 [\(7\)](#)

我站在俗气的镜子房间正中，盯着小屏幕。我所谓的约会对象在床上打鼾。我抬起头瞥见无数镜子中一个赤裸的女孩，被不断地反射。她的身体看起来很不成熟，笨拙而别扭。我环抱自己，那女孩也是。我开始痛哭，我们都痛哭不已。我转身不看她，悄悄地拾起我的校服穿上。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我的约会对象的一堆衣物旁，飞快地搜刮他的口袋。我掏空了他的钱包，拿走了剩下的最后几张钞票。我把他的衣服捆成一个球，让自己止住哭泣，然后才转动门把手。等我溜出房间，门在我身后“咔哒”一声合上时，我听到他在喊。我开始飞跑。我脑中的画面是他在发疯地找自己的衣服，于是我把它们丢进了走廊尽头的楼梯井。我本可以把它们带在身边然后丢到街上的，但我没那个必要。我猜我心底还是个好人。

出去后我就一直跑，抄近路穿过电子城拥挤的窄巷。黄昏时刻的秋

叶原真的很赞，一幅巨大频闪的霓虹灯幻象，巨幅的动作漫画英雄朝你压下来，就好像它们准备压碎你的头。然后就是噪声，柏青哥店和游戏机厅里疯狂的争吵声，叫卖的小贩和对着喝醉的上班族与游客喊叫的领客员<sup>(8)</sup>，还有沉沉浮浮的御宅族，像海里的浮游生物。

我通常爱这样。我通常吸收所有那些能量，但你得情绪对上才行，而我的情绪不对。我推搡着穿过人群，一直埋头遮掩泪水。我只想回家找爸爸。我需要爸爸。我需要告诉他己子要死了，那他会放下一切，带我去车站。我们会一起搭最快的一班开往仙台的快线，因为是晚上，巴士不开，我们可以一路乘的士从车站开上寺院。我们一眨眼工夫就能到，或许五到六个小时。等我们赶到，一切都会平和宁静，无印会跑出来迎接我们，告诉我们己子没事，只是虚惊一场，她非常抱歉把我们叫过来，无缘无故地打扰我们，但既然我们来都来了，要不要洗个澡？

这是我想要的。要找到爸爸，要知道己子没事，要洗个澡。我在火车上就专注于这些想法，一直到我家那站为止，我的头一直低着，用校服袖子的袖口抹着鼻涕。

我到家的时候公寓一片安静。

“我回来了。”我轻声说。哭了那么久，我的声音听起来很嘶哑。

没人回答，这倒不奇怪，因为爸爸上网时听不见。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还在工作。无印打给他们没有？或许他们已经先去仙台了。

“爸爸？”

我听到马桶冲水声，然后洗手间门打开，一道光箭刺穿黑暗的走廊。我脱掉鞋子，踏进玄关。地板上有一个本地超市的购物袋，我们不想忘事时就把东西放在那里。我打开袋子往里看，然后合起来，走向光亮处。

我在卧室里找到他，他穿着深蓝色的西装，胡须剃得很干净，正在穿袜子。

“爸爸？”

他瘦骨嶙峋的脚看起来病态苍白。他抬起头来：“哦，奈绪子啊。我没听到你进门。”

他的目光径直穿透我，他的声音干巴巴的没有生气。他弯下腰去整理袜子。“你提早回来了，”他说，“你今晚不跟学校的朋友出去吗？”

哇，他还相信我在学校有朋友，那证明了他有多恍惚。我在门口看着他，他有点儿不对劲，比平时还怪，他好像变成僵尸了。

“妈妈呢？”我问。

“残業<sup>(9)</sup>。”他说着站起来，理直他的裤子。

“你是要出门还是干吗？”

“啊。”他说，听起来有点儿吃惊。他甚至打了条领带，领带是第一个圣诞节我买给他的，那时他还假装有工作。不是丝的，但上面有个漂亮的蝴蝶图案。

“你去哪儿？”

“去见个朋友，”他说，“大学时代的人。我们要去喝一杯叙叙旧，不会太久的。”他讲出来的话就像写下来后背的。他真的以为我会信吗？

僵尸爸爸穿上他的西装外套。

“有人打电话来吗？”我问。

他摇摇头：“没有。”他把钱包放进西装口袋，然后顿了一下，皱起眉头，“怎么了？你在等谁吗？”

不出所料。无印就是个外太空的人，而且，她也知道他从不接电话。



“没有，我只是好奇。”他站在那里，我打量着他。他穿起西服看起来还可以。是一件廉价的丑西服，但比他在家里穿的脏旧运动裤好。

我跟着他走到走廊，看着他鞋拔把脚后跟塞进乐福鞋里。

“别忘了你的袋子。”我说。

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拿，然后僵住了：“什么袋子？”他假装很困惑，好像他不知道一样。

“那一个。”我指着门边的袋子说。

“噢，对。是啊，当然。”他拎起袋子然后匆匆看我一眼。我能看出，他在想我有没有往里看。我转身进了厨房。

“いってきます……”他喊道，但他的声音里有哽塞，就好像他不确定。

いってきます是你知道自己还会回来时说的话。它的字面意思就是：我要走了，我还会回来。有人对你说“いってきます”时，你应该回答“いってらしゃい”，意思是：是啊，请去去就回。

但我说不出口。我站在水槽旁，背对着门，画面中的他提着装满炭球的购物袋和尼克·德雷克的歌站在那里。《时间告诉过我》，暮色已至。

他一定以为第一声我没听见，因为他又说了一遍：“いってきます！”

他干吗不干脆点离开！片刻过后，门“哐啷”一声关上。

“骗子。”我用气音低声说。

那是昨晚。

我根本不需要爸爸。我赶上最后一班去仙台的列车，然后转车到本地线，成功到达离寺院最近的小镇。巴士晚上不运营，但即使加上变态

的钱，我也不够钱搭的士去己子小村的海边，于是我坐在无名小站的长凳上等待。我想过打电话给寺院，能想象得到，电话铃声会打破夜晚深邃浓黑的宁静，感觉不对，所以改成发短信。我知道没人会回复，可我真的想对人说话，所以写了这么多页纸给你看。我知道你也不会回答。我猜后来我睡着了。

站长叫醒我时天色刚刚泛白，他告诉我该去哪里乘车。我从自动贩卖机里买了一罐热咖啡，现在在这里等第一趟班车开来。我给寺院打过电话了，但没人接，所以我不知道那里什么情况。我希望己子没事，希望她还没死，希望她等我。我在祈祷。你能听到我在祈祷吗？

我知道这很蠢。我知道你不存在，也没人会读这些话。我只是坐在车站的这张傻×长凳上，喝一罐太甜的咖啡，假装我有个朋友可以写信。

而事实是，你是个谎言。你只是我凭空编出来的另一个愚蠢故事，因为我寂寞，需要有人倾诉。我还没准备好去死，我需要一个存在的理由。我不该对你发火，但我就是火大！因为现在你也让我失望了。

事实是，我一个人了。

我早该知道的。在开始写这本日记时就知道，我没法坚持下去，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从不相信你的存在。我怎能相信？我信任的每个人都要死了。我的老己子要死了，我爸爸如今很可能已经死了，我甚至连自己都不再信任。我不相信我存在，很快我也就不存在了。我是个即将到期的时在。

芭贝特是对的。我自私，我只关心自己的傻×生命，就像我爸爸只关心他自己的生命。现在我走了，浪费了这么多漂亮的纸页，还没实现我的目标。那个趁我还有时间，在己子死前写下她和她精彩一生的目标，现在为时已晚。谈论往昔，对不起我亲爱的老己子。我爱你，但我搞砸了。

好冷。车站前的樱花大部分都掉光了，仍赖在树枝上的是一片丑陋的棕色阴影。一个穿蓝白慢跑服的老人家在把花瓣从他家泡菜店前的人行道上扫走。他没看到我。站长正在打开车站的门。他知道我在这里，但他没看我。一只肮脏的白狗在街对面舔自己的蛋蛋。一位头扎蓝白毛巾的老农妇骑着自行车过去。没人看我。或许我隐形了。

我猜就这样了。这就是现在的感觉。

# 露丝

## 1

黄昏，风暴从东北方刮来，绕过阿留申群岛，南下推进阿拉斯加海岸，和眨眼间摧毁电力和消灭整座小岛的劲风会合，呈漏斗形挤进乔治亚海峡。前一秒小岛还在，有一簇簇闪烁的微光标志着它的存在，下一瞬它就没了，陷入了旋涡与大海的黑暗中。至少从上空看肯定如此。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强风继续猛烈袭击空地上的高树。通常小屋的光亮能够穿透夜色，现在也只有卧室小小的方形窗户透出的平淡光晕依稀可辨。

## 2

“……就这样了，”露丝读道，竭力在煤油灯的微光下辨认字母，“这就是现在的感觉。”

她的声音在狂风肆虐的夜里，在无尽的咆哮声中那么微小，但有一个稍长的刹那，语句让一切停止了，灯光摇曳，世界屏息。

“她追上了自己。”奥利弗的声音坠入宁静。

他们并肩坐在床上，思考着奈绪所写的话，清醒地知道他们在等风再次刮起，但沉默依旧。奥利弗终于开口了：“继续念，别停。”

露丝翻页，感觉心跳漏了一拍。

纸面空白。

她又翻了一页。空白。

后面一页。空白。

她跳过几页往后翻。本子里差不多还剩二十页，全都是空的。风又刮起来了，鞭打着树，雨帘击打着锡皮屋顶。

没道理的啊。她知道之前纸页是写满的，因为她至少检查过两回，飞快翻阅过，看看女孩的笔迹有没有坚持到本子的最后，的确有。文字本来在的，她敢肯定。现在它们不在了，它们怎么了？

她去摸索自己挂在床柱上的头灯，打开它，把松紧带套在头上。明亮的LED光束就像探照灯。她仔细地举起本子，朝下看了一眼床单，扫视了高低不平的地方，有几分期待发现字母们正匆匆跑进阴影里。

“你在干吗？”奥利弗问。

“没什么。”她喃喃地说，再次搜索空白的纸页，心想搞不好有一两个走失的词语掉队了，陷在订口里或者卡在书脊里。

“没什么是什么意思？”他问，“继续读啊。我想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了。”

“什么都没发生。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文字都不见了。”

他轻呼一口气：“你说，都不见了，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它们之前在，现在不在了。它们不见了。”

“你确定？”

她把本子举起来给他看：“我当然确定。我检查过。好几次。字迹之前一直延续到最后一页。”

“文字不会就那么不见了。”

“呃，它们就是不见了。我没法解释，或许她改变主意了还是怎样。”

“那有点儿牵强，你不觉得吗？她没法就这么伸手把它们拿回去。”

“但我觉得她就是这么做了，”露丝说，她关掉头灯，“就好像她的生命缩短了，时间一页页地，从她手上流走……”

他没搭话，或许他在思考，或许他睡着了。她躺了很久，听着暴风雨声。雨现在斜着下了，撞击着窗玻璃，像只生物想闯进来。床头柜上的煤油灯仍亮着，但灯芯需要修剪，喷溅得很厉害。她应该赶快探身过去把它吹灭，但她不喜欢煤油灯和烟的呛味，所以她等着。油灯和LED，旧科技与新科技，把时间压成一个矛盾的现在时。鲸脂会不会好闻点？在抖动的灯光里，她知道奥利弗躺在她身旁，一个暗淡不定的剪影在黑暗中穿进穿出。等他终于开口时，时间就像根本没有流逝，他近在耳边的话语吓了她一跳。

“要是那样的话，”他说，“那有危险的就不是她的生命。”

“你什么意思？”

“也让我们的存在值得怀疑，你不认为吗？”

“我们？”她说。他在说笑吗？

“当然。我是说，如果她不再写给我们，那或许我们也不复存在了。”

他的声音现在似乎变遥远了。是她耳朵的问题还是暴风雨？一个念头闪现。

“我们？”她说，“她是写给我看的。我是她的你，我是她在等的人。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我们了？”

“我也关心她，你要知道，”他的声音似乎再次迫近，紧贴在她的耳边，“我听你读日记，所以我觉得目前我也有资格作为你的一部分。况且，‘你<sup>(10)</sup>’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你怎么知道她从一开始提及

的不是我们两个人？”

风声鬼哭狼嚎，很难听清，但她觉得自己抓住了潜台词，他的声音里有种俏皮在酝酿。她再次打开头灯，把光束照向他的脸。

“你觉得很好笑是不是？”

他举起手来遮挡刺眼的强光。“完全没有，”他眯着眼睛说，“拜托……”

她让步了，把头转开。

“我是认真的，”他说，同时退回晦暗中，“或许我们不再存在了，或许佩斯托也是一样的下场，它已经从我们的纸页上掉落。”

### 3

屋外柴棚旁的高大雪松上，林鸦耸起肩膀对抗暴雨。风猛烈地刮过树枝，弄乱了油光发亮的黑色羽毛。“咳咳咳。”乌鸦说，批评着风，但风听不到喧嚣下的声音，所以它没有回答。树枝摇摆，乌鸦扣紧它的爪，准备冲刺飞翔。

### 4

“你听起来比我还疯。”她说。

“才不，”他说，“恰恰相反。我们得用逻辑处理这个问题，一步一步来。”他的话音里有一种谨慎刻意的感觉，这让她不安。

“你在引我上钩，够了。”

“如果你那么肯定文字本来在那儿，”他继续说，“那你就得去找它们。”

“真够荒谬的——”

“文字本来在，现在没了。那么，消失的文字哪儿去了？”

“我怎么知道？”

“因为你有责任知道。”他之前一直对着天花板侃侃而谈，现在他转而面朝她，“你是个作家。”

这或许是他说过的最残忍的话。

“但我不是！”她大叫，她痛苦的声音拉高到可以与风抗衡，“我以前是，但我不再是了！文字都不在了……”

“嗯，”他说，“或许你太刻意了，要么就是你找错了地方。”

“你什么意思？”

“或许它们就在这里。”

“这里？”

“不可能吗？”他又转回去凝视天花板，“你想想，文字从哪里来？从古人那里来。我们继承、借用。一度使用它们来让死人复生。”他换成侧身躺，一只手臂撑着，“古希腊人相信，你大声朗读时，其实是死人为了再次说话在借用你的舌头。”他的长手长腿从她身上越过，去拿床头柜上的油灯。他用手罩住高高的玻璃灯罩，吹灭火焰。有那么一刻，光从下方蹿上来，映在他的脸上，把他凹陷的眼眶映成骷髅的阴影。“死人岛。还有哪里更适合寻找失落的文字？”

“你吓着我了……”

他大笑，一口气吹进灯罩的漏斗。房间黑下来，煤油的呛人气味和黑烟如鬼魂的余烬般升起。

“做个好梦。”他嘀咕一声。



## 5

要是我在梦中走得太远，来不及赶回来苏醒怎么办？

“那我就来找你。”

分离是什么样的？一堵墙？一排浪？一片水域？光的涟漪还是分离的亚原子微粒的闪烁？往前推挤是什么感觉？她的手指挤压着梦境的褴褛表面，摸出了花丝的韧性，知道是即将撕破的纸，至于仍残留的纤维状记忆，则质地柔韧、密布血管，巍然屹立。树是过去时，纸是现在时，但纸仍记得自己曾紧密结合、笔直挺立，像梦一样，它记得自己的树液。

但她撑着自己的锐利，一路推迫，直到纤维让路，就像斧刃下的形成层，就像刀下的皮肤——

之后大枝分开，现出一条蜿蜒扭曲的小径，小径越来越窄，将她带入一座一直浓茂生长的森林。雨停了。蟋蟀尖鸣。寺院线香、雪松和檀木的香气萦绕在空气里。

远处，树叶中有东西抓住了她的视线——一块像素纹理，一个形态，一个轮廓？很难说。它在枝干间疾驰。一只鸟？像素聚结，变暗，图像消解。她拼命去追，然后记起。或许你太刻意了。她不再努力。

有时思想抵达，言语却不能。

有时言语抵达，思想却不能。

这些话从哪儿来的？她也不再走路。她在巨大雪松盘根错节的密实的森林地面坐下。长满苔藓的腐殖土在她身下形成一块垫子，清凉潮湿，但不算难受。她盘起双腿。

有时思想与言语都能抵达。

有时思想与言语都不能抵达。

一只蜘蛛从头顶的树枝上拉下一条银丝。一阵弱风吹乱树冠。雨露依恋着树叶与林中的蕨类，每一滴都包含着一轮小明月。

思想与言语是时在。抵达与不达是时在。

她视界的边缘有东西在动，她转过头去，看到一只脚后跟，脚后跟穿着一只深色袜子，紧邻着的是另一只相配脚后跟，悬在一双廉价的乐福鞋上方一米左右，鞋尖对齐地留在一片鲜绿色的苔藓草丛中。她抬头看到安静的尸体吊在树干的阴影里，知道这失常了，但她已经无法起身跑走。她的身体和上吊男一样沉重无助，在泥浆般的气流中缓慢旋转。

或者是水？对，她现在在游泳。她冷，还在游泳，大海乌黑浓稠，漂满残骸。她开始下沉，淤泥的顶部吞没了她。

声音融合又分离，结合又区隔。言语闪烁，一团横冲直撞的小鲛鱼在水面下方泛起涟漪，无法理解。我们一起躺在一间大房间里像成排小鱼般摊开被晾干……

但时间里的文字有点儿问题——音节滞留，拒绝消散或沉入寂静——于是有了声音的连环堆积，就像汽车在高速路上相撞，把语意变成杂音，还没等她意识到，她已经在增添喧嚣，默然无言地，悄无声息地。一声哭喊从她喉咙里发出，永远地喊下去。时间涌涨，把她淹没。她努力不去恐慌，努力放松，松懈地自处，抵抗紧张和逃跑的本能。但她能去哪里？她记起己子的电梯。上往上看，上即是下……但没有上。没有下。没有里。没有外。没有前或后。只有寒冷压人的海浪，无以名状地连续融合消解。踩不到底，她挣扎到表面。

情感拍打着她的锐利，就像海浪拍打着沙。己子递来她的眼镜，露丝接过来戴上，因为她知道自己必须戴。阴暗的镜片模糊了世界，老尼往日的片断涌向她：声光色味；女人因叛国罪被吊死，绞索勒进脖子里时的喘息；戴孝女孩的哭声；儿子的血与断齿的滋味；城市没入火海的

臭气；蘑菇云；雨中的傀儡阅兵式。她一度踌躇，文字唾手可得，她能感觉到它们的形状，能够攫住它们救活它们，但她也知道无法久留。间不容息，她做出一个决定，打开她握拳的思想，放手。她无法紧握老尼的过往，还想找到奈绪。

**奈绪，她想着。奈绪，现在，不呜呜呜呜呜.....**

鱼的尾巴一振，溜走了，但她固执地跟上。她手脚并用地在时间水域中划动，跟从着某种遥远的音乐，就像一卷老电影胶片里的花样游泳员，直到竭力感彻底压垮她，把世界裂成分形图案的万花筒——循环的树枝和闪耀的小浪——它们飞旋然后重组成一个镜子房间，有一张圆形大床和斑马纹床单。不错，她心想，我肯定接近了。她在镜子里寻找奈绪，合乎逻辑的地方，但只看到她自己的倒影，她却认不出来。

“你是谁？”她问。

她的倒影从镜中凝视她，耸耸肩，使得镜子表面像落下了石子的池塘一般起了皱。涟漪落定，换上另一个倒影，稍有不同，仍不是她。

“我认识你吗？”她问。

我认识你吗？她的倒影不出声地模仿她。

“你在这儿干吗？”她问。

你在这儿干吗？倒影无言地发出回声。

“你干吗模仿我？”她问。

她的倒影的下巴掉下来，作为回应。它咧开血盆大口，淌着口水——可怕的洞孔。当它咧出笑容时，大地战栗，在它隧道般的喉咙深处，射出一条分叉的长舌。它直立起来，像准备攻击的蛇一样翻腾。

“停下！”她大叫。就在那时，她注意到镜子里的少女站在她的身后。女孩除了一件男式衬衫什么也没穿，衬衫没扣扣子。一条领带松松垮垮地挂在衣领上。她们眼神交会，女孩开始扣上衬衫扣子，但露丝转

身时，女孩已经不见了，斑马大床空空荡荡。

别被耍了！她的倒影咆哮，房间爆炸成镜子与光的旋涡。

“等一等！”她大叫，但就在她的锐利开始溶化成刺眼的光亮时，她从眼角余光里看到一个敏捷的黑色物体，一个缺口，更像是一种不存在。她屏住呼吸等待，不敢转身正眼看它。小黑缺口的像素聚合，它开始理毛，然后听到一声微弱熟悉的鸦嘶。

乌鸦？

词语在地平线上出现，黑色映衬着不堪承受的强光。越靠越近，它开始翻转盘旋上升，延伸它的C造出脊骨，鼓胀起它的O变成光滑的肚子，翻转它的R构成额头和张大的鸟嘴，它舒展它的翅膀，拍打了一次、两次、三次，然后羽翼丰满了，它开始飞。

是她的林鸦来救她了！她重新振作起来跟上。它飞过一根根树枝，但她在地上，地面崎岖不平。她慢下来或绊倒时，林鸦停下等她，昂起头用一只黑色的小豆眼看她。它似乎要领她去哪儿。她听到远处的行车声，攀上一面岩石陡坡，发现自己在一座疯长的城市公园里，俯视一片广阔池塘。池塘边缘的荷花和灯心草蔓生，但中间是清澈的。是黄昏，但几艘形似长颈天鹅的粉色脚踏船仍交错来往于玻璃般的水面，摇摆的V形尾迹里留下粉色、蓝色和黄色污迹。一条沥青宽路环绕池塘，每隔一段距离就散放着石凳，像钟表上的刻度一样。



一个男人坐在柳树下的一张石凳上，正喂着一群癞皮乌鸦。它们拍打翅膀，大摇大摆地走路，争夺面包。乌鸦落在男人脚边，驱散其他乌

鸦，扬起一小片尘。她跟上，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

他坐直，象征性地点点头。“你是我在等的人吗？”他问。

“我不知道。”她回答。她更仔细地看他。他是个穿蓝色亮面西服的中年男人，但晚上很暖和，他脱掉了外套整齐地叠好，把它挂在凳子背面。他穿着白色短袖礼服衬衫，打一条蝴蝶领带。

“你是会员吗？”他问。

“会员？”

“俱乐部的？”

“我不是吧。”

“噢。”他似乎垂头丧气。他看看表。

她注意到他脚边的购物袋。

“炭球吗？”她问，看到他警觉地退缩，“这个天还要用炭球啊。”她盯着远处漂浮在湖面上的粉色脚踏船，它们有优雅的长脖子，是问号的形状，还有天鹅灵性的眼睛。

男人清清喉咙，好像里面堵住了一样：“你确定你不是我在等的人？”

“很确定。”

“或许你也在这里跟人见面？”

“是，我来这里见你。”

“我？”

“对。你是春树二号，对吧？”

他盯着她：“你怎么知道？”

“你女儿告诉我的。”她在凭第六感行动，凭一扇翅膀和一句祷

词。

“奈绪子？”

“对。她，呃，说你可能在这儿。”

“她这么说？”

“对。她想让我给你带句口信。”

他现在起疑心了：“你怎么认识我女儿的？”

“我不认识，”她飞快地思考，“我是说，我们是……笔友。”

他又打量她一遍。“你跟她做笔友年纪有点儿大。”他坦率地说。

“多谢。”

“我不是那意思……”他开始说，然后又一个想法冒出来，“你是在网上遇到她的吗？你是那种网上追踪狂吗？”

“当然不是。”

“哦，那就好，”他松了口气说，“网络就是个大马桶。原谅我的用语。”他丢了一小块面包给乌鸦，注意力转向内心在想的事情，“我们从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

他们看着鸟儿争抢面包。

“没关系的，”她说，“其实，我是在沙滩上散步时遇到她的，在一场暴风雨后。”

“噢，”他点点头，“那就好。她应该多待在户外。我们以前住在加州时常去海滩。我担心她。她退出了，你知道吧？”

“退出学校？”

他点头，又丢了一片面包给乌鸦：“我其实不怪她。她一直被霸凌，他们在网上贴关于她的可怕东西。”

他叹了一口气，垂下脑袋：“我是个程序员，但我却什么都做不了。东西一旦贴上去，就留在上面了，你明白吗？跟着你，不肯走开。”

“其实，我倒有相反的经历。有时我找东西，要找的信息前一分钟还在，下一分钟就……噗！”

“噗？”

“销毁了。抹除了。平白无故的。”她打了个响指。

“销毁，嗯，你从哪里得出这种结果？”

“呃，大多数在我住的岛上。我们有点儿落伍，我们与世界的联系也有点儿蹊跷。”

他扬起眉毛：“那倒是个有趣的想法，我一直觉得时间有点儿蹊跷，我本人。”

坐在公园长凳上和他闲聊很舒服，但大脑里一阵突然的紧缩告诉她，时间快到了。她抖了抖身子，尝试说重点：“你想不想听你女儿的口信？”

她看到他的脸部抽搐了一下，但他点头：“当然。”

“好。”她从凳子上转身面向他，这样他就知道她是认真的，“她让我告诉你，拜托别去做。”

“别去做什么？”他问。

她指向他脚边的购物袋。

他顺着她指的方向看，他的肩膀沉下来：“哦，那个。”

“对，那个，”她严正地说，“她担心你，你知道的。”

“她担心吗？”某种微小的情绪在他脸上闪烁，但转瞬即逝，“好吧，所以最好赶快了结，这样她就能开始新生活。”

他的回答让她生气：“请原谅我这么说，但你真的不应该这么自私。”

他看起来很诧异：“自私？”

“当然。她是你的女儿，她爱你。你以为如果你丢下她，她会有什么感觉？这不是她能想通的事情。她知道你要干吗，如果你这次做成了，她也打算自杀。”

他往前一倒，手肘撑在膝盖上，用手捂住脸。他白衬衫的领子浸透了汗水，透过面料她能看到他无袖背心的轮廓。他的肩胛骨像新孵雏鸟的翅膀般摆动，瘦巴巴的骨头痉挛抽搐，没什么大用处。

“你真的相信那是真的？”他透过手指问。

“对。我敢肯定。她告诉我了。她打算自杀，而你是唯一可以阻止她的人。她需要你，而我们需要她。”

他缓慢地左右摇头，然后用手抹了一把脸，盯着池塘的远方。他们坐了很久，看着愉快的小船，最后他说话了。

“我不明白。”他说，“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不能冒险。我要回家对她说……”

“她不在家，她在仙台的巴士站，她正要去寺院，你的祖母——”

“嗯？”他满心期待地抬头看她，但他的面部表情很快转为担心，“你还好吗？”他问，“你看起来很苍白。”

她有太多东西想告诉他，但话语就是出不来。她的大脑紧缩，她的时间就快到了，但还有别的事她必须去做，只要她能想起来。她站起来，一阵眩晕袭来。她脚边的癞皮乌鸦嘶叫争吵，索要更多食物。她四下里寻找林鸦，它似乎消失了。

“鸦！”她大叫，地心引力失灵，世界把她脱出环抱，在她下方倾覆，她被刮回来了。



一阵月光照耀的花瓣舞，夜色里的寺院墓地，风抽打着古老的樱树，剥下枝丫上的花瓣，用浅色的樱花乱舞来填充黑暗，樱花在她的肩头打转，落在石质古墓上。木头的纪念板轻叩着吱呀作响，像鬼魂腐蚀的牙齿。她听到风里一个声音，不完全是声音，更像一种效果，似乎在说：“只有在接近满月时……”这个声音不太像声音，更像一阵吹过空瓶颈口的妖风。为什么来这里？她问。她低头一看，发现自己手里正拿着旧作文本，作文本被仔细地用有折痕的蜡纸包好。突然间她记起来。她知道穿过庭院去书房神龛的路。她知道盒子放在哪里，就在架子高处。她转眼就打开了白布，掀起盖子，把本子塞进了小包里。她听到一阵响动，抬头看到老尼站在门口看着她。她身后是花园。她穿着黑袍，当她张开双臂包起世界时，她的长袖翻腾不已。它们越变越长，越变越宽，直到和夜空一样浩大。等它们大到足以容纳一切时，露丝终于可以放松地沉入她的臂弯，进入安宁，进入黑暗。

## 6

夜里的风暴过去了，在白天的冷光里，她站在厨房的长台旁，等着茶水烧开。不早了，严格意义上仍是早晨，但实际已接近中午。奥利弗醒得早些，出门去看过刮倒了多少树，还有佩斯托回来没有。他现在回到厨房，坐在长台边的凳子上。通常他坐在那里时腿上都趴着猫。他在喝茶，查看iPhone上的邮件，而露丝在尝试对他讲自己的梦。猫似乎仍和他待在一起，但作为一种缺失感，一个猫形的空洞。

“我找不到她的文字，”她说，“我找啊找，但我找不到它们，我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她张开手指，研究自己徒劳的手掌。

“好吧，至少你试过了。”

水开了，她灌进茶壶：“其实，有一刻我觉得我找到了什么，就在我的指尖。但之后我意识到那是老已子的故事，不是奈绪的，所以我放

手了。我不想分心，你懂吗？”

奥利弗点头。他非常懂分心这件事。她听到邮件发送出去的“咻”的一声，他放下手机，抿了一口凉茶。

“更新世之友在问我的专题论文什么时候可以交，”他郁郁寡欢地说，“我早就该写好的。我为什么不能集中精力？他们干吗这么着急？”

问题很夸张，所以她懒得回答。她给他加满茶，给自己倒了一杯：“我唯一找到的其他文字是春树一号的话，他的秘密法语日记里的话，但我们已经读过，所以我也丢下了。”

“那就是更新世的毛病，”他说，“永远都在赶赶赶。他们昨天就想要所有东西。”

“我在快要醒之前把他的遗物都放进了盒子。似乎应该这么做。”

“但不是他们的错，”他说，“我也知道，是我的错。但没有佩斯托我就是不能集中精力。”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的一个字？”

他抬头看她：“我当然听到了，听起来是个了不起的梦。你检查过日记没有？”

她放下她的茶：“噢，你觉得我应该看看吗？”

---

(1)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2)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3) 恋女内裤（ブルセラ，burusera）：女学生制服癖。

(4) 牛郎店：一种夜总会或酒吧，里面有美少年服务员端茶送酒，招待女性客人。

(5) 铁之雨（Tetsu no Ame）：钢铁台风（又称为冲绳战役），“二战”期间造成太平洋战场死伤人数最多的战役。超过十万名日军被杀死、俘虏或自尽。盟军的死伤人数超过六万五千人。冲绳平民死伤及自尽的人数在四万两千到十五万（占冲绳本地人口的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 [\(6\)](#) 痴汉 (chikan) : 调戏女性的人, 性骚扰的人。是在公共场合出于性目的触摸女人的男人。
- [\(7\)](#) 老师的临终时刻。快来。
- [\(8\)](#) 领客员 (客引き, kyakuhiki) : 招徕顾客的人。
- [\(9\)](#) 残業 (zangyō) : 加班。
- [\(10\)](#) 这里指英文的 “you” 。

# 不可能的梦

一本书就像一大片墓地，  
你已经读不出墓碑上被抹去的名字。  
另一方面，有时人能记得清名字，  
却不知道拥有这名字的生命  
是否活在这些纸页间。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 奈绪

## 1

你还在吗？

如果你这次完全放弃我了，我也不怪你。我是说，连我自己都放弃自己了，不是吗？所以我想凭什么期望你不离不弃呢？但如果你确实没放弃我，而且你还在（我真心希望你在），那么我想谢谢你没有对我失去信心。

我们讲到哪儿了？哦，对。我坐在公车站的凳子上，在等车带我去寺院，那样我就能看到我的老己子死去。有个穿慢跑服的老头把花瓣扫下人行道，一只肮脏的白狗在舔自己的蛋蛋，站长在打开车站的门。第一批通勤的人开始到达，然后一列火车进站，几个乘客下车，就像你清晨在任何小火车站都能看到的情形一样。没有特别，对吧？但几分钟后，站长带着一个穿西装的人又出来了。他东张西望，发现了我然后用手指我。和他一起的那个人鞠躬致谢，他直起身时，我看到那是我爸爸。

我无法相信。我以为他死了。实际上，我一直努力不去想，因为每次我一想，就会看到他在森林某处和他的自杀伙伴们在车里，听着尼克·德雷克窒息而死的画面。

但他没死。他朝我走来，于是我飞快地看向别处，假装没看到他。等他走到我的长凳旁，他站着，而我则看狗挠跳蚤。他知道我知道他在，但我们彼此没话可讲。最终还是开了口，对话却非常差劲，大概像这样：

“嗨。”他说。

“嗨。”我说。

“你在这里待很久了吗？”

“呃，是啊，一整晚了吧？”

“噢。”

“介意我坐下吗？”

“随你便。”

我挪开给他腾位置，因为我不想碰到他。他坐下来，我们一起看狗，直到它挠够了走开。

“你是来看おばあちゃま的吗？”他问。

我点点头。

“她病了吗？”

我点点头。

“她要死了吗？”

我点点头。

“你干吗不告诉我？”

我大笑，但不是那种哈哈大笑。更像是啊，对，告诉你他妈的有什么用？

他理解我的意思，什么都没说。

就在那时巴士转弯进了站，我们俩都站了起来。我们是仅有的乘客，但我们还是礼貌地排队。我在前面，爸爸在后面，就像我们是陌生人。巴士停稳后，我说：“我以为你死了。”

我就像在对着车身说话，但我甚至不确定他听见没有。话语在我的头脑里，它们趁我阻拦前从我的嘴里走漏。我不是真的想跟他讨论这件事，所以见他没回答，我松了口气。车门打开，我们上车。爸爸付钱买票，我走到巴士后面坐下，他跟过来。他犹豫了片刻，但还是坐在了我旁边。他长叹一口气，就像我们刚完成什么大事，然后他伸手过来拍我的手。

“不，”他说，“我还没死。”

我们到达寺院时，老己子还活着，但那里聚了很多人在等她死。一些檀家，几个尼姑和僧侣，甚至还有几家报纸的记者赶过来，就因为她活这么大年纪而小有名气。

我们是她的家人，所以我们有特别VIP待遇，可以直接进去看她。无印领着我们。老己子躺在她的床垫上，她看上去那么小，像个古代小孩。她的皮肤几近透明，透过皮肤，你能看到她脸颊下美丽的颧骨。她凝望着天花板，但当我跪在她身边拿起她的手时，她转过头，透过她混浊的蓝色空花看着我。

“真高兴，”她低声说，“你及时赶来了。”

她的手指像干细的小棍子，但是热的。我感觉到她在用热乎乎的手指捏我的手。我无法让任何话语从嘴里出来，因为我在忍住不哭。能说什么？她知道我爱她，有时你不需要用话语来说出心语。

但她有话要告诉我们，我想她一直在等。她抬起手臂，挣扎着坐起。我试着帮她，但她的身体就是一层皮包骨，我害怕伤到她。

“无印。”她低声唤道。

无印就在那儿，我爸爸也在。

“老师，”无印恳求道，“请躺下吧。您无须……”

但老己子坚持不肯。她想打正坐<sup>(1)</sup>，所以他们得架在她的腋下让她

膝盖着地。老实说，我真觉得她的胳膊要散架了，或者这么折腾会弄死她。你能看到有多难，但最终他们还是让她笔直坐稳了。无印理直她的衣领。老己子眼睛闭着坐了一会儿，恢复过来，然后她扬起手。无印懂的。她把笔墨摆好放在小桌上，把它们搬到己子的床垫旁，小心地摆在她面前。

你恐怕不知道，这是禅师的传统，临终之前要写最后一首诗。所以整件事并不像你听起来那么怪，但确实吓坏我了，因为我发誓她前一分钟已快要咽气，下一分钟就坐在床上，手里握着毛笔了。

她仍然闭着眼睛，无印把一切准备就绪，把一张干净的白色宣纸放在她面前的桌上，然后仔细地用砚石磨墨。她完成后，把墨汁放在容器里，鞠了一躬。

“这里，先生。请……” [②](#)

己子睁开眼睛，给毛笔蘸上浓黑的墨汁，然后在砚石上轻轻按捺，就好像她拥有世上全部的时间。她确实有，因为时间为她放慢，给她需要的所有刹那。为了对她延缓时间做出的巨大努力和超自然力致敬，我们都坐直了——我的爸爸跪在她的面前，无印跪在一边——房间变得非常安静，只有她的按捺。等她的笔尖恰到好处时，己子深吸一口气，然后把笔悬在白纸上方。她的手纹丝不动，一滴黑墨开始在笔尖汇拢，但就在它滴落前，毛笔像黑鸟划破苍穹般一个俯冲，片刻之后，五道粗重的黑色画痕在纸面上渲染开来。

不是一首诗。就一个字：

生

五笔。生，生之欲，活下去。

她仍握着毛笔，看着我和爸爸。

“就现在，”她对我们两人说，“就是眼下。”



许多禅师喜欢坐禅死去，但老己子躺下了。这没什么大不了。这不能说明她不是真正的禅师。即使你躺下也可以是真正的禅师。佛陀本人就是躺着死去的，所有那些坐直的名头都是大男子主义的附加产物。老己子死去的方式完全没问题。她小心地把毛笔放回笔架，然后非常缓慢地向右侧躺倒，就像老释迦牟尼那样。她的膝盖仍保持正坐的交叠姿势，她甚至懒得伸直。头部触地时，她只是把手托在脸颊下面，闭上了眼睛，就好像她准备打个盹儿。她看起来非常自得，呼呼地长吸一口气，又吸一口气，然后整个世界和她一同吐气。然后她不动了。就那样。我们在等，但再没别的事情发生。她彻底走了。

无印跪到她身边，用末期之水<sup>(3)</sup>润湿她的嘴唇，然后在她面前行礼拜鞠躬，我和爸爸也鞠了几次躬。然后他们把她小小的身体放到平躺姿势，扳直她的膝盖。无印点上香，把一块白布盖在她的脸上。她已经把神龛用新烛、线香和鲜花布置好，现在她去通知在外面等候的人了。

我坐在那里，试图理解发生的事。我无法相信老己子真的死了，我一直想掀开白布偷看。我担心她在下面会窒息，但布没动，也没怎样，所以我知道她没有呼吸了。轻烟从线香点燃的顶端升上屋椽，没有其他东西在动。

时间仍以缓慢奇怪的方式运转，我无法区分是几分钟、几小时还是几天过去了。我能听到寺院其他地方有各种事情进行着。榻榻米床垫从房间消失了。最后几个男人抬进来一个大木桶。无印往里面装满逆さ水<sup>(4)</sup>，先倒冷水，因为人死了，所有事情都得颠倒过来反着做。木桶装满后，她小心翼翼地褪去老己子身上的衣服，然后问我愿不愿意帮忙给她洗澡。我能看出爸爸在担心我，他说我不是必须去做，但我告诉他，我当然愿意。我的意思是，我和己子一起洗过那么多次澡，还给她搓过那么多次背，我知道该怎么做，对吧？就好像我一直在为这一天排练。我完全知道搓背有多难，现在只不过她死了，但并不会觉得哪里怪，感觉再平常不过。

之后，无印和我为她穿上特殊的纯白色和服，是无印为她缝制的，纫线上一个结没打，这样老己子就不会被束缚在这个世界。我们把她和服的右衽盖在左衽上，这和活人穿和服的方式相反，然后我们把她放平，让她的头朝北而非朝南。无印在她的胸口放了一把小刀，助她切断与世界的残余纽带。次日，老己子像这样躺了一整天，檀家和其他僧侣们过来对她鞠躬，做最后的道别。然后他们把她放进棺材。

我以为我对日式葬礼有所了解，因为我的同学们为我办过，但己子的葬礼和我的完全不像，非常隆重，在主神殿举行，那里有从各地来的一大堆人，还有从主寺总部来的僧侣和尼姑们。我妈妈终于露面了，一身全黑的正式着装。她给我爸爸带来一套黑色西服让他穿，给我带了一套干净的校服。僧侣和尼姑们念诵了很多经文，每个人都轮流走向神龛上香。我是第二个上前的，就在我爸爸后面，这让我觉得紧张且重要。等所有宾客都轮流上香鞠躬后，我们要在他们钉上棺材盖前向老己子道别。我们把花放到她的身旁，还有她可能在来世用得上的东西，比如她的经书、拖鞋、老花镜，还有六枚硬币，她在过恐山的三渡川时需要用到。趁没人看到，我还塞了几颗好时雪吻到她手里。禅师通常不随身带巧克力前往净土，因为他们本应对这个世界的东西没有留恋，但我知道老己子有多爱她的巧克力，而且我猜问题不大。我摸到她的手指，它们僵直冰冷。她死后已经变化了很多。前一天我们在给她洗身时，感觉她仍留在身体里，但现在身体空了。一个麻袋。一具皮囊。冷冰冰的东西。完全不是己子。

他们合上棺材，用石头钉牢，僧侣和尼姑们自始至终都在念经。记忆，像小小的浪，舔着我的思想边缘。我回想起我自己的葬礼，宇川老师悲伤的声音，还有他念诵的话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现在我懂了，因为老己子前一刻是色，下一刻就不是了。然后我记起我们的卡拉OK派对，己子唱了《不可能的梦》那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我把那首歌和她拯救众生的发愿联系起来，在我看着她躺在那里时，我为她难过，因为她失败了，世界仍充满怪异和变态。但之后我想起另一件事，即或

许她的失败无关紧要，因为她直到最后仍忠实于她不可能的梦。我不知道她被埋葬时，她的心是平静安宁的，还是她仍在操心。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再担心我。说来自私，但我暗暗希望如此。我的意思是，拯救众生是一回事，至少她可以等等我，她自己的曾孙女。但她没等。她就这么先行一步上电梯了。

去啊，去啊，

去超越一切.....

我们用豪华灵车运送她的尸体下山，送到镇上大寺院旁的火葬场。尼姑和僧侣们又开始念经。

他们把老己子的灵柩放在金属托台上，然后像推比萨一样推进焚化炉里。炉门合上，突然间我担心好时雪吻会融化，糊满她纯白的和服，但现在做什么都为时已晚。我们到外面等，我能看到黑烟升上无云的蓝天。爸爸走出来站在我身边握我的手，我不介意。我们没讲话也没怎样。结束后，我们回到里面，他们拉出托台，没有巧克力的痕迹。她仅剩一小具破碎的骨架，温热的白骨。她怎么那么小，我无法相信。

火葬场的人拿来一个小锤子，砸开大些的骨头，然后我们都举着木筷围在托台旁，筷子用来捡骨。做这件事得两人合作，两双筷子一起捡起一块骨头，把它放进骨灰瓮里。先捡脚骨，往上一直捡到头骨，因为你可不想让她在永生的余日都上下颠倒。我和爸爸一组，我们两人都非常小心。我们捡的时候，无印在解释哪块骨头是哪里。哦，那是她的脚踝。那是她的大腿。那是她的手肘。哦，看啊，是她的喉核！

每个人都超级开心，因为找到喉核是个好兆头。无印说这是最重要的骨头，英语里我们叫它“亚当的苹果”，但日语里它被叫作“喉仏”，因为它是三角形的，看起来有点儿像一个坐禅的人形。如果你能找到“喉仏”，那么死者就会进入涅槃，回到永恒的宁静之海。“喉仏”是最后放进瓮里的骨头，他们把它放在最顶上，然后盖上瓮。

我们不需要坐大灵车回去，因为现在己子很小，她可以坐在我的腿上，我就这么一路抱着她回到山上。等我们到家后，我们走进己子的房间，把她的骨灰瓮和相片放在家族神龛上，就在春树一号旁边。

无印离开，从主神殿拿来了己子的“生”。有人已经在守夜时把它拿去装裱成卷轴，现在无印把它挂在家族神龛旁，就挨着老己子的遗像。记者们拿她的遗言大做文章，四处向寺院总部的僧侣大佬们打探他们深奥的解读与诠释。没人意见一致。有些人说它是一首诗的开头，她没能写完。其他人说不是，说它是一个完整的表述，表明她仍执着于生，所以即使活了一百零四年，她的领悟仍不圆满。剩下的人不同意，宣称在死的那一刻写“生”，意味着她理解了生死为一，所以她已经大彻大悟，从二元中解脱。但事实是，除了我和爸爸，没人会理解她的真正意图。我们不说。

妈妈去帮无印和檀家太太们打扫厨房，突然只剩我和爸爸坐在家族神龛的前面。从他在巴士站找到我至今，这是我们头一次独处。真的很静。此前，一切都很疯狂，所有尼姑僧侣檀家进行仪式和念经，还有记者们问问题，但现在只剩我和爸爸，以及所有的欲语还休。语句像鬼魂一样飘荡在我们之间，而己子写的那个大字是最可怕的鬼。

有点儿尴尬。我能听到厨房里遥远的低声细语，听到准备食物的声响，还有昆虫在花园周围嗡嗡叫。那是春天，正开始变暖。

“我好奇盒子里面有什么。”爸爸说。

我以为他只是在试着客气寒暄，但他在指的是神龛上的架子，装有春树一号的“并非真正遗骸的”遗骸的盒子就放在那里。我松了口气，他问的东西我恰好知道答案，于是我告诉了他整个故事。当然，他已经知道故事的大部分，但我不在乎。我很自豪，因为这是个好故事，而且是己子告诉我的，现在我可以告诉他，把未说出的话语鬼魂赶走。所以我把全部都告诉他：春树一号的应征入伍，大雨里的游行，他不得不忍受的所有训练、惩罚和霸凌，以及他如何不顾这些艰辛，最终完成了自

己的自杀任务——虽然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把神风的自杀行为当作英雄的举止有欠妥当，最后海军当局送给己子这个不完全是空的遗骸盒子。

“他什么都没留下，”我解释说，“所以他们就塞了一张写有‘遗骸’的纸在里面。你想看吗？”

“当然。”爸爸说。

我走向神龛，取下盒子。我打开盖子往里看，以为会看到一小片纸。但有其他东西在里面，一个小包裹。我伸手进去拉出来。

它被包在一张旧的油蜡纸里，上面有霉斑，还被虫咬过。我翻过来时，碎片掉下来。我擦拭掉灰尘。

“那是什么？”爸爸问。

“我不知道，以前不在的。”

“打开它。”

于是我打开来，剥去外层的油纸，小心地不撕坏它。里面是一个折成块状的薄作文本。我打开来翻到第一页，上面写满了字，是用浅蓝色墨水写的，从左到右穿过纸面，不像日语那样从上往下写，像英语，但我看不懂。

“我不会读。”

爸爸伸出手：“让我看看。”

我把本子递给他。

“是法语。”爸爸说，“有意思……”

我很吃惊，我没料到 he 懂法语。

爸爸往前探身，小心地轻翻脆弱的纸页。“我猜可能是春树舅舅的，”他说，“己子おばあちゃま提过一次日记本。她说春树一号一直有一本日记，她猜肯定丢了。”

“那它怎么到这儿来的？”我问。

爸爸摇头：“或许她一直都留着？”

我觉得不像：“不可能，她会告诉我们的。”

“他写了这些日期，看到了吗？”爸爸说，“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他那时一定在服兵役。我好奇他为什么用法语来写。”

我也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安全，”我解释说，“即使恶霸们发现，他们也读不懂。”

“嗯，很可能你是对的。这是一本秘密日记。”

我感到高兴：“春树舅公真的很聪明，他会说法语、德语和日语。”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炫耀，就好像是自己能说这么多种语言一样。

他抬头看我：“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带回家？你不好奇它讲些什么吗？”

我当然好奇！我觉得快乐，因为我真的想知道春树舅公在他的秘密法语日记里写了什么，同时也因为爸爸和我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做大事了。我看着他跪在神龛旁，仔细地端详纸页，想辨认法语。他看起来就像我以前那个用功的呆子爸爸，快乐地迷失在另一个世界。但之后，他拎着装满炭球的购物袋离开家的样子闯进我的脑海，我的心怦然一坠沉了下去。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未完成的项目半途，我们最后的项目，我们的自杀大计。

他一定是察觉到我在看他，因为他抬起了头。我飞快地转移视线，这样他就看不到我在强忍着泪水。就在那时，我有一个悲伤的视界，我和爸爸被并排摆在家族神龛的骨灰瓮里，没人留下照管我们的遗骸。不会太久了。

“奈绪酱？”

“干吗？”

我知道自己的语气粗鲁，但我不在乎。

他等着，直到知道我真的在听，然后他温柔地开口：“要像己子祖母写的那样，奈绪酱。我们要尽力啊！”

我耸耸肩。我的意思是，当然啦，说得好听，但叫我怎么能信任他？

“生きるしかない！”<sup>(5)</sup>他说，部分是对自己说的，然后他抬头急切地重复了一遍，这次用了英语，就像是为了确保我能听懂，“我们必须活着，奈绪子。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坚持下去！”

我点点头，几乎不敢呼吸，因为我胃里的鱼在甩打它的巨尾，翻腾到空中。然后，它飞溅起一大朵水花，重新潜入水里游走了。水面慢慢地平复。

生きるしかない。我的鱼会活下去，我和爸爸也会，就像我的老己子写的那样。

爸爸又埋头读起来。小鬼酱在游廊里喵喵叫，于是我起身放它进来。我拉开滑动门，它从缝里蹿进来，挤到我的脚踝中间，就像它正被地狱来的幽灵狗追赶一样，它背上的毛都立了起来。一阵有力的暖风从花园里跟了进来，把框里的纸门吹得哗啦作响，听起来就像己子的笑声。爸爸从他舅舅的日记里抬起头。

“你说话了吗？”

我摇摇头。

妈妈第二天就离开了，她得回去上班，我和爸爸留下来帮无印整理老己子的东西。倒不是说她有多少东西。她几乎一无所有，除了春树一号的几本旧哲学书，爸爸说他要了。己子唯一真正关心的就是慈眼寺的命运，但这座小寺院不属于她。它属于总部，他们仍希望把它卖给地产

开发商。但幸运的是，房地产市场因为泡沫经济破灭而崩盘，而且迁移所有墓地会很昂贵，所以他们决定等一等。这意味着无印能留下，至少能暂时留下，我们也可以把家族神龛留在这里。无印答应会照管好它，尽管不是她自家的，在我看来，这多少因为她像个阿姨。我答应她每个夏天都回寺院，而且每年三月会回来帮忙操办老己子的纪念仪式。这是很好的安排，至少眼下是。



# 露丝

## 1

鲸鱼镇的小墓地离家不太远，但露丝抽不出时间经常去走动。她在父母的墓旁种了一棵山茱萸，但第一个夏天大旱，她又忘了浇水，所以尽管小树活了下来，却没了几条枝干，也不再有讨人喜欢的对称感。她对此心有愧疚。

“对不起，妈妈，”她用一把小笤帚扫去花岗岩小牌匾上积了一冬的灰尘和枯叶，牌匾上写有母亲的姓名，“这方面我不太擅长。”

当然，母亲没有回答，但露丝知道她不会介意。雅子不太看重仪式，从来不记得生日，也不庆祝周年纪念日，而且通常把这类仪式视为麻烦。露丝通常都同意，但读过奈绪对老己子葬礼的记述后，她发现自己希望当时纪念母亲过世时能更不遗余力些。

露丝把母亲的后事处理得很低调。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雅子得了下颌癌，但在当时，即使没有阿尔茨海默病引起的并发症，她也太老、太虚弱，扛不住一次手术了。这种手术必须移除她的半边颞骨。她的肿瘤医师推荐姑息性放疗，这个方法不能治愈癌症，但或许可以减轻她的痛苦。的确如此。肿瘤缩小，伤口也愈合了，但那时她需要的护理已经超出露丝和奥利弗在这个岛上能够提供的范围，所以他们把她转到维多利亚一家私人疗养院，她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两年。肿瘤再次复发时，他们又尝试了一轮放疗，但这次，她既没有体能也没有意志康复，她陷入了昏迷。

死亡很快来临。那是个深夜，疗养院里很静，露丝和奥利弗守在她

身旁阅读，突然，母亲的眼睛圆睁，看不到东西，一片茫然，她挣扎着坐起来，呼吸变得浅表而断断续续。露丝把母亲小小的僵硬身体搂在怀里，奥利弗抚摸她的额头，她放松了，眼皮颤振，光从她的脸上流失。她悬在那里一小会儿，处于阈限边缘，吐出最后一口气，走了。

他们和她待了一会儿，陪着她，因为说不定她的魂灵仍徘徊不去。他们握着她的手，对她说话，直到她的身体变冷。

那是一个周二的晚上。葬礼在周五举行。几天过去，露丝担心母亲的样子已经起了变化。但他们被领进火葬场的小前厅，雅子的尸体就陈列在一个棕色纸板盒里，躺在白布下，露丝只觉得再次看到她很开心。他们拿了几件她心爱的东西随她带去：相片、亲朋好友的信件和卡片；免费商店的一条钩针盖腿围毯，是她特别喜欢的；她最爱的运动鞋和她的连指手套；几条巧克力；一本日历，帮助她记住日期；指甲砂锉；透明胶带；一幅水彩画；花朵，奥利弗想给她夏威夷的热带花朵，因为她在那里长大，所以他带来了希洛的火鹤花、祈求好运的铁树叶子、生姜和一大枝浓烈的天堂鸟。他们用这些东西填满了她的纸板棺材，又在她身旁坐了一小会儿，然后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和她吻别了。露丝觉得她和她所有的东西摆在盒子里，看起来很美好，怡然自得。丧葬礼仪师盖上盒盖，他的助手把它推进杀菌室，把轮床排在火葬炉口。门打开，盒子滑了进去。露丝旋动转盘启动火葬炉。她妈妈真小，礼仪师说，只有三十三公斤，用不了很久，几个小时，他们可以下午两点后来取骨灰。

他们在纪念花园里走了一圈。花园就在殡仪馆隔壁。那是个美好的早晨，太平洋的天空挂满横纹云，但太阳依旧射穿了云层，一切都湿漉漉地闪着金光。道格拉斯大冷杉环绕花园，她母亲以前喜爱这个品种。所有阔叶树都变了颜色，它们黄色和橘色的树叶映衬着暗沉的松柏鲜明夺目，草上点缀着亮色的叶子。他们沿着一条小路绕池塘走，直到能看见火葬场的烟囱。他们看了一会儿，里面没冒烟出来，但他们能看到一

条稠密的热气柱微微发亮，那就是她母亲的肉体留下的一切，它们已化为青烟。奥利弗说，她能借以太形态乘信风而去，转眼间回到希洛。露丝说，她妈妈会喜欢那样的。

他们把她的骨灰带回鲸鱼镇，露丝去找朵拉谈。她是社区俱乐部的秘书，也负责墓地事务。

“哪里都行，”朵拉说，“选块地方挖个洞，不过可别把别人挖出来。”

“很小一块地方，”露丝说，“只放她的骨灰，还有我爸爸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栽棵树，一棵日本山茱萸。”他们俩都喜欢日本山茱萸。

“应该没问题，只要你不遮住别人的光。不过别忘了浇水。”

她母亲去世这么些年，那棵歪脖子小山茱萸一直没怎么长过，但它每年春天都能开几朵花，尽管周围几乎没人会注意到。露丝的母亲不想办葬礼，她父亲也不想。他们已经比大多数朋友活得久了，而且小岛偏远的位置也让那些活着的人没法来扫墓。尽管有时露丝会在她母亲的石碑旁发现一朵蔫了的玫瑰，或者一个毛绒小玩具，这说明有人顺便来拜访过。她猜玫瑰是朵拉放的，但毛绒玩具难倒她了，不过她母亲应该会喜欢。

“我希望您二老不会太寂寞。”露丝说，最后擦拭一遍她父亲的石碑。她犹豫地环视周围的坟墓，很多老坟都只剩凹陷的大坑，留有腐朽的木头小十字架做标记。有石头的坟墓更容易找，一两块久远的墓石上有航海主题，对死在海上的渔民和船长致敬。几个较新的坟墓以粗糙的佛塔和图腾木板做标记，木板是嬉皮士萨满刻的。有几个墓有打扫的痕迹，但大多数都无人打理。老供品比如贝壳、石头、淌蜡的蜡烛和流苏捕梦网都四下散落。一面扯裂了的西藏经幡挂在一棵雪松的高枝上。这是一处寂寞之地。露丝的母亲，一个遁世的人，不会介意，但她父亲喜

欢有人做伴。

露丝把笊帚放回背包，拿出一把小手镰，是用来剪短枯草的。她检查了一下山茱萸。它还是歪七扭八的，但已经蹿高了一点儿。小叶芽在细枝末端露出雏形，她发誓要在春天时回来看它开花。她在本地健康食品合作社买了一把香，现在她从背包里抽出一根，用打火机点着。她把它插进土里，然后坐在坟墓前的地上……要干吗？她不知道。地还是湿的，因为下了很久的雨。一缕烟从香的顶端袅袅地升上天空。头顶的天是蓝蓝的，挂着条状高云。她想起奈绪的假葬礼和己子的真葬礼，真希望自己知道一段能唱诵的经文。是怎么念的？去啊，去啊，去彻底超越一切，醒悟过来，欢呼……

大概像这样。

## 2

“日本人对待葬礼和纪念仪式非常认真。”露丝说。

“你母亲不是。”奥利弗答道。

他们和穆丽尔站在外面的露天平台上，测试奥利弗为iPhone订购的观鸟接环镜头。穆丽尔希望再次看到林鸦，露丝想让奥利弗给它拍张照片，连同GPS坐标一起传送到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的公民科学数据库。

“是啊，妈妈是怪人。她不太像日本人。”

“你也不像。”他支起长焦大镜头，iPhone接上去就像个小跟班，然后他仔细地扫描道格拉斯大冷杉树枝，同时研究起了小屏幕。树在蓝天映衬下显得很暗，他调不好对比度。

“我知道，”露丝说，“但我在努力。今天早晨在墓地的感觉很好，山茱萸看起来也没那么不平衡了。”

他把镜头摇向一片雪松林：“根现在应该扎牢了，再熬几个没人照管的早年应该都没问题。”

他摆弄镜头，想让图像聚焦。穆丽尔带了她自己的高倍望远镜，她在听他们对话时，一直在审视树枝。

“我不觉得你母亲是怪人，”他说，“我真心喜欢她，岛上很多人喜欢她。她在这里有朋友，尽管她记不得谁是谁。你连个小型纪念仪式都不办，真丢人。不是为她办，是为所有人办。”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贝努瓦给她扫墓吗？他从免费商店给她带小玩具。”

露丝突然沉默不语。“贝努瓦，当然是他。穆丽尔说得对，是丢人。”她转换话题。

“其实，我真正要说的是关于奈绪和己子。日本人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纪念仪式。老己子三月去世，对吧？奈绪答应每年三月回己子的寺院，帮忙操办纪念仪式。寺院坐落在仙台以北，靠近海边和地震的震中，差不多在海啸经过的路径上。所以问题是，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她在那里吗？我觉得证据已经相当确凿。她在，她知道海浪就要来了，她抓起无印的塑料袋，把她最珍贵的东西塞进去——她的日记本，春树一号的信还有手表……”

“推测有什么意义？”奥利弗问，“你甚至没读完。”

穆丽尔放下她的望远镜，惊骇地看着露丝：“你还没读完？”

“没有，”露丝说，“我还剩了几页没读。”

穆丽尔摇摇头：“我真搞不懂你，要是我，我会坐下来把那该死的东西从头读到尾，找出我能找的一切，先不去找什么证据来支持我的结论。没什么能阻止我抵达结局。”

露丝注视着天空中的絮状云，思考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最好。“好

吧，”她说，“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我在试着调整我的节奏。我觉得我有必要为奈绪这么做。我想以她生命的相同速率阅读，现在看起来很傻。”她停顿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继续，“然后结尾就出了岔子……”她最后还是说了。

“结尾哪儿不对？”

“呃，没什么。只是它一直……在变。”

“在变？”

“在退。”露丝说。

“有意思，你愿意解释一下吗？”

于是露丝解释说自己如何飞快地翻到过书的结尾，确定所有纸页都是写满的，却不料在她正打算读的时候，同样的纸页突然变成一片空白。她看着奥利弗寻求证实，他扬起眉毛耸耸肩。

“怪事，”穆丽尔说，“原谅我这么问，但你们俩是不是抽了很多大麻？”

“当然没有，”露丝说，“你知道我们不抽大麻的。”

“就是核实一下。”穆丽尔说。她坐在开裂的平台座椅上，椅子发出不祥的吱嘎声，让奥利弗紧张地抬眼一瞥。露台的家具和露台一样，还有整个露台小屋都年久失修，他一直在等着哪天被风雨侵蚀的木板彻底崩塌，有人掉下去。

“你描述得很有意思，”穆丽尔在手指头上绕她的辫梢，“读者面对空白页，就像作者的写作障碍，只不过是反过来。”

露丝思考这句话：“你的意思是，作为她的读者，我有障碍，所以她的文字才消失了？我不喜欢那种理解。况且根本说不通。”

“很难说，媒介是个微妙的活儿。她写到哪里纸变成空白的？”

“她刚赶上自己的进度，就是她自己故事的现在时态。她正坐在仙台巴士站的长凳上，她最后的话是‘我猜这就是现在的感觉了’，然后就没了，一片空白。她没话说了，直到……”

她犹豫了。她做梦的部分更加怪诞，她不敢肯定自己该不该告诉穆丽尔，但穆丽尔正专注地看着她。于是她描述了林鸦如何把她引到上野公园的凳子上，奈绪的父亲正在那里等他的自杀接头人，以及他们怎么聊到奈绪，他又如何前往仙台去找她。

“然后第二天早晨，我查看日记，她已经写完了一整篇新日志，关于老己子的死和葬礼，以及她和父亲的和解，还有她答应无印每年三月回寺院。”

“听起来是足够完满的结局。”穆丽尔说。

“好吧，”露丝说，“本来可以是，只不过我仍没读到结尾。每次我打开日记，都有更多的篇章，就像我说的，结尾一直在退，就像回潮的海浪，就是够不着。我就是赶不上。”

“越来越好奇了。”穆丽尔说，“好吧，我还有两个理论。在土著神话里，乌鸦相当强大。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这只林鸦是你的专属精灵，你的图腾动物，就像猫是奥利弗的一样。”她中断了一下，转向奥利弗，“很遗憾听说了佩斯托的事，你知道，贝努瓦也失去了他的小狗，没听说吗？”

“是啊，”他简洁地说，背仍转过去，“真见鬼。”他希望佩斯托会平安归来——他僵直的背脊依靠希望撑起——但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个愿望越发不可能达成了。穆丽尔也有过一只爱猫，被美洲狮抓走了，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整个身体似乎都泄空了，沉进要散架的椅子上。

“确实见鬼，”她说，“我一直告诉自己，我们幸运地活在一个足够完整的生态系统里，这个系统足以供养大型食肉动物，但我还是想念我的欧文。”她盯着自己的大腿，然后深呼吸一次，振作起来。“总

之，”她继续说，“我的理论就是，这只乌鸦从奈绪的世界来到这里，引领你进入梦境，这样你就能够改变她故事的结局。她的故事本来要以某种方式结束，而你干预了，这就为另一种结果建立了条件。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现在’，奈绪还没赶上。”

穆丽尔倒回到椅子上，似乎对自己很满意。

露丝大笑：“你还敢自称人类学家？”

“我退休了。”穆丽尔说。

“我明白了。那你第二个理论是什么？”

“你可能不喜欢这个理论。”

“说来听听。”

“嗯，这类似我的读者障碍理论，即这是你的作为，和奈绪的现在无关，和你的现在有关。你还没赶上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的故事是现在时态，除非你赶上你自己的，否则你无法触及她的结局。”

露丝思考了这一理论。“你说得对，”她说，“我不喜欢它。我不喜欢在别人的叙述里起那么大的媒介作用。”

穆丽尔大笑：“小说家讲这种话真够由衷的！”

“我不是个——”露丝正要开口，奥利弗插话了。

“看啊！”他说，把镜头对准一棵枫树，“就在那儿，那丛矮枝里。那不是你的乌鸦吗？”

穆丽尔探身过去，举起了她的望远镜：“看起来像林鸦，长得真俊啊。你觉得呢？”她把望远镜递给露丝。

露丝花了好一会儿才在一团团的树枝和某个老头的一缕苍白胡须间定好位置，然后她看到它了，一扇光滑油黑的翅膀衬在鲜绿色的苔藓草垫上。她对焦望远镜的镜头，乌鸦离得很远，但图像稳定器让她看得很



清楚。“对，就是那只。我认得那个鹰一样的轮廓，我几乎可以肯定。”

乌鸦伸长脖子转过头来。

“它看到我们了，”露丝说，“它在直视我们。”

奥利弗又拍了几张照片。“拍得不算太好，”他说，“但用来鉴定或许足够了。真希望能拍到更好的照片。”

他再次对准镜头，但就在他聚焦的时候，乌鸦耸起它的肩膀，振翅起飞了。

露丝放下望远镜：“它会去哪儿呢？”

“那儿。”穆丽尔往上指着说。

乌鸦已经冲出树枝，越过草甸向他们飞来的同时，高度也在攀升。当它飞到头顶正上空时，它的爪子丢下了什么东西。小物件从空中落下，在他们脚边的平台上弹开，滚了几下，嵌在了两块腐朽的平台木板中间的缝里。

“奇怪，”露丝说，“那是什么东西？”

“一个坚果，”奥利弗弯下腰去拾，“卡在缝里了。”

“一个坚果？”露丝觉得失望。她在期望什么？

奥利弗跪下来。“看起来像榛果。”他说。他拿出他的多刀工具，拉出一片刀片。“很可能是去年秋天我们哪棵树上的。”他撬出坚果，拿在手里翻来滚去。

露丝抬头望去，乌鸦在头顶盘旋，每绕一圈就飞得更高。她想起春树的乌鸦队长：“你觉得它是在尝试向我们投弹吗？”

“我表示怀疑，”穆丽尔说，“乌鸦把坚果和蛤蜊扔到石头上砸开。”

乌鸦仍在头顶上空，但现在飞得更高了，只剩空中一个点。“你觉得它在等我们砸开它吗？”

“它看起来不像在等，”穆丽尔说，“它似乎要离开。或许这是分别礼物。”

“喏，”奥利弗说，把坚果扔进露丝的手里，“既然是坚果，肯定就是给你的。”

“谢谢你啊，”她说，把硬硬的小东西放在掌心里滚来滚去，“我尽量不往心里去。”

奥利弗仍跪着，把他的多刀工具折好，突然平台下的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房子建在山丘的上坡，露台伸到一处小下坡的上方，下方构出一大块可以爬动的空间。

“下面有东西在动。”他说。他趴下去往腐朽的木板缝隙里看，脸贴着刚才嵌进坚果的裂缝：“太暗了。递个手机给我，行吗？”

露丝打开手电筒应用，把手机递给他。他把光束照进下方的黑暗里。

“什么东西？”她问，但奥利弗没回答。

他慌乱地爬起来跑过门廊，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下楼梯，在茂密的丛生蕨类植物里摸爬滚打，然后匍匐在地，消失在露台下方。从上面往下看，她们能看到他在灰尘里摸索前行的光束，然后她们听到微弱的一声，介于尖叫和呜咽之间，然后是奥利弗的声音在哭喊：“你在这里干什么？”

“是佩斯托，”露丝说，紧攥穆丽尔的手臂，“它从鬼门关回来了。”

猫被袭击了，伤得很重。意外肯定是几天前发生的，因为伤口已经长合，但感染了。它一直引以为傲、常常跷到天上的尾巴软绵绵地耷拉下来，拖在地上。它很憔悴，皮毛上掺有血块，蒙了厚厚一层灰，眼睛暗淡冷漠，就好像它退到了内心深处不可亵渎的动物领地，在那里它感觉不到疼痛。奥利弗把它托出来抱着，露丝找来一个箱子，在里面垫上毛巾。他们把它放进箱子里时，它想站起来，但马上摔倒了。它的后腿使不上劲。

“情况不妙。”奥利弗说，“伤口非常深，都化脓了。”

他深吸一口气，然后用手探摸猫的两条后腿。他碰到受伤的尾巴时，佩斯托抬起身来想怒吼，但即使那样它也做不到，重重地倒回毛巾里。

“它疼得太厉害。”奥利弗说。他的音调很高，话听起来也很生硬。他直起身来，站在盒子旁边，盯着下方的盒子：“蠢猫。它活不了了。”

“你怎么知道？”露丝说，“或许它——”

“不，”他打断她，“感染已经扩散到全身。我们要给它安乐死。”

“需要我打给朵拉吗？”穆丽尔说。

“不，”露丝说，“我们得带它去镇上。我们得带它去看兽医。”

“没意义了，”奥利弗说，他转身走开，站到露台的栏杆旁，“我就知道会出这种事。蠢猫，往外跑，惹事打架，早晚的事。”

“我们要是现在出发还能赶上下午两点钟的渡轮。”露丝说。

“不值当，”他说，“它要死了。它不过是只愚蠢的谷仓猫。”

“我们可以在船上打给兽医。”

“不。兽医很贵。我们一路折腾到那里，然后他们只会把它安乐死……”

他站在那里背对他们，紧握着栏杆。露丝看着他僵直的背脊。他气死了。生她的气，生猫的气，生全世界的气，因为都伤了他的心。她进屋拿了车钥匙，又出来，抱起装猫的箱子，把它搬到车子的后备箱里，然后装好。她把车倒出去，摇下窗户。“快点。”她朝他喊。

他转过头，在犹豫。

“去啊。”穆丽尔说，把他往车的方向推。

在渡轮上，他直愣愣地盯着前窗外的海浪，而露丝打电话告诉诊所他们正在来的路上。“蠢猫。”他一直在念叨，“蠢猫。”等他们到了那里，他把盒子搬进去，把佩斯托放在桌面上，让兽医给它剃毛，切开它的伤口清洗抽干。伤口很糟，兽医也说这是他见过最糟的，是尖牙和利爪造成的深伤，很可能是一只浣熊，或者是一群浣熊。佩斯托试图逃跑过，这也是为什么它后腿上的伤口最严重。但真正的威胁是感染，已经扩散到全身了。愈合不好。他们必须保持伤口清洁，如果伤口开始合拢还得再次切开，这样才不会化脓。他们需要一直给它喂抗生素，遏制感染，还要每天三次把它的身体浸在温水泻盐浴里。奥利弗问问题、做笔记，然后找兽医要了一把手术刀。兽医讲解如何打开伤口排干脓水时，露丝就靠在椅子上，努力控制自己不要晕倒。奥利弗看似无情，但他的决心回来了。他要救活他的猫。

他们离开时她仍觉得想吐，于是他开车。佩斯托打了麻药，睡在后备箱的箱子里。在渡轮上排队时，她把头靠在座椅靠背和车厢门之间，闭上眼睛，听着奥利弗分析。他鬼打墙一样颠来倒去地说话，试图厘清状况。

“至少我们知道了，”他一直在说，“即使佩斯托现在熬不过去，至少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让我抓狂的是那个，不知道它到哪儿去

了，还有不知道它是死是活。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会竭尽全力救它，但即使我们救不活它，即使它明天就死了，至少我们知道我们试过了。蠢猫。没什么比一无所知更糟……”

## 4

亲爱的露丝：

我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尽管我的结果或许不尽如人意。我们上一次通信后，我成功地恢复了一些丢失的电脑文档，还查找到一封旧邮件，一定是哈里寄给我的，但我必须坦白，我不记得自己曾回信给他。我马上给他写信，但还没有回音。我自作主张把你的邮箱地址发给他了，跟他说了你的当务之急，所以你可能会直接收到他的信。但还是提一句，或许你不会收到。我把他的邮件转给你，你读了就会理解我的意思。

当然，这封邮件写于地震和海啸之前，所以恐怕对你没有太大用处，也回答不了你关于我这位谜一般的朋友和他家人目前下落的问题，但我不禁觉得，这封邮件里有些内容会让你觉得有趣。最起码，我觉得你对我们最近一次的对话应该知情，尽管距今已有几年时间了。

## 5

亲爱的龙：

谢谢你没有忘记你的老朋友，我已经疏忽很久未给你写信了。首先让我回答你亲切的问题。我的家人都好。我妻子仍在教科书公司工作，最近她发展了深海潜水的新爱好。我非常感激她在我失意的时候支持我，也感激我的女儿奈绪子。我们刚从阳光谷回到东京时，她也有过诸多不顺，甚至一度辍学。但后来她严格要求自己，通过了同等学力考

试，成功地拿到蒙特利尔一所国际高中不错的奖学金。在那里，她对法国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至于我，几年前，我启动了我的新互联网创业公司，这是一个名叫“无-无<sup>(6)</sup>维多清洁”的线上加密安全系统。出于保密协议，我无法告诉你太多细节，但这个理念是奈绪子启发我的。在她读初中的时候，她是残酷霸凌的受害者，她的同学戏弄她，甚至拍下她的羞耻视频贴到网上。我看到这些时，流了好些眼泪。我非常愤怒！身为她的父亲，保护女儿安全是我的义务，我却做不到。我就像个瞎子，太自私，因为看不见，所以我只关心我自己。

但等我终于觉醒后，我开始着手研究，终于开发出一种麻利的小蜘蛛。它可以爬到搜索引擎的数据库里，清洁所有出现我女儿名字和个人信息的实例，以及所有图像和下流视频，直到一点儿耻辱的蛛丝马迹都不留。一切清洁如新。“超级洁净！”奈绪说，她很高兴可以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开始全新的生活。

所以那是个极好的结果，之后我有了个想法，就是或许我可爱的小蜘蛛，我叫它“销毁者无-无”，可能对其他人也有用。比如说，有很多人犯了错误想纠正过来，我的小“无-无”就能帮得上忙。还有就是，很多人想要消失，“无-无”可以做到，这样就没有人能找到你。比如说，你是个名人，然而你累了，想像正常人一样。

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开发了两种“无法”。“无法一号”是量子方法，我们叫它“Q-无”。这种方法是让“无”在多个世界的网络上搜索所有关于你的实例，然后把所有实例都切换成“零”。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不过这种方法就像和时间玩折纸游戏。这种方法最难也最贵，因为“Q-无”必须在各个世界之间协同合作，切换合理的过去，所以只有你非常富有才能操作。即便那样，有些人还是太出名了，无法实现完美的“超级洁净”，因为他们在太多世界里都有名声。

“无法二号”则更简单，更程式化，因为这个“无”只能切换现在

和未来。这种方法叫作“机甲无”，它更加平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成功。在这种方法里，“机甲无”只把搜索引擎作为目标，它吃掉你的名字，让引擎搜不到你。所以当没人能找到你时，你很快就会没有名气，不久后你就会消失。这就像一个渐变隐形的斗篷，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

我有很多有名的顾客，你已经再也不会听说他们了！（是个笑话没错，但是真的。）

喏，龙，现在我理解了，自杀是旧式想法，是老派唯物主义时代的东西，而且自杀又麻烦又不必要。现在有了我的“无-无”，就不需要去操心这些麻烦事情，因为如果你不想继续存在的话，我的小蜘蛛可以利索地把你还原归零。奈绪子编造出一条滑稽的不存在理论，她称之为“无有<sup>(7)</sup>”理论。她说“无有”就是新贵的“有<sup>(8)</sup>”。这是新式的想法。她说无名氏就是新贵名流。她说新酷的标志就是你的名字没有点击数。没有点击数才标志着你有多么深闺未识，因为真正的自由正来自无名状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或许某种程度上是真的，因为我的“无-无”发展得很好。自从网络泡沫破裂以来，我头一次能够再为我的家人提供舒适的生活方式。

我希望你也进展顺利。我一直在你的网站上密切关注你的工作，看起来你不需要我的服务，但如果你未来有需要，希望你知道可以找我。

你的朋友

“哈里”

# 奈绪

## 1

哇，我真的会想念你。是很疯，我知道，因为你甚至还不存在。而且除非你发现这本书并开始读它，否则你可能永远不会存在。你只是我想象中的朋友，至少现在是。

不过，我还是觉得如果我在街上和你擦肩而过，或在星巴克和你四目相对时，我会认出你来。那样会很怪吗？即使我临场退缩，决定不把这本书留在某处让你找到，即使我决定让你只存在于我的脑海里或许更好，我仍觉得，我会怦然心动认出你来。你或许只是虚构的，但你是我真正的朋友，你帮过我。我是说真的。

总而言之，你也看到了，现在纸要用完了，所以我们最好圆满结束。我只想告诉你老己子的葬礼后发生的事，还有让你知道我和我家人的状况，这样你就不用太担心。从仙台回家的路上，我爸爸真的带我去迪士尼，尽管在葬礼后做这种事有点儿怪异，而且我已经过了跟米奇酱握手会超兴奋的年龄。但其实真的很好玩，尤其是看着我爸爸在未来世界里以光速穿过冰洞小行星带追踪死亡之星的样子。

说到星星，我们回到家一个月后，有一晚爸爸和我出门散步，走到隅田川旁的小公园里，我们坐在秋千上，看着头顶的星星，河里暗流涌动。野猫在阴影里鬼鬼祟祟，吃着垃圾。在黑暗中前后摇荡，很容易聊到深奥的话题。我们聊到星体、宇宙的大小，还有战争。我们那天早些时候刚读完春树一号的秘密法语日记。我爸爸找到一个在大学里读法语诗歌的研究生给我们翻译，我们一起读，我头一次认识到人有多邪恶。我以为我了解一切残酷，但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的老己子懂得。所以



她经常随身戴着春树一号的数珠，那样她就可以祈福，让人们彼此间少些残酷。葬礼过后，无印把数珠给了我，现在我也一直戴着它们。都是漂亮紧实的珠子，深邃光洁，承载着春树一号和己子手指印入的所有祝福。我不懂祷文，所以我只是让它们一圈圈地转，在脑子里为我爱的所有人和事物念祝福语。等我数完了我爱的东西，我就继续念我不太恨的东西，有时我甚至发现自己能够去爱自以为恨的东西。

在法语日记的末尾，他死前的那个晚上，我的舅公其实写到了他的自杀计划。我和爸爸都惊诧地得知，他打定主意根本不把飞机撞进敌军的航空母舰里。他无法逃避执行任务，所以他决定把飞机开进海里。当然了，这绝对是最高机密。他知道如果指挥官们查明他刻意不中目标的计划，会以叛国罪处死他。他想确保他的母亲和妹妹们拿到补偿金，那是政府理应发给飞行员烈士家属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就像乌鸦队长。他不想支持他所痛恨的战争，他也不想造成任何苦难，即使是所谓的敌人。我读到这里时，其实感到一点儿羞愧。我记得自己以前埋伏大辅君，痛殴他，还以生灵的身份捅我的敌人玲子的眼睛。我开始对此感觉很糟，决定如果再见到他们我要道歉，虽然我们很可能不会再见了。大辅和他妈妈搬走了，而我因为不再去上学，我也见不到玲子了。

总之，当我们读到春树一号决定飞进海里时，我爸爸彻底失常了。我们当时在家，坐在被炉旁，他在给我大声朗读翻译本，当他读到那部分时，他放下那页纸，发出很大一声吸鼻声，听起来有点儿像超大声的喷嚏，却又不是。这是悲伤的大爆发。他站起来走到洗手间，关上了门，但我还是能听见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很奇怪，对吧？听到爸爸整个人崩溃，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当然也让我吓得够呛，因为如果你爸爸已经尝试过自杀好几次，这种事也会让你紧张。最后他还是出来了，开始做饭，就像一切都回归正常一样，所以我也不再提。当晚，我们在公园的黑暗里荡秋千时，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失态，他告诉我了。

都关系到他在阳光谷的工作，还有他为什么被裁员。那整件事发生

时我还小，所以我当时不理解。我只知道他在为一家电脑游戏公司设计界面，在我看来很酷。

“我的界面真的很棒，”他说，“做得非常好玩。每个人都喜欢玩。”他眼里有这种留恋的遥远神情，“我们在做第一人称视角的操控构图原型。他们叫我‘观点先锋’。然后我们公司和美国一家军方承包商签了合同，他们要把我的界面应用到武器控制器设计中，供士兵使用。”

“哇！”我说。那听起来也很酷。我没那么说，但他从我的声音里听出来了。他把塑料拖鞋的鞋头铲到秋千下方的秃沙里，不再摇荡。

“那是错的，”他说，身体前倾靠近吊起秋千的铁链，“那些小伙子要去杀人。杀人不应该那么好玩。”

我也不荡了，停在他的旁边。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血在往我的脸颊上涌。我觉得自己太蠢、太幼稚，同时我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迸裂开了，或许是世界在为我迸裂，让我看到下层真正重要的东西。我知道我只看到了一丁点，但它比我以前看到或感觉到的任何东西都要大。

他跳下秋千，开始走路。我跟着他。他告诉我他如何陷入深度抑郁，夜里睡不着觉。他试过找人谈他的感受，甚至去见了加州一个心理学家。他也一直在工作时提起这个议题，试图说服他的开发团队的成员，让他在界面设计里编入某种现状核查程序，这样可怜的飞行员就会醒悟，理解自己在做的疯狂行为。但军方承包商不喜欢这个想法，他的公司和组员都厌倦了听他大谈感受，所以他们解雇了他。

他坐在一只水泥熊猫的背上，手托着脸。“我太羞愧了。”他说。

我无法相信。我盯着他，他整个人弓腰驼背地趴在熊猫头上，我觉得我的心就要被自豪感胀破。我爸爸完全就是个超级英雄，我才是那个应该羞愧的人，因为在他为自己的信仰受到迫害的整段时间里，我只是在对他发脾气，因为他害自己丢了工作，害我们没钱，还毁了我的生

活，所以你看我有多懂事。

他还在讲：“……那就是我今天读到春树舅舅日记痛哭的原因。我理解他的感受，你明白吗？春树一号做出了他的决定，他把他的飞机驶进了海浪里。他知道这是愚蠢无用的举动，但他还能怎么做？我做了相似的决定，同样愚蠢无用，只不过我的飞机上载了我们全家人。我对你非常歉疚，还有你妈妈，还有所有人，都因为我所做出的行为。

“‘9·11’事件发生后，很明显战争无法避免了。他们已经备战很久。年轻一代的美国飞行员会用我的界面捕杀阿富汗人民，还有伊拉克人民。这会是我的错。我对那些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家人感到非常抱歉，我知道美国飞行员也会不安。或许不是马上。在那些小伙子执行任务时，一切都会感觉很不真实，很刺激也很有趣，因为那就是我们设计出来的感觉。但后来，或许在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后，真相会浮出水面，他们会被痛苦和愤怒拧绞，会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出气。那也会是我的错。”

他坐立不安，从熊猫身上站起来，拖着脚步走到操场外围的铁丝网旁。我跟过去。一扇小门通往上方又高又陡的水泥河堤。我们并肩坐在陡坡上，看着河水湍急的暗流一波波涌过。我知道他想过溺死在那片水里。我知道他在想，他那么多次来这里寻过死。他把手伸过来拉住我的手。

“我让你失望了，”他说，“我被自己的愧疚感折磨，在你真正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你身边。”

我屏住呼吸。他要提内裤事件了。他要坦白是他在竞拍了。我试图抽开我的手。我真的不想谈那件事，但我怎能逃脱呢？毕竟是我问了他一个艰难的问题，他给了我真实诚恳的回答。我欠他的。所以当他问我，我的内裤怎么落到那个恋女内裤变态网站上，还有视频里发生了什么事时，我深吸一口气，告诉了他一切。我知道他和妈妈讨论过我的“伊吉麦<sup>(9)</sup>”，但我觉得他并未意识到有多严重。我能看出他难过

了，这也真的激怒了他。

“谢谢你告诉我。”等我说完后，他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坚硬的锐利，但我知道他不是在对气我，听起来更像是他打定主意要做什么。他站起来，也把我拉起来。我们默默地走回家，在自动售卖机前停了一下，他给我买了一罐果粒橙。他似乎心事重重。我不知道他计划做什么，但自从那晚起，他就重操电脑旧业了，就像一个魔鬼有了存在的理由。

他不再读《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编程，这真是他的超能力。我是说，超级英雄们各有各的超能力，有些很大很炫，比如超级大力、超级快速，还有分子重组、力场之类。但这些能力其实和老己子可以做的超能力事情没有太大分别，比如移动超级缓慢，还有读心术、门廊现形术，仅仅存在就能让他人自我感觉良好术。

言归正传，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只不过我觉得你会想知道。我爸爸似乎找到了他的超能力，或许我也开始找到我的了，就是写日记给你。趁我还有空白页，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和爸爸真的都很好。现在我终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尽管我们还没有真正谈论过自杀的话题，我敢肯定我们两人都不再往那方面想了。反正我知道我没有。等我写完最后这几页纸，我就要去买一本新的空白本子，信守我的承诺，也就是写下老己子完整的人生故事。她的确已经死了，但至少眼下她的故事还在我的脑子里活灵活现，所以我得赶紧在遗忘前把它写下来。我的记忆力很不错，但记忆也是时在，就像樱花和银杏叶，它们一度很美，然后就凋零死去了。

或许你知道这个会很高兴，就是我人生头一次真的不想死了。我半夜醒过来，会检查春树一号的空兵手表是不是仍在走，然后检查自己是不是还活着。信不信由你，有时我真的感到害怕，比如哦我的天啊，要是我死了怎么办！那会多可怕！我还没写下老己子的人生故事啊！有时我走在街上，发现自己在想，哦，千万别让那辆愚蠢的雷克萨斯失

控侧倾轧到我啊，那个稀发侧梳的疯狂变态恋女内裤上班族也别用小刀捅我啊，那个一身全白看起来就像邪教恐怖分子的人千万别在我的地铁车厢里丢沙林毒气包啊……至少等我写完老己子的人生！在那之前我都不能死。我必须活着！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那就是我发现的自己脑子里的想法。至少在我写完她的故事前，我绝对不想死。让己子失望的想法让我热泪盈眶，我猜你会说这是我心理状态的一大进步，我像普通人一样真正担心死亡了。

还有最后一件事。我刚得知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我发现老马塞尔·普鲁斯特不止写了一本名叫《追忆似水年华》的书，他实际上写了七卷！真惊人，对吧？《追忆似水年华》是个非常长的故事，有好几千页，所以他不得不分成好几卷来出版。最后一卷叫作《寻回的时光》，意思是时间失而复得。那有多完美？所以我现在只须睁大两眼，努力找到旧版的《寻回的时光》。我要把它拿到原宿的手工店，看看能不能让那里的女店员把它送到黑客手上，帮我再做一本书形笔记本，然后我要在那里面写老己子的故事。

嗯，你知道吗？转念一想，或许我不会那么做，或许我会真正开始尝试学习法语，那样我就能读马塞尔的书了，而不是把书页全丢掉。那样会很酷。至于我的老己子的人生故事，我觉得我就买一些素色的旧纸，开始动笔就好了。

# 露丝

## 1

她合上本子。

她读到结局了。最后一页。她完成了。

现在要怎样？

她看看钟。红色数字很晃眼，凌晨三点四十七分。快四点了。客厅的柴火炉早就熄灭了，屋子里很冷。如果她人在老己子的寺院里，还有不到一个钟头就要起床坐禅了。她打了个哆嗦。卧室的窗外，阴冷的夜推挤着窗格，只有她头灯映在玻璃上的唯一亮点牵制住它。她能听到竹林里的风声，还有高树嘎吱作响的动静，身旁的奥利弗睡得正酣，他的嘴唇发出微小的噗噗声。受伤的猫安安静静地躺在奥利弗那一侧床边地板上的盒子里。它一定也睡着了。

她在一个小时前莫名醒来，睁着眼躺了一会儿后，还是睡不着，就拿起了日记。她甚至还没有注意到，就已经在读倒数第二页了。只剩一页。然后她犹豫了，不知道纸页会不会突然再次增加。没有。她翻到最后一页，文字继续，她一直读到末尾，然后在纸页的底端，它们停下了。毋庸置疑，没有更多文字了，没有更多页了。

是书都会结束。她有什么好惊讶的？

她回顾文字消失之谜。是她以某种方式找到它们，带它们回来的吗？其实没有听起来这么疯狂。有时她在写作，也会完全迷失在一个故事里。第二天一早，等她打开文档查看手稿时，她会发现自己看到的是她从未见过的段落，有时甚至是一个个她回忆不起来曾经写过的场景。

它们是怎么冒出来的？那是一种离奇的感觉，通常紧跟着一阵恐慌的激励——有人闯入了我的故事！等她继续读下去，这种感觉经常转变为激动，她的头都要探进显示器里，就好像它是光源或热源，她想要跟上那些在她面前铺展的新奇语句。她会依稀茫然地忆起，就像你回忆梦中一片飞蛾般的影像。她的头脑在外围摸索，斜眼瞟视，羞于正面面对文字，唯恐它们会振翼飞去下方的地界，飞到像素以外，就此湮灭。视野之外，头脑之外。

但这次发生的事有所不同。她没在写作，她是在阅读。一个读者当然没有这种奇异的法力，可以无中生字，对吧？但她明显就是做到了，要不就是她疯了。要不……

### **我们在一起会创造魔力……**

是谁给谁施了魔？

她似乎记得奥利弗有一次提起过这个，但她当时没有真正领会他的问题的重要性。她就是那个梦吗？是奈绪把她写成存在的吗？媒介是个微妙的活儿，穆丽尔说过。露丝一向觉得自己足够实在，但或许她不是。或许她和自己的名字指示的一样“缺席”，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文字组合幽灵，是女孩组装的。她从未有任何理由怀疑自己的感官。她对自身作为一具有血有肉的实在存续于一个她记住的真实世界里的实证经验，似乎足够可靠。但现在在黑暗里，在凌晨四点，她不那么肯定了。她浑身一颤，这一突然动作让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与床接触的所有部位。好点了。她努力去感受贴着她皮肤的那床被子的温暖与厚重，她脸上与手臂上的凉意，她心脏的跳动。

那本日记也是，在她手里仍是暖的。她盯着下方的红色布面。是她的想象吗？面料看起来怎么比她第一次发现它时磨损得更加厉害了？她翻到背面。背面有一块黑渍，是猫滴在上面的口水。她把它贴近鼻子，咖啡豆的苦涩香气和水果香波的甜味都淡去了。现在，它闻起来像木头烟味和雪松，微微还有一些霉味和灰尘。她摸到书脊上的镀金字母，然

后飞快打开它，翻到最后一页，好像想杀它个措手不及。

那一页没变。它当然没变。她在想什么？几个额外的词语会趁封皮合上，趁她没在看时偷偷溜进去吗？荒谬。

不过，几个词语就可以颠覆一切。她再次合上本子，像担心一颗松动的牙齿般担心那个破角。封面现在似乎凉下来了。那也是她的想象吗？

够了。

她把日记放到她的床头柜上，关上灯。第二天早晨等她伸手去摸它时，本子已经凉了。

## 2

“既然你读完了，”她说，“我要知道我是不是疯了。”

他们坐在厨房餐台旁喝着上午茶。剃了毛的佩斯托裸露着伤口，戴着伊丽莎白耻辱头圈，正躺在奥利弗腿上的毛巾里，看起来神志不清，非常乖戾。奥利弗刚读完日记的最后一页，他听到她的问题了，举起手来阻止她：“我知道这场谈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拜托别聊了吧。”

她无视他的抗议：“文字消失的那晚，你告诉我我有义务找到它们，你根本不相信纸页是空的，你也不相信结局在后退，对吧？”不是在问他。

他直勾勾地盯着她，一拍都没漏。“甜心，”他说，“我从来没有不相信你。”

“但你就由着我对穆丽尔讲啊讲，她现在也一定觉得我疯了。”

“噢，”他说，听起来松了一口气，“你要是担心那个，大可不



必。这个岛上人人都疯。我敢肯定穆丽尔不会多想。”

这个回答一点儿不能让她安心，但鉴于还有太多其他问题没有解决，她愿意先打住。“好吧，”她说，“假设，不管怎样，穆丽尔的理论是对的，在梦里我能够跟着林鸦去上野公园，找到奈绪的父亲然后把他派去仙台……”

他把日记放到一边，现在他在随手翻最新一期的《纽约客》。

“奥利弗！”

“干吗？”他抬起头来，“我在听啊。你跟着乌鸦去了公园，找到父亲然后派他去仙台。”

“对，所以，那又是什么意思？”

“你说那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是说林鸦把我带回从前吗？如果我没有做那个梦，奈绪的父亲或许就会先走一步，跟他的自杀伙伴接上头，害死自己吗？那样奈绪就永远发现不了她的父亲是个有良知的人，也不会了解她的神风特攻队舅公的真相。”

“我什么都没说，”奥利弗说，“相信我。”

“如果我没有把春树一号的秘密法语日记放进神龛上他的遗骸盒里，那么它又是怎么到那儿的？”

然后他惊讶地抬起头：“是你放的？”

“是啊，我告诉过你。在我梦的最后，我发现它在我手里，我就在醒来的边缘，所以我把它塞进了盒子。”

“明智之举。”他说。

她耸耸肩，感觉很满意：“对啊，我也觉得。就在那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个超级英雄。”

“我确信不疑。”他钦佩地说。

但她还是不信服。“我不知道，”她说，自信也减退了，“如果我在听自己说话，我也会觉得我疯了。很可能有个简单理性的解释，比如是老己子放在那里的。或许她一直都放在手边。或许春树一号在飞行之前以某种方法寄给她了，但她出于某种原因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或许她暗中支持战争，对她儿子最后决定不执行自杀任务感到羞耻。或许她认为他是个懦夫……”

“住口，”奥利弗说，“你现在听起来才是真疯。没有半点证据支持那种假设。奈绪说过的一切都显示出，她的老己子是个和平主义者，还是个激进分子，即使她已经一百零四岁了。所以不要再瞎编牵强附会的解释，搞什么修正主义历史，只为了让你觉得自己神志正常。如果需要你发疯来让己子做她本人，那么就这样吧。那样每个人都开心。”

露丝沉默了。他是对的，当然。他又拿起了《纽约客》，但她还不准备罢休。

“好吧，但春树二号的邮件怎么解释？‘Q-无’和‘机甲无’还有所有那些量子计算的东西呢？你真的相信那些东西吗？他听起来比我还疯狂。”

奥利弗从杂志里往上瞟：“量子信息就像梦的信息，我们无法把它向他人展示，而且我们描述它时，会篡改记忆。”

“哇，”她说，“真美。是你随口编的吗？”

“不是，是某个著名物理学家的话，不记得他的名字了。”[\(10\)](#)

“跟我写作时的感觉一样，就像我头脑里有个美丽的世界，但当我尝试回忆它把它写下来时，我就篡改了，而且我再也找不回它。”她忧伤地盯着窗外，想到她半途而废的回忆录。另一座废墟的世界。可悲。“但我还是不理解，量子计算跟这有什么关系？”

奥利弗把腿上的猫挪了个位置。“好吧，”他说，“你在猜测多重结果，对吧？多重结果暗示着多重世界。你不是第一个疑惑的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多重世界的量子理论一直存在，至少和我们年纪相当。”

“好吧，那确实很古老了。”

“我要说的是，这不是新理论。没有新事物，如果你接受量子力学的多重世界解释，那么可能发生的一切都会发生，或者可能已经发生了。要是那样的话，或许在多重世界的其中一个里，春树二号想出了如何构建他的‘Q-无’，让另一个世界的事物和这个世界的事物相互作用。或许他想出了如何运用量子纠缠来让平行世界彼此对话，互换信息。”

露丝闷闷地看着猫。“我跟不上你，”她说，“我才应该戴耻辱头圈。我不够聪明，理解不了。”

“好吧，我也不理解。你得会做数学运算才能理解它，那超出我们大多数人的理解范围了。但你知道薛定谔的猫，对吧？”

### 3

她当然知道薛定谔的猫。毕竟他们的猫就叫“薛定谔”，尽管这个名字她没什么印象。但要是被继续逼问的话，她会坦白说，“薛定谔”这个名字一直让她略有焦虑，和“普鲁斯特”这个名字一样。她坚信她应该对前者的猫有所了解，也应该读过后者的作品，但实际上她一直抽不出时间做任何一件事。

她知道薛定谔的猫是个思维实验，得名于设计它的物理学家薛定谔，跟生死和量子力学有点儿关系。

她知道量子力学描述物质和能量在微观层面的行为模式，在那里，

原子和亚原子微粒的表现与宏观层面的日常物件比如猫有所不同。

她知道薛定谔提出，把他的理论上的猫放进一个装有致死毒素的理论上的盒子里，如果某一组特定条件符合的话，毒素就会被触发释放。

“说得对，”奥利弗说，“我也不记得细节了<sup>(11)</sup>。但他的基础命题就是，如果猫的行为像亚原子微粒的话，猫就会同时既活着也死掉。只要盒子一直紧闭，我们就不知道条件有没有达到。但就在观察者打开盒子往里看，在他估量条件的一刹那，他就会发现猫非生即死。”

“你是说，他会因为看了猫而把它杀死？”

“不，不完全是那样。薛定谔试图说明的东西有时被叫作观察者悖论。这是你在尝试衡量极小东西的行为，比如亚原子微粒时遇到的突发问题。量子力学很怪。在亚原子层面，单一粒子有一系列可能性的存在形式，可能同时存在于多个地方。这种同时存在于多个地方的能力叫作叠加。”

“说到超能力啦，”露丝说，“奈绪应该会喜欢。”她也喜欢。如果她是个亚原子微粒，就能同时在这里和纽约。

“叠加微粒的量子行为在数学上被描述为波函数。悖论就在于只有没有人在看时，微粒才会以叠加形式存在。就在你观察叠加微粒的阵列打算测量时，波函数似乎就瓦解了，微粒只存在于它诸多可能位置中的一个，只作为单一微粒存在了。”

“多个瓦解成一个？”

“对，更精确地说，反正那是一种理论，就是除非结果被测量或观察，否则没有单一结果。直到观察的那一刻，都有一系列可能性。因此，猫处于这一所谓的模糊的存在状态。它既是活的也是死的。”

“但那很荒谬。”

“的确，那正是薛定谔的目的。这一波函数瓦解理论有几个问题。

把它扩展开来说，就是在任一时刻，一个微粒就是它被测量的任一状态。它没有客观现实，那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目前还没有人能提出数学方法来支持这一波函数瓦解理论，所以薛定谔不完全买账。这一整套猫的东西就是为了指出情况的荒谬。”

“他有更好的主意吗？”

“他没有，但后来有人有。这个名叫休·艾弗雷特的人提出了数学方法来支持另一种理论，就是所谓的瓦解根本没有发生<sup>(12)</sup>。相反，叠加的量子系统依然存留，只不过在它被观察时，发生了分支。猫不是非死即生，它是既死又生，只不过现在以两只猫的形式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你是说，真实世界？”

“对。很疯狂吧？他的理论建立在他所谓的宇宙波函数的基础上，即量子力学不只适用于亚原子世界，它适用于一切，量子 and 猫都行，整个完整的宇宙就是量子力学。从这里开始变得非常让人抓狂。如果既有死猫世界也有活猫世界，那么观察者也牵连在内了，因为观察者存在于量子系统内。你无法脱离，所以你分裂了，像阿米巴那样。所以现在有一个你在观察死猫，另一个你在观察活猫。猫本来是单数，现在是复数了。观察者本来是单个，现在你是多个了。你无法和其他的你互动谈话，你甚至不知道你在其他世界的其他存在，因为你不记得……”

## 4

这能不能解释她糟糕的记忆？

她瞪着猫，它在奥利弗的腿上辗转反侧。猫也回瞪她，合眼之前一个冗长恶意的眼神。是谁在观察谁？此刻，佩斯托的脖子上戴着耻辱头圈，很难观察任何东西，但在浣熊事件之前，它常喜欢观察自己。佩斯

托会是它自己的观察者吗？有趣的问题。它以前常跷起一条腿，研究它自己的肛门。这种观察不像能让它分裂成有许多肛门的许多只猫啊。

就在那时，奈绪的话语向她袭来，也许是己子的话？学道就是学习自己。不，写的人是春树一号。他在援引道元的话，在谈论禅。有那么点道理。依露丝所见，参禅就像一种一刻接一刻的自身观察法，并且显然通向顿悟。但那又是什么意思？

学习自己就是忘记自我。或许如果你坐禅足够久，你作为一个坚固单一自我的感觉就会消解，你会忘记这件事。真是个解脱啊。你就可以作为无限开口的量子阵列中的一部分快快乐乐地晃荡了。

忘记自我就是由万物点悟。山川、草木、牛、猫、狼、水母，那会很妙。

道元都想明白了吗？他早在量子力学发展的几个世纪前写下这些文字，早在薛定谔把他神秘兮兮的猫放在他隐喻的盒子里前写下这些文字。等休·艾弗雷特提出数学方法来支持多重世界理论时，道元早都死了，而且都死了快八百年了。

他是死了吧？

“所以你看，”奥利弗在说话，“我们现在身在一个佩斯托仍活着的世界，但在另一个世界里，它已经被那些卑鄙的浣熊杀死吃掉了，而且那里的我正要诱捕和淹死那些浣熊。因此又把世界再次分为两个，一个是死浣熊的世界，另一个是活浣熊的世界。”

“我头疼。”露丝说。

“我的也疼。”奥利弗说，“别想太多了。”

“我觉得你不应该杀死浣熊，至少在这个世界不该。”

“我很可能不会杀死它们，但那无法阻止世界分裂。只要可能性出现，分裂就会发生。”

“哎哟。”她想到这个。或许不算太坏。在其他的世界里，她已经完成了她的回忆录。回忆录，甚至还有一两本小说。这一想法让她振奋。要是她在其他世界里那么高产，或许她在这个世界里也应该再稍微努力一点儿。或许该是时候回去工作了，但她还是继续坐在那里。

“你真的相信这个啊？”她问，“就是还有其他的世界，在那里春树一号没有死在海浪里，因为‘二战’没有发生？某些世界里没有人死于地震和海啸？某些世界里奈绪活得好好的，或许写完了她关于己子人生的书，你和我住在纽约，而我快要写完下一本小说了？某些世界里没有泄漏的核反应堆，海里也没有垃圾带……”

“无从知晓。”奥利弗说，“但如果‘二战’没有发生，你我就永远不会遇见。”

“嗯，那会很悲哀。”

## 5

不知道的感觉很难。在地震和海啸中，有15854人死亡，仍有几千个人就这么消失、被活埋或者被撤走的海浪卷回海里。他们的尸体一直下落不明，没有人知道他们怎么样了。这是个残酷的现实，至少在这个世界里是。

“你觉得奈绪还活着吗？”露丝问。

“难说。死亡在一个多重世界的宇宙里有可能吗？自杀可能吗？因为你在一个世界里自杀，就产生另一个你没有自杀的世界，那么你就会永远活下去。多重世界似乎确保了一种不灭……”

她已经不耐烦了：“我不在乎其他世界，我关心的就是这一个，我关心的是她在这个世界里是死是活。我还想知道她的日记本和其他东西是怎么被冲到这里，被冲到这个岛上来的。”她伸出她的手臂，指着空

兵手表，“这块手表是真的。你听，它在走。它在告诉我时间。那它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他耸耸肩：“我不知道。”

“我真的以为事到如今我会知道，”她站起身来，“我以为只要我读完日记，答案就会在那里，或者我会想通，但它们没出现，而且我也想不通。真的很失败。”

但她对此无能为力。是时候上楼回去工作了。就在她把手伸进头圈里给佩斯托挠头时，一个念头闪过：“薛定谔的那只猫，让我想起你来。你躲在地下室的箱子里时，处于什么量子状态？”

“噢，”他说，“那个啊，当然是模糊状态，半死半活。但如果你当时找到我，我就会死，绝对的。”

“好吧，还好我没去找你。”

他大笑：“真的？你说真的？”

“当然。你以为呢？我想让你死吗？”

他耸耸肩：“有时我觉得你没了我会过得更好。你可以嫁给一个行业大亨，在纽约城过美好的生活。而现在你跟着我，带着一只坏猫被困在这个天杀的岛上。一只秃毛坏猫。”

“现在是你在搞历史修正主义了，”她说，“有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吗？”

“有啊。有大把证据支持这只猫非常捣蛋，而且非常地秃。”

“我是在说，没了你我会过得更好这件事。”

“我不知道。我猜不会。”

“好吧，那你就该为提出这件事戴上羞耻头圈。因为现在你离开了，还把我判决到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种人生里，和某个土包子行业寡头



丈夫待在纽约。多谢你啊。”她最后轻拍了一下猫的鼻子。

“呃，不用担心，”他说，“你那时已经忘了我的一切。”

当然，他在开玩笑，但他的话伤害了她的感情。她收回她的手：“我没忘。”

他从餐台对面伸过手来，拉住她的手腕。“我只是在说笑，”他说，然后继续拉着没有放，这样她就不能脱开，“你幸福吗？在这里，在这个世界里？”

她一惊，愣在那里思考他的问题：“是，我想我是幸福的。至少现在是在是。”

这个回答似乎让他满足了。他握了一下她的手腕，然后松开。“好吧，”他说，回去看他的《纽约客》，“足够好了。”

---

(1) 正坐 (seiza)：正式的跪坐姿势。

(2) 原文为日文。——译者注

(3) 末期之水 (matsugo no mizu)：最后关头的水。

(4) 逆さ水 (sakasamizu)：颠倒之水。通常浴盆是先倒入热水，然后才加冷水。

(5) 唯有活着。

(6) 无-无 (mu-mu)：非，零，无事无物，零点，不。

(7) 无有 (muy ū)：不存在。

(8) 有 (y ū)：实在，存在，无的反义词。

(9) 校园欺凌。在日本校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10) 查尔斯·伯耐。奥利弗后来查找了出处，发现是出自丽芙卡·戈臣一篇关于量子计算的文章，出现在2011年5月2日的《纽约客》上。

(11) 关于薛定谔的猫思维实验更多的细节，参见附录五。

(12) 欲了解更多关于休·艾弗雷特，请见附录六。

# 结语

你对我好奇。

我对你好奇。

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我在描绘你的样子，一个年轻女子……等一下，让我算一下……二十六岁？二十七岁？大概是那个年龄。或许在东京。或许在巴黎真正的法式咖啡馆里，从你的纸页中抬起头来，搜索一个词语，看着人们过往。我不认为你死了。

无论你在哪里，我知道你在写作，你无法放弃这件事。我能看到你攥着你的钢笔。你仍在用紫色墨水吗？或者你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你还咬指甲吗？

我看不到你在公司里上班，但我也不觉得你是个飞特族。我猜你或许在研究所读书，学习历史，写着你的论文，主题是大正民主时期的妇女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女性“自我”的不稳定性。（有那么一瞬的疯狂，我觉得我在网上找到的那篇专题著作或许是你写的，但没等我查出作者是谁它就消失了。）无论如何，我都希望你写完了那本关于你的老己子一生的书。我希望某日能读到它。我也想读老己子的私小说。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些。我知道如果你不想被找到，我是找不到你的。我也知道如果你想被人找到，就能被找到。

在你的日记里，你引用了老己子说过的关于“不知”的话，为什么“不知”是最私密的方式？或者是我做梦梦到的？不管它，我经常思考这个，我觉得或许是真的，尽管我不是很喜欢不确定性。我更愿意知

道，但又是那个问题，不知敞开所有的可能性。它让所有的世界存活。

话已至此，我仍想说，如果你哪天改变主意，决定愿意被人找到，我会一直等你。因为我真的想见见你。你，也是我的某种时在。

你的

露丝

附注：我的确有一只猫，它正坐在我的腿上，它的前额闻起来有雪松和鲜甜空气的味道。你怎么知道的？

# 附录

## 附录一：禅宗的刹那

安谷己子禅尼曾在一个梦里告诉过我，只有等你理解了时在，你才能理解存活于世是什么意思。为了理解时在，她说，你必须理解一个刹那是什么。

在我的梦里，我问过她，到底什么是一个刹那？

一个刹那是一个非常小的时间微粒。它太小了，以至于一天由6,400,099,980个刹那组成。

等我后来查阅时才发现，这正是道元禅师在他的名作《正法眼藏》（真正佛法之眼的宝藏）里举出的精确数字。

数字让眼睛产生抗拒感，所以让我用单词拼出来：六十四亿九万九千九百八十。那就是道元禅师断定的一天的刹那，老己子飞快地念出那个数字后，打了个响指。她的手指因为关节炎而扭曲得很吓人，所以她的响指打得不怎么样，但她的意思还是传达到了。

请你试一下，她说：“你打了吗？”因为如果你打了一个响指，那个响指就等同于六十五个刹那。

你算一算，就清楚禅宗对时间的颗粒感概念<sup>(1)</sup>了，要不你也可以对己子的话照单全收。她向前倾身，一边调整她鼻梁上的黑框眼镜，一边透过模糊的厚镜片凝视你，然后再一次开口。

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打响指，一直持续打98,463,077次不要间断，就

会经历日升日落，天空转暗，夜色渐浓，每个人都入睡时你仍在打响指。直到最后，在破晓后的某一刻，你打完了你的98,463,077次响指，就体验到了真正密切的觉知，精准地知道你如何度过你生命中一天的每一个刹那。

她跪坐到脚踝上，点点头。她提议的思维实验的确古怪，但她的目的很简单。宇宙中的一切都在持续变化，没有什么能维持原样，如果我们想要苏醒过来，真正地过活，就必须理解时间流逝得有多快。

那就是身为时在的意义，老己子告诉我，然后她再次用扭曲的手指打了个响指。

就那样，你就死了。

## 附录二：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是时有的，但经典物理学同样也是。两者都在描绘物质与能量经历时空的互动关系。差别在于数量级。在最小数量级和原子增量上，能量与物质开始遵从不同的法则，那是经典物理学无法解释的。所以量子力学试图做的，就是通过假定一套适用于原子和亚原子微粒的新原理，来解释这些怪异模式，其中就有：

叠加原理：颗粒可以同时处于两个及以上的位置或状态。（就是说，道元禅师既生又死？）

纠缠原理：两个颗粒可以跨越时空协调它们的属性，表现得如同单一系统。（比如禅师和他的门徒、角色和她的叙述者、老己子与奈绪和奥利弗与我？）

测量问题：测量或观察的行为会改变被测量对象。（即，波函数的瓦解。梦境被叙述？）

如果道元禅师是个物理学家，我觉得他可能会喜欢量子力学。他会自然地领会叠加的总括属性，能够凭直觉感应纠缠的互联性。作为一个坐而思又起而行的人，他会为注意力拥有改变现实的力量这一概念而深深着迷，同时也能理解人类的觉知与云、水、萋萋芳草不相上下。他会欣赏不知的无界本质。

## 附录三：琐思

山峦移动的一日已然来临。

我仍要说，尽管没人会相信我。

山峦不过是沉睡一阵。

但是曾经，它们移动过，如同烈火焚身。

如果你不信我，我也无所谓。

我只请你信这话，且只信这话，

即就在此时此刻，女性将从沉睡中觉醒。

我只希望能彻底以第一人称写作，

我，一个女人。

我多希望能彻底以第一人称写作，

我，私。

——与谢野晶子

这是与谢野晶子的长诗《漫ろ言》（《琐思》）的开头几行，最初发表在一九一一年九月女权主义期刊《青鞥》（《蓝袜》）的创刊号上。

## 附录四：寺院的名字

对日本寺院命名法做了一些调研后，我发现慈眼寺是寺院的名字，而秘汤山是所谓的山名，或者叫“山号”（sangō）。根据中国早期传统，禅师们会隐退至一处遥远的山巅，远离城镇的纷扰，他们会在那里建一座孤立的冥想茅屋，潜心修行。等他们的灵性成就声名远扬后，信徒们就会登山寻找他们，不久僧团涌现，道路铺好，大量寺院建筑群拔地而起，都以之前那座远山的名字为名。（声名是怎么传播的？这些病毒性营销网络和声誉经济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是如何建立的？）

等禅宗流入日本，用山名给寺院命名的传统得以延续，不管寺院下面有山还是没山。结果就是，连建在东京大都会沿海平原上的寺院都有个山名，而且似乎没人介意。

寺院的名字有几个可能的汉字，但最有可能的组合还是“慈眼寺”，包含的汉字分别代表慈悲、眼球和寺院。代表“眼球”的“眼”字和道元禅师的《正法眼藏》——真正佛法之眼——的宝藏的“眼”字是同一个字。

Hiyuzan最有可能的汉字是“秘汤山”（隐秘温泉之山）；不过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名字时，脑中冒出的汉字组合是“比喻山”，可以翻译成“隐喻之山”。我不禁想起勒内·多马尔的绝妙著作《类比之山：一本象征性真实的非欧几里得式登山探险小说》。多马尔的探求对象是一座独一无二且地理上真实存在的山，它的顶峰无法到达，但它的山基易于接近。“通往不可见的门，”他写道，“必须可见。”“类比之山”上可以找到“培拉丹”，这是一种非凡的不明晶状体，只有找寻它的人才能看到。

这一切看似都是题外话，而且离题万里，但既然事实证明老己子的



寺院这么难以捉摸，想想类比之山能带给我巨大的希望。

## 附录五：薛定谔的猫

实验方法如下：

一只猫被放进一个密封的钢质箱内。箱子里除了猫，还有一套残忍的机械装置：一玻璃烧瓶的氢氰酸，一把对准烧瓶的小锤子，还有一个触发器，它可能引发锤子被松开，也可能不。控制松锤的因素是由盖革计数器监控下的一小点放射性物质的行为。比如一小时内，放射性物质的其中一个原子发生衰减，盖革计数器就会探测到它，触发锤子敲碎烧瓶，放出氢氰酸，猫就会死。不过，一小时内没有原子发生衰减的可能性也同样大，这种情况下触发器就会保持不动，猫会活下来。

看似足够简单，不过，这一思维实验的要点在于不要折磨那只猫。关键是不要杀死它，也不要救它，甚至不要估算它死于任何一种命运的概率。目的是举例说明在量子力学里所谓测量问题的繁复悖论：在量子系统里的纠缠颗粒在被观察与测量时发生的情况。

猫和原子代表两个纠缠的颗粒<sup>(2)</sup>。纠缠意味着它们共有某一特征或行为，在这一案例里就是它们在箱子里的命运：衰减的原子=死猫；而未衰减的原子=活猫。二者有一致的表现。纠缠的原子 / 猫一起待在箱子里，是被观察者测量的同一量子系统的一个部分，这个人，比方说，就是你。

现在，先把那个设想放在一边，因为为了进行下去，我们需要理解另外两个基本的量子现象：叠加和测量问题。

假设箱子里不是一组纠缠的原子 / 猫，你在测量的是一个单电子。在你开箱观测之前，那个电子以波函数的状态存在，就是一个它本身的阵列存在于箱子里所有它可能存在的地方。这一量子现象就叫叠加，即

一个微粒可以同时处于它所有可能的状态。（想象一张围栏里老虎踱步的叠加照片，让快门每隔几秒曝光一次胶片。在叠加的照片里，老虎会显像为一团迷离或一抹模糊。在受叠加原理左右的微观量子宇宙里，老虎就是模糊。）

测量问题在你开箱观察颗粒时出现。你开箱时，波函数似乎就瓦解成单一状态了，在时间和空间中固着下来。（用老虎做比喻的话，那团模糊的老虎又变成了一只野兽。）

好了，现在我们回到纠缠的猫和放射性原子。我们现在测量的状态不是老虎的位置，而是原子 / 猫的纠缠。不去看笼中老虎的诸多可能位置，我们要测量的是猫的活力程度，以及它的存在情形，如果它还存在的话。

我们知道因为测量问题，你开箱测量猫的状态的一瞬，就会发现猫非死即活。百分之五十的时间猫会活下来，另外百分之五十的时间，猫会死掉。无论是哪种结果，猫的状态都是单一的，在时间和空间中固着下来。

不过，在你开箱测量之前，猫的状态一定是模糊且多样的，就像那团迷离的老虎。由于量子纠缠和叠加的原理，直到你观察的那一刻，猫一定是既死又活，同时。

当然，这一结论很荒谬，这也正是薛定谔的目的所在。但他的思维实验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在哪一个时点，量子系统不再是一个所有可能状态的叠加，而变成单一的非此即彼状态呢？

引申开来，单一的猫的存在，不管死活，是否也需要一个外在的观察者？也就是，你吗？而如果不是你，又会是谁？猫可以是它自身的观察者吗？如果没有一个外在的观察者，我们是否都同时以一个阵列的所有可能状态存在？

为了解读这一悖论，有过许多尝试。由尼尔斯·玻尔和维尔纳·海

森堡在一九二七年构想出的哥本哈根解读法支持波函数瓦解的理论，假定在观察发生的时点，叠加的量子系统经历一个从多到一的瓦解，这一瓦解必须发生，因为宏观世界的现实要求它发生<sup>(3)</sup>。问题是没有人能够提出数学方法来支持这一观点。

多重世界解读法，由美国物理学家休·艾弗雷特在一九五七年提出，他质疑波函数瓦解这一理论，而假定叠加的量子系统存续并且分支。

在每个接点——禅宗里每个可能性产生的刹那——发生一个分裂，世界分支，多重性继而发生。

每个非此即彼的实例都被一个和取代。一个和，一个和，一个和，又一个和……加总成一个无限总括，彼此又不可知的多重世界之网。

天体物理学家亚当·弗兰克告诉过我，关于量子力学最需要记住的就是，虽然有诸多解读方法，包括哥本哈根法和多重世界假说，但量子力学本身只是微积分。它是一部用来预测试验结果的机器。它是一只指向月亮的手指。

弗兰克教授是在引用一则禅宗公案，关于禅宗第六位祖师，他不识字。当他被问及不能读字，又如何能理解佛教典籍的真理时，第六位祖师抬起手臂，指向了月亮。真理就像天上的月亮，文字就像手指。一根手指可以指向月亮的位置，却不是月亮。要看到月亮，你必须顺着手指看过去。在书本里寻找真理，第六位祖师说，就好比错把手指当作月亮。月亮和手指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老己子若是还在的话会说，“却也没有不同。”

## 附录六：休·艾弗雷特

一九五七年，休·艾弗雷特在《现代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后来被称为量子力学的“多重世界”解读法，当时他二十七岁。这是他在普林斯顿的博士学位论文。反响不佳。他那个时代领先的物理学家们叫他疯子。他们说他蠢。心灰意懒的艾弗雷特放弃了量子物理，开始从事武器开发。他为五角大楼的武器系统研判组工作。他写过一篇关于军事博弈论的论文，题目是《递归对策》，在这一领域是个经典。他编写模拟核战争的战争游戏软件，也有份参与古巴导弹危机。他在冷战时期为白宫提供核战争发展和策略的建议，还编写了以城市和平民人口中心作为核武器目标的原始软件，以备核冷战白热化。他已经写完他的多重世界解读法的数学证明，他还相信他想象的一切都会发生，或者已然发生。他酗酒并不让人意外。

他的家庭生活一团乱。他和子女间的关系疏离糟糕，他的女儿利兹饱受躁郁症和药瘾之苦，试过吞服安眠药自杀，她的弟弟马可发现她倒在浴室的地板上，医生就地泵活了她的心脏。等马可从医院回到家，艾弗雷特从他的《新闻周刊》中抬起头来评论道：“我不知道她那么悲伤。”

两个月后，艾弗雷特在五十一岁的年纪死于心脏病突发。在这个世界里他死了，但他相信，在许多世界里他永生不灭。他的妻子一直把他的骨灰留在他们家饭厅的一个档案柜里，最终还是依了他的心愿，把骨灰丢进了垃圾堆。马可作为一名摇滚乐师，事业依旧成功，但利兹的生活却呈螺旋式下滑。一九九六年，她终于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成功，她写了一张自杀字条：

请把我烧掉，不要把我归档。请把我撒在一片美丽的水域……要不

撒进垃圾堆，或许那样我就能落入正确的平行宇宙，和爸爸会合。

---

- (1) 一个响指=65个刹那，且6,400,099,980个刹那=一天，那么  
 $6,400,099,980 \div 65 = 98,463,077$ 个响指 / 每天。
- (2) 埃尔温·薛定谔在设计他的思维实验过程中提出纠缠这一术语。爱因斯坦后来把纠缠称作“超距离的幽灵行为”。
- (3) 薛定谔提出，他的谜样之猫正能质疑这一观察者诱发的瓦解理念。他坚称，物理学家紧握瓦解概念不放，是因为没有它的话，所有的可能性，物理方面的和其他方面的，都会开始蔓延扩散，用不了多久，“我们会发现周遭环境迅速地变成一片泥潭，或者某种平淡无奇的果冻或膏浆，所有的轮廓都变得迷离，我们本身很可能变成水母”。

# 参考书目

爱德华·福勒：《告白的修辞学：二十世纪早期日本小说界的私小说》，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宝拉·凯恩·罗宾逊·新井：《以身修禅的女性：日本曹洞宗的尼姑们》，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

彼得·伯恩：《休·艾弗雷特三世的多重世界：多重宇宙，同归毁灭论，及一个核心家庭的熔毁》，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

大贯惠美子：《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2年。

大贯惠美子：《神风特攻队日记：日本学生兵的反思》，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

大卫·M. 利维：《向前滚动：在数码时代理解文档》，纽约：拱廊出版公司，2011年。

丹·雷顿：《觉醒中的时空视界：道元及〈法华经〉》，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多诺万·霍恩：《莫比鸭：28,800个消失在海里的浴缸玩具及海滨拾荒者、海洋学家、环保人士和傻瓜包括去寻找他们的作者的真实故事》，纽约：维京出版社，2011年。

简·巴兹利：《日本才女：青鞾社的新女性随笔及小说，1911——1916》，安阿伯市：《密歇根专著系列之日本学》，第六十号。日本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2007年。

柯蒂斯·埃贝斯迈尔及埃里克·西格里安诺：《漂浮物测量洋流法

及漂浮的词语：一个男人对逃跑的运动鞋和橡胶鸭的迷恋如何引发海洋科学革命》，纽约：史密森尼图书 / 哈珀科林斯，2009年。

勒内·多马尔：《类比之山：一本象征性真实的非欧几里得式登山探险小说》，波士顿：香巴拉出版社，1992年。

丽芙卡·戈臣：《梦的机器：量子计算的强化知觉世界》，《纽约客》5月2日，2011：34-43。

铃木托米：《叙述自己：日本现代化的小说》，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

马塞尔·普鲁斯特：《天鹅的方式》，莉迪亚·戴维斯译，纽约：维京出版社，2003年。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斯科特·蒙克里夫，特伦斯·基尔马丁及安德里亚斯·梅厄译，伦敦及纽约：企鵝图书，1989年。版权所有：伽利玛出版社，1954年。翻译版权：查托&维达斯及兰登书屋，1981年。以法语版“七星诗社”文本为基础（1954年）。

米兰·昆德拉：《笑忘书》，迈克尔·亨利·海姆译，纽约：阿尔弗雷德·A. 科诺夫出版社，1980年。

平冢雷鸟：《起初，女性是太阳》，克雷格·旭古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

山之内绿及约瑟夫·L. 奎恩译：《听，来自大海的声音：沉落的日本士兵的作品》，纪念战死学生的日本纪念协会——海神协会汇编，斯克兰顿：斯克兰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最初以《听，海神的声音》出版（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

野间宏：《真空地带》，克利夫兰及纽约：世界出版公司，1956年。

永平道元：《真正佛法之眼的宝藏：道元禅师的正法眼藏》，棚桥



一晁编著，棚桥一晁、彼得·莱维特及其他译，波士顿：香巴拉出版社，2011年。

永平道元：《正法眼藏》，西岛愚道和夫及长堂克洛斯译，伯克利：沼田佛教翻译研究中心，dBET PDF版本，2008年。

羽根干三：《绞架路上的反思》，羽根干三译，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 致谢

第一，我对我的老师们致以谢意：我的禅师，诺曼·费雪，他智慧的话语听进我耳，激荡我心，再不假分辨地泼溢而出，挥洒在这些纸页上；谢谢泰阿·斯托泽和新井宝拉，是他们在禅修和习俗上给我指引；感谢善良的科学家们：亚当·弗兰克、比尔·莫宁格，还有汤姆·怀特，他们回答了我诸多关于量子物理的问题，从没有嘲笑过我；感谢蒂姆·金优美的法语翻译，及西前佐藤精妙的日语润色；感谢凯伦·乔伊·福勒，是她在关键时刻及时给我勇气；感谢约翰·道尔，他多年前鼓励我写一写神风特攻队的日记；还有米西·卡明斯，感谢她在帝后饭店的下午茶时间与我分享她对人机界面设计中编入道德缓冲器的见解……感谢你们所有人的慷慨、专业知识以及指导，同时我要赶快声明，书中任何错误及疏漏都是我的。

第二，我要向我的读者及好友僧伽致谢：蒂姆·博内特、保罗·奇洛内、哈里·韩泰、香农·乔纳森、凯特·麦坎德利斯、奥尔文·莫林斯基、莫妮卡·纳沃罗奇、迈克尔·纽顿、拉娜·丽子·里朱托、格雷格·斯奈德、琳达·所罗门、苏珊·斯奎尔及玛丽娜·泽考，感谢他们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读我早期的草稿，并提供无价的反馈意见；感谢拉里·莱恩，在达摩佛法和情节设计上给予审慎的忠告；感谢大卫·帕伦博·刘、约翰·斯陶贝尔及劳拉·伯杰，还有更新世之友慷慨同意我把他们放进这个虚构的世界；感谢郭·唐尼，她曾说过她想读一本里面有禅的小说，然后建议我可以写一本。

第三，我向支持我的学习机构和寺院致谢：感谢加拿大艺术委员会在二〇〇九年和二〇一一年颁发专业作家资助金，这让我得以维生和写作；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提供奖学金支持研究和对话，它们

是这个故事关键元素的灵感由来；感谢挚爱的赫奇布鲁克提供独处、姐妹情谊和时间的珍贵礼物。

第四，我向我珍视的出版僧伽献上最由衷的谢意：感谢茉莉·弗雷德里希、露西·卡尔森和莫莉·舒尔曼，她们以才气、优雅与热情代表着我；感谢我在维京企鹅睿智绝伦的恩人们，苏珊·彼得森·肯尼迪、克莱尔·费拉罗及保罗·斯洛伐克，谢谢他们多年来的指引和不懈支持，同样要感谢宾娜·坎拉尼、保罗·巴克利、弗朗西斯卡·贝朗格和众多其他付出辛勤努力的人，让这本书赏心悦目；感谢杰米·宾，艾拉·阿赫默德，以及我在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及世界各地的所有新朋友；还有，最重要的是，我对卡罗尔·德桑蒂永恒的感激，她是我亲爱的朋友、编辑、同事、同学，是她在纸页上创造了我。

第五，我要向小岛和岛民致谢，是你们用极其真实的美丽、坚忍、幽默、精进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为我构造了一座虚构的梦幻岛屿。

最后，我向奥利弗献上持久的谢意，感谢他的爱与陪伴——谢谢你为这本书贡献的慷慨合作，谢谢有你做伴，作为我的灵感之源，在这个世界，和我们所有的多重世界。

我向你们所有人鞠躬。